武俠世界



$2.00

703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天國近矣　馬雲・著



呂偉良不但是一位俠盜，也是一位慈悲爲懷的大善長。不過他每次做善事只用「無名氏」的名義，絕對不是爲了沽名釣譽。最近一次他爲了送一筆善款給一家療養院，途中無意間發現了一宗汽車失事案件，目睹駕車人死去。那人死前只說了一句話，師徒二人就爲了這句話而被捲入驚濤駭浪的殺人狂潮中。是期刊出。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0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天鵬險爲西門十三刺斃，而爲鐵姑所救，原來鐵姑竟是南海娘子之女，也就是衞天鵬的女兒，在衞天鵬療傷的時間中，鐵姑要韓貞引領已遭勾魂的丁麟往刺殺葉開，臨行鐵姑將一柄魔術刀交予韓貞帶去，走至飄香別院外，韓貞忽動歪念，唆使丁麟只要點住葉開穴道，容他將上官小仙帶走便可，丁麟恐楊天索仇，韓貞告以他刺殺楊天的刀是把魔術刀，不能置人於死，說罷以刀刺胸作證，詎刀鋒竟刺入肉，此際心姑突現身要他站着勿動，否則必死，待她高興時會回來救他——

＊＊＊＊＊＊＊＊＊＊＊＊＊＊

世事如棋幻
江湖詭惑多

韓貞苦着臉道：「却不知姑娘什麼時候會高興？」

心姑忽然道：「這就難說的很了，通常我總是很高興的，可是一看見你這種人，我說不定又會忽然變得很生氣！」

韓貞咬着牙，只恨不得一拳打碎她的鼻子。

只可惜他就算眞的有這種本事，他也不敢動，連指尖都不敢動。

心姑忽然伸手，輕撫着他的臉，柔聲道：「其實我本想嫁給你的，可惜你竟連一點考驗都禁不起，眞叫我失望得很。」

她嘆了口氣，在韓貞臉上擰了一把，又正正反反括了他十來個耳刮子。

韓貞簡直已忍不住要吐血，却又只有忍受着。

心姑好像這才覺得滿意了，回過頭對楊天一笑，道：「現在你已可帶這位丁姑娘走了。」

楊天道：「是。」

心姑微笑着，看着他，道：「我知道你絕不會像他這麼樣沒良心的，是不。」

楊天道：「我至少不像他這麼笨。」

韓貞忽然覺得自己實在很笨，簡直恨不得自己一頭撞死。

丁麟看着他，臉上還是一點表情也沒有。

楊天拍了拍他肩，道：「跟我來。」

丁麟就跟着他去了。

楊天走一步，丁麟亦走一步，兩個人很快的就已走出梅林。

晚風中隱約傳來一陣歌聲，正是孩子們唱來哄泥娃娃睡覺的那種歌聲。

霧更濃了。

窗戶裏的燈還亮着，楊天再敲門。

「誰？」

「在下楊天，是這裏的管事。」

「楊管事莫非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男人的聲音，並不太客氣。

無論誰聽見半夜有人來敲門，都不會太客氣的。

楊天道：「在下已知道時候已不早，可是，有位客人，一定急着要來見見葉公子。」

「誰要來找我？」

「是位姓丁的姑娘丁靈琳丁姑娘。」

這句話剛說完，門就開了。

「開門的一定就是葉開。」楊天已告訴丁麟，丁麟正站在門口。

門裏的燈光照出來剛好照在他身上。

一個穿着很隨便，長得却很好看的年青人剛拉開門，就怔住，臉上的表情又是驚訝，又是歡喜。

「眞的是你。」

丁麟垂下了頭：「眞的是我。」

葉開大笑，大笑着跳出來，一把抱住了他：「你不生我的氣了！」

丁麟道：「我不生你的氣了。」

他也抱住了葉開，他的手已點上了葉開腦後的「玉枕穴」。

葉開驚呼，放手，吃驚的瞪着丁麟。

丁麟道：「你不該爲了那個壞女人離開我的。」

葉開嘆了口氣，倒下！

× ×

葉開倒在地上。

這個被大家認爲江湖中最難對付的一個人，忽然就已倒下，動也不能動了。

忽然間，這件事就已結束。

楊天在旁邊看着，也顯得很吃驚，他好像也想不到這件事竟結束得如此容易。

看來大家以前根本就不必那麼緊張。

丁麟垂首看着地上的葉開，臉上帶着種迷惘的表情。

就在這時，一個人從屋裏衝出來——一個非常美的美人，手裏抱着個泥娃娃。

她看到了地上的葉開，美麗的眼睛裏充滿了憤怒和驚訝，忽然大叫！

「你們打死了他，他是個好人，你們爲什麼要打死他？」

楊天忍不住問道：「你就是上官小仙麼？」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你打死了他，你一定是個壞人。」

丁麟已忽然大叫！

「你才是個壞女人——」

他大叫着撲過去，彷彿要去扼斷這女人的咽喉。

可是他的手却被拉住，被鐵姑拉住。

「你的事已經做完了，現在一定很累，爲什麼不躺下去睡一覺？」

聲音還是那麼神秘而優雅。

丁麟眼睛又發直，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累了，我要睡了。」

他竟眞的躺了下去，就躺在門外的雪地上，就好像躺在張最舒服的床上一樣。

上官小仙又吃驚的看着他忽又大叫！

「我不是壞女人，我是個乖孩子，你才是壞女人，所以你現在死了。」

鐵姑柔聲道：「不錯，他才是個壞女人，葉開也是個壞男人。」

上官小仙道：「葉開是個好人。」

鐵姑道：「他不是好人，他一直不肯讓你餵奶給寶寶吃，對不對！」

上官小仙想了想，道：「對，他一直不肯讓我餵奶給寶寶吃。」

鐵姑盯着她的眼睛，道：「寶寶現在一定餓的要命了。」

上官小仙道：「對，寶寶早就餓了，寶寶不哭，媽媽餵奶給你吃。」

她竟眞的拉開了衣襟，露出了堅挺雪白的乳房。

楊天的呼吸立刻停止，心跳却加快了三倍。

鐵姑嘆了口氣，目中却有了笑意，道：「看來她簡直連七歲都不到。」

心姑冷笑道：「那也得看你看的是什麼地方了。」

鐵姑笑了。

心姑道：「你看她這對胸脯，我就不信她還沒有碰過男人。」

她咬着嘴唇，眼睛裏充滿了嫉妒。

無論那個女人看見上官小仙的胸膛，都一定會嫉妒的。

鐵姑已走到上官小仙身旁，擁住了她的肩，道：「你的寶寶好漂亮。」

上官小仙臉上立刻露出純眞甜美的笑容，道：「他本來就是個乖寶寶。」

鐵姑道：「你讓我抱抱好不好？」

上官小仙遲疑着，道：「可是你一定要小心點，不能抱得太緊，寶寶怕疼。」

鐵姑笑笑道：「我知道，我也有個寶寶。」

上官小仙又遲疑了半晌，終於將泥娃娃交給了她。

鐵姑接着泥娃娃，忽然轉身就跑。

上官小仙立刻大叫道：「你爲什麼要接走我的寶寶？……你……你是個壞女人。」

鐵姑在前面跑，她就在後面追。

兩個人一前一後，很快就跑出去了。

楊天還是呆呆的站在那裏，好像很驚奇，又好像很同情。

心姑瞪了他一眼，冷冷道：「餵奶的大姑娘已走了，你還在發什麼呆？」

楊天勉强笑了笑，道：「我……我只不過覺得這件事好像太簡單了。」

心姑道：「無論多困難的事，你只要事先計劃得好，動手時都會很簡單的。」

楊天嘆了口氣，他不能不承認：「這件事計劃得實在很好。」

心姑看着他，忽又嫣然一笑，說道：「其實，我的胸脯比她還好看得多，你信不信！」

楊天怔了怔，臉已漲紅了，吃吃道：「我……我……」

心姑媚笑道：「以後我會讓你看看的，那時你就相信了。」

楊天心跳得更快。

心姑道：「現在，先把這姓葉的弄回去。」

楊天道：「這丁……丁姑娘呢！」

心姑道：「他會跟我走的。」

她用力踢了丁麟一脚，又回頭向楊天一笑，柔聲道：「只要你肯做個乖孩子，媽媽以後也會餵奶給你吃。」

× ×

鐵姑跑進了佛堂。

上官小仙也跟着追了進來：「把寶寶還給我，快還給我。」

鐵姑道：「你乖乖的坐下來，我就還給你。」

上官小仙立刻在蒲團上坐了下來。

鐵姑道：「我還有幾句話問你，你也要乖乖的跟我說。」

上官小仙點點頭。

鐵姑道：「你叫什麼名字。」

「上官小仙。」

鐵姑道：「你爸爸是什麼人？」

上官小仙道：「我爸爸是個神仙。我從來也沒有見過他。」

鐵姑道：「你媽媽呢！」

上官小仙道：「媽媽在睡覺。」

鐵姑道：「在什麼地方睡覺！」

上官小仙道：「在一個長長木頭盒子裏睡覺，已睡了很久很久了。」

她臉上露出了悲哀之色，又道：「她說她很快就醒的可是她一直都沒有醒。」

鐵姑道：「你媽媽睡着了後，你就跟着誰了？」

上官小仙道：「我就跟着一個會飛的叔叔，媽媽要我叫他飛叔叔。」

鐵姑道：「然後呢？」

上官小仙道：「後來飛叔叔就去找葉開，叫我跟着他。」

鐵姑目中露出滿意之色，道：「那個飛叔叔一定對你很好。」

上官小仙道：「他很喜歡我，他對我很好很好。」

鐵姑道：「他是不是送了很多東西給你！」

上官小仙道：「他替我買新衣服穿，又替我買好東西吃。」

鐵姑道：「還有一隻手的叔叔呢？是不是也送了很多東西給你。」

上官小仙皺眉道：「一隻手叔叔？」

鐵姑道：「你難道不認得他了！他身上總是穿着件衣服，樣子看起來很兇。」

上官小仙突然拍手笑道：「我想起來了，有一天他去找飛叔叔，看見了我，還帶我去捉蝴蝶。」

鐵姑道：「他沒有送東西給你？」

上官小仙道：「他捉了好多蝴蝶送給我，好多好蝴蝶，好好看。」

鐵姑道：「除了蝴蝶外，他還送了什麼東西給你！」

上官小仙道：「沒有了。」

鐵姑沉下臉，道：「眞的沒有了？」

上官小仙道：「眞的。」

鐵姑目光閃動，道：「他有沒有告訴你什麼話！」

上官小仙道：「有。」

鐵姑立刻問道：「他告訴你什麼！」

上官小仙道：「他說有個地方，有好多好多玩的東西要我長大了以後去拿。」

鐵姑的眼睛又亮了，道：「他有沒有告訴你，那個地方在那裏！」

上官小仙點點頭。

鐵姑道：「你記住了麼？」

上官小仙道：「他跟我說了好多好多遍，一定要我記住。」

鐵姑笑了，柔聲道：「我知道你是個又聽明，又聽話的乖孩子，只要你把他說的話告訴我，我就把寶寶還給你。」

上官小仙道：「可是那個叔叔說，叫我千萬不能告訴別人的。」

鐵姑道：「你告訴我沒關係，我是他很好很好的朋友，他不會怪你的。」

上官小仙遲疑着，道：「可是他說，只要我把這件事告訴別人，我媽媽是永遠不會醒了。」

鐵姑又沉下臉，道：「你如不告訴我，我就把寶寶摔死！」

上官小仙的臉色變了，大叫道：「你不能摔死我的寶寶，他是個乖寶寶。」

鐵姑冷冷道：「我知道他又乖又聽明，可是只要我往地上一摔，你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他了，也沒有人陪你玩了。」

上官小仙已經快哭了出來，流着淚道：「求求你……求求你……」

鐵姑道：「你求我也沒有用的，除非你能把那地方告訴我。」

上官小仙道：「只要我告訴你，你就把寶寶還給我？」

鐵姑道：「而且還替你買好多好多新的衣服穿，好多好多好東西吃。」

上官小仙道：「好，我告訴你，那地方就在……」

她還沒有說出來，鐵姑突又大聲道：「等一等再說！」

上官小仙道：「爲什麼？」

鐵姑冷笑道：「因爲這件事你只能告訴我一個人，千萬不能讓別人聽見。」

只聽門外有人輕輕咳嗽了一聲，楊天已抱着葉開走進來。

心姑也同時走了進來丁麟跟在後面。

鐵姑沉着臉，厲聲道：「誰叫你把他們帶回來的。」

心姑道：「不帶回來怎麼辦？」

鐵姑道：「你難道不會殺了他們！」

心姑道：「兩個人都殺？」

鐵姑道：「你還想留下誰？」

心姑道：「現在就殺？」

鐵姑道：「現在就殺！」

葉開蜷曲在地上，看來已經像是個死人，丁麟雖然還能活着，可是兩眼發直，別人說要殺他，他都好像聽不見。

心姑嘆了口氣，道：「……這麼好看的男人，我實在不捨得下手。」

楊天冷冷道：「我捨得。」

心姑瞟了他一眼，媚笑道：「你在吃醋！」

楊天道：「我不吃死人的醋！」

心姑道：「好，我給你刀。」

「嗖」的一聲，一柄刀落在地上。

楊天彎腰檢了起來，看着丁麟，冷笑道：「你殺了我一次，現在我也要殺你一次，這筆帳現在就可以結清了，用不着等到來世。」

丁麟看着他手裏的刀，竟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楊天目中露出殺機，一刀劈了過去。

忽聽一人大喝道：「等一等！」

楊天縮回手，皺着眉回過頭，才發現叫他等一等的人是衞天鵬。

衞天鵬不知什麼時候已醒了，從軟榻上慢慢的坐了起來。

鐵姑皺眉問道：「你爲什麼要他等一等？」

衞天鵬道：「這兩人你一定要殺？」

鐵姑道：「非殺不可！」

衞天鵬道：「就在這裏殺！」

鐵姑道：「就在這裏。」

衞天鵬道：「佛堂裏也能殺人？」

鐵姑道：「我們供的佛，本就是殺人的佛。」

衞天鵬嘆了一口氣，道：「我也知道你絕不會留下葉開的，可是這姓丁……」

鐵姑道：「你想留下他？」

衞天鵬道：「現在他已無異是個廢人，又何必還要他的命？」

楊天冷冷道：「衞八爺莫非動了憐香惜玉之必，想收他回去再養個兒子？」

衞天鵬怒道：「你是什麼人，竟敢在我面前如此無禮！」

楊天道：「我只不過提醒你一聲，也免得你失望。」

衞天鵬道：「失望！」

楊天道：「這位姑娘，是不會產兒子的。」

衞天鵬道：「你以爲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楊天道：「既然知道，爲什麼還要留下他的命？」

衞天鵬道：「等你到了我這般年紀，你就會知道，能不殺的人，還是不要殺的好。」

他嘆息着，緩緩道：「少年時殺人太多，等到老年時候，就難免要後悔了。」

楊天冷笑道：「衞八太爺的心，幾時變得這麼軟的。」

衞天鵬道：「剛才。」

楊天道：「剛才？」

衞天鵬嘆道：「一個人知道自己有了兒女時，心情就會跟以前不同了。」

鐵姑突然冷笑，道：「你有了兒女？你以爲我眞是你女兒？」

衞天鵬愕然道：「你不是？」

鐵姑冷笑道：「南海娘子這一生中，男人也不知有過多少個，兒女卻偏偏連半個也沒有！」

衞天鵬道：「你呢！」

鐵姑道：「我既不是你的女兒，也不是她的女兒！」

衞天鵬說道：「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鐵姑道：「天魔無相，萬妙無方，上天入地，唯我獨尊！」

衞天鵬聳然變色，道：「你是魔教的部下？」

心姑悠然道：「好教衞八爺得知，她就是『四大天王』座下的三公主。」

衞天鵬面上已無血色，連話都說不出了。

鐵姑道：「南海娘子是本教的叛徒，自認爲已可與本教教主分庭抗禮，所以我就故意投入她門下，先學她的魔功，才用她教給我的功夫殺了她。」

心姑道：「這就是本教中的，以血還血，神龍無相大法。」

衞天鵬臉如死灰，喃喃道：「原來你不是我的女兒……原來我沒有女兒……」

他反反覆覆的說着這兩句話，竟似已變得痴呆了，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實在比砍他一刀還要令他痛苦。

心姑卻又道：「我們剛才故意救你，只不過因爲那時殺了你，對我們並沒有好處。」

鐵姑道：「但現在韓貞已知道我是你的女兒，父親若是不幸死了，家財自然是由女兒繼承的！」

心姑接口說道：「所以我們還讓韓貞活着。」

鐵姑道：「本教近年來人材輩出，重振雄風，唯我獨尊的時候已又快到了，所缺少的只不過是一點財力而已。」

心道姑：「但有了你和上官金虹的財富後，我們經已萬事俱備了。」

衞天鵬嘴裏還是在反反覆覆的說着那兩句話，突然，大喝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然後他的人就倒了下去。

鐵姑連看都不再看他一眼，冷冷道：「楊天，現在你還不動手？」

楊天也已面無人色，魔教的可怕，他以前只不過聽說而已，現在卻已親身體會到。

他手裏緊緊握着那柄碧磷磷的魔刀，第二次刺了出去。

× ×

丁麟動也不動的站着，既不知道恐懼，也不知道閃避。

就在這時，突聽外面一聲慘呼。

叫聲淒厲，竟似如數個人發出來的，又像是無數條餓狼同時被人割斷了咽喉。

淒厲的叫聲突然響起，又突然停止。

楊天的手一震，似乎連刀都拿不穩了，心姑霍然轉身，拉開了門。

一個白衣人動也不動的站在門外，雪白的長袍上，濺洒了梅花般的鮮血，背後揹着捲草蓆，手裏提着根短棍。

墨白來了！

心姑非但面不改色，反而嫣然一笑，道：「你既然來了，爲什麼站在門口呢，快請進來坐。」

墨白道：「站着就很好。」

心姑道：「你到這裏，難道就是爲了站在這裏看門的？」

墨白道：「我到這裏來，也不是爲了上官小仙。」

心姑道：「眞的不是。」

墨白道：「不是。」

心姑道：「聽說你們在青城山裏那地方，開銷也很大，也很缺錢用。」

墨白道：「我們有來路。」

心姑眨了眨眼，媚笑道：「那麼，你難道是爲了我來的？」

她本來一直冷如秋霜，彷彿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但現在卻已變了，變成了個



墨白一刀刺中鐵姑，不料刀鋒竟是活的，刀鋒竟縮了回來，而刀柄處彈出三點寒星打在墨白胸膛上。

任何男人都想侵犯一下的女人。

誰知墨白卻還是無動於中，冷冷道：「我也不是爲了女人來的！」

心姑笑道：「不是爲了女人來的？你……你喜歡男人？」

墨白道：「我是爲了葉開來的。」

心姑道：「你喜歡他？」

墨白道：「我喜歡殺了他！」

心姑道：「你跟他有仇？」

墨白道：「有。」

心姑道：「他殺了你老子？還是搶了你老婆？」

墨白沉下臉，道：「我只望你們把他交給我帶回去。」

心姑道：「我們本來就要殺了他的，你要搶着動手，也無所謂，只不過……」

墨白道：「只不過怎麼樣？」

心姑道：「我又怎知你是要殺他？說不定你是想救他呢？」

墨白沉吟着，道：「我可以當你們的面殺了他。」

鐵姑突然道：「好，給他刀，讓他下手！」

楊天一揮手，拋出了手裏的刀，「叮」的，落在墨白脚下。

墨白用脚尖挑起，伸手抄住，慢慢的走了進來，眼睛盯着地上的葉開，突然一刀刺出。

他的出手好快。

但這一刀卻不是刺向葉開的，刀光閃電般向鐵姑刺了過去。

鐵姑彷彿完全想不到他這一着，竟來不及閃避。

墨白的刀已刺上她心口。

鐵姑的臉色沒有變，他的臉色反而變了。

他已感覺到這柄刀的刀鋒竟是活的，一刀刺中，刀鋒竟縮了回來。

就在這時，只聽「蓬」的一響，刀柄後竟射出了三點寒星，打在墨白自己胸膛上。

他身子一震，眼珠子都似已凸了出來，冷冰冰的一張臉也因驚訝恐懼而扭曲變形。

鐵姑冷冷的看着他，道：「這是柄魔刀，魔刀不殺主人。」

原來刀跌在地上時，那「叮」的一響，刀柄中的機簧已變了。

墨白的臉由白變紅，忽然又變成了死灰色，咬着牙道：「你殺了我無妨，我的主人不會放過你的。」

鐵姑皺眉道：「你還有主人？……你的主人是誰？」

墨白喉嚨「格格」發響，却已說不出來，忽然狂吼一聲，向鐵姑撲過去。

鐵姑動也不動。

眼看着墨白的手已扼上了她咽喉，可是他自己却已先倒了下去！

鐵姑嘆了口氣，道：「這裏的人好像已死完了吧。」

心姑道：「只剩下葉開，和丁靈琳兩個！」

楊天道：「我們爲什麼不讓他們作一對同命的鴛鴦！」

心姑道：「你的出手若是快些，他們現在也不必再活着多受罪了！」

楊天忽然往自己袖子裏抽出柄刀，一刀向葉開刺出：「這次我先殺他！」

突然間，又有一個人大喝道：「等一等！」

這次叫他等一等的人，竟是鐵姑。

楊天忍不住問道：「爲什麼還要等一等？」

鐵姑道：「墨白是爲了他而來的，而且不惜冒着生命之險，要帶他回去！」

心姑道：「他若眞的跟葉開有仇，本來是可以在這裏動手的。」

鐵姑道：「只不過，看來他好像一定要將葉開帶回去。」

心姑道：「他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鐵姑道：「墨白不是呆子，他這麼樣做當然有用意。」

心姑眼珠子轉動着，道：「莫非葉開身上有什麼秘密。」

鐵姑道：「很可能！」

心姑笑了笑，道：「好，我先來搜一搜他。」

楊天道：「他是個男人，不如還是讓我來動手的好。」

心姑瞪眼道：「男人爲什麼我就搜不得？我就喜歡搜男人的身，尤其是搜漂亮的男人。」

楊天咬了咬牙，閉上了嘴。

心姑又笑了笑，道：「你若吃醋，等會兒我也可以搜一搜你！」

她媚笑着，俯下身，伸手去解葉開的衣襟。

可是她的手剛伸過去，突然驚叫了一聲，縮回了手，就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

鐵姑皺眉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難道你從來沒碰過男人？」

心姑滿面驚訝之色，道：「但他却是個女人！」

鐵姑動容道：「女人？你說這個葉開是個女人？」

心姑道：「是個不折不扣，貨眞價實的女人，胸脯好像比上官小仙還大。」

鐵姑目光閃動，冷笑道：「丁靈琳是個男人，葉開反而是個女人，這件事倒眞有趣。」

心姑道：「簡直越來越有趣了！」

鐵姑沉着臉，道：「不管他是男是女，先砍下他兩隻手再說！」

心姑一把奪過楊天手裏的刀，一刀砍下。

× ×

這把刀，寒光四射，顯然很鋒利，要砍下一個人的手來，實在比刀切豆腐還容易。

誰知就在這時，本來連動也不能動的葉開，突然翻身，一脚踢向心姑的肚子。

心姑大驚，後退，恰好退在楊天的面前。

楊天早已在等着她了，右手閃電的點了她背後五處穴道，左手攔腰一把將她抱住。

鐵姑的臉色變了。

楊天冷冷道：「你最好不要動，否則我就先殺了你這寶貝的女兒。」

鐵姑沒有動。

她當然絕不是個輕擧妄動的人。

這時「葉開」已笑嘻嘻的從地上站了起來，笑得又美又甜。

鐵姑忍不住道：「你……你眞是個女人。」

葉開嫣然道：「是個不折不扣，貨眞價實的女人。」

鐵姑道：「你不是葉開！」

這個「葉開」笑道：「葉開是個不折不扣，貨眞價實的男人，我怎麼會是葉開呢！」

鐵姑道：「你是誰？」

「丁靈琳。」

鐵姑怔然道：「你是丁靈琳！」

「我是個不折不扣，貨眞價實的丁靈琳。」

鐵姑怔住。

她臉上的表情，看來就像是忽然被人咬了一口。

那個「丁靈琳」還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

丁靈琳走過去，笑道：「你一點也不像我嘛，我生得比你漂亮多了！」

他們實在一點也不像。

鐵姑忍不住又問道：「你若是丁靈琳，葉開呢？」

丁靈琳道：「葉開早就來了。」

鐵姑愕然道：「他早就來了？」

丁靈琳道：「不但早就來了，而且一直都在你面前。」

鐵姑道：「莫非是楊天？」

楊天笑道：「楊天就是楊天，不是葉開！」

鐵姑幾乎要瘋了，忍不住大叫道：「葉開究竟是誰？」

只聽一個人悠然道：「是我！」

「究竟誰是葉開？」

丁麟道：「是我！我就是葉開。」

他臉上那種迷惘痴呆的表情，忽然完全不見了，眼睛也不再發直。

忽然間，他已完全變了個人。

鐵姑看着他，臉上已連吃驚的表情都沒有了，什麼表情都沒有了。

她整個人都已發硬，硬得像是塊木頭——她自己也覺得自己像是塊木頭。

她這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這麼吃驚過。

丁靈琳吃吃的笑着，從懷裏掏出塊雪白的絲巾，拋給葉開，道：「快把你臉上這些胭脂擦乾淨，免得我看着噁心。」

葉開微笑道：「你噁心？但却偏偏有很多人認爲我美極了。」

丁靈琳道：「美個屁。」

葉開道：「若是不美，怎麼會有人認爲我像丁靈琳。」

丁靈琳忍不住笑道：「我若眞的像你這樣子，我早就一頭撞死了。」

葉開道：「我當眞的像你這樣子，你知道我會怎麼樣？」

丁靈琳挺起了胸，道：「我這樣又那點不好！」

葉開道：「也沒什麼不好，只不過胸挺得太高了些，所以才會被人家看破。」

丁靈琳的臉紅了，忽然伸手去解心姑的衣襟。

心姑本來一直垂着頭，好像奄奄一息的樣子，此刻才忍不住大叫道：「你想幹什麼？」

丁靈琳道：「也不想幹什麼，只不過你剛才要搜我的身，我現在也要搜搜你，我這人一向不吃虧的。」

楊天道：「要搜也得輪到我搜了。」

丁靈琳道：「但她是個女人。」

楊天笑道：「女人爲什麼我就搜不得？我就喜歡搜女人的身，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丁靈琳大笑，楊天也大笑。

他們有資格笑，因爲他們做的這件事，實在是精彩絕倫。

鐵姑看來却似已連哭都哭不出了。

上官小仙已從她手裏搶回了那泥娃娃：「寶寶乖，乖寶寶，媽媽再也不會讓壞人搶走你了。」

這泥娃娃才是她關心的，別的人無論發出了什麼事，她都不管，她也不能管。孩子們豈非總以爲自己的幻想是眞實的。但鐵姑的幻想却已成了泡影。

她本來以爲所有的人都已入了她的圈套，現在才知道原來她自己一直都在葉開的圈套裏——她的幻想豈非也正如這白痴手裏的泥娃娃一樣。

她看着葉開，忍不住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現在才相信了。」

葉開道：「相信了什麼？」

鐵姑苦笑道：「相信你是天下最難纏，最可怕的一個人。」

葉開也嘆了口氣，苦笑道：「我承認，我的確不能算是個君子。」

鐵姑道：「能承認自己不是個君子，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葉開道：「肯自己認輸並不容易。」

鐵姑道：「你早已知道我們這些人會在這裏等着你了？」

葉開點點頭。

鐵姑道：「所以你就跟楊天商量好，叫他故意來投靠我，讓我以爲丁麟是丁靈琳的兄弟，再帮着我出主意，要我將丁麟扮成丁靈琳。」

葉開又點一點頭。

鐵姑道：「然後你再以丁麟的身份出現，故意讓我抓住你。」

葉開道：「我本來就是丁麟。」

鐵姑不懂：「你究竟是葉開？還是丁麟？」

葉開道：「葉開也就是丁麟。」

鐵姑更不懂了。

葉開道：「丁麟只不過是我以前闖江湖的時候，用過的一個名字。」

鐵姑終於懂了，苦笑道：「你一共究竟用過幾個名字？」

葉開道：「不多。」

鐵姑道：「你用過的名字，全部出名了！」

葉開笑道：「我運氣一向不錯。」

鐵姑嘆了口氣，道：「看來我實在不該選中你怎麼樣一個人做對手的。」

丁靈琳嫣然道：「你選錯了，我却沒有選錯。」

她看着葉開，美麗的眼睛裏充滿了愛慕和尊敬。

鐵姑道：「你難道根本就沒有跟他吵翻？」

丁靈琳道：「誰說我沒有，我跟他也不知吵翻過多少次。」

她紅着臉一笑，又道：「可是我們每次吵翻了之後，不出三天，我竟又想去找他了。」

鐵姑嘆道：「我本該早就想到的。」

丁靈琳道：「想到什麼？」

鐵姑道：「像他這樣的男人並不多，我若是你，我也絕不會眞的不理他。」

丁靈琳道：「所以我一定會好好的看着他，不讓別人來打他的主意。」

她的笑聲看來也變得有點像狐狸了。

鐵姑又嘆道：「不管怎麼樣，我連做夢都想不到你會扮成葉開。」

丁靈琳道：「葉開雖然不在，總得有個人保護小仙的，用我來保護她，豈非最安全。」

鐵姑承認：「的確再安全也沒有。」

她忽然接着道：「由你看着她，非但別人動不了她，葉開也動不了。」

丁靈琳道：「葉開根本就不會打她的主意。」

鐵姑道：「你好像很有自信？」

丁靈琳道：「我一直都有，所以誰也休想來挑撥離間。」

鐵姑只有苦笑着轉問葉開：「我也想不到我的勾魂大法，對你竟好像連一點用也沒有。」

葉開道：「的確用處不大。」

鐵姑道：「其實我也早應該想到。」

葉開道：「想到什麼？」

鐵姑道：「聽說你的母親，以前也是本教中的人，可是爲了一個姓白的，二十年前就已叛教了。」

葉開目中露出痛苦之色，他顯然不願聽別人提起這回事。

所以鐵姑就偏偏要提：「魔教中有四大天王，四大公主，你母親就是其中之一，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你本該叫我一聲姑姑才對！」

葉開沉着臉，道：「你倒要殺我，這當然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鐵姑也沉下臉，道：「我不否認，本教的叛徒，沒有一個能逃脫門規處治。」

葉開道：「哦！」

鐵姑道：「不但她本身要受門規處治，她的後代也一樣。」

葉開道：「我只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

鐵姑道：「你說。」

葉開道：「家母早已不是你們魔教的人，和你們再也沒有半點關係。」

鐵姑冷冷道：「無論誰只要入了本教一天，就終生都是本教的人，這種關係是永遠也不斷的。」

葉開淡淡道：「你既然是個聰明人，現在就不該說這種話的。」

鐵姑道：「爲什麼？」

葉開道：「現在你好像只有等着我來處治你。」

鐵姑道：「我說這些話只不過要你明白，你的血裏也有我們的血，只要你願意回來，我們隨時都歡迎你。」

葉開道：「我會記着的。」

丁靈琳道：「可是他絕不會回去。」

鐵姑道：「那麼你們兩個人都要後悔的。」

葉開道：「哦！」

（未完）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東方英・文　盧令・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義結化血天王曹大滿和火神四伯四兄弟，神功擊敗無雙門總護法陰孫後，往見武當掌門雲陽眞人，獲知午陽道長和丹陽道長被擄往彭大先生隱居之處，周震川化裝成小厨子混進龍潭，與彭大先生取得連絡，彭大先生修書要他往見雲南李定一，周震川混出龍潭，日夜急馳，五天後趕抵李家莊，因不便說出自己和彭大先生的名號，李家莊管事藍衫人不肯通傳，周震川只好硬闖，由莊門至客廳，李家莊之人無能阻止，直至大廳，藍衣人趕至，改容相向，命兩少年往內廳稟報——

警語拯迷途　神功敗說客

周震川見那藍衫人處事極有分寸，暗自忖道：「李定一很會用人，怪不得他能在雲貴道上與彭大先生分庭抗禮。」同時，也對那藍衫人頗有好感。笑了一笑，向那藍衫人道：「在下失禮，還沒請教上下稱呼。」

藍衫人道：「不敢，在下褚大鵬，忝爲敝堡禮賓管事，剛才多有失禮，尚請朋友海涵一二。」

周震川朗笑一聲，道：「那裏話，都是在下此行，不得不暫守秘密之故，其實在下並非前來惹事生非。」

褚大鵬一笑，道：「這個在下已經看出來了，大俠手法奇絕，但却處處留情，我們雖人人落敗，却是敬服無比。」

正談得融洽之際，只見另外又走出一個少年，向褚大鵬躬身道：「堡主有命，請褚大爺先請貴賓前往『夜雨軒』奉茶稍候。」

褚大鵬轉頭向周震川一抱拳道：「在下爲大俠帶路。」領着周震川繞廳而行。轉過正廳，是一條十字廊，長廊兩邊，花木扶疏，引人入勝，最後繞過一片荷池，進入一座建築精緻的小樓。

小樓外面一片碧波，那就是陸凉海了。

肅客上樓，奉上香茗過後，褚大鵬欠身告退道：「大俠請隨便在室中觀賞，在下先行告退了。」說完，下樓而去。

周震川縱目遠眺了一陣，心中忽然一動，暗暗忖道：「我與李定一素未謀面，又非知交好友，把我引到這種地方相待，難道他們別有用心不成？……」

正不得其解之際，忽聞樓梯上傳來一陣步履之聲，那見過一面的二個佩劍少年當先登樓，抱拳道：「敝堡李堡主已到。」

周震川站起身來，向樓梯口迎去。

只聽一聲朗笑道：「老夫來遲一步，有勞久候了。」隨着笑聲，一個滿面紅光的偉岸老人出現梯口之處。

他身後，還跟着一位年紀稍輕的修長老者。

周震川閃動星目，打量來人一眼，只見他方面大耳，粗綫條之中，透射英明之氣，當即抱拳一禮，道：「堡主英名遠播，今日能得謁見，周某人甚感榮幸。」

李定一聞言一怔，道：「貴姓周……。」語聲之中，微現驚悸之色，回頭向身後那老者相對了一眼。

隨後那老者邁前一步，抱拳道：「老朽呂柏鋒……」

周震川一笑，還禮道：「原來是三堡主，在下失敬了！」

三堡主呂柏鋒微微一皺雙眉，道：「大俠姓周，可是近來名震天下的周震川周少俠？」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不錯，在下就是周震川，在下這次冒昧造訪……。」話聲一頓，目光遊轉，望望那二位年輕人。

李定一先請周震川復坐，然後向那二個少年人一揮手道：「你們下去守在樓外，任何人不得前來干擾。」

那兩個年輕人，立即退下樓去。

周震川伸手懷中，取出彭大先生書信，遞給李定一道：「在下帶有彭大先生書信一封，請堡主先行過目，再請指教。」

李定一接過彭大先生書信，展視一過，口中一陣沉吟，交給三堡主呂柏鋒道：「三弟，你看這却如何是好？」

呂柏鋒看完彭大先生來信，亦是沉吟不語。

周震川輕嘆一聲，道：「近來『無雙門』入侵雲貴武林道上，暗潮洶湧，不可一世，彭大先生已首遭迫害，被囚禁他隱居之地，在下費盡心機，得與彭大先生一晤，彭大先生今以雲貴武林道上命運相托貴堡主，在下有請指教。」

李定一倒是個豪爽的漢子，接口道：「少俠，你只要早來半天，老夫可以毫不加考慮的答應你了，可是……」

三堡主呂柏鋒截口叫了一聲，道：「大哥……。」

李定一搖手止住呂柏鋒打岔，道：「老三，咱們明人不做暗事，理當把話說明才是。」

三堡主呂柏鋒苦笑一聲，道：「大哥說得是。」

李定一向周震川歉然道：「周少俠，不瞞你說，『無雙門』已有三個人來到敝堡，正與老夫商談雲貴道上今後各種問題，如果老夫能用和平方式解決這些問題，豈不更好，少俠，你說是不是？」

周震川沉吟了一陣，道：「如果在下判斷不錯，他們一定是以擁護堡主出主雲貴武林為進身之階了。」

李定一道：「他們來意很誠懇，並且特別申明，他們絕無與雲貴武林道上為敵之意。」

周震川一笑，道：「那他們為的是什麼？」

李定一道：「為的就是你少俠，要不是你少俠，他們也不會深入雲貴境內。」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你相信他們的話麼？……」

話聲微微一頓，劍眉微剔，星目閃光，霍然站起身子，緩步踱到窗口，抬頭望着萬頃碧波的陸凉海，接道：「他們暗算施知府一家，已早在半年之前，這又當如何說法？」

李定一道：「因此老夫也並不完全相信他們的話，所以，向他們提出了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李定一道：「只要你少俠一走，他們也必須立即撤離雲貴境內。」

「他們答應了沒有？」

李定一道：「滿口答應了！……少俠，你這次來得可正好，不知少俠能否嘉惠雲貴武林道上，就此退出雲貴道上，以免雲貴道上遭受無妄之災，池魚之殃。」

周震川臉色變了一變，顯得內心之中甚是激動，忽然敞聲大笑了起來，一陣笑聲過後，似乎發洩了他滿腔怨憤之氣，立時恢復了坦蕩的胸襟，微微一笑道：「如果在下的離開，果能給雲貴道上帶來和平安康，在下一定毫不猶豫，立時就此離開，怕只怕在下離去之後，貴堡主便失去利用價值，而遭到彭大先生同樣的命運。」

李定一道：「只要少俠能夠離開，我想他們說出來的話，不會不算數，人無信不立，除非他們『無雙門』從今以後，不在江湖上混了。」

江湖人物，本來最重信義，一諾千金，視為當然，尤其多少有點局面的人，更是惜名重於惜命，李定一說得自是振振有詞。

周震川一笑道：「貴堡主說得不錯，人無信不立，但有些人却不盡然，如今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那得看說話的人是什麼人了。」

李定一大聲道：「他們難道敢欺騙老夫不成？」

周震川道：「這個很難說，首先在下想請教貴堡主，『無雙門』派來三人是什麼身份？」

李定一道：「一位副門主，隨同二位護法。」

周震川道：「副門主，那是天南異丐唐北斗了……。」

李定一說道：「不，這位副門主是陶濤……。」

周震川一怔，笑道：「他們的副門主到是不少，但不知那二護法是什麼人？」

李定一道：「那二位護法，倒不是外人，就是雲貴道上的雲貴雙豪邱顯與董冠雄。」

周震川道：「貴堡主向他們提出的條件，不知是誰答應的？」

李定一道：「自然是他們副門主陶濤答應的，他為人極是豪邁，當下毫不猶豫，便答應了老夫。」

周震川先自言自語的唸了一聲：「輕諾寡信。」接着道：「貴堡主可曾想過，要他們撤離雲貴道上的條件何等重大，是一位副門主可以隨便點頭答應的麼？在下的看法，他似乎答應得過份豪邁了。」

好鼓不用重槌，適當的話點到而止，李定一臉色一動，道了聲：「這……。」

三堡主呂柏鋒點頭接口道：「周少俠的話，不無道理。」

周震川話鋒一轉，道：「不過，這只是在下個人判斷，陶濤為人到底如何，在下並不瞭解，貴堡主僅可做為參考，倒是彭大先生說過一句話，有向貴堡主一提的必要了。」

李定一道：「他說什麼？」

周震川道：「他說的是貴堡主你。」

李定一臉色一變，道：「他說老夫什麼？」

周震川道：「說起來，就得從頭說起來了……。」

話聲微微一頓，望了望李定一，訕訕的笑了一笑，接道：「當彭大先生寫這封

信給貴堡主時，不瞞貴堡主說，在下並不完全同意，因為在下知道，貴堡主早有取代彭大先生在雲貴道上的地位，如何肯輕輕易易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李定一雙目猛然一瞪，怒氣一冲而起，大喝一聲，說道：「老夫是什麼人，你……你……。」

周震川神色不動的截口道：「貴堡主請讓在下把話說完之後再請賜正如何？」

微一凝視李定一迅口接道：「但那時彭大先生說了一句話，在下就因聽了他那句話，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冒昧携信前來了。」

李定一餘怒未息，哼哼不絕，也不答周震川的話。

三堡主呂柏鋒接口問道：「他怎麼樣說？」

周震川道：「彭大先生說：『老弟，你錯了，李定一與老夫雖然數十年來不盡和好，但我們却公私分明，事在君子，只是某些地方的看法不同而已，其實，李某人的為人，光明磊落，深明大義，絕不是趁火打刼的小人，你去找他，定必如願以償！』……」

李定一臉色迅即開朗，哈哈大笑道：「老夫眞沒想到彭大先生對我還有這樣深刻的瞭解，哈！哈！哈哈！……」

笑聲一落，立時泛現出滿臉知遇之色，回頭對三堡主呂柏鋒道：「三弟，不管那陶濤說的話，能否作數，咱們不能和他作進一步的談判了。」

三堡主呂柏鋒眉鋒微皺道：「大哥，那陶濤要是翻起臉來……。」

李定一作色道：「他要翻臉，那就翻吧！……。」

三堡主呂柏鋒回作戚色道：「可是，我們鬥不過他呀！」

李定一豪氣干雲的縱聲大笑道：「鬥不過他也要鬥，否則我們豈不成了趁火打刼的小人，就是主盟雲貴道上，也沒有什麼光彩可言，徒然落個賣友求榮的萬代罵名，這種事老夫可不幹。」

周震川聽了暗暗稱讚不止，同時也暗暗感慨不已，覺得彭大先生識人之明，令人難及。

只是簡簡單單一句話，就把李定一說得臨崖勒馬。

三堡主呂柏鋒道：「我們就這樣把他趕出堡去？」

李定一道：「老夫不和他們見面了，你去看着辦吧！」

三堡主呂柏鋒臉上畧現無可奈何之色，但却不再反對，道：「小弟領命！」轉身便待下樓而去。

周震川適時發話道：「三堡主，請留步！」

隨又轉向李定一抱拳道：「老前輩高義，晚輩先此致謝了。」

忽然改口稱老前輩了，無形之間，表示了接近。

李定一哈哈一笑道：「這是老夫應盡的本份，何謝之有，倒是少俠事不關己，如此熱心任俠，更是令人敬佩不止。」

周震川謙遜的一笑，說道：「晚輩年輕識淺，少不更事，以後還望老前輩多多指教。」

李定一呵呵笑了二聲道：「不敢！不敢！」

話固然是客氣，但心裏却因周震川的自謙，感到非常高興。

周震川微一沉吟道：「老前輩就此將那陶濤驅逐出堡，是否可以另作安排？」

李定一笑道：「少俠有何高見？」

周震川於是說出番話來，聽得李定一與呂柏鋒連連稱善不止，當時便請周震川一同下樓前往另一客廳與陶濤他們相見。

原來，周震川來到李家堡時，李堡主正與陶濤他們在進行談判，因周震川來得突然，而且顯示的武功又高不可測，李定一不得不親自出來一會。

這時，二堡主林宗義與陶濤已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三人行到廳外，脚步之聲已驚動了陶濤他們，雲貴雙豪之一的董冠雄已是忍口不住，開聲問道：「李老哥，外面到底是那個不開眼東西，敢來惹事生非？」

周震川笑口接道：「有勞動問，是區區周震川，董大俠別來無恙。」

董冠雄聞聲一震，只見眼前一花，周震川與李定一，呂柏鋒三人已入了花廳。

那陶濤久聞周震川之名，却是尚未與周震川碰頭，這時相見之下，覺得周震川除了像貌長得較常人英俊之外，也沒有什麼特別過人之處，不由哈哈一笑，道：「尊駕就是周震川麼！倒叫老夫頗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了。」

周震川不以為忤的一笑道：「在下很抱歉，有叫尊駕失望了。」

李定一這時的表現，完全是一副第三者的姿態，打了一個哈哈道：「兩位還不認識罷，來來來，待老夫給兩位互相引見引見！……這位是『無雙門』陶副門主陶濤兄，這位便是新近揚名天下的周少俠周震川。」

介紹是禮貌，所以李定一還是把周震川的姓名重提了一次。

陶濤冷冷的哼了聲，望也不望周震川一眼，語氣畧帶質詢意味地，向李定一說道：「堡主這時把周震川帶來，不知是何用意？」

李定一展眉帶笑的道：「陶兄，有件事只怕要大出你意外了。」

陶濤冷漠地道：「什麼事？」

李定一道：「周少俠準備離開雲貴境內了，你想不到吧？」

陶濤淡淡的道：「他離不離開雲貴境內，與兄弟有何相干？」

李定一怔了一怔，說道：「陶兄，你難道轉眼之間，就已忘記了我們剛才的談話？」

陶濤陰森森的道：「剛才我們說的話很多，不知你指的是什麼話？」

李定一見他故意胡扯，不由得感到一陣噁心，但不露形色的一笑，說道：「陶兄不是說，只要周少俠什麼時候離開雲貴境內，貴門也就什麼時候自雲貴境內撤退的麼？」

李定一他們出去了半天，回來周震川也出現了，再笨的人，也想得到事情發生了劇變，何況多疑善變的陶濤。

陶濤更是一隻狡猾的老狐狸，料定他們同時出來，必定彼此之間有了某種默契

，否則，豈有不顧忌自己之理，此念一生，不免暗笑一聲，罵道：「老夫是什麼人，你們想拿話來扣老夫，還差得遠哩！」腦子一轉，皮笑肉不笑的點頭道：「不錯，老夫說過這話，但，這只是一個原則，如何進行，自然還要詳細商談。」隨隨便便一句話，就佈下了銅牆鐵壁，令人別想在這題目上做文章了。

李定一顯然沒有想到陶濤會說出這種似有若無，承認了又等沒承認的話來，這才確實相信周震川說得不錯，「無雙門」可以把話說得天花亂墜，其實都是鏡中花月，空中樓閣，可望不可及。

李定一哈哈一笑道：「那我們所談的一切，都只是個原則了！」

陶濤道：「可以這樣說，好在這我們已經開始談判，只要堡主有誠意，敝門一定不會叫堡主失望……」

話聲微微一頓，輕輕嘆息一聲，歉然道：「不過，今日却不便再談下去了。」



目光一轉，轉到周震川身上，哈哈一笑道：「幸會，幸會！難得今天竟然有幸見到了你周少俠！」

周震川原與李定一商量好了，準備當面戳破他的謊話，那知陶濤狡猾絕頂，竟然一點不上當，而且搪塞得天衣無縫，叫人無隙可乘。

可是，他得意頭上又找向了周震川，周震川還有點不甘的時候，這一下可給他抓住了機會，也是一聲朗笑道：「眞是幸會，陶副門主可是有心指教在下一二？」

陶濤確有不信邪的心理，其實這種心理，不僅陶濤一人如此，那一個人誰不認為自己有兩下子，在沒有眞正嚐到周震川厲害之前，那個不是氣呑河嶽，雄心勃勃，認為自己就是周震川的尅星。

何况，陶濤身為副門主，自然確實有兩下子，這時心中一動，暗忖道：「你這叫自己不知死活，老夫正愁沒法向你下手哩！這可好，你倒自己叫起陣來了，老夫收拾了你，李定一失了靠山，豈不只有乖乖的俯首聽命。」

他打得一手好如意算盤，同時也信心十足的，轉頭向李定一笑道：「這裏方便麼？」

李定一也眞想看看周震川的神功絕藝，但又担心周震川鬥不過身為副門主的陶濤，心中不免猶豫了一下。

陶濤笑了一笑，又道：「老夫今天與周少俠印證武學，只是友誼性的比賽，無論勝敗，都不會妨碍你我三方面的交情，周少俠，你說是麼？」話中主意，自然也把李家堡撇開了，拏話扣住李家堡，不能出手相助。

李定一更是有點為周震川担心了，自已要是一點頭，以他的為人，就只有袖手旁觀了。

周震川自李定一被自已兩句話，便激得完全改變心意，知道他是一個極重道義的血性漢子，也對他的關注，甚是心感，不管他關注是不是多餘，但他有此心念，便是友情。

周震川對着李定一一笑，道：「陶副門主說得是，這只是友誼性的印證武學，老前輩儘可放心。」

李定一勉強地一點頭道：「雙方都是朋友，但請不要給老夫為難。」

陶濤敞聲一笑道：「就這樣吧！咱們點到為止就是！」

李定一只好起身，請雙方前往堡前廣場，這時全堡之人，都已聞風而來，四面圍觀。

陶濤飄身落下台階，向場中一站，道：「咱們今日印證武學，非為仇作對所比，似乎不用動刀動槍了，不知少俠以為如何？」顯然，也甚顧忌周震川飛輪絕技。

周震川含笑落到陶濤對面道：「在下無可無不可，悉聽尊便。」

陶濤眼珠轉動，接着又說道：「不過，老夫倒想賭個東道，用來提高大家的興趣……」

周震川簡捷的道：「歡迎！」

陶濤故示禮貌地道：「賭些什麼？」

周震川道：「你說吧！」

陶濤道：「這樣好不好，咱們誰敗了，誰就立刻離開這裏好不好？」

周震川笑道：「這正合了我們彼此心意，在下完全同意。」

陶濤掃目一望四週，道：「你看，看好戲的人眞不少，咱們別就擱大家的時間了。」

周震川一抱拳道：「請！」

陶濤用話引話，引出周震川一個「請」字，他却抓住這個「請」字，口中道了一聲：「老夫不客氣了……。」話聲未了，右手一揮，五指齊彈，五道指風，已厲嘯而出，罩住了周震川當門五大穴道。

他一上來，就暗用心機，搶到了先機，出手之下，不但毫不客氣，而且使出了全力，準備一鼓之下，要把周震川置於死地。

周震川為人精明無比，却沒想到陶濤一上來就存心不良，只見五道指風凌厲無匹，來勢又猛又快，被打了個措手無及，無法出招迎敵，只好閃身向右邊一旋，讓了出去。

周震川一招「蒼鷹撲兔」把陶濤擊滾出丈遠。

那知，陶濤早有準備，左手已經蓄勢待發，只見周震川肩頭一動，左掌又已一翻而出。

周震川讓過陶濤五道指風，瞥眼間，只見陶濤左掌一翻，掌心之中其黑如墨，心中不禁暗自驚駭，忖道：「此人原來練了一身黑煞掌力，而且功力如此深厚，實是不可輕視。」暗中提足了全身眞氣，護住要穴，又閃身讓了出去。

陶濤一連二記殺手，都未能傷得周震川，心中亦暗暗咕嚕，大為警惕，當下大喝一聲，右腿一抬，隨着周震川轉動的身形又到。

周震川一上來就被陶濤搶盡先機，落了下風，這時正是沒有緩過手來，依然沒有回手之力，只有拔身而起，一式「鷂子翻身」，又讓了開去。

接着，只見陶濤發出一陣縱聲大笑，一口氣猛攻了周震川五抓七掌十三腿。

周震川前面四五招，確有手足無措之感，但稍後也就穩住了陣脚，雖然不能立時扳回先機，但已能從容應付，立于不敗之地。

周震川穩住陣脚，並未立時搶回先機主動，只留心注意陶濤武功路數，待機而動。

他這時已打定主意，只守不攻，一攻之下，必叫陶濤立時敗於掌下不可。

陶濤一陣狂風暴雨般的猛攻，轉眼間就是二三十招，看似再有六七掌，周震川馬上落敗不可。

這時，只看得李定一暗暗心急不已，覺得周震川到底還是年紀方輕，不該輕率和陶濤拚鬥，自尋其辱。

李定一心中着急，但說過的話，更不能不算數，縱是急死了，也厚不起臉皮向前插手，替周震川解圍。

他除了暗自着急之外，可說毫無辦法，他望了一望三堡主呂柏鋒，只見呂柏鋒也是緊握雙拳，心身都顯得非常緊張。

再轉臉向二堡主林宗義望去，林宗義倒是咧着張大嘴，看得心神嚮往，與高彩烈，口中叫「好」不絕。

這位二堡主林宗義是一位一根腸子通到底的直爽漢子，從來沒有心機，剛才他在旁邊聽了半天，竟然還沒有聽出大堡主李定一完全改變了心意，還一個勁的替陶濤叫好。

大堡主李定一皺了一皺眉頭，又回轉頭來，想和三堡主呂柏鋒作個準備，正待開口呼喚三堡主之際，只聽周震川忽然發出一聲朗朗笑聲，道：「在下看，你也再沒有什麼殺手了，對不起，在下不能陪你玩了，請接我一招看看！」笑聲中雙肩略一點幌，人已從陶濤拳掌影中拔空而起。

陶濤先機在握，强攻猛打之下，未擊敗周震川，心中已是驚震非常，知道周震川年紀雖輕，實在是平生僅見的有數高手，不是易與之輩。

換了別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不死也該身受重傷了。

陶濤這時一見周震川凌空飛起，不由得警念高漲，本能的身形向橫裏斜跨而出，兩腿微曲，身子下挫，雙掌齊揚，舞起一片掌影，以拒周震川由上而下的襲擊。

就在陶濤挫腰矮身，收掌出掌之際，

周震川已是一聲暴喝，人已招化「蒼鷹撲兔」，直向陶濤頭頂撲到。

「蒼鷹撲兔」這是一招非常平凡的招術，大體上說來，並不難應付，尤其像對陶濤這種一等一的高手而言，更不足構成任何威脅。

可是，這平凡的招術，在陶濤的感受，却有着石破天驚的迫力，只覺自己這時處身位置，有如赤身露體般，空門大開，這一招平凡的「蒼鷹撲兔」，竟成了非常不平凡的制命絕學，要想變式化解，乃是大為不易，一時間，竟不免有了手足無措之感。

微一躊躇，周震川已雙手一落，抓住了陶濤雙肩，陶濤暗叫了一聲「不好」，準備上身後仰，借勢踢腿，出奇反擊之際，已是時不我與。

只聽周震川喝了一聲道：「去吧！」已有一股奇強大力，壓上肩頭，大力一推一送，自己的身子就滾球似的滾出丈遠之外，才穩住身形。

陶濤挺腰站起身來，暗中一吸眞氣，幸好身尚未受傷，可是這一招失手，已够他氣得滿面鐵青，吹鬍子瞪眼了。

李定一一見周震川反敗為勝，暗中吁一口長氣，大聲喝道：「兩位勝負已分，請就此為止……。」

李定一因為根本沒看清周震川是怎樣獲勝的，心中慶幸，却有倖致之感，因此立時發話，希就此結束這場拚鬥。

詎料，話聲未了，陶濤已是惱羞成怒，雙眼一翻，吼聲道：「誰說勝負已分，老夫剛才攻他三十六招，他沒有一招還手之力，這最後一招，老夫不過一時大意失手而已……」

高手過招，一招之失，便是生死異途，這簡直是不要臉的說法，憑此一點，已叫李定一不值他的為人，不由得立時冷笑一聲，正要正言駁斥之際。

周震川發出一陣哈哈大笑，搶在李定一前面，說道：「陶副門主的意思，可是也要在下打你一個三十六招，而沒有還手之力？」

虧他臉皮厚，竟然點頭道：「對！這樣才叫公平！」

周震川冒口道了一聲：「好！」「好」字出口，人已快得比閃電還快，跨步上前，迎面就是一掌。

周震川一掌出手，接着，又諷刺地道：「在下這也是現買現賣，該不算是偷襲吧！」

陶濤在周震川凌厲掌勢壓迫之下，閃避不及，那還能够分心答話，不過話又說回來，他就是有時間答話，又能答什麼話呢？

周震川一招迫退陶濤，第二招接連又已攻出，陶濤險險躲過，周震川第三招又到。

陶濤身形微一作勢，不待出手，周震川竟能料敵先機，攻出的下一招，完全封住了他的出手，陶濤在自救不暇之下，更是毫無還手之力了。

陶濤被周震川一輪急攻之下，越打越是心驚，也越打越是糊塗，眞不明白，自己一下子為什麼忽然變得這樣差勁，此消彼長，也不該相差這樣遠呀！

為什麼？陶濤自己也想不出其中道理來。

周震川自得到「萬匆圖」後的成就，和半年之前，已是判若兩人，他的內力神功，雖然還不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稱蓋武林，但招術上的變化，只怕很不容易逃過他的利眼了。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陶濤不知周震川，但為周震川所知，那得不敗。

周震川三十六招，一氣呵成，陶濤的閃讓完全在非常勉強的情形之下力撐。

這還是周震川不準備傷他，才給他走滿三十六招之數。

當然，周震川也還有周震川的用意，當此彭大先生失着被擒，「無雙門」氣燄高漲之際，雲貴道上，已是人心惶惶，意志消沉，如果不能起衰奮發，縱有李定一相助，只怕也擋不住「無雙門」秋風掃落葉之勢。

這陶濤正好是「無雙門」的副門主，可說是門主一人之下，全體「無雙」門衆之上，這一仗在衆目睽睽之下，正好用他來恢復門志，鼓舞士氣，所以，周震川不但要打敗陶濤，而且要他敗得慘不忍覩，用以告訴大家，「無雙門」的副門主也不過爾爾，其他徒衆，更不足怕了。

周震川一口氣攻完三十六招，又復騰身而起，還是用那招「蒼鷹撲兔」，陶濤還是毫無避讓之能，依樣畫葫蘆的，已是被拋得滾了出去。

周震川這時面色一正，沉聲道：「陶濤，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陶濤爬起身來，楞了半天，才從昏頭轉向中檢回了自己，接着，羞惱交集的一頓脚，恨聲道：「好！姓周的，我們走着瞧！」

身形一扭，便向堡外走去，雲貴雙豪飛身追上陶濤，隨後相從。

驀地，周震川劍眉雙軒，震聲貫耳的大喝一聲，道：「站住！」

陶濤不免心驚肉跳的回轉身形，色厲內荏，冷笑一聲，道：「姓周的，你要不講信義？」

周震川肅然道：「你站在一旁看着就是！」

雙目精光陡射，向雲貴雙豪臉上一罩，伸手懷中，取出三山令，平舉齊眉三起三落，然後托在右掌之上，正色而立，望着雲貴雙豪却是一言不發。

「三山令」初現之際，李定一當先一肅，李家堡全體上下，隨之立時鴉雀無聲，一片穆肅。

雲貴雙豪見了「三山令」一時沒了主意，舉目向陶濤望去，希望陶濤能替他們表示一下。

詎料，陶濤木然的臉色動也不動，好像不認識他們兩人似的。

周震川相待有頃，不見雲貴雙豪向前參見「三山令」，冷笑一聲，道：「雲貴雙豪，認不認在下手中托的是什麼？」

雲貴雙豪老大邱顯雙目一垂，臉上現出了羞愧之色，老二董冠雄憤然道：「陶副門主，你得替我們說一句話呀！」

陶濤淡漠不關心地道：「三山令又不是對老夫，老夫有什麼話好說！」

他是被周震川打寒了胆，這時只想快的離開，那敢招惹是非，惹事上身，又被周震川拿話扣住。

老二董冠雄一怔道：「我們算不算『無雙門』的人？」

陶濤道：「當然算！」

老二董冠雄道：「那麼我們該如何是好？」

陶濤皮笑肉不笑地道：「你們自己的事，當然由你們自己拏主意，和老夫囉嗦個什麼。」

雲貴雙豪心中恨得直咬牙，但還是不敢對他怎樣，老大邱顯長嘆一聲，道：「老二，不要多說了。」

接着，大步走回周震川身前雙拳一抱道：「咱們兄弟已身入『無雙門』，對『三山令』只能有禮貌上的敬意了。」

周震川冷笑一聲，道：「好一個賣友求榮的敗類，虧你們說得出這種忘本負義的話來！」頭一回，接着問李定一道：「李堡主，以雲貴雙豪這種行為，按照雲貴道上規矩，應處何罪。」

李定一神情肅然道：「雲貴道上最忌忘本負義，賣友求榮，似雲貴雙豪這等行為，按照規矩論罪應予處死！」

周震川目光回到雲貴雙豪臉上道：「你們兩人聽到了沒有，還不束手就擒，在下可以網開一面，饒你們不死。」

董冠雄哈哈一笑，道：「姓周的，你別拏雞毛當令箭，自說自話了，我們兄弟可不是嚇唬大的。」

周震川把三山令一收，道：「怎麼？你們兩位打算抗命。」

董冠雄道：「咱們已經與三山令毫無關係了，抗什麼命！」

周震川朗笑一聲道：「這樣說，兩位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邱顯嗤笑一聲，接話道：「那得看你有沒有這種本事了。」

周震川冷笑一聲道：「這不容易得很，接招！」話聲出口，左右手同時一探，分取邱顯與董冠雄兩人。

邱顯與董冠雄兩人同時向後一仰，待要平射出去，周震川忽然雙臂一抖，袖口帶起一道勁風，劃在他們「笑腰穴」上。

兩人同時感到腰部一痲，眞氣立散，射出去的身子，仰面跌倒地上。

只一出手，就把雲貴雙豪收拾下來。

雲貴雙豪在雲貴道上，自彭大先生半退隱之後，已是發號施令的人物，在雲貴道上，算是有數好手之一，想不到在周震川手下，是這樣不中用，當時震得全場一愣，比周震川的打敗陶濤更使大家心生警惕敬畏之心。因為陶濤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大家並不完全深知，可是雲貴雙豪乃是雲貴道上目前僅次於李家堡的有名人物，大家對他們知之最深。

周震川一舉收拾了雲貴雙豪，冷凛的問陶濤道：「在下留下雲貴雙豪了，你有什麼話說？」

陶濤淡淡的道：「老夫剛才已經說過，那是他們自己的事，與老夫無關，老夫告辭了。」說着，轉身急急出了李家堡。

周震川目睹陶濤去遠之後，俯身提起雲貴雙豪，回到廳中，拂袖解了雲貴雙豪穴道，微微一笑道：「得罪二位了。」

雲貴雙豪翻身站了起來，齊向周震川抱拳一禮，道：「多謝少俠，拯我兄弟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勝感激之至！」

李定一微微一怔道：「你們兩位是……

……？」他是有點莫明其妙了。

邱顯臉上一陣發熱，訕訕的道：「說來慚愧，……」但他還是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邱顯他們兄弟因覬覦「墨玉耳墜子」，和「無雙門」在志同道合之下，搭上了關係，引狼入室，他自己的家作了他們根據地，他們得寸進尺，於是鵲巢鳩佔，先控制了他的家人，然後威脅驅使他們兄弟為他們賣命。

彭大先生出事之後，他們曾一度奉命去說服彭大先生，結果却反為彭大先生說得迷途知返，有了棄暗贖罪之心。

但那時候，彭大先生還沒有和周震川連絡上，彭大先生暗中佈置，給了雲貴雙豪一個暗記佩在身上，使人一見，就知道他們是可以運用的力量，後來周震川見到了彭大先生，彭大先生自然也把這一佈置告訴了周震川，於是，周震川就借這機會把他們截下來了。

李定一聽了半天，還有許多不甚瞭然的地方，不由得問道：「合則留，不合則去，什麼時候不能脫離他們，在咱們自己地面上，還怕逃不過他們的追擊。」

邱顯道：「可是我還有一大家人在他們手中呀！」李定一道：「現在你一大家人還不仍在他們手中。」

周震川接口道：「現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們兩位沒有背叛『無雙門』，是我把他們強留下來的，『無雙門』為了別人替他們賣命，不但不會為難他們家人，說不定還有很好的優待哩！」

李定一笑道：「這裏面原來有這樣多文章，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心中一動，念頭又轉，頓了一頓，接口問道：「可是，這樣一來，你們也不能公開和他們作對了，是不是？」

周震川點了一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是，不過晚輩已經有了主意了。」

李定一道：「少俠有了什麼打算？」

周震川說出一番話之後，道：「各位認為晚輩這個構想如何？」

大家相視一笑，齊聲拊掌道：「好！好！好！我們就這樣辦。」

周震川向雲貴雙豪歉然道：「不過又得委屈兩位了。」

雲貴雙豪齊聲道：「愚兄弟一時不愼，惹鬼上門，只要有贖罪的機會，萬死尚且不辭，何況，這算不了什麼，少俠萬萬不要這樣說。」

周震川笑了一笑，話鋒一轉，道：「在下發現『無雙門』中有一種使人轉變意志的奇術，兩位好像沒有受那奇術控制，不知兩位知不知道此事？」

邱顯沉思了一陣，道：「這個愚兄弟倒是沒有聽說過……。」

一言未了，老二董冠雄忽然截口道：「大哥，周少俠所說大約沒錯，你不記得覃九齡最初落到他們手中時，表現得多麼硬朗，好話說盡，就是不買他們的帳，可是後來被他們弄到一個地方，不過四五天，再回來後，就完全變了一個人，完全唯命是聽，替他們一廂情願的賣命了，這只怕就是少俠所謂的奇術了。」（未完）









天壞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壞王郎擊退截殺的東廠高手後，失去小桃兒踪跡，後遇雪娃，才知小桃兒落在了卞紅娘的手中，據雪娃說，卞紅娘此舉是要請王岩助她一臂，王岩着雪娃傳話，要卞紅娘先釋小桃兒，命她返京，然後再談其他，雪娃答允轉達，相約三天後在歷下亭見面。三天後，王岩往歷下亭會晤雪娃，驀見卞紅娘與小渦、栗子二婢在座，只好跟隨卞紅娘回她暫租居停傾談，卞紅娘在內堂擺酒，席間僅王岩與她，卞紅娘坦示要委身下嫁王岩，並說江湖兒女性喜豪爽，希望王岩不要對她視輕——

邊城殲七寇　金鈎結忘年

王岩淡淡道：「在下怎敢輕視姑娘，只是王某浪跡江湖，孑然一身，實在配不上姑娘，也不想立即成家。」

卞紅娘道：「卞家財富頗多，足可供少俠揮霍，至於少俠不想成家，必然是違心之論，要不，少俠也不會與雪丫頭一再纏綿了。」

王岩哼了一聲道：「姑娘忘記在下的匪號了，天壞王郎不忌女色，但絕無成家的念頭。」

卞紅娘雙眉一揚道：「事到如今，只怕由不得少俠了，禍福只在一念之間，希望少俠多加考慮！」

王岩挺身而起道：「妳是在威脅王某？」

卞紅娘道：「對一個喪失武功之人，何須使用威脅手段，坐下來，少俠，生氣對你並沒有好處。」

王岩聞言一震，急運功一試，果然丹田，氣海，左右期門幾處重穴全部閉塞，不僅眞力無法提運，微一用力，就會全身疼痛，冷汗如雨，一個叱咤風雲的一代雄豪，此時連一個平常之人都不如了。

大丈夫寧願血濺當場，也不能接受一個妖婦的屈辱，因此，他取出手叉子，大吼一聲，奮力向卞紅娘刺去。

卞紅娘面含冷笑，對王岩這拚命的一刀，根本未予睬理，雪娃則急得花容失色，只是在一旁手脚無措的瞪眼流淚。

栗子就不同了，她一聲嬌叱，出掌如風，劈手奪下王岩的手叉子，跟着纖足倏飛，一脚將王岩踢得滾了出去。

雪娃一陣心痛，顧不得卞紅娘的責罰，點足一躍，一把將王岩抱了起來。

這位倜儻不羣的天壞王郞，已痛得面色大變，他仍緊咬鋼牙强忍着，任他痛得汗流披體，決不示弱的哼出一聲。

卞紅娘斜着眼微微一笑道：「還好麼？少俠，唉，栗子妳太放肆了，怎可如此對待少俠？」

王岩掙扎着站了起來，平靜無比的淡淡道：「卞紅娘，妳瞧錯人了，妳可以將王某凌遲碎剮，王某決不要妳這種賤貨。」

卞紅娘面色一變，迅又咭咭一笑道：「不必我將你凌遲碎剮，自然有人消遣你的，栗子去瞧瞧，看東廠的人來了沒有。」

栗子應聲奔出，卞紅娘再度輕狂的一笑道：「東廠的人可是個個心如鐵石，整治敵人也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只要將你交給他們，後果怎樣，少俠必然心裏有數。」

雪娃哀聲求告道：「不要這樣，娘，讓我慢慢的勸他。」

卞紅娘面色一沉道：「住口，誰叫妳救他了，還不給我滾過來！」

雪娃道：「娘！他傷得很重……」

卞紅娘怒叱道：「他傷得很重關妳什麼事？過來！」

雪娃道：「娘！我跟妳這些年了，求求妳……」

卞紅娘冷哼一聲道：「賤婢既然找死，老娘只好成全妳了。」玉臂一抬，紅光電飛，雪娃慘叫一聲，立即仆倒下去。

王岩扭頭一瞥，只見雪娃的咽喉之上，釘着一條紅如塗硃的小蛇，她那張吹彈得破的粉頰，已變得一片紫黑，這位曾經與他兩度纏綿的姑娘，眼見是活不成了。

這項抱恨終天的慘劇，使王岩怒火焚心，他忘了自己已失去功力，拔出雪娃的長劍，一招雲斷巫山，奮力向卞紅娘的酥胸刺去。

卞紅娘身形一側，玉手輕揮，噹的一聲脆响，王岩的長劍已被她擊落地面，同時屈指連彈，點上了王岩左右肩井二穴。

這當眞是肉在俎上，只有任人宰割了，除了睜着眼等死，他還有什麼選擇？

天壤王耶秉性風流，今日竟栽在一個婦人的手裏，難免使他有點啼笑皆非。

他抑制住心頭的盛怒，向卞紅娘冷冷一瞥，道：「下手吧，賤貨，妳還等些什麼？」

卞紅娘道：「少俠眞箇健忘，我不是叫栗子去等東廠的人了麼？你安心等着吧，仇表哥會找到他們的。」

語音一頓，接道：「不過，如若你心回意轉，現在還來得及。」

王岩冷冷道：「妳那一身賤肉，只配讓蛇虫玩弄，如果選一條狗做妳的丈夫，牠也會嫌妳滿身腥臭的。」

拍的一聲脆响，王岩挨了一記沉重的耳光，他像樹樁似的倒了下去，嘴角溢出了縷縷鮮血。

他沒有哼出一聲，卞紅娘也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因為她必須對東廠有所交待，否則她不會護他活下去的。

片刻之後，一陣雜沓的足音傳入耳鼓，同時響起一陣笑聲道：「紅姑，妳當眞套住姓王的了？」

卞紅娘道：「你不會瞧麼？」

「啊，謝謝妳，果然是那個討厭的傢伙。」

「哼，一句謝謝就算完？我可損失了一個得力的弟子。」

「當然不算，憑紅姑跟咱們頭兒的交情……」

「少嚼舌根，怎麼謝？你說。」

「但憑紅姑吩咐，除了我這顆腦袋，要什麼都成。」

「好，你先將人帶走，晚上咱們再研究。」

「遵命，不過這小子是中了毒吧，請紅姑將解藥交給在下。」

「怎麼，你還想救他？」

「紅姑誤會了，咱們頭兒要慢慢消遣他，一旦毒發而死，不是就沒有戲看了。」

「原來是這樣的，拿去吧。」

× ×

天色還不怎麼太晚，姑娘店早已緊關着店門。

這也難怪，如果你將店門一拉，準會被呼嘯而來的風沙蓋得一頭一臉。

姑娘店並不是姑娘開的，掌櫃的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男人，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稱作姑娘店，只怕掌櫃的，也無法答覆。

這兒是太行山的西麓，離東陽關還有三十餘里。

風沙太大，再加上山路崎嶇難行，爬過太行山已經够累的了，誰還願意摸黑趕三十餘里的山路。

因此，姑娘店賓至如歸，生意着實興旺得很。

也許由於風沙太大吧，這時辰姑娘店只歇了五個客人。

梅花形的五張桌子，只有三名黑衣少年，兩名短衣芒履的老客，他們誰也沒有吭出一聲，全在低着頭吃喝着。

忽然……

「開門囉，掌櫃的，咱們是投店。」

大門擂得像雷聲一般，差點就要破門而入，偏偏店小二是個擰子，他雖然連聲答應，一雙腿却不聽使喚。

他剛剛拐到店門，嘭的一聲巨響，店門已被震開，一股風沙湧着兩條人影，像急流一般衝了進來。

店小二被衝得四脚朝天，咧着嘴半晌爬不起來。

進店的可不理這個，雙手向腰間一叉，拉開嗓門大聲吼叫着。

「他奶奶的，你們是不是開店？關着牢門讓咱們在外面喝風吃沙，你他娘的是不想開店了！」

掌櫃的一面扶起店小二，一面陪着笑臉道：「對不起，老客，實在是大牛行動不便。」

來客道：「有脚有手的多的是，你他娘的為什麼偏偏找個擰子？」

掌櫃的苦笑一聲道：「他是小的兒子，請老客包涵一點。」

另一名來客道：「不要跟他囉嗦了，你去接他們一下吧。」

原先說話的客人應聲奔出店外，片刻之後，湧來一羣頭戴面罩，身着藍袍的客人。

來客一共八個，惟一裝扮不同的是一個面色憔悴的青衫少年。

身材削瘦，長得像竹桿的是老大，在他們這一羣人之中，是一個頗具權威的人物。

他們佔了兩張桌面，要酒要菜，弄得掌櫃的父子忙個不停。

最令人岔眼的是七名藍袍人全都帶着一件奇門兵刄虎尾鞭，瞧神情，每一個都像兇神惡煞，使人不敢招惹。

出門在外之人，要求的是一個平安，對這般兇神惡煞，自然要敬鬼神而遠之。

天下之事，往往不能以常情而論，坐在靠裏的三名黑衣少年，就對藍袍人現出鄙夷之色。

其中一名年歲最小，約莫十五六歲的黑衣少年挑挑眉道：「今天是個什麼節日，兇魂惡鬼為什麼如此之多！」

另一黑衣少年道：「八成是地府炸了獄，被這般惡鬼逃出來了。」

「你說咱們該怎麼辨，要不要替閻羅王幫上一幫？」

「咱們是做什麼來的？自然要幫幫閻羅王了，否則降妖捉怪的鍾馗兄弟豈不砸了招牌。」

這兩名少年一唱一和，說得煞有介事似的，他們那俊秀得處子般的五官也沒有閒着，四目斜睨，嘴角輕撇，目標所指，正是那羣身着藍袍之人。

行走江湖之人，觀察特別敏感，原先在座的兩名老客知道準會出事，連忙起身退出客堂，掌櫃的也一個勁的皺眉頭，現出一臉着急之色。

他們顧慮的不錯，吧嗒一聲巨響，七名藍袍人全部站了起來，那張被拍了一掌的桌面，杯筷跳起老高，地面上也傳出一連串的脆響。

「小兔崽子，你在說誰？」

喝問的是一個身材粗壯的漢子，論塊頭，三個黑衣少年合起來也不見得比他重了多少，他這一發橫，更是神威凜凜，兇像畢露。

但他喝問之聲甫落，忽然又是一聲慘嗥，巨大的身形倒了下去，連地面都砸得顫抖不已。

他身旁的藍袍人大吃一驚，急忙將他扶起一看，這一眼瞧去，竟然嚇得心頭一震。

原來是一雙竹筷端端正正的插在他雙眉之間，竹筷深入腦中，勿怪他只是吼了一聲便不再言語了。

藍袍人全部摘下兵刄，除了一名守着青衫少年，其餘五人一起向黑衣少年所坐之處逼來。

雙方相距八尺，藍袍人立定身形，為首的瘦長個子陰惻惻一哼道：「朋友是那條道路上的？咱們井水不犯河水，為什麼出手就傷了咱們兄弟一條人命？」

年歲最小的黑衣少年在掂着手中的一雙竹筷，對藍袍人那洶洶氣勢恍如未見一般。

此時目光一抬，像利刄般的眼神向瘦高個子冷冷一瞥，道：「黑衣幫，知道麼？閣下，至於為什麼出手傷人，那就要問你那位兄弟了。」

瘦高個子一怔，暗忖：「黑衣幫？我怎的沒有聽過，不管怎麼說，這小子殺了咱們一個兄弟，還叫我去詢問死人，秦嶺七傑幾曾栽過這麼大的跟頭？」

他雙目滾動之際，湧起一片殺機，道：「朋友能否報出你的萬兒？」

黑衣少年一指另一少年道：「他叫蕭巧，我叫蕭玲，要怎樣冲着咱們兄弟來好了。」

瘦高個子道：「好，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到外面比划比划。」

蕭玲道：「那敢情好，不過，你閣下總得讓咱們摸摸來路。」

瘦高個子道：「咱們麼？藍衣帮，名號是藍衣七傑。」

蕭玲向蕭巧扭嘴一笑道：「聽到了麼？大哥，他們也叫什麼藍衣帮呢。」

蕭巧道：「拾人牙慧，無耻小人罷了，別再浪費唇舌，趁早打發了事。」

這兩兄弟語音一落，身形驟起，一晃之間，便已穿門而出。

五名藍衣人原是圍在蕭氏兄弟桌前，他們要走，必得藍衣人讓開或先走才成。

現在只是黑影一閃，微風獵衣，輕笑之聲已由門外隨風傳來。

藍衣人神色一呆，他們知道遇上了十分可怕的勁敵。

不過秦嶺七傑不是嚇大的，他們過的橋比蕭氏兄弟走的路還要多，雖然他們的老四遭到暗算，也瞧出這雙少年的確不凡，憑他們哥兒幾個，這筆債說甚麼也得討它回來。

瘦高個子不愧是秦嶺七傑的老大，他掏出幾片金葉子丟給掌櫃的道：「麻煩你替咱們老四料理一下喪事，咱們兄弟如若不死，回頭再來問候掌櫃的。」

然後深深的對端坐桌前，紋風不動的那名黑衣少年瞥了一眼，再向其餘藍袍人一打手勢，便擁着青衫少年奔出店門。

店外一片山坡，是一個絕佳的搏鬥場所，蕭氏兄弟早已懷抱長劍，併肩而立，玉面之上，仍然含着輕盈的笑意。

藍袍人在蕭氏兄弟三丈之外便停了下來，瘦高個子向蕭氏兄弟瞥了一眼，道：「這兩名黑衣少年年歲雖輕，一身功力已達上乘境界，不過，咱們如若兩人聯手，我相信不會讓他們找到便宜，最可怕的還是店中那位……」

一名藍袍人道：「大哥不要儘長別人的威風，咱們秦嶺七傑的萬兒可不是一天闖下的。」

瘦高個子一嘆道：「七弟說的是，咱們兄弟縱過大風大浪，也會過不少高人，但人外有人，天上有天，憑老四的身手，怎能連人家一根筷子也避讓不過？唉，不是大哥洩氣，別人玩意太高，咱們不能不做最壞的打算。」

青衫少年冷哼一聲道：「總算閣下還有點自知之明，依我說，你們如果還有金葉子，最好趁早交給在下，萬一各位遭到不測，在下包管叫各位死後風光風光。」

秦嶺七傑的老七一聲怒叱，揮掌就向青衫少年的面頰抽去，瘦高個子伸手一攔道：「不要動怒，老七，咱們只要將他送到地頭，他這身骨頭還怕不一根一根的拆下來，現在老三老五去鬥蕭巧，我與老七去鬥蕭玲，只要咱們一纏上蕭氏兄弟，老二老六立刻帶這小子上道，不管咱們能不能趕來，你們兩個必須連夜趕路，只要闖過東陽關，咱們的接應就會到了。」

秦嶺七傑的老二道：「送人之事責任重大，小弟担當不了，大哥，咱們換一下吧。」

瘦高個子略作思忖道：「好吧，記住，你們只要支持頓飯時間，就不必再纏鬥下去了。」

秦嶺七傑的老二道：「知道了，咱們上。」舉手一揮，四條人影分別向蕭氏兄弟撲去。

蕭玲撇撇嘴道：「秦嶺七兇的萬兒原來是這麼闖出來的，大哥替我看着點，讓我去收拾他們。」

蕭巧道：「別浪費時間了，咱們還是一人兩個吧。」

蕭玲道：「你們就是不願吃點虧，好吧。」手腕一震，長劍顫起兩朵銀花，分別刺向迎面撲來的兩名藍袍人。

兩名藍袍人忽然左右一分，虎尾鞭順勢一帶，一走上盤，一襲足脛，避招還擊，使得俐落已極。

蕭玲叫聲「來得好」，旋身錯步，長劍急揮，以分光捉影的手法，同時斬向兩名藍袍人的脈門。

這一劍快如閃電，藍袍人的虎尾鞭還沒有遞到部位，森森劍氣已罩臨他們的腕脈。

他們大吃一驚，急挫腕撤招，倒退三尺，總算見機得早，沒將手腕賣給蕭玲。

不過如此一來，他們先機頓失，虎尾鞭使得呼呼直响，始終無法挽回他們的頹勢。

另兩名藍袍人對付蕭巧，處境似乎更遭，他們一招未出，便陷於十分險惡的處境。

在一旁觀戰的瘦高個子眉頭一皺，突然一指飛出，點上青衫少年的穴道，左臂一撈，挾起青衫少年，道：「老六！咱們走。」

他不管四名兄弟的死活，縱身就向一

片森林撲去，速度之快，宛如一縷青烟。

竄進森林裏他們仍不停的飛馳，直待越過兩重山頭，他奔走的速度才慢下來。

老六追上幾步，用衣袖抹了一下額頭的汗水道：「大哥！歇一下吧，我想不會有人找的到咱們的了，咱們喘口氣也好等等二哥他們。」

瘦高個子將青衫少年置於一塊山石之上，道：「好的，咱們等等老二。」

此人不愧是老大，功力較老六高明得很多，他雖然帶着一個人，情形並沒有老六狼狽。

老六喘息一陣，道：「大哥！黑衣幫究竟是怎樣一個組織？」

瘦高個子道：「據我猜想，那兩名少年必然是在胡說八道，黑衣幫擁有如此驚人的高手，江湖上怎會沒有人知？」

「哼，不知道就是孤陋寡聞，虧你秦嶺七兇還是江湖上的知名人物。」

這幾句來得十分突然，瘦高個子及老六竟驚得一起跳起來。

當他們回頭一瞥，又身不由己的連退數步。

這當眞是怕什麼有什麼，他們嘀咕店中的黑衣少年，此時現身的偏偏正是他。

不僅如此，更驚人的是黑衣少年的身旁，還站着他們的俘虜青衫少年，瞧他那雙英氣逼人的雙目，可能穴道已被解開。

一個黑衣少年，他們已經頭皮發炸，如果青衫少年的功力已復，他們眞箇死無葬身之地了。

可是事到如今，光怕也不成，於是，瘦高個子雙拳一抱道：「朋友！秦嶺兄弟與黑衣幫素無過節，朋友要管閒事可以，何必這般趕盡殺絕！」

黑衣少年道：「誰叫你們自作孽的，這可不能怪我。」

瘦高個子道：「怎麼說？」

黑衣少年道：「按秦嶺七兇的素行，已有取死之道，你們再投靠東廠，狐假虎威，成天盡做些喪天害理之事，那就更死有餘辜了。」

瘦高個子面色一變道：「你是誰？」

黑衣少年道：「你不是已經知道咱們黑衣幫麼？何必再明知故問！」

瘦高個子解下虎尾鞭道：「朋友既一再相逼，咱們只好在武功上一分高下。」

黑衣少年道：「很好，請賜招。」

這位黑衣少年約莫十八九歲，說起話來仍是一副嬌甜的嗓音。

他戴着一副人皮面具，無法瞧到他的廬山眞面目，但風度高華，舉止沉穩，任何接近於他的人，都會自然生出一股肅然的感覺。

他使用的兵刃，更使人大爲詫異，一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竟會以紅綾作爲武器。

那截紅綾全長一丈二尺，在一丈處分爲兩條，綾頭繫着兩隻精芒奪目的燕子，鑄造精美，栩栩如生。

秦嶺七傑的老六道：「大哥，讓小弟先上。」

瘦高個子道：「好，你小心一些。」

老六道：「小弟知道。」

在秦嶺七傑中，除了老大巴隆，論機智，要算老二祝明，論武功，則以老六陳蒼最爲出色，陳蒼挺身請戰，巴隆自然願意叫他一試。

拍的一聲，虎尾鞭在空中爆起一聲巨響，然後繞了一個圓週，忽然向黑衣少年的肩頭掃去。

此人出手一招，便具有不凡的聲勢，而且他是身隨鞭進，欺近黑衣少年三尺之內，那丈二長短的紅綾雙燕，就無法發揮它的長處了。

黑衣少年肩頭一晃，像巧燕般旁移五尺，紅綾帶一帶，雙燕銳嘯着向陳蒼的雙目啄來。

陳蒼身形微俯，騰身急竄，虎尾鞭一挺，當作長槍猛搠黑衣少年的前胸。

他的戰法是想與黑衣少年近身搏鬥，紅綾帶利在遠攻，近身搏鬥，則虎尾鞭將佔盡便宜。

他們這一搭上手，不僅雙方都在搶制機先，實際上他們是在爭取距離而互相追逐，纏鬥十餘招，爭取距離的形勢仍未改變。

忽然，黑衣少年一聲清嘯，身形像螺旋般向空中飄了起來，紅綾帶一收一吐，以居高臨下之勢，纏向陳蒼的頸項。

雙燕飛舞，聲如笛鳴，這一招凌空下擊，具有泰山壓頂般的威勢。

陳蒼哼了一聲，虎尾鞭貫足內力，向紅綾帶迎擊上去，他是仗着身大力強，想纏上紅綾帶與黑衣少年比比內力。

噗的一聲，鞭帶迎個正着，可惜陳蒼的鞭是擊在紅綾帶的分岔之處，這位秦嶺七傑中的老六，犯了無可挽救的錯誤。

虎尾鞭是纏上了紅綾帶，却沒有纏着分岔以後的兩尺帶頭，只見雙燕嘶風，急如閃電，噗噗兩聲，燕咀已一起嵌入陳蒼的左右太陽穴上。

紅綾輕抖，黑衣少年將雙燕收了回去，兩股紅色的噴泉便由陳蒼的太陽穴湧了出來。

秦嶺七傑的老大巴隆面色一變，虎尾鞭帶起凌厲的勁風，向黑衣少年當頭猛砸，口中同時狂暴的吼叫道：「小賊你太狠了，秦嶺七傑與你勢不兩立！」

黑衣少年身形一擰，讓過巴隆的虎尾鞭，左手食中二指一駢，猝然划向巴隆的脈門。

巴隆大吃一驚，他估不到黑衣少年的身手竟如此高明，不過，沉腕挫臂，挺鞭疾刺，同時鞭頭一顫，一團精光奪目的鞭花急襲黑衣少年的前胸。

此人避招還擊，一氣呵成，一條虎尾鞭已達到爐火純青的極高境界。

遇到頗堪一戰的強敵，黑衣少年也不敢太過大意，他右臂一挽，將紅綾帶縮至三尺，籫腕一抖，雙燕絲毫不差的砸在鞭頭之上。

叮叮噹噹一陣脆响，虎尾鞭被封了回去，黑衣少年爲閃避雙燕反彈之力，也向後面倒退三尺。

巴隆爲殺弟之仇，出招狠毒無比，這場搏鬥，更顯得驚心動魄，連旁觀的青衫少年都暗暗揑一把汗。

三十招以後，黑衣少年已然取得主動，雙燕翩飛，奇招百出，巴隆雖力圖反攻，却心餘力拙，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

剛剛滿五十招，黑衣少年忽然一聲清

叱，雙燕一分即合，猛向巴隆的太陽穴啄去。

這正是陳蒼適才致命的一招，巴隆曾經目覩，自然不肯再陷覆轍。

虎尾鞭倏的一揚，纏上了左面的金燕，同時錯步旋身，向左急閃。

按說，他這應變的招式，是不該有問題的，誰知黑衣少年已算準了他會如此閃避，左掌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斜斜向下一揷，正迎上巴隆轉過來的身體。

一聲悶哼，這位秦嶺七傑的老大，步上了他六弟的後塵，雙目睜得大大的，一副死而不甘的神色。

黑衣少年收起紅綾雙燕，回頭對青衫少年道：「幫幫忙好嗎？死者入土爲安，咱們總該有點慈悲心腸。」

青衫少年道：「你歇歇，這事交給我辦就是。」

他拾起巴隆的虎尾鋼鞭，灌注內力，掘了一個大坑，將巴隆兄弟埋了起來，這一陣忙亂，他的額頭已現出汗水。

黑衣少年不安的道：「我沒有想到你的體力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

青衫少年淡淡一笑道：「這算不了什麼，我還支持得住。」

黑衣少年道：「我知道，否則，你就不配稱天壤王郎了。」

青衫少年長長一吁道：「天壤王郎的招牌已經砸了，姑娘還提它做甚。」

原來黑衣少年是萬飄萍所改扮，青衫少年自然是王岩了。

王岩的意志消沉，萬飄萍頗不謂然，柳眉一揚，道：「天壤王郎該是經過大風大浪，提得起，放得下的一代豪俠，難道這一點波折，就能擊破你的壯志雄心？」

王岩劍眉一掀道：「王某不敢以豪俠自居，但也不致自甘菲薄，援救之德，容圖後報，王某就此告辭。」

萬飄萍愕然道：「怎麼啦？王大俠，你似乎在生小妹的氣？」

王岩淡淡道：「王某一個江湖浪子，怎敢對侯門千金生氣！」

萬飄萍呆了一呆道：「我明白了，王大俠敢情是怪小妹不辭而別？」

一頓接道：「那時事出突然，無暇向王大俠解說，爲了淆惑敵方耳目，不得不要了一記花招，坐下來，王大俠，當你明白小妹那時的處境之後，你就不會責怪小妹了。」

對萬飄萍的懇切陳詞，王岩實在不忍峻拒，他終於在她身旁坐了下來。

忽然兩條人影，捷如流星，向他們坐處急馳而來。

萬飄萍微微一笑道：「兩個丫頭來了，待會咱們再慢慢的聊。」

來人果然是身着黑衣，邀鬥秦嶺七傑的蕭氏姊妹，她們向萬飄萍及王岩一禮道：「見過小姐公子。」

萬飄萍道：「都收拾了麼？」

蕭巧巧道：「幾乎溜了一個，總算沒有讓他逃出手去。」

蕭玲玲道：「現在前不够村，後不够店，咱們到底去那兒歇息？」

萬飄萍道：「咱們在姑娘店殺了人，爲了避免麻煩，還是趕到東陽關去吧，如果途中碰到農家獵戶，借宿一宵也可以，王天俠以爲如何？」

王岩道：「在下完全同意。」

於是，他們以不急不徐的速度，一直奔向東陽關，到達關外，天色纔只三更向盡，好在關外住有居民，經過一番洽商，總算找到勉强寄身之處。

翌晨他們進東陽關，吃過早餐之後，又再在客棧安歇，這是萬飄萍的主意，因爲王岩需要調養，她也有事對他解釋及磋商。

在客房，蕭氏姊妹奉上香茗之後便退了出去。

萬飄萍瞥他一眼，長長嘆息一聲道：「家父誤殺常太監之事，估不到演變得出人意外的複雜。」

王岩道：「奪權之爭，本來就是一件複雜之事，如今更牽扯到江湖之上，自然變幻多端，出人意表了。」

萬飄萍一怔道：「天壤王郎果然名不虛傳，你還知道些什麼？」

王岩道：「這是一件極端嚴重的奪權之爭，主持這項陰謀的，必是一個地位崇高，而又神秘莫測的人物。」

萬飄萍道：「不錯，五原王就是一個態度暧昧之人。」

王岩道：「怎麼說？」

萬飄萍道：「他口頭上同情我爹，在案情上又力主秉公辦理，因而連皇上及我姑母都對他無可奈何。」

王岩道：「五原王根本就是一個問題人物，他那暧昧的態度自在意料之中。」

萬飄萍道：「你是根據什麼，如此推斷？」

王岩道：「第一，卞絲珠是借刀殺人的眞兇，但她也是受人利用的受害之人，可能利用她的是她師兄，而那人却已投入五原王府，其次就是蘭陵郡主了，妳不認爲她涉足江湖有失常理？」

萬飄萍點頭道：「是的，我也認爲以郡主之尊，似不應爲常太監之事而涉足江湖。」

王岩道：「還有，卞絲珠已然失踪，我担心她會被殺人滅口。」

萬飄萍一驚道：「那就遭了……」

王岩道：「什麼遭了？」

萬飄萍道：「我爹爲感謝卞絲珠協助平亂之功，嘗將御賜羽林箭贈給她做爲紀念，現在風聞有人要落井下石，檢舉我爹擅將御賜之物贈給一名異族女子，我爹不僅犯了欺君之罪，還有勾結外族，陰謀不軌之嫌，小妹重入江湖，就是爲了討回那隻羽林箭。」

王岩道：「卞絲珠既已被擄，羽林箭很可能已經落入別人手中。」

萬飄萍愁容滿面道：「怎麼辦？王大俠，我爹是無辜的。」

王岩道：「我知道令尊確然無辜，而且他還是安定當今朝廷的主要柱石，但陰謀者處心積慮，一切作爲都是謀定而後動的，扳平令尊的寃獄，將是一件極端困難之事。」

萬飄萍道：「王大俠，你不會見死不救吧！」

王岩道：「不要這麼說，姑娘，對朝廷來講，王某只是一個低賤的江湖草莽罷了，不過，在下仍願竭盡棉力。」

萬飄萍道：「謝謝你，王大俠，你說咱們今後應該怎樣進行才對？」

王岩道：「本案重心似已移往京師，咱們也應該在京師着手偵察，但秦嶺七傑却將在下刼來晉地，似乎朝廷奪權之爭，與江湖朋友仍有密切的牽連。」

萬飄萍道：「王大俠說的是，小妹也有同感。」

王岩道：「姑娘發現了什麽？」

萬飄萍說道：「江湖之上，有一個極端詭秘的門派，潛力之大，足可以左右全局。」

王岩一怔道：「姑娘說的是一些身着藍袍之人？」

萬飄萍道：「藍袍人是東廠網羅的高手，他們只是受五原王的利用，還沒有與江湖中人公然勾結，小妹說的是另一批身手奇高，行動詭秘之人。」

王岩道：「那是說皇上蓄養的特殊人物東西兩廠，都被五原王所掌握了。」

萬飄萍道：「不，五原王只能與東廠暗中勾結，調配西廠的權力，除了皇上就只又有家姑母了。」

王岩啊了一聲，暗忖：「一王一妃分別掌握兩個具有特殊權力的機構，如此朝廷，還能不變亂迭起！」

萬飄萍續道：「王大俠必會懷疑西廠高手尙出雲曾經跟隨蘭陵郡主之事，後來家姑母告訴小妹，才知道那是她老人家的安排。」

王岩道：「原來如此，令姑母能控制西廠，必是一個非常人物。」

萬飄萍道：「姑母家對文事武功均有超人的成就，因此她老人家能够博得皇上的喜愛，唉，家父如非她老人家暗中支援，只怕早已寃沉海底了。」

王岩問道：「令尊當眞已被人所刼持麽？」

萬飄萍道：「那是家姑母佈的疑陣，是獲得皇上及五原王的同意才如此做的，其實家父已移居五原王府，現由五原王監管並負責他的安全。」

王岩先是一怔，繼而哈哈一笑道：「好手法，看來令姑母確非等閒，那麽姑娘在接近京師之時不告而別，以及此次再入江湖，八成是令姑母的安排了。」

萬飄萍道：「是的，當家父移居王府之後，小妹可能成爲敵人傷害的對象，因此……」

王岩道：「這就使在下難以理解了，姑娘重入江湖，就不怕敵人加害了麽？」

萬飄萍道：「小妹有備而來，自然會做好安全部署，何況羽林箭關係重大，冒些險也是值得的。」

王岩道：「那麽，在下應該恭喜姑娘了。」

萬飄萍一嘆道：「一個家庭殘破的纖纖弱女，有什麽值得恭喜的？」

王岩道：「有備無患，是成功的秘訣，姑娘準此而行，令尊的沉寃，自不難迎刃而解。」

萬飄萍沉默半晌道：「世事波譎雲詭，成敗難以逆料，而且咱們遭遇的敵人，江湖上可能史無前例。」

王岩道：「姑娘說的是，那夥身手奇高，行動詭秘之人，姑娘可知道一點蛛絲馬跡？」

萬飄萍道：「據小妹所知，這批神秘人物，經常在晉陝一帶出沒，秦嶺七傑擄獲王大俠偏偏解來此地，如果不是巧合，就有點耐人尋味了。」

王岩略作思忖，忽然微微一笑道：「姑娘能够回復女裝麽？」

萬飄萍一怔道：「做甚麽？」

王岩道：「姑娘國色天香，風華世所罕見……」

萬飄萍道：「王大俠是否要以小妹作餌？」

王岩道：「在下決無褻瀆之心，姑娘千萬不要誤會。」

萬飄萍道：「小妹怎敢如此不明事理，不過，江湖上一旦發現小妹的身份，麻煩之事只怕會接踵而來！」

王岩道：「這個也是，那麽咱們只得暫作分離了。」

萬飄萍道：「爲什麽？」

王岩道：「因爲在下是東廠鷹犬緝捕的對象。」

萬飄萍道：「小妹縱然回復女裝，對東廠緝捕王大俠之事仍然毫無裨益。」

王岩道：「姑娘作餌，在下便可以喬裝改扮。」

萬飄萍道：「王大俠如若認爲必要，小妹回復女裝就是。」

王岩道：「不必了，咱們只要保持相當距離，我想不會有什麽重大困難的。」

萬飄萍道：「王大俠說的是，如若當眞遇到重大困難，咱們可以再作商議。」語音一頓接道：「咱們明日怎辦？」

王岩道：「先去黎城，再沿襄垣直趨太原，如仍無所獲，只好返回京師了。」

萬飄萍道：「好的，王大俠歇息吧，小妹不打擾了。」

她立起身形，緩緩向房門口走去，忽然，她脚下一窒，擰轉身軀，說道：「王大俠……」

王岩道：「姑娘還有什麽指示？」

萬飄萍道：「王大俠願不願意加入黑衣幫？」

王岩一呆道：「當眞有個黑衣幫？」

萬飄萍道：「是的，小妹現任黑衣幫左護法之職。」

王岩道：「黑衣幫必是一個新興門派，幫主是誰？」

萬飄萍道：「對不起，王大俠，不得談論幫主，是敝幫幫規之一，小妹縱然知道，也不敢告訴於你。」

王岩道：「既是幫規限制，在下不問就是，不過，在下疏懶成性，不想無緣無故的找來一個頂頭上司。」

萬飄萍道：「黑衣幫的上司，也是屬下的朋友，而且它是一個爲正義而奮鬥的組織，王大俠不想獲得患難與共的朋友，以及爲正義而奮鬥麽？」

王岩道：「這個麽，在下當然願意，只是……」

萬飄萍道：「王大俠先歇息吧，咱們晚上再談。」嫣然一笑，閃身退出房去。

萬飄萍的倩影早已消失，王岩仍在思緒紛擾之中，他實在太過意外了，侯門千金，怎會當上一個江湖門派的左護法？那麽她所說的是安全佈署，必然是指黑衣幫做她的後盾了。

良久，他又搖搖頭啞然一笑，因爲打從他捲入這場糾紛開始，那一件不是意外中的意外，不可能的可能？

追求新奇，蹈危履險，這本就是天壤王郞的個性，他相信黑衣幫決不是一個平常的幫會，放棄參加的機會，豈不十分可惜。

因此，他決定參加，只要萬飄萍能答允他的條件。

打定了主意，也撇開了思緒的紛擾，立即澄心定慮，開始調息起來。

一天的時辰，幾乎都在調息中渡過，當夜色再度降臨之前，他終於恢復了他旺盛的體力。

晚餐之後，萬飄萍如期而至，她那雙帶着期望的眼神向王岩深深一瞥道：「想通了麽？王大俠。」

王岩道：「想通了，在下接受姑娘的意見。」

萬飄萍歡然道：「眞的？」

王岩道：「眞的，不過在下還有幾點要求。」

萬飄萍道：「說吧，王大俠，只要不太困難，小妹可以酌代幫主應允。」

王岩道：「第一，如果黑衣幫並非一個行俠仗義的組織，在下就要立卽退出，第二，違背良心道德之事在下不幹，第三，在下並不是賣給黑衣幫，個人行動應有絕對的自由。」

萬飄萍道：「第一二兩條，小妹可以代幫主答允，至於第三條麽……」

王岩淡淡道：「買賣不成仁義在，萬姑娘不必爲難。」

萬飄萍道：「王大俠不要誤會，小妹只是希望你將第三條修正一下罷了。」

王岩道：「怎樣修正？」

萬飄萍道：「王大俠如若加入黑衣幫，就是本幫的份子之一，組織重在團結，個人自由應爲團體而犧牲，再說幫衆個個行動不受幫主拘束，那就不成一個幫會了，你說是麽？王大俠。」

王岩道：「如此說來，在下只得犧牲自由了。」

萬飄萍道：「也不是全部犧牲，在幫主沒有任務交待之時，王大俠仍可按個人意志行事。」

王岩道：「好吧，在下加入了。」

萬飄萍道：「謝謝，待小妹請示幫主之後，再聽候指示擧行入幫大典。」

王岩道：「還有這麽多的麻煩？」

萬飄萍道：「國有國法，幫有幫規，黑衣幫不是烏合之衆，自然有它的一套法則。」

王岩哈哈一笑，道：「既然套上了籠頭，那只好聽任擺佈了，姑娘還有什麽吩咐？」

萬飄萍道：「吩咐不敢當，小妹相信王大俠在本幫的地位，絕不會在小妹之下的，說不定今後還要王大俠照顧呢。」

王岩道：「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在下的心願如此而已，至於名位麽，在下這身懶骨頭實在承當不起。」

千百年來，有幾人能戡破名利二關？

這大千世界之中，那一處不是追逐名利的場所？

王岩鄙視名利，却以滿腔熱血，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難道他是一個超人？

因而，萬飄萍雙目大張，兩股異樣的光芒，投射到王岩那秀挺明朗的面頰之上，良久，她螓首一垂，以柔若春風的口吻道：「你實在是……只是……」身形倏的一旋，像激箭般奪門而出。

王岩沒有半分移動，像木雕泥塑般挺立着，他的目光依舊瞧着那半閞着的房門，投向那深沉的，遙遠的夜色之中。

他在回味着「你實在是……只是……」這兩句斷語，好似一個考場的學生，要塡上斷語才能交卷似的。

終於，他若有所得，唇邊擁來一絲笑意，帶着它進入美妙的夢境。

× ×

太原府，五代後唐建爲西京，同時北漢定爲都城，它形勢的險要，物產的富足，由此可見一般。

此時的太原府，是一個民風强悍的所在，强悍並不是不講理，只是喜愛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罷了。

天香樓，是太原府數一數二的大酒樓，到這兒來的顧客，除了權門豪貴，就是富商巨賈，一般升斗小民是不敢來此間津的。晌午時分，王岩一襲靑衫，步履從容的走進天香酒樓，樓下只有六成座，他偏偏昂首上樓，硬往人堆裏擠。

樓上幾乎座無虛席，要找一個單獨的座位還頗爲不易。

忽然他目光一亮，向左角邁步走去。那兒坐着一位身着天藍長袍的老人，胸前飄着一尺長短的黑髯長而且濃，飲食之際頗爲不便，因而他以一對金鈎將黑髯掛於左右雙耳之上。

在當代武林之中，有一位名震寰宇，威懾八荒的武林異人，據一般傳說，他一身功力已到奪天地造化，練成金剛不死之身。他嫉惡如仇，却不顧伸手管武林中的閑事，而且只知有我，不知有人，你縱然遭遇人間極度悽慘之事，在他身前跪上三天三夜，他也不會稍動惻隱之心的。

但如果你開罪於他，縱使是鷄毛蒜皮之事，他可能也會拆掉你一身骨頭。

如果你說他是惡人，不對，因爲他從不爲惡。

你說他是好人麽？也不對，在他有生之年，從來沒有做過一釘點的好事。

他是誰？金鈎李，一個很少涉足江湖的絕代奇人。

現在坐在左角上的老者，不正是一個金鈎勾着他那美麗長髯麽？他會不會就是金鈎李，那個極端自私武林怪人？

不管他是不是金鈎李，整個酒樓之上，沒有一個敢接近於他，敬鬼神而遠之，這是我們祖先世代相傳的處世哲理。

然而，世間偏偏就有那麽些不知死活的楞小子，王岩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走到金鈎李的對面，一聲不响，便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

「喂，伙記。」

「來啦，大爺有什麽吩咐？」

「來點香酥肘子，脆皮鷄，咳，還樣吧，你跟大爺來十二個最好的菜，五斤最上等的酒，要快。」

（未完）

新穎武俠奇情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滄海盟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邱長亭暗隨費星斗之後，跟踪他來到藏寶的出口處，驀見紀澹梅現身攔截，費星斗擲出迷彈，使得紀澹梅萎頓倒地，費星斗向紀澹梅大施輕薄，邱長亭現身把費星斗擊傷，爲照顧紀澹梅，竟給了費星斗逃生之機，邱長亭抱着紀澹梅來至後山，不料爲紀軒跟踪來到，邱長亭應敵經驗不足，爲紀軒所傷，邱長亭逃返房中，紀楓爲他包紮後，忽聽人聲嘈雜，郭美如闖將進來，說有外人來犯，邱長亭出視，遇風來順命他率領十名精通水性的大漢，往發動水雷埋伏，以阻來船侵入——

情深情天恨

邱長亭帶領着十名大漢來到岸邊，却見郭美如率領着十數名箭手，已自散開各處，另外謝五湖更率領了二三十名精壯漢子，涉水而立，各人刀劍出鞘，準備隨時迎接着意圖登岸的敵人。

雙方的勢子，劍拔弩張，一觸卽發！

河岸上插立着一排百十根飽受油脂的火把，劈劈拍拍的燃燒着，在此秋日凌晨，更顯得氣氛肅殺之極！

邱長亭率領着十名精通水性的小盜來到了河岸，他還記得當日所設計的火藥綫管埋藏之處，命令小盜掘出來備用！

他打量着敵人來勢兇猛，本島方面是否能招架得住，尙還不敢斷言！

血債血償還

十二艘來船之中，有八艘只是漆着黑色的，船桅上飄着紅色的旗幟！

邱長亭仔細辨認之下，可以看出旗子上繡有「天南」二字，他立刻會意得到，這八艘來船必是紀軒所策劃，把天南一派弟子聚結齊全，傾力來犯，至於另外四艘船，看來却是不像！

另外的四艘船，船身一律是原來木色，不着油漆，式樣也不一樣，船桅上所飄的旗幟，却是白色的，上面繪製的圖案，却是一隻黑色的蝙蝠。

每一艘船上，都佇立着二三十名不等的漢子，燈光，刀劍光，晨曦，海水……交織成一幅凌人的恐怖圖畫，那些個活生生的持刀勇士，不知有多少，卽將在首次的接觸裏濺血海水，棄屍黃河！

晝光漸次的開展着，使得岸上，船上的燈籠火把成了失色的點綴！

來船終於逼近了。

眼力好一點的，甚至於都可以看清楚對方船上站着些什麼人！

邱長亭看見正中的一艘白木大船上，有一個灰袍的單目老者，像是對方一個首腦級的人物！

這人六十來歲的模樣，面目黝黑如炭，火眼紅唇，虬髯如蝟，那瞎了的一隻眼上貼着三角形的一塊膏藥，只見他大剌剌的坐在一張靠背椅上，面前置有一個方桌，桌子上放着一把碧光閃爍的「九齒八耳大環刀」，另有一盞黑色的雕弓，和滿滿的一袋箭。

邱長亨看見了，他身旁的焦天化也看見了。

焦天化緊緊依偎着邱長亨站立着，風來順，曹三錘，秦無影這幾個人，也都散立在附近，每人臉上，都像罩着一層霧也似的冷酷！

「我當是誰呢！」焦天化冷笑道：「原來是這個老不死的鐵瞎子！」

邱長亨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來船，監視着對方的船只要一入爆炸圈，即可用埋伏的水雷炸他們一個落花流水，雖然身邊所站立的，同樣的是該殺的敵人，可是他必須要使他們雙方看來實力相當，這樣才能坐收漁利！

秦無影咬着牙在附近答腔道：「該死的鐵瞎子，他也來淌什麼混水！」

風來順冷笑道：「這個老小子是出了名的手狠心辣，一手神箭更是百發百中，都要防他一防！」

說話間，那個叫「鐵瞎子」的獨目老者，已經霍地站起身來，一手拿弓一手抓箭，他嘴裏低聲說了一聲什麼，站在他身邊的一個白衣漢子，忽的揮了一下手裏的三角令旗，嘴裏叱了一聲。

陡地左面第一艘船快速的切了進來！

邱長亨作了一個手式，負責點火的第一名漢子，已經點着了第一根火捻。

火光一現即隱，也就在此刻，對方令船上那個獨目老者已然發箭，弓弦一響，那名點火的漢子，應聲而倒，却被那獨目老者一箭正好射中咽喉，倒斃沙灘。

緊接着第二箭，第三箭，各中二人，相繼翻倒岸邊，獨目老者一手神箭，果然名不虛傳！

只是就在此一刹那，第一枚水雷爆炸了，但聽得「轟隆！」一聲巨响，白浪滔天裏，那艘切入的大船，頓時被炸了個粉碎。

船上人紛紛落水，有的血肉橫飛，有的身首異處，僥倖不死的，在水裏掙扎着高呼救命！

持弓的鐵瞎子大概已經猜想到對方有水雷埋伏，却未曾料想到這等厲害，一時間爲之瞠目變色，却也憤怒到了極點。

只見他大聲喝叱着，身邊那個傳遞號令的白衣弟子，雙手交叉着揮動旗幟，下剩的十一艘大船，同時前進，全速向着岸邊上襲來。

邱長亨一聲令下，所有的火捻子，全都燃着了，海面上，立時响起了連串的巨雷——

一時之間，天搖地動，巨浪排空。

十一艘大船，立時有半數被擊沉海面，在一片人聲鼎沸裏，下餘的五六艘大船，已然搶上了河灘。

風來順怒叱了一聲，率先迎上去。

雙方一觸即發遂即展開了一場激戰。

風來順首先襲到，他施展了一手燕子三抄水的輕功絕技，起落間快若鷹隼般的已經撲上了主船。

手持雕弓的獨目老者冷笑一聲道：「風老兒看箭！」

弓弦响處，一箭直奔向風來順面上射來，却爲風來順大袖一揮把來箭拂落，他就勢身子前衝，一口青鋼長劍，長虹貫日般的，直向着那獨目老者前胸扎去！

獨目老者叫鐵中元，早年已是揚名黑道的一名巨寇，所施兵刃「九耳八齒大環刀」，其上招法精湛，大有以一當百的威風。

這鐵中元自從中原無法立足之後，遂即改向海上發展，其手下弟兄諸如「十二小瘟神」者流，武功皆非泛泛，這一股惡勢力自從改向海面發展之後，不出一年，在中國南海上已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成了名符其實的海盜集團。

這一幫子人以「黑蝙蝠」爲標誌，來往客商船旅，一經提及「黑蝙蝠」三字，無不胆戰心驚。

「天南派」掌門人紀軒決心要拿下靑沙堡，才不惜一切，勾結了蝙蝠帮大舉來犯。

鐵中元自恃武功高强，經紀軒一拉即合，初未料到盤踞灣島的一干匪人是什麼路數，一口答應，事後知道是風來順一干强人之後，才不禁有些後悔，可是由於一向自負，又經紀軒許以重酬，才不惜一切予以支持，想不到一上陣，船還未經靠岸，已犧牲了半數弟兄，偏偏被炸的六艘船中，竟有三艘是自己手下船隻！

鐵中元外號人稱「海霹靂」，這一下子不禁激發出怒火萬丈，決心與對方一爭死活！

風來順的劍勢一到，鐵中元左手五指向外一翻，猛的向劍上抓來。

這一手自是大出風來順意外，等到他霍然發覺到鐵中元左手上戴着一隻黑光閃爍的手套時，才知不妙，只聽得「嗆啷」一聲，已被對方抓了個正着！

風來順左手一拋，叱道：「着！」疾風中，尖尖五指，直向鐵中元前胸上扎來，鐵中元冷笑一聲，手上鋼刀匹練般的劃出了一道銀光，向着風來順連肩帶腕的斜劈了出去。

刀光如電，冷氣襲人！

風來順吃虧的是上來輕敵，一身武功無從施展，眼看着即將濺血對方刀下——

陡地人影一閃，一人自空而降，這人在空中的身子極其快捷，起落間已落在了「海霹靂」鐵中元背後。

來人是焦天化，一身武功不下於風來順，這時身子方一下落，雙掌一合用「童子拜佛」的招式，陡地合掌，直向着「海霹靂」鐵中元背後擊去。

「海霹靂」鐵中元一聲厲吼，把遞出的刀生生的擺了回來，足下用力一頓，已向岸上撲來。

風來順，焦天化一左一右，循着他的背後，猛襲過去，三人前後來到了沙岸——

是時來船全數泊岸，負責弓箭的郭美如，及一干箭手，紛紛發箭，飛矢如雨，當場射殺了多人，奈何敵人太多，刹息間已有百十名漢子奔上了沙灘。

涉水迎敵的謝五湖呼嘯着奔上，帶同一干手下在淺水中迎戰着來敵。

刹時間，現場一片混亂，刀光劍影喊聲震天的打殺在一塊。

敵人來犯者足有五百之衆，只是中途遭水雷攻擊，當場就炸死了百十名，另有近二百名落水，只是其中甚多皆通水性，這時相繼向岸上泅來。

相形之下風來順之一幇有見絀之勢。

邱長亨冷眼旁觀，似有削弱敵人一部份實力的必要，當時一聲命令，率領着數名精通水性的小盜縱身入水，趨前迎戰。

海面上飄浮着一層淡淡的輕霧，東方已然大白——

邱長亨如龍似蛟的一馬當先，首先迎着敵方一名赤膊的大漢，那漢子施展的是一對分水蛾眉刺，顯然是一名水中高手。

邱長亨認定了要拿此人試一試新得之劍，那人似乎也選擇了他爲下手的對象。

彼此一照面之上，那漢子突地扎了個猛子潛入水中，邱長亨忙即伏身入水，果然那漢子一臉凶悍，活似一條巨鯊般的向自己面前游到。

來人複姓尉遲單名一個龍，在蝙蝠帮也算是一個人物，外號人稱「分水牛」，水功極佳，想不到一上來却會碰見了邱長亨這個勁敵。

「分水牛」尉遲龍的一對蛾眉刺由正面刺來，一上一下，一點咽喉，一刺小腹，來得又疾又快，邱長亨向內一收腹，看似被他蛾眉刺刺了個正着，其實還差着甚多，他身子就勢向下翻了個觔斗。

尉遲龍心裏一怔，足下踹水，陡地欺身而近，想要看上一個淸楚，就在這一刹間，邱長亨蜷曲的身子，陡地一個伸展，掌中劍向外一指。

須知邱長亨此刻功力早已不同凡响，內悉功力固是驚人，掌中劍又是前古神兵，此刻內力一經貫注，頓時顯出此一利劍之不同一般。

尉遲龍但見白光一道，由對方劍尖上匹鍊般的暴射而出，還不知是怎麼回事呢！已爲劍光迎身而過，頓時間劈爲兩斷。

濃血把碧綠的海水都染紅了。

邱長亨對於這口劍的威力大感驚訝，殊不知其本身功力已臻化境地，散花飛枝亦能傷人於百步以外。

他足下猛力的踹着水，把身子穿了出去，探出頭吸了一口氣，只見隨同自己而來的一行小盜，已與對方多人在水面上展開激戰。

邱長亨有了對敵的經驗，一時信心大增，雙足在水面上力踹之下，如猛龍過江，海面上激起了一道白綫，在對方尚未看淸是甚麼玩藝的當兒，他已來到了面前，掌中劍飛捲着如經天長虹，刹時間已爲他斬殺了六七名頑敵。

和他同行而來的幾名小盜，眼見他如此神勇，俱都嚇得呆住了。

邱長亨一鼓作氣的又殺了多人，才快速的向岸上游去。

是時河岸上戰況激烈，敵方陣營內由於折損了不少人，現在看上去雙方實力相當，正因爲實力相差不多，打起來才格外的猛烈。

被稱作鐵瞎子的鐵中元，一口九耳八齒大鐶刀更是霍霍生風，威風八面，在他耳側一個毛茸茸亂髮不修的漢子，施展的是一根「虎尾三截棍」，一經展開，如龍鬧空，如蛇行波，這人乃是鐵瞎子手下最得力的人士之一人稱「追魂棍」許捷三。

他這根「虎尾三截棍」，迎戰着焦天化的一對判官筆，雙方打得十分猛烈。

風來順的一口青鋼劍和鐵瞎子的大鐶刀打得更烈，另外曹三錘的一口摺鐵刀和一個黃衣矮子的一雙七首戰在一團，大家捉對兒的厮殺着，沙岸上，海水裏，到處是兵刄交映的寒光喊殺聲更是驚心動魄。

邱長亨泅水登岸，躍上一堵岩石，一眼就見郭美如以一敵二，手中一對七首，迎戰着兩個貌相猙獰的黑衣矮子。

兩個矮子一望即知是一對孖生弟兄，歲數約在四十左右，兄弟二人每人施展着一口彎如殘月的「鈎鐮刀」，翻騰縱伏，起落進退，如同一致。

尤其可觀的是，這兩個人嘴裏所發出的叫囂怪異之聲，令人耳鼓發麻。

郭美如一對短刀上的功夫雖是不弱，可是在這雙矮子的鈎鐮刀之下，可就相形見弱了許多，身上多處衣衫破裂，已掛了彩。

一雙矮子似乎貪圖着郭美如的美色，是以並未下殺手，借以哄笑取樂。

邱長亨雖說不上對郭美如有什麼特別好感，但是對方一直關心照顧着自己，却是眞的，自然不忍看她飽受凌辱，喪命在這雙矮子手裏。

二矮子一名刁風，一名刁雨，人稱「南海雙煞」，和紀軒有點交情，是以請來助陣。

刁氏兄弟在黑道上是有名的貪財好色，這一次答應助拳，主要的還是垂涎上那批傳說的珠寶，雖然自知兄弟二人實力單薄，却也心存着分羹一匙的心意，想不到一上岸就遇見了郭美如那等稱心的美女。

如以雙矮昔日作風，這等絕色美女，必當視爲拱璧，那裏忍心加害？只以一經交手才發覺到郭美如武功甚是了得，刁風一時大意，首先左臂爲七首劃了一道口子，這麼一來雙煞才知道對方厲害，非易與之輩。

此刻刁風側面疾滾而進，鈎鐮刀由下而上，只一展已勾住了郭美如後背衣邊。

郭美如猛的一轉，只聽得「哧！」一聲整個腰股間衣服全撕了下來，露出了玉般的肌膚。

雙煞樂得怪聲大笑着叫跳不已，隨着刁雨的一個疾進之勢，鈎鐮刀再次的翻出，直向郭美如下體撩來。

郭美如急怒攻心，羞憤如狂，一雙七首交叉向前一探，嗆！一聲架住了刁雨的鈎鐮刀，可是刁風却由側面如風而上，一伸手就向她胸間抓去。

他的手才伸出一半，猛可裏，斜刺裏暴伸出一道刺目的光，迎着刁風這隻手一旋一絞。

刁風慘叫了一聲，那隻伸出的左手，吃那道白光一旋絞個粉碎，只痛得他全身打着哆嗦，一連後退了好幾步，一交坐倒在地。

同時間刁雨向後一個疾滾，避出了丈許以外，三個人同時的向來人一打量——

郭美如尖叫着道：「邱兄弟——」一時泣不成聲。

邱長亨瞪目向「南海雙煞」，冷冷笑道：「無恥之徒，我非殺死你們這兩個敗類不可！」

掌中劍一指，白光一道直刺向刁風前胸，刁雨此刻痛澈心肺的當兒，那裏還能閃躲，吃邱長亨這道劍悉直胸貫入，再次的慘叫一聲，噴血倒地而亡。

同時間刁雨長嘯一聲，連人帶同掌內的鈎鐮刀，直向着邱長亨當頭落下，快若飄風，一閃而至。

郭美如驚叫了一聲：「小心！」

在她想像裏邱長亨定然難逃一招之刼，可是事情的發展，却是大大出人意料。

就見邱長亨翻出的手掌，向着撲下的刁雨虛按一掌，後者就像撞在了一堵山石上的模樣一般，倏地倒彈了回去，碰地一聲摔倒在地。

這番情景固是大大出乎郭美如意料，卽是邱長亨自己也有些不知所以然——對於自己的功力匪夷所思。

刁雨在地上打了個滾兒，左手翻處，「哧！哧！」一連擲出了兩口飛刀。

邱長亨有了幾番交手經驗，再也不感覺胆怯，掌中劍向外一捲，劍烝暴長如龍，迎着兩口飛刀一絞，已斷折在地。

刁雨頓時嚇得神色一變，經驗告知此刻遇見了前所未見的厲害敵人，說不出的內心驚懼，使得他打了個冷戰，也顧不得再爲刁風復仇，爬起來轉身就跑。

邱長亨縱身而前，大喝一聲，道：「呔！」

刁雨明是敗走，暗中早已備好了厲害的殺着，就在邱長亨落下的一刹那，刁雨陡地一個反撲之勢，身子猝然翻起六七丈高下，垂直如箭，直落猛墜而下，掌中鈎鐮刀舞起鐶狀的一片寒光，直朝着邱長亨頂門上劈來，同時他左掌五指箕開，施展了一手按臍力，凌人的掌力，像是一座山也似的，當頭直壓而下。

邱長亨大驚之下，陡提丹田之力，力道貫注倒手，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向上猛揮直出——

駭人的內功眞烝，化成了芒芒的一道劍氣，隨着他揚起的劍尖暴長如虹，迎着刁雨落下的身子，但聽得「嗆啷！」「噗哧！」一片雜响！

空中飄下了一天血雨！

刁雨連人帶同着他那把鈎鐮刀從中一折爲二，像是兩塊猪肉似的，叭噠！一聲墜落在地。

邱長亨怔了一下，緩緩的收劍入鞘。

郭美如驚異無極的目光，直直的盯視着他，簡直是嚇呆了，邱長亨也沒有理她，遂卽向山壁縱去。

他如今功力充沛，無論形之於內外輕各門功夫，皆可見超人造詣，身形縱起，如海鳥翼空，向着崖上一貼，遂卽捷如飛猿般的一路猱升直起，刹時間已隱身於崢峭嶙峋之怪石之間。

郭美如忽然驚覺，大叫道：「邱兄弟——你慢走一步——」

一條快速的人影，筆直的垂落在她面前，現出了紀潛梅娉婷的倩影。

郭美如大吃了一驚，羞怒兼具的道：「妳——？」

紀潛梅冷冷一笑道：「不要臉的東西，我們女人的臉都叫妳給丟光了，光着屁股追男人，眞不知羞恥！」

一言驚醒了郭美如，慌不迭的向身上遮攔。

紀潛梅冷冷道：「現在還遮個什麼勁兒——？」

話聲一綴，身如飄風而進，迎面一掌向着郭美如臉上打來，郭美如往左一轉，紀潛梅一掌走了空，可是她身子却快若旋風般的飄到了郭美如身邊右側。

想起了前番陷身遭擒之恨，再加上一點感情的作祟，她對面前的郭美如恨到了極點，當然不可能再手下留情，玉掌一沉，已擊中在郭美如左脇下方，指尖一挑，掌力平吐而出——

只聽得「碰！」的一聲，郭美如身子就像是皮球也似的被抛了出去，足足飛出了丈許以外，才摔落在地。

郭美如只覺得眼前一黑，嘴裏一陣發甜，一張嘴「哧！」的噴出了一口鮮血。

她身子還來不及站起來的當兒，紀潛梅已閃身而進，左足一探，已踩在她心窩上。

郭美如臉色一陣發青，道：「妳……想怎麼樣？」

「我怎麼樣？」紀潛梅微微一笑——這時她似乎又顯出無比的寧靜，一雙澄波雙瞳上下打量着她，冷冷的道：「郭美如，妳放心，我不會殺妳——可是也不會叫妳太好受，更不會叫妳這個騷狐狸再去迷人纏人！」

話聲一落，右脚突出，猛力的踢向郭美如面頰，頓時鮮血四濺，一連三脚，郭美如滿臉開花，姣好的一張臉，頃刻間血肉模糊，一片猙獰。

郭美如鬼也似的號着，待她雙手捂面站起時，紀潛梅却如同幽靈也似的去了。

四下喊殺聲依舊，敵人的主力已移向岸灘，沙岸上到處棄置着屍身，斷肢。

郭美如鬼也似的號着，拚命的跑，她早已忘記她光着身子的那回事了，那樣子就像是一個發瘋的鬼。

終於，她發出悲嗥的一聲長嘯，向着峭壁懸崖間投身而墜——

她的身子在崢嶸的亂石之間中途滾翻了三次，早已怒血飛濺，血肉迷糊，待到墜落海面時，已成了一堆爛肉，海水輕輕的泛出了一片紅潮，然後就把她吞沒了。

× ×

這番怒殺鏖毆，直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邱長亨長劍一揮，長虹經天，把自空撲擊來的刁雨殺死。

在雙方勢均力敵，怒拚生死的當兒，邱長亨一路起縱如飛的已來到山巔樹林——

他看見了那棵已遭雷殛的古樹，出乎意外的是樹前種植着幾行茶樹，還有一片野生的橘子，井然有序的衍生着——

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邱長亨心中怦然一驚，猶記得日前來此的時候，情形尚非如此，何以一兩日之間，竟然會變成了這番模樣？

他心裏想：莫非是地方錯了？

可是那棵遭雷殛過的參天古樹，是絕對不會錯的，只是這些茶樹，橘子樹又是那裏來的？看上去分明是栽種了甚久，不似剛栽上去的。

邱長亨心裏眞有些糊塗了。

他決心要進去察看個究竟，却不知這地方已經過費星斗的陣法部署，所見一切，除了那棵古樹以外，全是幻景，障眼法兒。

邱長亨在外面觀察甚久，他一身武功雖高不可測，可是對於武林中罕見的陣法，却是莫明其妙。

他倒要看看這些茶樹和橘子樹是怎麼種的？

想到這裏身子霍地縱身而起，向着那列茶樹落去，不意身子一落下，立刻就覺得眼前景緻變幻了一下，再看面前兩列茶樹，似較先前又長大了一些，枝繁葉茂，蔚然成蔭。

他先前看見茶樹行列，是南北向列，可是此刻所見，却又變爲東西方向。

邱長亨暗暗稱了一聲怪，却見兩列茶樹之間距離頗寬，陽光高高射下，現出光燦的一條黃金大道，那棵通向寶庫暗門的參天古樹，正好就在道列盡頭。

這可就有點令他不解了。

邱長亨手中握緊了劍，暗忖道：管他的，我就闖過去再說，反正這棵樹不錯就對了。

心裏想着，大步就走。

足下一動，陣勢也就跟着發動，起了變化！

眼看着那兩列綠油油的茶樹，刹時之間變爲枯萎蕭索，萬千黃葉，簌簌而墮，隨風凋零，漸漸越聚越多，越聚越密，令人視綫糊糢，眼花繚亂。

邱長亨這才覺出不妙，他陡地振腕，抽出了劍，光華一閃，使得他胆力一壯！

却聽得前方一人呵呵笑道：「無知小狗，這一次可是你自投羅網，怪不得老夫心狠手辣了！」

黃葉旋舞中，就見兩丈以外站立着一個蔴衣老者，一身道家裝束，腰繫長劍，頭戴星冠！

等到邱長亨認清這人面頰時，不由一陣怒血湧翻冷笑一聲道：「原來是你。」

這人正是紀軒，凌光四射的一雙瞳子裏，閃爍着凌厲的殺機——

聞言之後，他朗笑一聲道：「你的一切，我已盡知，我以爲你已摔死，想不到還活着，這一次我看你是來得去不得！」

邱長亨這時只覺得眼前狂葉隨風亂舞，令人視覺不清，倒還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對方既是一派掌門人，又有前車之鑑，自當特別謹愼防範，不能絲毫大意。

他冷冷道：「紀軒，你身為一派之長，不思振發你紀門武功，居然外斷不軌，內存不孝，莫非就以為天底下無人能夠對付你麼？」

紀軒神色頓時一驚，緊接着冷哼了一聲，面目益加的顯得凌惡十分。

邱長亨見他一時無言，只以為他心存愧疚，不禁激發一腔正義，曉以大義的道：「令尊紀楓太翁，被你囚禁石室，多年來形同囚犯，你又居心何忍——」

嘆息一聲，他又接下去說道：「……如非我一時路過，激發惻隱之心，只怕他老人家已為你折磨而死，對親生父親，尚且如此，紀軒，你的良心何在？你也太狠心了！」

紀軒那張黃焦焦的臉，刹時間變的蒼白！

他兩隻手緊緊的互撑在一塊，發出一陣「克！克！」的骨响之聲。

「果然是你……」他直視向邱長亨道：「……好，我本來想馬上殺死你的，現在却要破格留你多活幾天了……我只問你，那殘廢老兒現在那裏？」

邱長亨聽他竟然對自己父親如此稱呼，不禁內心大怒，大吼一聲，陡地騰身而起，掌中劍劃起一道長虹，向着紀軒當頭劈落而下。

紀軒十指交叉着，在前胸一盤，立時冒出了一陣白烟，瀰漫的白烟，掩飾住了他的身形，使得邱長亨一劍落空！

原來這個陣，是費星斗的傑作，名喚「浮光七殺陣」，其用意原是用以防止寶窟被人發覺，陣內三吉三凶即三明三暗，虛實莫測高深。

主持陣法之人，只要熟知陣理，經費星斗傳授入陣步法，自能總操全局，進出自如！

費星斗原可借此陣法對付紀氏父女，不意紀軒父女聰明絕頂，以紀門死穴手法加諸費星斗，使得他不能半點藏私，受盡委屈，痛苦萬分，却是無可奈何！

紀軒眼看着大批寶藏已在握中，費星斗一上來已吃自己拿住，無能為力，而自己方面鐵瞎子等正在與風來順一干人作殊死戰，全勝在望，好不歡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紀楓逃脫的那件事。

這件事看似無奇，實則關係重要，萬一由紀楓嘴裏張揚出紀軒之種種逆行，勢將遭至武林恥笑，說不定激發各門派聯合為敵也並非無此可能！

所以紀軒對於父親下落的事情，一直耿耿於懷……紀潛梅却已經猜出了與邱長亨定有關聯，紀軒正自後悔不該上來就冒失的把他打落懸巖，父女二人都認為邱長亨一定死了。

那裏想到邱長亨命不該絕，墜落之處正是一處海口，以邱長亨之精湛水功，自無喪生之理！

現在紀軒再由邱長亨嘴裏證實紀楓確實為他救出，一時觸發隱痛，埋下了更多凌厲的殺機。

邱長亨一劍落空，却陷身於一片白烟之中。

他目迷烟霧，雖不辨眼前情景，却感覺出身側左方似有人快速欺近！

邱長亨憶及師父傳授的一手「金雀亮翅」，驀地一個側轉，掌中劍不待來人下手，先自向外一刷，「刷！」揮了出去！

這一招妙在突如其來，發招人出招奇快，而且在出招之前，使對方絲毫也看不到些許端倪。

果然這一劍生了效果，紀軒作夢也想不到對方居然有洞察入微神奇功能，劍光在紀軒身子一個倒翻之勢裏，劃出了一道弧形的白光！

紀軒的退勢不謂不快了，可是左肩頭上仍吃邱長亨劍尖掃過，留下了一道不淺的血口子。

邱長亨一劍走空，又自失去了對方的踪影！

他知道自己不諳破陣之法，如瞎胡亂闖，反倒不妙，乾脆以靜制動，以不變來應萬變的好！

邱長亨這一念之智，果然暫時解救了自己一步危難，紀軒一隻手撫按着傷處，另一隻手拔出長劍，正圖發動七殺陣勢，見狀不由呆了一下，只恨得牙關緊咬，一偏頭，却見費星斗立在第七棵茶樹之下，似乎等待着也要發動陣勢模樣！

紀軒心中一動，縱身而前道：「這人你可看見了？」

費星斗道：「看見了！是姓邱的小雜種！」

紀軒道：「你能應付他麼？」

費星斗冷笑道：「我要讓他死無葬身之地！」

紀軒點點頭道：「好，這個人就交給你了，我去去就來！」身形連閃，已遁出陣外。

費星斗目視着他背影冷冷一笑，暗道：「你先休得意，等我先殺了姓邱的小狗之後，再對付你們父女兩個！」

想到這裏身子一縱，現身而出！

邱長亨乍見近前步出的人竟換了費星斗，不禁心中一怔，却見費星斗一隻手由袖內取出了一個銀色小鈴，執在手中叮鈴鈴搖動了一下。

頓時之間，天搖地動，狂風大作！

邱長亨不知全係幻覺，一時大驚，大吼一聲：「費老兒，你納命來吧！」

身子驀地撲出，騰身而起，他身子在空中的一刹那幻景全消，可是一落下的當兒，又覺出天搖地動，一如前狀——

看費星斗一副瀟洒樣子，手持銀鈴，立在另一棵茶樹下，頻頻向着自己點手相招！

邱長亨這時但覺得天旋地轉，簡直站立不住，却見面前的費星斗一伸手，折斷了當頭的一截茶枝，頓時間就在邱長亨當頭頂上响了個震耳的霹靂！

雖係幻覺，可是當時在邱長亨的感覺意思裏，却是和眞的感覺一般無二！

這聲霹靂，使得邱長亨立脚不牢，仰面翻了個跟斗！

此一刹那，費星斗右手揚動，却自袖口內飛出了兩枚白色紙球，正係此老精製的炸藥球，一時霹靂連聲，眞假相錯，蔚為大觀！

炸藥威力自非尋常，又當邱長亨無暇分神之際，一時間使得他身上多處負傷，衣衫破碎皮開肉裂，邱長亨打了個滾兒，站起一邊。

斜刺裏但見費星斗飛快的縱身而近，他手上的銀色小鈴，驀地在邱長亨身邊一幌，「叮鈴鈴！」一陣脆响，邱長亨頓時感覺到一陣天搖地轉，費星斗怪叫了一聲，掌中的那枚銅鈴，霍地向着邱長亨頭上砸到！

邱長亨感覺到四方土崩石爛，彷彿整個山谷即將倒塌了下來，同時好似雙脚陷入裂縫，整個身子向裂開的隙縫間跌落下去，此時此刻，正是生死存亡難以自持的當兒，那裏還會防到費星斗會有此一手！

當時只聽得「噗！」的一聲，吃這枚鋼鈴正好打在前額之上，頓時之間皮開肉裂，血浴滿面。

費星斗面目一刹間變得極為猙獰，鋼鈴一起，叮鈴鈴搖動更急，邱長亨一瞬間，似覺出面前的費星斗幻化成無數人影！

這無數個費星斗，每人各持着同樣的一個銀色鋼鈴，環繞着自己，紛紛的搖動着，一時鈴聲震天，响遏行雲——

同時間，那雙陷入地縫的雙足，更似被人大力的向下拉，他不得不分開雙手用力的扶持着身邊的樹幹掙扎着欲向上拔！

「浮光七殺陣」已經在費星斗的全力催促下，完全發動，果然是厲害之極！

就在邱長亨備極困擾，無力應付的當兒，費星斗手上的鋼鈴，陸續的又攻擊了他背，胸，腹，項各處要害！

那枚鋼鈴體積雖然不大，但是鋼質極厚，份量亦沉，四週鈴緣鋒利如刃，既可作鎚，又可為刀，確是一件少見的攻擊兵刃！

費星斗滿以為一出手即可制邱長亨於死地，却不曾料到邱長亨如今內外功力已臻極境，以費星斗那身武功，想要制其死地，簡直是不易。

儘管如此，邱長亨在他的攻擊之下，也不勝狼狽，狀若血人！

他掌中劍在忿怒之中，一連揮出數劍，只是所砍中的費星斗，皆是虛無縹渺的幻影！

滿天都是費星斗進攻的身影！

滿耳都是噪雜的鈴聲！

邱長亨儘管是功力極境，無奈身陷陣內，所視所聞皆是幻景，費星斗以逸待勞，連出殺手，七殺陣威力大施，時間一長，一任邱長亨鐵打的漢子也是當受不起！

眼看着邱長亨即將精耗力竭，聽任費星斗任意割宰的當兒——

驀地陣內响了一聲霹靂！

邱長亨忽然覺出天搖地動忽然中止，却見眼前人影一閃，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女由側面極快的切身而入，邱長亨方自認出了對方是紀潛梅！

紀潛梅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向外用力一扯，足下移宮換位已變換了一個位置。

刹息之間，邱長亨已感覺到所有噪音幻景，全數消失，自己正立身在一片山石土丘之間——

費星斗神情驚駭的立在丈許以外，手中兀自持着那枚用以攻擊的銀鈴，這時見狀，回身就跑！

邱長亨已把他恨入骨髓，那裏容得他就此而遁，嘴裏一聲叱道：「姓費的，那裏跑？」

隨着他出口的話聲，身子怒鷹也似的拔空而起，起落間已撲到了費星斗背後！

費星斗驚得怪叫了一聲，猝然轉過身來，手中鋼鈴再次用力向邱長亨臉上砸去！

邱長亨冷笑中，掌中劍驀地一展，血光乍現，已把費星斗持鈴的一隻手，齊腕斬落在地，同時他的一隻左手已結實的抓在了費星斗臉上！

費星斗方自慘叫一聲，不及發話，在邱長亨五指力收之下，那顆人頭就像是豆腐做成的一般，刹時間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邱長亨的一腔怒火，在殺死費星斗之後，並未完全平息，他渴望着還要找到紀軒一拚生死！

陡然回頭，紀潛梅面有淚痕的顧盼着他，她手裏拿着一根已經折斷的黑色旗幟，顯然這根旗幟，正是控制「浮光七殺陣」的一面主旛，此刻被紀潛梅拔起，陣勢也就自然而然的破了，費星斗也正因此張惶失措乃至喪命！

邱長亨冷冷一笑，抱劍道：「多謝姑娘搭救，請問令尊現在何處？」

紀潛梅囁嚅的道：「他……」

忽然眸子一紅，淌下兩行淚來！

邱長亨一驚道：「他怎麼了？」

紀潛梅喟然輕嘆一聲，道：「他去找我爺爺去了，你快去吧，也許去早一步，還來得及！」

邱長亨大吃一驚，大步就跑，紀潛梅忽然上前拉住他一隻手道：「你……帶着我爺爺快走吧……愈遠愈好……還有，你得答應我，不許殺我爹爹——」

邱長亨怔了一下，心中怒火中燒，那裏還管得許多，用力一掙，已推開了紀潛梅的身子，縱身如飛，一路向嶺下狂奔而去！

紀潛梅呆了一下，循着邱長亨的背影疾追上去——

× ×

房門乍開，紀軒鬼影子也似的閃身而進！

室內一角，紀楓盤膝趺坐，他面色顯得異樣的憔悴——當他目光接觸到進來的人是紀軒時，顯得微微一驚，可是立刻就又回復了平靜！

父子相見，並沒有絲毫親切之情，反之，彼此瞳子裏所泛出的光芒異樣的凌厲，仇視，而充滿了令人股慄的隱隱殺機！

紀軒臉上的怒容昭然若揭，他一步步的向前逼近，直接走向室中站定——

他所站立的地方，正是進出之中，要想防止像紀楓這樣的一個殘廢進出，實在是極其的輕而易舉。

良久，紀楓才開始說出第一句話——

「你到底是來了，」他慢吞吞的道：「我算計着你也該來了！」

紀軒朗笑一聲，道：「老頑固，任你孫猴子跟斗十萬八千里，可是到底你翻不開如來佛的手掌的！」

紀楓苦澀的一笑，道：「你打算我會向你討饒，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紀軒面色一沉，道：「那麼你是想死了？」

咧嘴一笑，紀楓異常凄凉的道：「不錯，我是有這個意思！」

紀軒灰白的眉毛往兩上方挑了一下，

冷冷笑道：「我不信，莫非你甘心情願把你多年苦練的武功埋沉地下？不！你不會這麼做的！」

紀楓淒涼的點點頭，把頭垂下來道：「你說的不錯，我是不會這麼做的！」

紀軒「哼！」了一聲，道：「好吧，看在你我在血統上多少有點關係，我們不妨談個交易！」

「什麼交易？」紀楓頭也不抬的淡漠問道。

「你一定會願意的！」紀軒作出一副輕鬆的樣子，道：「你把小九天功外神功十七字眞訣傳授給我，我就網開一面，饒你不死！」

紀楓慢慢抬頭注視着他，搖搖頭道：「你以爲我會相信你說的話？」

「你非相信不可！」

「爲什麼？」

「因爲……」紀軒冷笑道：「你別無選擇！」

紀楓發出了冗長的一聲嘆息，道：「你錯了！你以爲我此刻死不得？」

紀軒怔了一下——

紀楓接下去道：「我已經找到了傳人，現在可以隨時撒手了。」

紀軒霍然一驚，挑眉道：「是誰？」

「邱長亨！」紀楓吶吶道：「就是被你打落懸岩，但是並沒有死的那個人……他是我得意的弟子，如今武功會在你之上……哼哼！」

「原來是他……」紀軒笑了一聲。

紀楓道：「你笑什麼？」

笑聲一頓，紀軒長眉雙挑，猙獰的道：「你那位得意的弟子，如今已爲我困在陣中，我說一聲死，他就不能活……老狗，你的心情白用了……」

說到這裏，忍不住仰天狂笑了起來！

紀楓突地一呆，神色猝變，他全身一陣發抖，伸手指向紀軒道：「這……是眞的？你……」

紀軒那裏答理他，他總算找到了取笑奚落紀楓的機會，放聲的笑，恣意的笑，一時聲震屋頂！

笑聲使得紀楓難以抑制的痛苦，他的臉色一陣鐵青，全身就像秋風裏的楓樹那樣劇烈的顫抖着，在他忠及邱長亨的安危時，內心浮上了深深的恐懼感覺。

邱長亨在他的心目中無異佔據着極重要的地位，如果說他有了什麼意外，紀楓的一切苦心都白費了，那才是他眞正的致命傷痛，忍受不了的！

紀楓再也忍不住，發出了淒厲的一聲怒嘯，隨地一掌直向着紀軒直劈了過來！

雖說紀楓已是個十足的殘廢，可是他雙掌上的功力却是了得！

紀軒無防之下，護身的游潛，頓時被父親的陡然掌力震散，他身子劇烈的搖動了一下，只覺得嘴裏一陣發甜，由不住吐出了一口鮮血！

紀楓一掌得手，蛇也似的竄了過來！他伸出一隻手，直向着紀軒小腹上抓來。

這一次紀軒自然不會再讓他得手，他身子疾滾如浪，飛快的圍繞着紀楓的身子快轉着，紀楓跟着他快轉。

兩個轉動的人影，就像是兩團旋風，一個是外圈，一個是內圈，一個用雙腿，一個是用肚子。

紀楓當然追趕不上，時間一長，較諸紀軒可就落後了許多！

這是紀軒苦思之後，想出來對付紀楓的妙法，果然靈驗無比！

漸漸的紀楓轉動的身子慢了下來，而紀軒飛快的雙腿，就像是一雙轉動的車輪，愈轉愈快，疾如旋風……

最後紀楓不再動了。

紀軒發出了淒厲的長笑之聲，一隻手掌劍也似的刺了下去，正正的刺中紀楓前胸，這種「鐵手穿牆」功夫，他練之有年，已具有十足的功力，一時之間怒血飛濺，紀軒的這隻手，有如是一把鋒利的寶劍，深深的插進了紀楓的胸腔！

拔出了那隻血腥的手，紀楓的一雙凸出的目珠，像是要脫眶滾出一般模樣。

紀軒沉思着，像是失去了人性般，猙獰的道：「老狗，到陰間打官司去吧！」

紀楓驀地張咀，噴出了大股的血，像是一陣血雨似的，噴了紀軒一頭一臉……

紀軒被這陣血雨噴澆得打了個寒顫，可是他却再也沒有勇氣第二次下殺手了。

他猙笑着奪門奔出——

就在這一剎間，窗扇被一股巨大的力道震碎而開——邱長亨破窗而入！

這一切乍入他的眸子之後，使得他大吃了一驚！

猛的撲向倒臥於血泊中的師父，紀楓伸出的血手却指向奔向門外紀軒的背影。

邱長亨痛苦的喚了一聲：「師父……」他再顧不得說一句話，就飛身追出去。

× × ×

海島上到處都在厮殺着，兵刃的寒光交織着近午的烈日，騰散着濃厚的殺機，到處都有人在吶喊着，到處都有血！都有屍首，慘不忍睹！

紀軒在前，邱長亨在後，二人一逃一追，轉瞬之間，已奔上那片亂石山崗。

前行的紀軒陡地向地面上一撲，邱長亨像是一隻餓虎般的撲了上來！

可是他的身子將下未下之間，地面上的紀軒陡地側身打出了一件暗器！

「嗖——」一股尖風，破空而至。

邱長亨見是一截銀光閃爍的鋼鏢，他振腕出劍，其勢極快！

寶劍迎着了鋼鏢，「嗆啷！」一聲砍個正着！那支鏢顯然並非常鏢，在邱長亨的劍鋒之下，突地支解而開，一變爲三——同樣招式的三枚銀鏢，齊向邱長亨身上聚集猛飛而來！

邱長亨陡地憶及紀楓所授的空中搏殺絕技，當下雙臂一分，凌空打了一個跟斛，三支小銀鏢緊緊擦衣而過，邱長亨空中下撲的式子異常的猛烈！

紀軒先已吃紀楓內功掌力所傷，已覺得中氣有些不繼，這時見狀心中一亂！

他雙掌猝提眞力，施展出「碎石鷹爪神功」，陡地向邱長亨兩肩上抓去。

雙方的式子同樣的猛厲，就在紀軒的雙手方自抓上了邱長亨兩肩上的剎那之間，他已感覺得自己的十指，已然穿破了對方的肌膚深深陷入——

此時此刻，只要他再加上幾分力道，足能使邱長亨肩骨盡碎，授首聽命。

然而，似乎是慢了一步！

事實上邱長亨却是甘心情願的挨受他的雙手一抓，却未曾料想到這一抓之力，竟是如此之重！可是這一剎間，他却也同時施出他的「凌空七殺」毒招之一「雲中雷」，一頭直向着紀軒前胸上撞過去。

「碰！」撞了個正着。

紀軒如何再能當受！頓時間胸骨盡碎，驀地大叫一聲，七孔穿血而亡。

他緊抓住邱長亨兩肩上的雙手，扯下了兩片肩衣，身子一連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兒，就不再動了。

邱長亨怔了一下，有些出乎意外，他雖然殺了這個元兇大惡，可是心情却並不開朗！

想到了師父的死，他不禁悲從中來，瞳子裏迸出了兩行淚水！

樹梢間飛快的掠下了一條人影，落地之後現出了紀潛梅窈窕的身影。

她那雙過度驚愕的眼睛，一下子已經發現了父親倒臥在地上的屍體，頓時間嬌軀顫抖了一下。

說不出的驚，怒，仇，恨，悲痛與傷感，那種眼神兒很快的移向邱長亨身上！

邱長亨變得木訥訥，他說不出一句話！說一句話也是多餘的！

紀潛梅深深的向他一瞥，然後垂下頭，她站着的身子，慢慢佝僂着，坐下來。

幾滴晶瑩的淚水滴落下塵埃！

無限的內疚，刺痛着邱長亨，他慢慢走過來，吶吶道：「請妳原諒我……我不得不……」

紀潛梅霍的抬起頭，道：「你沒有做錯……我父親他是罪有應得……連我也不能例外！」

說着她跺了一下脚，驀地掉頭就走！

邱長亨追上去，道：「妳上那去？」

紀潛梅回過頭冷笑道：「要你管？我想死！」

突地狂奔而遁，邱長亨大吃一驚猛追下去！紀潛梅施展出輕功，倏起倏落，直向山嶺頂上奔進，邱長亨却是一步也不肯放鬆，極力追近。

二人的距離越來越近！

在踏上頂峯的第一步，紀潛梅忽然轉過身子，一口雪亮的短劍，突地亮鞘而出，逼得邱長亨後退了一步。

「姑娘妳——？」

「你管不着！」紀潛梅落淚笑着道：「我是紀家罪人，你是紀家的恩人，我就是爲紀家死，你就爲紀家活着吧！」

邱長亨一怔道：「這是什麼話？」

「唐伯虎的古畫！」

她嘴角牽動了一下，露出了兩排如同編貝似的玉齒，一隻手輕輕抬起，摸着了懸掛在前胸的一枚月狀的美玉，——那塊玉不久以前還掛在遼東王后遺體的前胸，現在她佔有了。

邱長亨當然認得，却了然不以爲忤，反倒覺得十分的相襯，美極了，也只有她這樣的美人，才配享用這等的美玉！

「你認得這塊玉吧？」

「認得……」

「那就算是我最後的一個請求吧！」紀潛梅淺淺的笑着，含有些許的感傷意味，道：「就送給我吧，讓它永遠留在我身上，就像那個遼東王后一樣的……」

邱長亨意識着將有不測——

果然紀潛梅掌中短劍已掃過了咽喉，劍芒一閃即逝，哈哈的收回了鞘內，快到邱長亨來不及看清她傷在那裏，紀潛梅的身子，已倒翻着，直向萬丈懸崖處墮落下去。下面是無邊的碧海，人落下去，如蒼海之一粟，遂即消失無蹤！

× × ×

海島血戰漸趨於平靜，到處都是靜悄悄的。

幾隻海鳥鳴叫着舒翼落向沙岸，驚異的注視着沙灘上的那多個人類的屍身。

到處都是血，到處都是人屍！

似乎島上已經沒有一個活着的人了，當然除了他——邱長亨以外！

他由沙灘上欠身坐起，狀若血人，他已經記不起自己殺了多少人！總之，那隻持劍的手，感覺說不出的酸疼！直到無人再殺方止！

像一場惡夢！但確是事實。

猶記得他鋒利的劍身斜着劃出去，劈中風來順的右肋，怒血飛濺中，使他身體一揮爲二，結束此一代惡梟的醜陋生命。

更不能忘懷的是那一劍——「蒼龍出海」的勢子，暗藏着師授的「兩分秋波」——那一劍漂亮極了，那一劍劃開了焦天化的喉管——

他甚至於還能體會出焦天化臨終時的一瞥，目光裏含蓄着豈止是驚異？簡直近似於欽佩……

還有很多值得細想回思的絕招——

鐵睛子死得最寃枉，他是誤死在自己得力同伴的判官雙筆之下的……

「追魂棍」許捷三的屍體不離邱長亨足前一丈，他是最後一個死的……

邱長亨還記得兩個人在沙灘上扭打糾纏的驚險場面，至於如何殺死他的，却是不清楚了。

現在他回想起來，那些殺人的片段，每一件都令他心驚胆戰，毛髮悚然！

太陽斜掛在西半天——

猶記得大戰開始之時，正是日出前後，結束的時候，却是日落時分——好長的一天！

× × ×

經過了一番修飾打扮之後，紀潛梅看上去一如生前一般的美艷動人！

她的屍身靜靜的停放在她祖父的屍身旁邊，身上穿着屬于帝王家專用的金縷長衣，二人的屍身和遼東王后併列在一起。

經過一番苦思之後，邱長亨決定這麼做，這是他一生最敬最愛的兩個人，他不忍片刻離開他們。

紀潛梅一如所願，享有那一塊美玉，閃爍的玉光和她美麗的面容交映成輝，加以她那一身「金縷玉衣」，使得她身側那個眞正的王后，黯然無色！

邱長亨對於滿窟的珍寶不思染指，却獨獨捨不得這兩個人，雖然紀楓生前對於這個忤逆的孫女一度寒心，可是邱長亨確信紀潛梅臨終前的澈悔，以及所爲，已足足可以洗滌她生前的罪惡！

他由氣孔裏翻出去，慢慢浮昇水面！

未來的事情還多的是，他必需振作一番，打起精神使得中落的天南一派武功，再次發揚光大，光照武林。——全文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王蜀蓉·圖

天國近矣



生無可戀　死亦孤獨

人既有生，自然亦難免會死，如果一個人能澈底滲透了人生的眞義，相信對死亡亦無恐懼。

呂偉良這天到一間殯儀館去拜祭一個人，這個人是社會名流，他和呂偉良交上朋友是極富傳奇性的，亦可以說是化敵爲友。

現在靜靜地躺在靈堂後面那間冷氣房內的，就是名流尤京雄。

尤京雄今年還未到六十歲，在醫學昌明的今天，他似乎太短命了，但却有人悄悄地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他過去做的壞事太多，減壽乃一種報應！」

這世界是否有善惡報應這回事呂偉良不知道，但尤京雄過去所作所爲，相信沒有人比呂偉良更清楚，否則他們也不可能變成朋友。

原來尤京雄過去是個私梟，他的大部份財產都是靠走私這門賺大錢的勾當得來的。數年前呂偉良幹着刼富濟貧生涯時，就專揀這一類見不得光的人下手。尤京雄自然而然亦成爲他的目標之一。

不過，呂偉良並非一般鷄鳴狗盜，而是名重一時的鐵拐俠盜，所以他的做法亦與別不同。

記得有一晚，呂偉良偸進尤京雄的住宅裏去，目的是要爆開他書房中的秘密保險庫，他知道裏面藏着許多名貴珠寶，可能還有犯罪證據。

事前他又查得尤京雄與妻子赴宴，可能要接近午夜才回家，所以他估計過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好這件事。

但是，正當呂偉良潛入屋內之後不久，就發覺鐵杖中發出輕微的電波，輕微的程度只有用手觸及鐵拐杖的人才可以體會到。

呂偉良知道這是阿生在外面汽車裏發來的緊急訊號，立刻扭開萬能鐵杖中的對講機，阿生果然說道：「師父，不得了，尤京雄兩夫婦回來了，他的汽車正進入大門口，你小心啊！」

呂偉良呆了一陣，問道：「阿生，車裏還有些什麼人？」

阿生說道：「只有他們夫婦二人。」

「好吧！」呂偉良似乎悄悄鬆了一口氣，「你在外面等我。」

對講機關閉後不到三分鐘，呂偉良便在屋內隱蔽處看見一對年約半百的男女進來，他們就是尤京雄夫婦。果然就只有他們二人，起初呂偉良還担心他得到什麼消息，帶同警察回來。

這是一幢花園洋房，尤京雄的汽車停在車房內，然後才與妻子一邊傾談，一邊

走了入來。

呂偉良當時並不驚慌，這種情形在他過去經驗得多了。但是，爲什麼他們會這麼快返家？據呂偉良事前所知，今晚他們須要參加朋友的壽宴。當時只不過是晚上十時左右，照理宴會不可能這麼早結束的。一般總在午夜十一時之後。

呂偉良心裏正感驚奇之際，却聽到了尤太太說道：「你的確聰明，要不是你佯作不適，我們非至午夜後不能脫身。」

尤京雄道：「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豈可跟他們應酬下去？飛機十一時十五分便要起飛，我們得快些執拾一下。」

呂偉良看見夫婦二人進了臥室，但房門沒有掩上，當時呂偉良正躲在客廳一幅長至垂地的窗幃後面，所以尤氏夫婦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談俱瞭若指掌。

呂偉良只見二人在房中執拾，自始至終未有到書房去。但是，呂偉良確信書房中有個隱蔽起來的保險庫。尤京雄既然是個私梟，相信他們二人此番匆匆離去，决不會是渡假旅行那麼簡單。

不久之後，呂偉良看見尤氏夫婦雙雙挽住簡單的行李離去。

呂偉良想像到那每人一件的行李之內，必然另有乾坤。

待他們走進了車房之後，呂偉良立即進入書房裏去，但他却不急於去打開保險庫，而是利用桌上的電話，撥到機場海關去。

機場海關的檢查人員向來對航空旅客的檢查，十分寬容，除非接到特別情報。雖然近年來刼機事件令到航空公司提心吊胆，但是，精密的電子儀器可以查出旅客是否帶有軍火，於是私梟們只要不帶武器，同樣可以順利過關。

呂偉良相信尤氏夫婦的行李中必有鑽石，所以通知機場海關。

回頭他在一幅圍牆後面找出暗格，然後設法去開那個保險庫。

但是，開了三分鐘，仍無進展。這是罕見的，通常這一類保險鎖，呂偉良不用一分鐘就可以得心應手。看情形這可能是表面舊式，實則十分新型的。

呂偉良既然懷疑是最新式的電腦鋼門，便扯開他的萬能拐杖，用電子儀器探測，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電燈突然亮了起來！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回頭一看，站在門旁的，正是這裏的男女主人。

尤京雄含笑走過來，看來沒有半點惡意，但尤太太的面色却十分難看。

呂偉良一時之間想不通他們爲什麼要折回來，更想不通何故阿生沒有發訊號向自己提警告。但事實上他們現在已經回來了。

呂偉良苦笑聳肩，拿起書桌上的電話，道：「現在你可以打電話報警了。」

尤京雄接近電話，但却沒有撥號碼，笑道：「你應該看清楚，這只是分機，如果要撥電話到外面去，一定要按下這個按鍵。」

呂偉良再細心看清楚，果然是一具分機，剛才他只利用萬能拐杖中的電子電筒照射號碼盤，匆忙間却未留意到這一點。

尤京雄把聽筒擱上，道：「你可是那個姓呂的？」

「是的，爲什麼你不報警？」呂偉良說。

尤京雄道：「如果我能報警，相信你也沒有這麼大方了。」

呂偉良道：「我找不出你不能報警的理由。我有案底，你又是名流，警察一定相信你，况且，這兒又是你的地方。」

「算了！我不是那麼小氣的人。」尤京雄又說：「目前這個社會，多個朋友總好過多個敵人，何况我已知道你的來頭，如果你是傳說中的鐵拐俠盜，我的底子大概已被你起清了。」

呂偉良大感意外，這是他事前絕對想像不到的事，因此他獃在一旁，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尤京雄回頭走到他妻子身旁，不知說了些什麼，只見尤太太退到書房之外，把門掩上了。

呂偉良看見尤京雄再折返房間，坐了下來，同時招呼呂偉良在書桌旁邊的椅子上坐下。

尤京雄道：「人家都說，你是個俠盜，下手的對象必是私梟奸商，而所有收穫，决不飽私囊，只捐到一些養老院，傷殘院和孤兒院去，是不？」

呂偉良道：「你相信嗎？」

「絕對相信！」

「那麼，你何必再問我？」

「然則，你認爲那一個慈善機構值得帮助？」尤京雄忽然又這樣問道。

「你似乎存心改邪歸正了。」

「一個人不可能永遠做壞事而不失手的，我敬重你的人格，答應給你十萬元，任由你如何分配。」

「你在賄賂我？」

「不！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這十萬元你也不會中飽私囊。」

呂偉良笑道：「你很會奉承別人，由此看來，你所以由一名私梟而爬上社會名流這地位，的確不是偶然的事。」

「別抓我痛脚吧，我已經收山了。」

「收山？」呂偉良笑了笑，「你大概已經賺滿鉢滿了。」

「呂老兄，老實說吧，這裏是冒險家的樂園，做正行生意想發達是難乎其難的事。三年前我差點正跳樓自殺，因爲我經濟環境不佳，將會牽連到許多親友亦受害，結果難關不但過去，而且他們也有許多好處。那是由於他們信任我，把金錢交託我去營商的緣故。你想想吧，由於我一個人，結果牽連了大大小小數百人，這多麼重要？萬一我有不測，他們一家生活自會受影响。不過現在難關過去了，我們也該收手了。」

呂偉良知道電話是內綫機，那麼，剛才他打到機場海關去的電話，當然是給尤京雄接聽了。現在聽了尤京雄這許多說話，他才覺得自己今回枉作小人。

呂偉良問道：「你的車房也有電話分機嗎？」

「是的，剛才你向機場海關密告，電話根本未打出去。」尤京雄道：「其實，我做的鑽石走私，根本不算得什麼，本市鑽石是不抽稅，所以每年外地均有大批鑽石運入本市，但東南亞有些地方對鑽石徵

稅很重，例如菲律賓，台灣和日本等地就是，我只須坐一次飛機，就可以帶來極大利潤，而且不會像毒品一樣有損陰德，唯一只有令當到當地政府損失一些稅收。這種走私，無論如何在良心上都好過一些。因此，在你的立場實在不必與我爲難。」

呂偉良想了想，覺得他言之有理，鑽石走私的確比毒品來得乾淨。

他問道：「今晚你夫婦二人也是去走私麼？」

「是的。」尤京雄很大方地說：「但我敢打賭，你在我們身上及行李中，找不到一粒鑽石。如果你不相信，我們不妨來一個君子協定。」

「什麼君子協定？」

「如果你在五分鐘之內，不能在我身上及行李中搜出鑽石，你便認輸了，那時請你與我一道兒離去，以後不再與我爲難。否則，我在那批鑽石中給你五份之一，讓你拿去變賣。」

呂偉良在江湖上混跡的日子不算淺，但從未遇上過今晚這種情形。

呂偉良瞪住桌子一角的占士邦式手提箱，不相信自己不能查出一些秘密來。於是他動手搜查。

那個手提箱中，只載有一些衣物，文件，像個正當商人出外旅行，視察業務一樣。

呂偉良幾乎把所有衣物倒在桌上，也搜不到一粒鑽石，甚至箱子外殼也給呂偉良輕輕敲過，也找不出任何破綻。

尤京雄在旁笑道：「事實上，機場海關人員對航空旅客的檢查不會如此嚴密的，如果個個像你這樣檢查，恐怕所有班機都要誤點。」

呂偉良忽然想起他的妻子尤太太。是的，那些鑽石可能在尤太太的身上。

呂偉良說道：「尊夫人的行李呢？」

「她的行李當然也有私貨，但是，我這裏也一樣有。」尤京雄笑道。

呂偉良半信半疑，尤京雄把手提箱取來，用一個小小的指甲鉗撬開了一些暗鍵，那個手提箱的挽手部份便脫了出來。

那「U」字形的挽手是特製的，裏面眞空，可以藏進了不少鑽石，傾倒之下，滿桌子閃閃生光，全是晶瑩奪目的鑽石。

尤京雄說道：「這個世界是靠腦筋的，肯動多一些腦筋，便多一分收穫。這方法當然不是最安全的，但却已用過了不少次。呂老兄……」尤京雄看看腕表，「時間不早了，我們一齊走吧！我知道你是一位有信用的大俠士，我也很重信用，否則親友們不會信任我利用他們的金錢去做生意。我希望你一如外間傳說那樣有信義，不要再來光顧我。事實上，這是電子防盜保險庫，通上電流之後才可以開啓。但我不告訴你如何開啓，恐怕你花上半天光景亦未必得手。」

呂偉良這才明白，爲什麼他的儀器會測不出結果來，大概是現在根本未通上電流。

呂偉良心服口服，惟有苦笑的表示道歉。

尤京雄把十萬元支票交給呂偉良，併肩走出了書房，說道：「這區區之數，請代我做些善事，捐到你認爲值得帮助的慈善機關去。」

呂偉良接過支票，笑道：「你似乎存心做些積陰德的事，替自己贖罪。」

「老實說句，做這種生意彷彿賭博，長賭必輸，這是至理名言，我的難關既然過去了，何必再冒險？所以，過了今晚之後我就收手。」

「那就是說，這是最後的一宗，是不是？」

「對了，這是最後一宗，只要順利過關，以後我保證收手。」

「你收不收手對我本來沒有影响。」

「但是我知道你對我們這偏門行業十分憎恨。」

「那又未必，只是你們賺錢太容易，所以我才會揀着你們下手。」

此時二人已走出書房，尤太太正在客廳裏焦急地等待着。

尤京雄道：「我們明天便回來，請你留下一個連絡電話吧。」

「那麼快便回來？」呂偉良說着，把一張印有電話號碼的咭片交給他。

尤京雄一邊把咭片納入口袋，一邊偕同他妻子走進車房去，說道：「我們這回是靜悄悄地去，靜悄悄地回來，不能去得太久。」

夫婦二人坐上了他們的汽車，呂偉良也走出了那幢花園洋房。

尤京雄駕着車子風馳電掣地離去，呂偉良迷惑地瞪住那路口，呆了一陣。

阿生由車內走下來，莫名其妙地問：「師父，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怔怔地無言以對。

那是舊事，但現在回憶起來仍然很有印象。

剛才呂偉良聽人在竊竊私議，認爲尤京雄之死是一種報應，大概是那人也知道他過去的歷史了。不過，呂偉良覺得他是私梟中最有良心的一個人，例如他集中了親友給他的金錢去營商——表面是做正當生意，實則走私。如果他沒有良心的話，大可以把親友們信任他的金錢吞光，相信親友們亦無可奈何！

但是，事實上近年來尤京雄已洗手不幹，親友們也獲得應得之利益。

難得的是：他經常做善事，這是最能令呂偉良另眼相看的。

許多人賺了寃孽錢，難得他們捐一角錢出來。但尤京雄自從捐了十萬元之後，以後也常常捐助一些呂偉良認爲值得捐助的慈善機關。

在呂偉良眼中，慈善機關亦有多種，有些切切實實做善事的，有些專供富人出風頭的，更有些專門賺錢的。

由於當地政府的聰明，設有這種專供富人出風頭，以及進階上流社會的慈善機關，所以廟祝公也有可能換爲一名紳士。

日前報上刊出替尤京雄扶柩的，就有不少名流紳士，他們表面上都是堂而皇之的有錢人，至於他們的錢如何得來，根本就沒有人去加以追究。

據說，紳士是當地政府的民用榮銜，有很大的權力，可以搜查民居，可以檢舉壞人，有維護治安之實，但是，年來治安一日壞過一日，那班紳士不知躱到那兒睡覺去了。

所以說當地政府聰明，是由於他們懂得想出許多人們的弱點，例如有錢人想出風頭，他們就建立一個慈善機構讓你出到够，但你一定要挖腰包。如此這般，政府每年要支付一千萬元作爲救濟經費的，現在大概無須花上一百萬元。試想想這是多麼聰明的事呢？

事實上，同類性質的慈善機構數之不盡，政府的稅收於是亦可以大部份存進庫房去了。

呂偉良不知道尤京雄後來是否眞的洗手不幹，但是，過不了三天，尤京雄由外地回來後，眞的找着呂偉良來了。

到了那時候呂偉良才知道，尤京雄根本無須冒險，他的鑽石是交內航機機師携帶的，他夫婦二人只是到終點後才悄悄取回。因此，呂偉良即使眞的通知了海關，恐怕亦無濟於事。

尤京雄當時所以這麼告訴呂偉良，是表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根本無須恐懼呂偉良，只是爲了敬重他的爲人而已。

此後，二人時有往還。而且，大部份時間是在「飛鏢俱樂部」之內。呂偉良的確相信尤京雄已經收山了，否則他不會時常把私梟們的一些詭計在閒談中告訴呂偉良。

呂偉良闖蕩江湖的日子不淺，但從尤京雄口中說出來的走私方式的確千奇百怪，聞所未聞，令到呂偉良耳目爲之一新。

他們就這樣在微妙的環境底下交上朋友，想不到尤京雄享不了幾年清福，便黯然離開了這個世界。

尤京雄有幾個兒女，但都到外國留學去了，尤京雄曾爲這些兒女接受更高深的敎育，而賣盡老命，冒盡危險，希望他們必有所成，光耀一下尤家的門楣。但是，想不到年前尤太太突然死去，這羣在外國讀書的兒女們，竟連人家外國的倫常壞習慣也學到了。

外國兒女長大了，對父母固不孝順，甚至視同陌路，另有他們自己的天地。

尤太太死後，那羣讀番書的新潮青年男女，竟沒有一個在靈前。這件事令到尤京雄無限感慨，有時他也會在呂偉良面前懺悔，悔不該當初爲兒女賣盡生命，冒盡危險，結果他們在外國連人家的最不良習俗也學足了。早知如此，他安安份份地做個商人，還樂得良心上好過一些。

後來有過一段長時間呂偉良再也見不到尤京雄，但却時常在報章上見到他捐欵做善事的消息。

呂偉良覺得他眞的在覺悟，也許是兒女們都長大成人，沒有什麼掛心了，身邊何必留下太多的錢財？

尤京雄的三個兒子：大才、二寶、三賴以及二個女兒，總共五個兒女，竟沒有一個侍奉在老人家的身伴。大兒子大才回來了，已經成家立室，但却沒有跟尤京雄住在一起。

二兒子和三兒子都在外國結婚，娶了金髮碧眼兒；兩個女兒之中，有個嫁入本市豪門，與丈夫移民到外國去了。

另外一個女兒却不知下落，有人說她在外國讀番書時，跟一班嬉皮士流浪各地，四海爲家，連音訊也沒有，的確太不像樣。

如此一來，便只留下尤京雄一個人孤清清的，年來音訊全無，呂偉良以爲他躲在家中享福，想不到他却患病臥榻，乏人照料；由醫院出來後，進了一家療養院去長住。

他沒有通知任何親友，因爲他覺得這是丟臉的事。試想想，一個有五個子女的人，竟落得如此收場，親友們大概都在竊竊私議。

呂偉良覺得這不是他的錯，錯在他不該爲兒女而冒險犯法。到頭來兒女們長大成人，而且都有高深學問了，但結果又怎樣！

敎育——外國的敎育從來就沒有倫常道德這一科，於是青年人在外國接受敎育之後，回到父母身邊時也都變了質，有許多根本索性不回家。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以能將兒女送往外國求學爲榮；這也並非完全是爲了崇外，而是當地的敎育實在也太糟糕，做父母的才迫不得已！

呂偉良仰望一下那個佈滿了鮮花的橫額，白色棉花堆砌成的「魂歸天國」四個大字，令人無限感慨。天國是否眞的存在？沒有人知道，因爲「去過」的人都沒有把「天國」的詳情告知生存着的親友；如果人死後眞的分別被遣往「天國」與「地獄」的話，那麼，尤京雄這一類「死鬼」又將被送往何處？

尤京雄五個兒女只有一個長子尤大才在靈堂上，周旋於親友之間；但看他的神態，却無半點悲戚。這可能是他本人對生死看得平淡，也可能是他對父親的感情太過淡薄了。

不過，呂偉良總覺得人是有人性的，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數千年來的道德倫常觀念以及它的優點，在人們腦海中已留下難滅的印象。外國的知識是好的，但道德倫常却令人不敢恭維。因此，呂偉良認爲尤京雄這班接受外國敎育的兒女，未免太過令人失望了。

呂偉良悄悄離開靈堂，陣陣鮮花的氣味，彷彿天國近矣！

每次呂偉良去弔祭親友，在殯儀館那些「廳房」中都有一番感慨。明知每一個人都會有這麼一天，但內心總難免耿耿於懷。

尤其是聽到孝子賢孫們的啼哭，孤兒寡婦的飲泣聲，任你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爲之動容。

現在呂偉良就發覺左右相連的一些死人廳房裏，傳出陣陣悽然的哭泣聲，就只有他剛才到過的尤家靈堂最清靜了。

呂偉良拄杖走到電梯門口，突然聽到背後有人叫住他！

呂偉良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舊朋友陳風。

陳風是保險公司中一位股東，近年來市面治安不好，許多保險公司都吃虧不少，呂偉良也十分同情他們。

陳風走過來跟呂偉良寒暄幾句之後，二人併肩走進了電梯。

呂偉良道：「你也是來這裏致祭親友的？」

陳風說道：「是的，跟你一樣，都是來祭尤京雄的。」

「怎麼我不見你？」

「我雜在人叢中，聽聽人們對死者的蓋棺定論，所以沒有招呼你。」

呂偉良知道幹保險這一門行業，十分複雜，問道：「沒有什麼不對勁吧？」

陳風苦笑一下，道：「尤京雄生前在本公司購下巨額保險，他這番一死，損失當然是無可避免的事。」

電梯到達了樓下，二人慢慢走出殯儀館。

陳風忽然又說：「你也認識尤京雄，相信你也知道他過去的歷史吧！」

「不大清楚。」呂偉良故意這樣說。

陳風道：「我不是敏感，我總覺得我們又一次做了傻瓜。」

「有什麼傻瓜不傻瓜？人家生前難道沒有供保費嗎？」

「那又不然，但事實上，他死得太突然了。」

「他既然投有巨額保險，你們爲什麼不要求驗屍？」

陳風道：「他是名流，醫生既然說他死於正常狀態，我們也只有大方一些。」

「那你現在想怎麼樣？」

「我只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沒有意見，他是我的朋友，最後一面總該見見的。」

陳風說道：「但是，人家總知道你的爲人，不會對一個過去走私漏稅的奸商，有着如此深厚的情誼，我想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吧？」

「你太敏感了。其實，人在他的一生之中，有時會分幾個階段的，他過去做盡壞事，但覺悟之後，可能做盡好事。」

「是的，年來他確實做了不少善事，也許是良心發現了。」

呂偉良說道：「你發覺他有些什麼不對？」

「不！只是太突然而已，事前我未聞他患重病的消息。」

「他一直住在一家療養院啊！」

「我知道，那是由於他年老孤獨，無人照顧的緣故。」陳風又說：「但是，他患的只是一些老人病，例如關節痛等。」

呂偉良沿住行人道，朝着他的汽車走過去，汽車裏坐着阿生。

阿生沒有進殯儀館去，他怕見那些悽悽慘慘的悲愴場面。

陳風的車子也停在附近，他沒有再與呂偉良談下去，便匆匆告辭了。

呂偉良獃了一陣。

阿生問道：「剛才那個跟你在一起的人是誰？他似乎很不開心。」

呂偉良道：「他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股東之一，這些日子以來，所有保險行業的人相信都不開心；銀行金舖不斷被刼，他懷疑尤京雄可能另有死因。」

「你怎麼樣答他？」

「我說他未免太敏感，那大概是因爲立場不同的緣故。」

「你認爲尤京雄之死有什麼地方可疑嗎？」

「沒有，也許是由於我同情他的緣故吧！」呂偉良道，「再說，他現在手上或多或少總還有些錢，既有常年醫事顧問，如果他是死於謀殺或自殺，醫生決不敢替他隱瞞事實。」

阿生開動車子，問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呂偉良道：「把車子開往北郊，我想到天年療養院去看看。」

「那是什麼地方？」

「就是尤京雄生前養病的地方。」

阿生把車子開往北郊，這天不是假期，路上的車輛不多；等到轉入一條分支路去時，更加顯得清靜了。

師徒二人從未到過天年療養院，幸好分路的路上有指標。

呂偉良只知道這家療養院位於麻鷹嶺附近，但却想不到這一帶僻靜得連多一輛車子也見不到，更不要說屋宇了。

沿途山路崎嶇，但當汽車開始駛入一段較爲平坦的公路時，那段路却非常陡斜。阿生小心翼翼地開上斜坡，因爲一不小心，就會衝落懸崖。

突然之間，一輛汽車風馳電掣地，由斜路上面迎面駛下來！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將車子閃過一旁；迎面而來的汽車好像失去了控制，在阿生的汽車旁邊不及一尺處衝過！

呂偉良回頭一看，只見那輛去勢有如野馬一般的汽車沿住斜路直衝下去，突然撞向路旁一塊大石，「轟隆」一聲，汽車立刻就由路旁衝了出去！

此時阿生已將汽車煞停在道旁，他自然也從望後鏡中見到了。

呂偉良說：「阿生，把車子開回去看看吧，那傢伙大概喝醉酒了！」

阿生想起剛才的情形，心裏猶有餘悸。要不是他及時閃避，只怕兩車同墮崖下將是難以避免的事。現在那輛俯衝而下的汽車，已經無影無踪，呂偉良担心那人已是車毀人亡。

阿生把汽車掉頭，駛到斜路下段，只見路旁那塊大石也碎了好一大塊，附近的矮木野草也被壓倒。師徒二人下車觀察，不見那車子的影子。

師徒二人明知是凶多吉少，也得盡一份力量去救人。唯一令他們放心的，就是這斜路的下段已非懸崖，只是一大叢灌木矮林。

看見那些七顛八倒的草木，就可以想像到那些衝力如何威猛了。

師徒二人沿住被壓倒的樹木搜索入內，不久就可以看見剛才那輛汽車已翻側在一棵較大的樹木旁邊。

呂偉良首先拄杖過去，拉開車廂之內倒出一個血人！

阿生隨後趕到，看見那人傷勢這麼嚴重，就對呂偉良說道：「師父我們趕快把他送往醫院去吧！如果召救傷車恐怕來不及了。」

呂偉良的汽車裏雖則裝置了無綫電話，但是這兒距離市區實在太遠，所以呂偉良也想到不能等候救傷車到來。

師徒二人合力將那傷者扶起，那人看來已有四十歲左右的年紀，頭、胸、腿等處傷痕累累，四肢無力，呼吸緊促。

呂偉良沒有問他什麼，担心他氣力不繼，立即就會死去。

但是，那人却氣喘喘地說道：「我……我是被人……謀殺的。」

呂偉良大吃一驚，問道：「你叫什麼名字？誰要謀殺你？告訴我吧！」

「我……我……」那人突然四肢放軟，說不下去。

呂偉良和阿生立刻把他輕輕放在草叢間，希望趁住他還有一口氣時，能多透露一些。

但是，那人已經氣絕身亡了。

師徒二人呆了一陣！

最後，呂偉良令阿生回到他的汽車裏去，致電報警。他自己則分別在死者的身上及汽車內細心搜索，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綫索。

× ×

消防隊及警隊聞訊先後趕到現場來，呂偉良和阿生把目擊的情形複述了一遍，只是未有把死者的最後遺言說了出來。

汽車的緊急煞掣壞了，師徒二人在警方未抵達現場之前已經檢驗過，所以他們特別提醒查案的警方人員，但是，他們反而被警方人員責備，警方認為他們不該亂動現場上的一切。

錄過了口供，登記了姓名住址之後，師徒二人亦可以自由離去。

阿生繼續駕車直駛麻鷹嶺，同時又問呂偉良：「為什麼不把死者的最後一句話告訴他們？」

呂偉良說：「我担心打草驚蛇，而且他們未必相信。其實他們如果細心一些，也可以查出汽車曾被破壞，如果他們也查不出，我們說什麼都沒用。」

「死者到底是誰？」

「只知道他叫劉子明，那是他身上駕駛執照的姓名，却不知道是幹什麼的。」

「他的車子由山上駛下來，會不會是療養院裏面的人？」

「不會這麼巧吧？」呂偉良沉吟道，「相信這條路的盡端未必只有天年療養院，可能還有一些其他屋宇。」

話雖如此，事實上呂偉良也在懷疑，死者會不會與療養院有關。

車子終於在天年療養院門前的大草坪上停下來，沿途上他們未見有其他屋宇。

天年療養院佔地極廣，環境幽美非常，全都是平房式的單層建築物，園林景色，假山石几，的確是老年人最適宜休養的理想地方。

師徒二人剛下了車，就有人過來招呼他們：「兩位有什麼貴幹？」

那是一名老婦人，但看來精神奕奕。

呂偉良在停下車來的剎那間，已跟阿生取得了默契，因此這時他變得很累贅的，由阿生扶持着走過去。

阿生問道：「請問這裏是否收容一些傷殘老病的人休養？」

老婦人打量了他們一遍，又望望那輛名貴房車，道：「你們是誰介紹來的？」

阿生道：「我只是聽人說過這裏的環境幽靜，十分適宜養病，怎麼？原來還要醫生介紹才可以住到這兒來嗎？」

「不！不！絕對無須醫生介紹。」老婦人把手一攤，「兩位請進來吧！我帶你們到院長室去登記，只須付少許費用就行了。」

呂偉良早已知道這是須要付欵的私人機構，絕對不是什麼慈善性質。

當初阿生疑心這裏，呂偉良還未敢胡亂同意；但後來沿途未見其他屋宇，才相信劉子明的汽車極有可能由這兒離去。再回頭想起尤京雄之死，以及保險商人陳鳳的一番說話，呂偉良就在這一剎那間，把他的企圖對阿生說了出來。

劉子明既然臨死時說過被人謀殺的，會不會與療養院有關？

還有，陳鳳的意思也認為尤京雄死得離奇，會不會亦與療養院有關？

因此，呂偉良決定進一步深入調查。

老婦人帶着師徒二人入內，只見在此休養的人都以奇異的目光注視着他們。

一間漆上「院長室」三個字的房間，房門緊閉。老婦人輕輕敲了兩下，裏面傳出一個男子的聲音：「誰？進來吧！」

老婦人輕推開門，把師徒二人帶了進去！

房間的辦公桌後面，坐着一位戴眼鏡的中年人，他穿上了白色的鮮明制服，看來年紀在四十五六歲左右，樣子很慈祥。

他扶正一下鼻樑上的眼鏡，注視着師徒二人；那老婦人則從中介紹：「這位就是這裏的陳院長！」

師徒二人同時叫一聲：「陳院長！」

陳院長示意二人坐下來，又問道：「請問兩位有什麼貴幹？」

阿生說道：「他是我的叔父，行動不方便，我想送他到貴院休養，可不知道收費如何呢？」

陳院長把二張章程分別交給師徒二人觀看，又說：「大概你們也知道我們是私人機構，沒有人拿錢津貼我們的，所以一切經費皆來自顧客。」

阿生說道：「我聽人家說，你們服務周到，與一般慈善機構比較，實在相差太遠了。收費不成問題，問題是你們的設備和服務，我想先了解一下，可以嗎？」

「當然可以。」陳院長由辦公桌後面站立了起來。「請兩位跟我到各處參觀一下。」

呂偉良一直未作聲，他盡量顯得不高興的樣子，當阿生伸手扶持他時，呂偉良却故意大發脾氣道：「不用你這麼細心啦，你以為我真的不懂得走路麼？」

陳院長出奇地回頭一望，阿生表示出一派尷尬神色，聳肩苦笑道：「對不起！我叔父的脾氣一向不好，尤其是自從殘廢了之後，行動不方便……」

呂偉良也不等他說完，便朗聲說道：「算了算了，別嚕囌了，以後我也不用你來服侍我了！」

陳院長道：「二位放心，我們這裏的護士小姐很會服侍別人，許多有錢人沒有病也喜歡來此休養，當你習慣了之後，你就會覺得這裏比起府上更加舒服了。」

呂偉良怒意未消，嘆氣道：「一個人老了固然令人討厭，殘廢了就更糟糕！」

阿生說道：「叔父，你何必說這種話？你也知道現在請傭人不容易，我送你到這裏來，都是為了你好。」

陳院長也說道：「是的，現在請傭人真頭痛。來吧，讓我帶你們看看本院的環境。」

陳院長帶着師徒二人到各處走動，這裏固然有不少老年人在休養，也有傷殘人

士；當然，他們都相當富有，否則亦難以負担這麼高的收費。

章程上所列的費用，在千元月費以外，加上一些雜費，數目將達二千元一個月；這當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負担的。

院內有康樂室、健身室、蒸氣浴室以及醫療室等等；戶外則有網球場、泳池以及滾球場等等，設備的確相當齊全。

花園中亭台樓閣，綠蔭處處，不少老年人正在下棋，也有人在泳池中游泳，更有不少人在池畔晒太陽，各適其適，看來沒有半點煩惱。

阿生看見這種情景，差點要叫呂偉良收回成命。因為他既然看不出有一點可疑之處，又何必再浪費金錢和時間？

但是，呂偉良却不這樣想，他覺得有些事情是表面一套，內裏又是另一套的。既然決心要查個明白，就只有既來之則安之。

陳院長約略介紹過院中一切設備之後，說道：「我們這裏幾乎每一樣東西都是為顧客設想的，醫葯設備也是一流，所以，萬一有什麼意外發生，家屬亦可以放心，因為我們這裏本來就是半間醫院。」

阿生忽然問道：「有個姓劉的，他可是你們這裏的人？」

「姓劉的？」陳院長問道：「叫劉什麼？」

「劉子明！」阿生說，「剛才我們的汽車經過山下路口附近時，看見一輛汽車失事，聽說死者叫劉子明，汽車可能是由這裏山上開下去的。」

陳院長憤然道：「也許就是那個毛遂自荐的不速之客；他自稱是醫生，向我們求職，但我要求他出示醫生文憑時，他又無法取出證明。其實，我們已有足够的醫生，例如我本人就是一位醫生，再加上一些有經驗的護士小姐，已足以應付目前所需。」

呂偉良担心阿生啓人疑心，阻止他問下去，故意說道：「別理人家的事吧！你到底想我在這裏住上多久？」

「叔父，這不過是權宜之計，待請到傭人之後，我自然會把你接回去。」阿生又說：「如果你住上一兩個月認為環境不錯的！當然也可以在這裏繼續住下去。至於錢方面，多花一些也值得啊！」

「值得之至，嘿！你當然這麼說，因為錢都是我的，你怎麼知道賺錢的辛苦？」呂偉良生氣地說：「你送我到這裏來，大概希望少個人看管你吧？」

阿生苦笑道：「叔父，別這樣好嗎？在陳院長面前，你怎麼可以說這些話？」

「為什麼我不可以說？你是我唯一的侄兒，我又沒有兒子，將來你便是我的繼承人了，難道我不能教訓你嗎？」呂偉良說。

「好了好了，叔父，我聽你的話就是，何必這麼生氣呢？」阿生扶住呂偉良入屋。

呂偉良一手將阿生推開，獨自拄杖入內。

陳院長走得較後，低聲問阿生：「你是不是時常令你叔父生氣？」

阿生道：「他脾氣糟透了，我真的怕了他。院長，請你趕快替他辦手續吧，回頭我再送些日常用品來給他應用。」

陳院長道：「他什麼都可以在這裏取用，只要把些衣物拿來就行；還有，就是你府上的通信地址以及電話號碼，你必須留下，以便必要時，我們之間可以取得連絡，相信你也明白，一個殘廢的人，任何意外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阿生道：「我明白。」

三個人先後再度回到院長室，一名年約三十的女護士進來。

陳院長叫她帶呂偉良到他的房間去。

阿生嘆氣說：「你真好！院長，難得你肯收留他，這些日子以來，我受氣也受够了。」

陳院長笑道：「新一代和舊一代的思想，有時總難免會有些距離的。你叔父是做什麼生意的？」

「他退休了，自從傷腿後，獲得了一大筆保險賠償金，後來炒股票，結果賺了大錢。」阿生撒了謊。

「哦！原來如此。」陳院長道：「你們家中還有些什麼人？」

「什麼人都沒有。」阿生做了一個鬼臉，「你也看見了，我叔父那樣兒，想找個女人做妻子相信也不容易呢。」

陳院長在一張表格上登記完畢之後，又讓阿生在上面留下電話號碼和地址。

陳院長又說：「你現在可以走了，你叔父呂先生，我們會好好的照顧他。」

阿生道：「不！我要告訴他我要走了，否則他又會大發脾氣啦。」

這時候，那位漂亮的女護士又來了，她似乎要向院長請示一些什麼，阿生故意退出院長室外去。

阿生看看門外無人，倚在門旁竊聽，只隱約聽到女護士說：「那跛子到底是什麼人？脾氣糟透了。」

「忍耐一下吧！看錢份上。」陳院長說。

以後他們還說了一些話，但是太細聲，聽得不清楚。

阿生走到走廊那邊，找着呂偉良的房間——房門外的塑膠牌上寫住一個呂字的就是了。

呂偉良不待阿生入內，便由房內出來，示意阿生別胡亂說話。然後與阿生由橫門走了出去！

外面有許多花蔭小徑，不少樹木底下有人在乘涼，但呂偉良和阿生走向一些沒有人到的地方。

呂偉良低聲說道：「這裏的確有些古怪，房內裝置了竊聽儀器，電話也只是分機，剛才我真担心你洩露口風。」

阿生道：「這麼看來，你確實須要留下來了。」

「是的，我必須冒險一試。」呂偉良道：「你回去檢幾件衣服，帶些錢來；最重要是秘密與夏維探長取得連絡，查查劉子明的底子。」

阿生道：「你獨自留下，必須小心，萬一他們是歹徒，而又看出破綻的話，我們就會有危險。」

「我會自己照顧自己了，車內的通訊儀器必須經常打開。」呂偉良說到這裏，迎面看見一名較年輕的女護士走來。

於是，他又故意放大聲浪，責罵着阿

生。

阿生後來終於向院長告辭，又再三叮囑他們小心照顧他的「叔父」。這才開車下山。

當阿生開車下山時，汽車失事現場的調查人員已經撤退了。

阿生回到市區，沿途上他一直留心着有沒有人跟蹤他。

他返抵家中，立刻打電話給夏探長。夏維不在他的辦公室內，聽電話的是辛尼。

阿生問道：「那個交通失事的死者劉子明，到底是什麼人？」

「什麼交通失事的死者？」辛尼莫名其妙地反問。

「就是數小時前，在天年療養院山道那一宗交通失事中死去的。」

「你想查一些什麼？這些事情你應該向交通失事調查組去查問。如果我們也兼顧這一類案件，眞的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了。」

阿生道：「告訴你，我懷疑劉子明死得有些不明不白；我們師徒二人正是這宗失事案件的目擊證人。」

辛尼想想，無可奈何地答道：「好吧！你等等再打電話來我代你過去查查。」

阿生放下電話之後，立刻替呂偉良檢了一些衣物和日用品。

此外，阿生更把一些電子儀器夾進衣物中，準備交給呂偉良應用。

阿生正想再打電話到警局去，電話却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對方並非辛尼，而是陳風——一家保險公司的股東之一。

陳風要找呂偉良，阿生問他什麼事。

陳風道：「我們公司方面想正式聘用呂先生代爲偵查一件事情的眞相。你可是阿生兄弟？」

阿生說：「是的。你所要講的是什麼事？」

「就是尤京雄之死，我一直覺得有些古怪。」陳風說。

阿生道：「人家已入土爲安，你還想查一些什麼？」

「本公司的董事們剛開了會，決定拖延尤京雄的壽險賠償，同時正式通過，授權我去聘人偵查此事的眞相。」

「那你去找私家偵探吧，不妨對你說，我師父對這些事沒有興趣。」

阿生說着就想掛綫，但却給對方連聲叫住！

陳風又說：「阿生兄弟，你替我求求你師父吧！我知道他對這種事情會有興趣的，至於費用方面……」

「告訴你吧！我師父有興趣的事，從不計較報酬的。目前他不在家中。我以爲你要調查什麼，除了報警之外，就是去找江强。你知道江强是誰嗎？他就是江强私家偵探社的社長，只要說是呂偉良介紹的，保證收費低廉，工夫妥當。」

阿生這一回眞的把電話掛斷了。

他爲了防止對方再打入來，把聽筒再度拿起，同時撥了警局的號碼。

阿生找着辛尼聽電話。辛尼說道：「我剛與交通失事調查組的人連絡過了，他們說：那個叫劉子明的，是個無牌醫生，汽車機件失靈以致失去控制，並無可疑之處。」

「你們警方的人辦事的確快捷妥當！」阿生笑道：「正如你所說，本市交通失事案件這麼多，如果每一宗都去深入調查，的確是查不勝查的。」

辛尼似乎聽出了弦外之音，說道：「阿生，到底你又發現了一些什麼？」

「沒有什麼。既然沒有什麼可疑之處，那我們就等待將來開庭研究死因時，出庭作證好了。」

「好吧，有什麼事情，再打電話來找我。」

「謝謝你！」

阿生知道當地有許多公式化的事，例如某人在一宗意外中死掉，照例有所謂開庭研究，但到頭來照例也只有公式化的結果。

即如某地一場天災，一幢簇新的洋樓倒塌，死了數十人，照例研究一番。但結果如何？幾乎可以在一開始時，就做出報告：那些人死於自然災害，與人無尤！

至於事實眞相如何，相信沒有多少人敢去查問到底吧！

其實那處地盆，地質學家早已認爲不適宜建築高樓大廈；等到不幸事件發生了，當局的救援工作又如何？有人埋怨有關當局太遲派人趕往現場，也有人埋怨當局事前不發警告。

姑勿論當局是否在事前知道情況危險，但事後的淸理工作却緩慢得令人吃驚！一幢樓宇倒塌，兩個月時間之內不能找出所有受難者屍體，三個月時間仍未能將現場淸理完畢，四個月後附近的居民未能遷回原處居住。

這個政府的工作效率，於此亦可見一斑！

於是有人在担心，一旦發生地震，或者其他類似的自然災害時，後果又會如何？想到這裏，就難免會令人不寒而慄！

生長在這個時代的人，本來就够苦了，可幸人們還有一點善心，每有什麼災難降臨，僅以身免的人都能同舟共濟，大解善囊。但是，數目龐大的捐欵，是否眞正送到災民手中去了？相信也沒有那一位善長會去追查詳細賬目吧！

呂偉良師徒二人這一生也不知做盡幾許善事，但他們有個原則，就是親自看見受惠者實受其益，從不假手別人。

呂偉良和阿生也不喜歡沽名釣譽，所以他們每喜用「無名氏」捐出善欵給窮人們，他們的大名永遠不會出現在報章上的捐欵名單之內。

許多人都明白他們現在不過居住在一間旅店之內，店主當然要賺回祖家養父母的，所以儘管每次有自然災害降臨，出錢出力，互濟互助的，仍然是這一班可憐的旅客。

呂偉良做善事沒有時間限制，他幾乎每一個月都有或多或少的錢送到一些養老院去。

阿生受呂偉良影响極深，所以許多地方都與他師父相似。

現在他開着車子，又再趕往郊外。

呂偉良在天年療養院之內，彷彿像個老頑固，他担心護士小姐會强迫他打針服

藥。因爲他看見一些人也同樣要吃藥。

將近黄昏了，阿生還未到，呂偉良吃過一頓頗豐富的晚餐之後，在花園內散步，有個年約六十的老人跟他招呼：「年靑人，你是新來的吧！」

「我並不年靑，已將近四十歲了。」呂偉良說。

那老人一陣呵呵大笑，道：「我兒子也不止四十歲了，你看來像我兒子一樣罷了。」

呂偉良呆了一呆，覺得這老人倒很有趣。

老人拍拍花徑上一張石櫈，示意呂偉良坐下來。

呂偉良拄杖走過去，問道：「老伯，你貴姓？」

「小姓胡，你呢？」

呂偉良說：「小姓呂。胡老伯，你住在這裏有多久啦？」

「一年有多了。」

「令郎和令千金呢？」

「他們都成家立室了，否則我又何必到這種地方來啊！」胡老伯輕輕嘆了一口氣！

呂偉良忍不住追問：「你有多少位令郎？」

「你猜猜吧！」

「最少也有兩三位。」

「再說多一倍吧！」

「那就是說，有五六個兒子，怎麼還要住到這種地方來？」

「你不是第一個問我，可能是第一百個。」胡老伯苦笑搖頭。「這就是學習外國人的倫常的結果，兒女長大了，都不要父母了！他們寧願每人每月合資把我送到這兒來。你說，這是個什麼世界？」

「這兒也不錯，坦白說，今天我侄兒送我到這兒來，我也不太高興，現在習慣了環境，也沒有什麼。」

「是的，但老年人總希望時時見到他的兒孫，現在我却像被人充軍一樣。」

呂偉良看看附近沒有人，乘機問道：「你在這裏一年多，當然認識一位姓尤的吧？」

「你說的可是尤京雄？」

「對了，就是他。」

胡老伯慨嘆的說道：「當然認識，他也有兒女，而且很富有，但結果也要住在這裏，可見現在的年靑人對孝道早已遺忘了。」

「他已經死了，你知道嗎？」

「死了？」胡老伯呆了一呆，「我只知道他病的很嚴重，送到城裏的醫院去了。什麼時候死的？」

「就是這一兩天的事。」

「眞的是人生如朝露，我當然記得他，他這個人實在不錯。」

「還有一位姓劉的，胡老伯，你認不認識一個叫劉子明的人？」

「劉子明？」胡老伯認眞地想了一陣，搖搖頭說：「我從未聽過這名字，他是誰？」

呂偉良道：「他是一宗交通意外的死者，今天我上山時偶然見到了，還以爲他是這裏的人。」

「不！這名字很陌生，也許見到面時會認得，但這名字的確未聽過。」

呂偉良看見那邊有人走過來，不敢再說下去。

由那邊走過來的是一名大漢，他穿着制服，看來是一名雜役，但他身裁魁梧，說不定是負有特殊任務的打手之類。

呂偉良以爲他是過路性質，想不到他却在跟前站住了。

大漢瞪住呂偉良問：「你是不是姓呂的？」

呂偉良暗吃一驚：難道他偷聽到一些什麼？

當下，呂偉良說道：「是的，有什麼事？」

大漢道：「你的侄兒送衣服來了，院長請你過去。」

呂偉良這才鬆了一口氣。

阿生果然是來了。

他們在房間內逗留片刻，呂偉良在陳院長面前表示心情好一些。

陳院長慈祥地點頭笑道：「這裏空氣淸新，環境好，你會得到不少好處；同時包保你住不上三天，就有許多新朋友。」

阿生也說了一些安慰說話，然後又看看腕表：「現在時候還早，我陪你到院子裏去走走吧！」

陳院長道：「你儘管放心好了，這裏每個小節，我們都十分留意，如果有什麼特別事故，我們亦會打電話到城裏去通知你。」

阿生表示放心。

師徒二人走到空曠的草坪上，表面是散步，實則是交換情報。

呂偉良低聲問阿生：「劉子明有什麼資料？」

阿生道：「辛尼說他是個無牌醫生；這裏的人認識他嗎？」

「不！暫時查不出頭緒，我是新來的，如果太過明目張胆去查，可能引起他們的疑心。」

「尤京雄呢？」阿生問：「他是不是在這裏死去的？」

「這裏的人只知道他患病，還以爲他入了醫院，不知道他死了。」

阿生四顧無人，忍不住說：「你覺得這裏有什麼可疑嗎？師父。」

「當然有問題，否則，他們爲什麼要在我的房間裝了竊聽儀器？」

「那麼，我們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我們首先要深入調查劉子明的眞正死因。」

阿生說道：「辛尼也說他的汽車機件失靈。」

「那可能是人爲的，否則，爲什麼他死前會說那一番說話？」

「會不會是私人恩怨？例如他求職不遂，與這裏的人發生爭執，他懷疑被人暗算。」

「但是，陳風的一番說話，令我印象難忘。」

「是的，你說起那個保險商人，他曾打電話找你，要求你代查尤京雄的事。但是，我乾脆地推掉了，我說你沒有空做這些事。」

呂偉良道：「你做對了，阿生，我們不能讓其他人知道我們的行動，包括警方



呂偉良由窗外望入房內，發現陳院長與一名女護士正在竊聽儀器旁邊偷聽。

的夏維探長在內。」

「我明白了。但是，你獨自留在這裏，可能很危險，所以，半夜裏，我的車子會開到附近來，萬一有什麼事發生，你可以發訊號向我求救我會及時來接應你。」

「不！你不必這樣，這樣反而容易引起他們的疑心。」呂偉良又說：「目前這個階段，你不妨飾演一個反派人物。」

「什麼反派人物？」

「例如一個不羈的青年人，覬覦我名下這份家財的，只有這樣才可以迫他們露出現形來。」

「是的，不知是否心理作用，今天下山時，我總覺得有人跟踪我。」

「那你更加要小心，切不可與警方的人接觸。」

「但我打過二個電話給辛尼。」

呂偉良道：「電話可能他們未及截聽，總之以後你小心就是。」

阿生又說：「我把一些儀器帶來，以便你必要時應用。」

「我有這枝萬能拐杖已經够用了，你把太多古靈精怪的東西帶來，只有引起不便。」

「師父，你放心好了，我把那些東西收藏得很好。肥皂裏，牙膏裏以及皮鞋踭等處，你都可以找到你所須要的東西。」

呂偉良自然知道自己的徒弟是個鬼靈精，但他覺得最安全的武器是「機智」，其他東西只不過是稍作輔助而已。

阿生忽然看見那邊一間房的窗口有人影移動，這小子好記性，他問呂偉良：「師父，你可是住在那一間房間的？」

「是的，怎麼有人？」呂偉良吃了一驚！「糟糕！可能他們在搜查你送來的衣物及日常用品。」

阿生道：「你放心好了，除非他們是間諜的專才，否則不可能輕易發現其中秘密。」

呂偉良說：「你下山去吧！我還是返回房間去，小心有人跟踪你！」

「我明白了！」阿生說，「明天，我會設法再來會你。」

阿生說完就走向停車的地方，呂偉良則拄杖進了屋內。

房間裏有個女傭人正爲呂偉良執拾衣物被褥。剛才他們在院子裏看見的人影，可能就是她了。

呂偉良把她遣走，發覺一切用品曾被搜索過了。

由此可見，那女傭負有特殊任務。還好呂偉良進來得快，那些藏有日用品的電子儀器未被發現。

呂偉良老早就仔細檢查過房內各處了，這裏安裝有袖珍的竊聽儀器，就只有浴室裏沒有。他們的目的可能要偷聽留院的人與家人的談話。

呂偉良把一些日用品帶進浴室，把阿生送來的電子儀器取出，納入義腿的空罅中去。

那一晚，靜得叫人心裏害怕！院子裏傳來虫聲唧唧，呂偉良眞的有點不習慣這種環境。

他悄悄溜出院外，突然有人喝住他：「喂！你去那裏？」

呂偉良回頭一看，是一名彪形大漢，他用電筒照射過來，呂偉良說道：「我睡不着覺，想出去散散步而已，何必大驚小怪？」

大漢是穿制服的「雜役」，但呂偉良一直覺得他們可能是打手之類，在這晚上的時候，他們看來又是一名更夫。

呂偉良看看時間，差不多是晚上十二時了。

那大漢道：「你不要隨處亂跑，其他人都睡着了，院長知道一定不高興。」

呂偉良看看院子裏的確鬼影也不見一個。

阿生如果在身畔，還有個人可以談談，現在只有呂偉良自己一個人，在陌生的環境中固然睡不闔眼，更加由於這裏可疑的地方太多，更是疑雲陣陣。

呂偉良回到房內，走進浴室中開了花洒，讓淸水不斷的流進缸底的水槽裏去！

房內熄了燈，一片黑暗。只有浴室有燈光透射出去！

呂偉良在房間的窗口偷偷往外窺伺，只見一名大漢在外面往來巡邏。

他再回到房門這邊，悄悄開了門，在內縫中看見走廊上沒有人。

他正想開門竄出去，那邊傳來一陣步聲，一名大漢走了過來。

呂偉良急忙退回房裏。

門外步聲細碎，來來回回的，顯然有人在外面走廊上巡邏。

呂偉良無可奈何之下，只有冒險越窗而出。

還好窗外一片黑暗，尤其是離開窗門不及一丈處，種植了一列矮林以及花草，正是最好的掩飾。

他記得這是護士長姚玲的睡房，裏面有「沙沙」的花洒聲傳出，可能姚玲正在入浴。——呂偉良當時就這麼想。

但是，再細聽下去，又有些古怪。那「沙沙」作响的花洒水喉聲，似乎經過了一些咪高峯傳出。

呂偉良心裏立卽就明白過來！

他剛才不敢抬頭張望，目的是避免暴露目標，更不想做出警伯的下流行爲。但是，現在情形可不同了。

他悄悄抬頭張望，只見輕紗掩飾下，窗內有着兩個人。一個是女護士長姚玲，另一個就是這裏的陳院長。

他們正站在一些儀器前面，咪高峯的聲浪就是由這些儀器中傳出的。

呂偉良現在才明白，果然有人在注意着自己的一舉一動。

他們爲什麼會這樣？是懷疑自己，或是例行的工作？

這時呂偉良又聽到陳院長說：「那跛子浪費了不少用水，別忘記在賬單上記上這一筆水費。」

姚玲據說是院長的得力助手之一，她說：「這是小意思，可不知有沒有大生意可做。」

「相信會有的，我已派人跟踪他的侄兒。」

「有什麼發現嗎？」

「暫時未有消息，但我相信他侄兒很討厭這跛鬼。」陳院長一反日間的慈祥，語氣中充滿了陰險。

「明天，我們要派人接近他，進一步了解這傢伙的家境。」

「我看，他很富有。」

「當然，有胆住到我們這裏的，多少總有些錢，問題只是富有到什麼程度而已。如果像胡老頭一樣，靠兒女每月合夥送一些費用到這裏來，那又有什麼用啊！」

陳院長「拍」的一聲，把儀器的開關掣關上了。他說：「睡吧！他可能進行冷水浴，希望治愈他的失眠症而已。」

儀器關掉之後，燈光也熄滅了。跟住傳出一陣陣男女的嬉笑聲，原來陳院長不但有個得力的助手，還有個風騷入骨的情婦。

明目張胆　暗裏跟踪

阿生獨自駕車下山，很快就發覺有人跟踪他。

時已入黑，因此郊外的公路上只須一點點燈光，亦會引起阿生的注意，何況呂偉良已經提醒過他了，所以他更加小心。

呂偉良叫他演一個反派人物，目的大概是要引對方上釣。

於是，阿生開始計劃好一切，等到汽車開入市區之後，他便直駛紅燈區。

這是著名的色情地帶，阿生當然不是個墮落青年，只不過想引誘跟踪的人上當而已。他停好車之後，果然看見跟踪他的人，也把車子停在不遠處，悄悄監視着。

阿生爲了「壞」得更徹底，先走向一處香烟檔購了一包香烟，燃着了一支之後，一搖三擺的，進入一家小舞院去。

這家小舞院門前的玻璃櫥窗內，擺了一些裸體的廣告畫。

那些廣告字眼更加明目張胆得很。其中幾句是：「無上裝侍客，一個大鐘，保證攪掂……」

「攪掂」是廣東人的口頭禪，「大鐘」則是舞院裏的專用名詞。總而言之，就是光顧舞小姐一小時，便可以爲所欲爲的意思。這種妓寨式的色情場所，此時此地幾乎有如雨後春筍，到處皆是，本來也見怪不怪，但阿生却有些心跳。因爲他受了師父的影响，從來不敢摸到這些地方去，除非有特殊任務又當別論。

進去之後，立刻就有人上來招呼。一個手持電筒的男子把阿生引進一間小房之內。照例問了一些有沒有熟悉小姐之類的說話。

阿生說道：「只要個會說話的，陪我談談心就行了。」

那位舞女大班走開了，不到一分鐘，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走進來。

阿生在昏暗的燈光中，根本看不見她是誰，只知道她是個嗲聲嗲氣的女郎。

那女子說：「來了很久麼？」

「不！剛坐下就找你了！」阿生說。

她老實不客氣，一屁股坐靠阿生的身旁，就伸手摸他的大腿。

這時候，阿生隱約又聽到走廊外面有人聲傳來，舞女大班在招呼另一位剛剛入來的顧客，阿生由簾子的罅縫中窺伺出去，發覺他正是剛才跟踪自己的人。他被帶到隣室去了。阿生心裏有數，故意跟那女郎朗聲嬉笑。

女郎不知被人利用，聲聲要求阿生捧

她一個「大鐘」。阿生明知是演戲，但總要演得像樣一些。

阿生說道：「我在這裏給你錢，你在這裏給我親一親不是一樣麼？」

女郎笑道：「呆子，這裏怎及得上大鐘房那麼舒適？」

阿生道：「別以為我第一次到這地方來，我是常客。」

「那更無須我多作介紹了。」

「但是，我還有約，只有十多二十分鐘，就要走了。」

「十多二十分鐘，可以殺一個人啦！」女郎又嘻哈大笑起來。

「下次吧！你這麼風騷，我怎會把你忘記？」阿生又說，「我約了朋友在附近一間酒吧，商談一宗十分重要的生意。」

「誰相信你？你年紀輕輕，怎麼懂得做什麼生意？」

「你沒有看見報紙時時刊登麼？十四五歲的黃毛小子，甚至可以殺人，還有什麼可以令他們不敢去做的？」

「哦！我明白了，你要約朋友去……做買賣！」

「別那麼大聲，萬一給警探聽到，我就給你害死了。」

「你放心，我不會出賣你的，只要你得手後，記得來多捧我幾個大鐘就行了。哈哈……」

阿生明知這些話隔壁一定聽到，卻又故意作成担心別人聽到的樣子。而那女郎卻存心與他們作對，聲音時大時小，故意令阿生感到尷尬。

她又說：「你最好陪我入大鐘房，我實在太喜歡你。」

阿生看看腕表，朦朧的燈光底下，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他進來已將近十分鐘了。

他的確約了人在一間酒吧會面，那是在途中打出的一個無綫電話約好的。

逗留了將近二十分鐘，阿生才嚷着叫大班結賬。

阿生離開小舞院，發覺那傢伙又跟了出來，但他卻裝作不見。

他沿住行人道，走到同一條街道不遠處的一間酒吧。

進去時，辛尼已經在着。

原來阿生用無綫電話約好的人，就是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

辛尼招呼過他之後，早已從眼色中意會到他被人跟踪。

阿生在卡座上坐下來，向女侍應要了一杯啤酒，然後低低聲問辛尼：「有沒有人認得你？」

辛尼也低聲說：「你沒有看見嗎？我經過化裝，大概沒有人的目光銳利得過你了。」

是的，辛尼唇上貼鬚，戴了新潮眼鏡，但阿生剛才一眼已經認出了他。

阿生發覺跟踪他的人，進來之後坐到後面一個卡座中。

阿生故意說道：「讓我畫一個地圖先讓你了解一下吧！」

阿生用紙筆畫了一些字：「隣座有人，我們要演戲！」

辛尼莫名其妙的，但也得遵從阿生的意見，因為在電話中阿生約畧說過了，他的師父呂偉良正身入虎穴，他要引魚兒上釣。

辛尼故意高聲問道：「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看見這簡單的地形圖麼？」

辛尼明知那是九個字，並不是什麼圖，但他仍然說：「看過了。」

「我要你設法把我叔父殺掉。」

辛尼又是一怔：「殺掉你叔父？」他真的弄得一頭霧水。

阿生道：「是的，我是他唯一的繼承人，你明白我意思嗎？」

「當然明白。」辛尼說：「但是…」

阿生怕他漏了口風，忙說道：「至於費用方面，我那份豐厚的遺產到手之後，總不會虧待老朋友的，放心吧！」

阿生的聲浪令到隣座的人隱約可以聽見。

辛尼心裏發悶，因為他實在無法澈底明白阿生的意思。

辛尼說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趕快喝了這一杯，我們到外面去談談吧！」

阿生也覺得有趣，跟一個警探演出一幕「犯罪」活劇，把對方弄得糊裏糊塗的。於是他再喝了幾口啤酒，就叫侍應生結賬。

二人走出酒吧！

辛尼已急不及待地問：「你到底又在要什麼鬼把戲？」

阿生低聲說：「到我的車子裏來，讓我詳細告訴你吧！」

辛尼回頭張望，道：「沒有人跟踪，現在你可以說了。」

但阿生不放心，對方可能不止一個人跟踪他，但他的車子裏則有隔音設備。

二人上了汽車之後，阿生就把車子開走。

不久之後，那輛跟踪他的汽車也開出來了。

阿生說道：「那是一個犯罪組織的人，我們懷疑他們，所以師父深入調查。」

辛尼道：「就是劉子明那宗事件引起的嗎？」

「劉子明汽車失事，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阿生說道。

「呂先生現在何處？」

「在一間療養院內，但你要保密。現在我想知道劉子明的資料。」

「我早說過了，他是個無牌醫生。」

「會不會服務在天年療養院？」

「我不大清楚。」

「他的汽車檢查過了？」

「是的，機件失靈而引至失掉了控制，許多老爺車都有此毛病。」

阿生道：「不會這麼簡單的，除非你不想立大功，否則你要與我合作。」

「你想怎麼樣？」

「派人調查劉子明的背景，例如是否有案底，還有幾個人要靠你去查的。」

辛尼問道：「誰？」

「就是尤京雄。」

「他已經死了。」

阿生說：「死前又怎麼樣？這十分重要，你偵查的範圍包括他的遺產有多少，如何分配等等……」

辛尼道：「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有什麼企圖？」

「辛尼，你聽着，我可以不找你合作，只因為你是警方的人，許多事情進行起來比較順利。現在我們這麼樣為了什麼？揭發罪惡，為社會除害而已。你只要一聲不合作，我立刻可以送你回你停車的地方去！」

「……」辛尼怔了一怔，「好吧！你繼續說下去吧！」

「我告訴你，事情是這樣的，師父去拜祭尤京雄時，有人竊竊私議，懷疑他的死因。跟住有個保險商人，要求我們代為偵查，他說尤京雄生前購了巨額保險。」

「就憑這些，你們便諸多懷疑麼？」

「還有，就是劉子明的汽車失事。」

阿生說道，「不怕告訴你，他死前曾對師父說過一句話，那就是：『我是被人謀殺的。』……」

辛尼呆了一陣，道：「怎麼你不早些告訴我？」

阿生說：「事情宜揚出去，只有嚇走了兇手。再說，我們覺得這種無根無據的事，暗中調查總好過明明白白的去盤問，那樣只有打草驚蛇而已。」

辛尼道：「我也知道你們師徒二人做事向來不循正軌，但這件事非同小可，你應該早就找着我們商量一下才是。」

阿生說：「你也看見了，有人一直跟踪着我，如果讓他們知道你是警探，你可想到後果會怎樣嗎？」

「是的，如果他們知道我是警探，一定不會上當。」辛尼又問：「現在你們打算怎樣做？」

「在酒吧裏的一番說話，你雖然聽到一頭霧水，但是，如果他們是我們想像中的歹徒集團，相信不久就會上當。今晚我約你出來，是要你設法查清楚那幾個人的底子，尤其是劉子明，我要知道與他有關的每一個人的來頭。」

「相信你也得承認，你們辦得到的事，就不會找我們，於是這件事可能給你們靜悄悄地解決了。但現在你們似乎是迫於無奈才讓我知道。」

阿生橫瞪他一眼：「男人大丈夫，別這麼小心眼好不好？」

辛尼拍拍阿生的肩膊，笑道：「算了，何必認真，我也不過說說笑而已。」

阿生把車子繞了一個大圈，回到紅燈區，發覺那可疑車子仍在苦苦追隨，亦步亦趨的。

辛尼說道：「要不要我出面逮捕那吊靴鬼？」

「不！千萬不可！」阿生說，「你要佯作根本沒有發覺他們，然後下車離去；如果他們跟踪你的話，你要擺脫他們，切不可讓他們知道你的身份，否則我們就會功虧一簣！」

「好吧！那你就在這兒附近停車，我的車子就在後面街。」

阿生把車子靠向路旁，讓辛尼下了車，他自己也下車走進一間酒吧裏去。

阿生的目的原是給個機會，讓那跟踪他的大漢有機會親近自己；但是，想不到那傢伙下車之後卻在跟踪辛尼。

辛尼轉入橫街，突然失了踪！那大漢四下裏張望也見不到他。

那跟踪的大漢正要轉身離去之際，黑暗梯間撲出一條人影，大漢背後發覺有硬物抵住，立即僵呆下來，不敢妄動！

辛尼沉聲說道：「不用舉手，也不許你亂動，除非你有本事肯定老子手上的槍是假的，否則別拿你的性命開玩笑！」

大漢苦笑道：「我身無長物，你揀錯對象了，兄弟。」

「不！我一點也沒有弄錯，是你企圖跟踪我的，你以為我打刼嗎？蠢才！」辛尼又說：「告訴你，我殺人是有代價的，否則老子不會浪費子彈去做虧本生意。但是下次如果你再遇上老子，我會在一百尺之內，閉上眼睛擊中你的頭顱！」

辛尼說這話的時候，狠狠地用槍咀推了一下，令到那大漢的腰部隱隱作痛。

那大漢當然不知道他是警探，從語氣中聽出他暗示自己是一名職業兇手，所以更加為之冷汗直冒！

辛尼又說：「你要若無其事地直行，沿住行人道走！如果你敢回頭偷窺老子一眼，那我明知是虧本生意，也得送你一顆子彈。」

大漢不敢不從，唯有照做如儀！

辛尼心裏發笑，要不是阿生，他又怎麼會變成「職業兇手」？

目睹那大漢沿住行人道走了數十碼，辛尼才悄悄回到他的汽車裏去。

那大漢沿住原路回到酒吧這邊，他顯然記得阿生剛才進入那間電話酒吧。

電話酒吧的特色就是每個卡位都有一具內綫電話。例如你看中那邊卡座裏一位美麗女郎，你可以利用電話向她兜搭。

現在那大漢走進了電話酒吧之後，很快就找到阿生之所在，他於是利用電話找阿生交談。

阿生早已想到對方可能有此一着，因此並不感到意外。

那大漢壓低聲音問：「你可是請了一個職業兇手去對付你的叔父？」

阿生故作驚奇地問：「你是誰？」

大漢道：「不必大驚小怪，快些說真話吧！否則我報警！」

「你這算是什麼？勒索嗎？」

「趁事情還未傳出去，我只要聽實話。其實你這樣做太笨，職業兇手多數有案底。」

阿生道：「我們根本談不攏，你休想要勒索我。」

「我並非勒索你，我是為你設想。」那大漢又說：「坦白告訴我，你叔父的唯一繼承人是你嗎？」

「是又怎麼樣？」

「我可以替你想想辦法。」

阿生故意吃驚地問：「你可以替我想辦法？」

「是的，我們有更為高明的辦法，保證不露任何痕跡，警方更查不出一點兒破綻。」

「你……你到底是誰？」

「你放心，我不會出賣你的，我們做事向來妥當，而且我們在事成後才收費用，價錢十分公道。」

「好了好了，我怕了你！」阿生焦急地低聲說道：「這些事豈可高談闊論？我們立刻就見面談談吧！」

「不！」大漢說道，「事情未有頭緒

之前，我不會見你的。不過，你可以留下府上的電話，我們約好時間，再詳細談談吧！」

阿生知道「魚兒」已上鈎了，說出了自己的電話號碼，同時約好明天中午時詳談。

大漢滿意地掛了綫。

那些卡座又高又黑，大概是爲了方便野鴛鴦們談情說愛吧！

阿生不知道那大漢躲在那一個卡位裏，但可以肯定這內綫電話就是跟踪他的人打來的。

那大漢後來悄悄離去，阿生也結賬離開了那間電話酒吧。

呂偉良的車子仍然停在路旁，但那大漢所駕的車子，這時已不知所踪。大概他已離此返回郊區去了。

阿生很担心他師父的安全，無奈這裏距離市郊太遠，車子裏的無綫電通訊儀器也無能爲力。因爲呂偉良萬能枴杖中的電子儀器，只不過是半導體的接收器，超過一定的距離，就無法與阿生連絡。

要不是呂偉良特別提醒過阿生，阿生眞想把汽車開到山脚下，希望與呂偉良取得連絡。

阿生雖然明知呂偉良爲人機警過人，但萬一有什麼不測，在那荒郊地方，眞的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阿生單是想到這裏，便令到他那晚無法入睡。

呂偉良的汽車設備齊全，變化多端，阿生如果要把車子開到山脚下去，他大可以僞裝一番。但是，呂偉良既然吩咐在先，阿生想落其中必有道理，所以他也不敢違反師父的意思。

好容易才挨到天亮，阿生剛睡了一會兒，又從夢中紮醒。

他匆匆更衣洗漱，急急忙忙吃了一些東西，又趕緊開車直駛郊外。

豈料車子在行進中，電話响了起來。

現代的電話進步一日千里，任何人的車子裏須要安裝無綫電話都可以，只須向電話局申請，肯負担那筆費用就可以。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大部份時間在外，很少留在家中，所以車子裏也安裝了這一類無綫電話。現在打電話來的，正是辛尼。

辛尼把昨夜分手後的情形，對阿生說了。

阿生在電話中告訴他：「魚兒已經上鈎了，現在只待收穫。」

辛尼說道：「關於那個劉子明，就是那個在交通失事中死去的無牌醫生，我們已經派人查過了，他自己有一家地下診所，但由於是黑市的，顧客不多，所以經常要到其他地方兼職。照這情形看，劉子明可能也在天年療養院裏兼職。」

「是的，陳院長也說劉子明曾向他求職，但他不接納。如果這是謊言，問題更易了解。」阿生又說：「萬一劉子明眞的在療養院兼職，而陳院長又否認，這正好表示雙方已有矛盾的存在，那麼，破壞劉子明車子的人，就是陳院長，或者他的手下。」

「嗯！這麼說來，我們警方也應該開始採取行動了。」辛尼說。

「不！你千萬別操之過急，否則就會打草驚蛇，而且一無所獲。現在證據不足，一動手就等於便宜了他們，將來在法庭上他們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辛尼想了想，說道：「好吧！那麼，請你隨時與我連絡。」

阿生担心辛尼陽奉陰違，再三提醒他：「你別忘記，他們很狡猾，目前時機還未成熟，萬一你做錯了，我不負責。」

「別婆婆媽媽了，快些去做你要做的事。我現在只担心你師父的安全。」

電話掛斷了之後，阿生加速把車子開往麻鷹嶺。

麻鷹嶺山道仍是那麼沉寂，險峻的道路迫使阿生要慢車。

阿生扭開無綫電通訊器，却沒有叫出呼號，只等待接收呂偉良發出的訊號；他在想：如果呂偉良遇了險，他一定會發出求救訊號的。

否則，他目前可能與別人在一起，如果與他通話，可能惹人注意。

車抵療養院，阿生覺得有人在暗中監視他，相信其中必有昨夜曾經跟踪過他的人。但是，他自始至終未見過那人的面貌，因此也不知道那傢火到底是怎樣的。

呂偉良自從發覺陳院長竊聽他在房中的動靜之後，幾乎可以確實肯定這是一間絕對有問題的療養院。因此，他更加四出打聽，希望從其他人的口中，獲得更進一步的資料。

阿生故作慇懃地，陪着他散步。這期間一樣有人在遠處監視。

呂偉良又在佯作發脾氣，由遠處望過去，以爲他在破口大駡阿生，其實師徒二人正在討論各自遭遇到的經過情形。

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一方面要令人在觀感上覺得「叔侄不睦」，另一方面却在交換情報，以便展開進一步的行動。這就是說：動作與聲音不能配合，有如一個人用自己的左右手互相打架一樣困難。

從遠處瞭望過去，呂偉良好像在教訓阿生，他有時顯得很生氣；而阿生則逆來順受，忍氣吞聲的，向他諸多解釋。

其實，這時候阿生正在說道：「如果劉子明是在這裏兼職的，陳院長的檔案中必有記載。」

「我看無須細查了。」呂偉良說：「我問過一個老人，他聽了我的描述之後，認爲那個『劉醫生』就是劉子明。」

「這裏果然有個劉醫生？」

「是的，他經常替這裏一些老年人檢驗體格。」

「那爲什麼陳院長不肯承認？」

「那當然是爲了推得更乾淨。」呂偉良又說：「他們下一步可能要查清楚我有多少財產，以及你是否有權承受一切。」

「然則我們應該怎樣辦？」

「你回去找江强商量一下，不妨將這件事告訴他，必要時還可以找申律師合作。申律師也是個嫉惡如仇的人。」

女護士長姚玲突然由一處小徑閃出，呂偉良迫住要對阿生破口大駡。

姚玲似乎很爲呂偉良的健康設想，做好做歹的，從中把他勸開。

姚玲回頭對阿生低聲說：「你待他冷靜一會兒吧，有事回頭再談好了。」

說完她就攙扶着呂偉良往內走。

阿生正要隨後跟着他入內，突然有人在後面叫住他；阿生回頭一看，是一名中年男子，看身形及高度，很有可能就是昨晚跟踪過他的人。

阿生心裏一凛，隨口喝問道：「你是誰？」

那人笑道：「你應該認得我的聲音，我們曾經談過了。」

阿生知道沒有猜錯，果然就是那個跟踪過自己的人。

阿生說：「你怎麼會在這裏？」

「我以爲你不必多問，還是談談生意吧！」

「就在這裏？」

「是的。」那人把手一攤，「我們到那邊樹下去談談吧！」

「請你先把你的方法說出來聽聽，如果我認爲可行時再談價錢吧。」

「我們的方法保證不留痕跡，而且絕對有效，問題是我們先要設法證明你叔父有多少家財，以及他的法定承繼人是否是你？」

阿生道：「我眞不明白你究竟担心一些什麼？担心我付不起費用嗎？我可以先付給你一筆訂金。」

「訂金事小，萬一事成後才發覺你是個空心老官，我們怎辦？」

「老實說，這些事見不得光，如果傳出去，大家都不得了。所以，我不可能賴賬的。」

「但是，這是我們的規矩，如果我們查不清楚，我們就不能與你合作，因爲這是十分危險的工作。」那人又說：「當我們澈底了解一切之後，我們會把這件事做得天衣無縫。」

「坦白說，我總覺得你們太過着重宣傳！」

「宣傳？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我覺得你說得太容易了。」

「這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那人說道：「我們須要時間，也須要技術的帮助，否則又怎會稱得上天衣無縫？」

「技術性的帮助？」

「是的，我們絕對不會像職業兇手一樣，揀暗殺方式；我們要他死得自自然然，不像被人謀殺，這才是一流技術。」

阿生拍手稱妙道：「對了，要他死得自自然然，那就沒有麻煩了。」

「所以我們必須有個周詳的計劃，也必須在事前調查清楚，否則，我們寧願不搭手，這就是我們一貫的作風。你不妨考慮一下，是否與我們合作最爲妥當。」

阿生佯作謹愼地考慮一會，說道：「好吧！如果昨晚那個電話是你打給我的，那麼，中午我們大概無須再約會了，等會兒我們再談細節。」

那人說道：「沒有什麼細節，這種事情難道還打合同麼？總而言之，我們要證明你是否有權承繼遺產，至於費用方面，公價是十萬元。」

「十萬元？」阿生呻了一下舌頭，「會不會太貴些？」

「一點不貴，單是沒有手尾跟，做得乾淨俐落，便值回此事，假如你聘職業兇手，他失手時，你固然寢食不安；即使得手了，你也担心警方的緝兇工作會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那人又說：「但是，我們不會留下一條尾巴的。他死後，你只須安心等待去領受他的遺產就是。你說，這值不值得十萬元？」

阿生爲難地束着雙眉，說道：「我怕我一時之間，籌不到這筆錢，即使定金一半，也不十分困難；不怕對你說，我叔父雖然很有錢，但很孤寒。我能化用的錢不會太多；也就是因爲這樣，我才會立下消滅他的決心。」

「那不成問題，只要我們調查清楚，你可以慢慢再付這筆錢。」

「那麼，明天我們再接觸好不好？」

「不！事情別拖得太久，你只須告訴我，你叔父的銀行存款在那一間銀行，你的家中是否存放有他的遺囑？」

阿生搖頭苦笑：「不！我叔父爲人向來謹愼，遺囑和有價證券等等，都不在家中。」

「你可知道在什麼地方？只要說出那地方，我們便有辦法查出它的內容來。」

阿生心裏想：好大的口氣！難道他們眞的是個龐大的組織？

阿生靈機一觸，說道：「我知道他認識許多律師，相信他的遺囑一定是存放在一位律師的事務所裏。問題是不知那一位律師。不過，我可以很快查到的。」

「那麼，今晚我再打電話給你。」

「好極了。」

那人終於轉身離去。

阿生回到療養院內，發覺陳院長正在替呂偉良作全身檢驗。

呂偉良大叫大嚷，表示他根本沒有毛病，何必多此一舉？

陳院長的助手姚玲從旁慰解他。她看見阿生進來後，走過來說道：「你叔父眞頑固，我們看見他脾氣暴躁，想爲他注射鎭靜劑，他却像小孩子一樣又叫又嚷，唉！眞的是沒他辦法。」

「他的身體一向很好，很少生病；如果你要他打針，他會誓死反抗！」阿生說。「不過，如果你必須他服食鎭靜劑的話，你不妨用藥片。」

姚玲說道：「藥片他也不肯服食。」

阿生道：「不！你只要撒個謊，說他有心臟病，他一定就範的。因爲他生平最怕有心臟病，那是可以令人在瞬息之間死去，而事前絕對無法防範的病症。」

姚玲果然聽信阿生的說話，過去附耳對陳院長說了一些話。

呂偉良趁此機會，又指住阿生駡道：「你這沒出息的小子，怎麼還不走？」

阿生道：「叔父，我沒有事，特地來陪陪你的，何必趕我走？」

呂偉良說：「別裝模作樣了，你眞的這麼好心？大概又用光錢了，準備開腔向我拿取零用錢到舞場去尋開心吧！嘿！你以爲我什麼都不知道嗎？告訴你，雖然你把我送到這僻靜的地方來，但是，你在市區內做些什麼事情我都知道。」

「……」阿生故作尷尬地苦笑聳肩，道：「叔父，在人家面前，何必這樣對我？來吧！我陪你到外面去散步，你可以慢慢的教訓我。」

「是的，令侄說得對了。」陳院長說

・「你的神經須要鬆弛一下。告訴你，你有心臟病，必須尅制一下你的脾氣，否則就會有危險。」

「什麼？我有心臟病？」呂偉良驚叫起來。

陳院長煞有介事地說：「是的，經過剛才我的初步檢體結果，你確實有心臟病，所以我贊成你盡可能冷靜點，別動輒發脾氣。」

呂偉良呆了一陣。

阿生趁這機會拖着他手臂，走到花園裏去。呂偉良則表情呆滯，這正是一個人聽到一件不開心的事情時的自然流露。

呂偉良就像演戲一樣，表情十足。

阿生在花園裏把剛才的情形對他說了，呂偉良肯定那個與阿生接洽的人就是陳院長的人。因此呂偉良又說：「剛才我在他們面前暗示聘請私家偵探偵查你的行動，就是為了方便把江强召到這兒來，讓我對他面授機宜。」

「那你無須我去找他了？」

「是的，你去找申律師吧，把實情告訴他，我們所做的陷阱越好，收穫一定越大。」

阿生道：「剛才我已向他們暗示，你最怕注射，看來他們是打算讓你服葯，那你就可以施展魔術手法了。」

「現在你先去跟申律師連絡好，回頭我會打電話給江强的。」

「要不要告訴辛尼？」

「我想暫時不要告訴他，如果有警方的人插手，只怕他們一知道，我們就會功虧一簣。」

阿生陪伴着呂偉良沿住花徑走！呂偉良忽然說道：「那邊灌木林裏面有人躲着，我們又要演戲了。」

阿生也看見了，那人雖然躲藏得十分巧妙，但却難逃師徒二人的銳利目光。於是阿生又開始被呂偉良大事教訓。

呂偉良最後高聲叫阿生走！阿生也只好垂頭喪氣地走了！

回到療養院內，陳院長婉言勸慰呂偉良，要他好好服葯。

呂偉良沒有聽他的，生氣地返回自己的房間裏去。

回到房內，呂偉良立刻走進浴室，關上了門，自厠所的水箱頂上取下了一副袖珍接收儀器，這是與一些電子竊聽儀器互相配合的，甚至比較目前裝在呂偉良房間裏的更為新型。

陳院長悄悄安裝在呂偉良房內的，是用交流電的，而呂偉良現在所用的這一種，却是半導體電子發電的，不但更袖珍，而且可以用耳筒收聽半里直徑內的「竊聽子機」收集的情報。

那些「竊聽子機」共有三具，大小有如衣服的鈕，非常袖珍，幾乎可以放到任何地方去。這些電子儀器就是阿生偷偷給呂偉良夾進衣物及日用品去的。

呂偉良趁住接受陳院長「體格檢驗」時，已悄悄將一具竊聽儀吸在桌子底下一角。

現在呂偉良打開接收儀器，戴上了耳筒，再將音波擴大，果然聽到陳院長與姚玲正在交談。

姚玲說道：「他的侄兒說他最怕打針，那就讓他服葯吧。」

陳院長說：「那你就把一些鎮靜劑讓他服食好了，以免他又大吵大嚷。」

「鈴鈴鈴……」電話突然大响起來。

陳院長接聽，只「喂」了一句，聲音立刻變得柔馴。

呂偉良在竊聽儀器中，只可以聽到陳院長的聲音，却不知道對方是誰。不過，從他的語調中，彷彿對方就是他的上司。

因此，陳院長在電話中唯命是從地只是不停地說：「是，是，是。」

呂偉良心裏更加奇怪，難道陳院長還有個後台老闆？他和姚玲也許只是傀儡。

呂偉良想到這裏，就更加覺得這件事絕不簡單。要將他們一網打盡，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外面忽然有人在敲門，也許是姚玲來了。

呂偉良急忙將儀器收藏好，順手把水箱拉得「嘩啦啦」地响！好讓門外人以為他眞的剛剛用完厠所，不會因為應門應得遲而起疑心。

門開處，進來的正是姚玲，她很溫柔地對呂偉良說：「我以為你睡着了。」

呂偉良道：「我那裏睡得着？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呢。」

「你有什麼事要做？」

「我要打電話到市區去。」

「打電話找誰？」

呂偉良故意的說道：「找一位私家偵探。」

「找私家偵探幹嗎？」

「我須要偵查我侄兒的行踪。」

「我勸你還是別太過認眞，現代的青少年難免較為新潮一些，你管得他太過份，反而會令他們反感。」姚玲又說：「如果我是你，我就會好好地在這裏養病，不理會任何事情。」

「養病？」呂偉良嚷道：「我那裏有病？」

「你忘記了嗎？院長已經替你檢查過身體，你有心臟病。」

「坦白說，我眞有點懷疑你們院長攪錯了。他到底懂不懂得醫學？」

「當然懂，他本來就是個醫生。」姚玲此時已替呂偉良倒了一杯和暖的開水，把一粒葯丸放在掌心，走過來說：「你先服葯，躺一會兒，你的情緒就會平靜下來了。」

呂偉良倒退兩步，叫道：「這是什麼葯？我不服，我又沒有病，為什麼要我服葯？」

「我們都無非為你好，你有心臟病，不服葯就會日益嚴重。」

呂偉良故作猶疑，問道：「這眞的是對心臟有幫助的？」

「我何必騙你？」

「那麼，會不會有副作用？」

「不會的，放心服食吧！」

呂偉良於是接過了，抛入口中，飲一口開水，吞掉了。

不過，千萬別相信呂偉良會這麼輕易把一顆來歷不明的葯丸吞入肚子裏去，那不過是一種魔術手法而已，葯丸仍然在他的手中。他只呷了一口開水而已。

姚玲笑了笑，退了出去！

呂偉良拿起房中的電話分機叫街綫，但接綫生回答他說：「對不起，暫時未有街綫。」

呂偉良又回到浴室，再利用竊聽儀器收聽陳院長那邊的情形。

這袖珍的竊聽接收母機之上，有好幾個按鈕，可以分別接收來自不同「子機」的竊聽效果。例如阿生這次送來三具子機，如果呂偉良都安裝在三個不同地方的話，那麼，這儀器就可以分別收聽三個地方的情形。但是，呂偉良至今為止，只裝妥了一個。

陳院長那個電話已經講完了，呂偉良頗感失望，因為他很想知道對方到底是什麼人。

呂偉良正想將儀器關閉之際，突然又傳來一陣開關門聲。

跟着一陣步聲之後，就可以聽到姚玲的說話聲音：「那頑固的跛子終於給我嚇倒了，大概不出幾分鐘，他就睡着了。」

「那好極了。」陳院長說，「老闆剛才有電話來，三號目標已告成熟，我們可以動手了。」

呂偉良心裏一凜：「什麼是『三號目標』？」

姚玲說道：「會不會太快？」

陳院長道：「當初我也認為太快，A四才剛剛入土為安，但是，老闆說他查出三號目標今天下午要離開這裏。」

姚玲也感到意外地一怔：「怎麼？今天下午就要出院？」

「是的，所以我們不能再等了。」陳院長說。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萬分焦急，他既然不知道「三號目標」是什麼，更不知道他們要如何對付那所謂「三號目標」。

不過，聽他們的語氣，所謂「A四」與「三號目標」等等，顯然是代表了某一個人。

「A四才剛剛入土為安」，那豈不是說，「A四」那個人剛剛死去？

呂偉良覺得這「A四」極有可能就是指尤京雄，然則尤京雄也是被他們謀殺的了。

那麼，「三號目標」又是誰？

下午離開這裏……誰在今天下午要離開這裏？

呂偉良在焦急中又聽到陳院長說：「三號目標現在什麼地方？」

「似乎在花園裏。」姚玲又說：「剛才我還看見他跟胡老頭在涼亭裏下棋。」

「嗯……」陳院長沉吟着，可能在盤算着如何下手。

呂偉良不敢再偷聽下去，匆匆將儀器關上，放回原處收藏。

他也顧不了許多，急忙拄杖離開了他的房間。直走向花園涼亭那邊！

但是，涼亭裏沒有人，只有一副象棋擺在石几之上。

呂偉良想起尤京雄既然死得莫名其妙，那麼，他們可能也會用上同樣方法令到這「三號目標」死得不明不白。

想到救人要緊，呂偉良就更加焦急萬分。但是，偏偏他又不知道「三號目標」是誰，怎辦？

情急之下，呂偉良也顧不了他「已經服了安眠葯」，如果要對方信賴，這時候當然最好就是躺在床上睡覺。

但是，要是他袖手旁觀的話，就會引至一條性命在某種陰謀中死去。

呂偉良為了救人要緊，迫得暫時將他的計劃擱置下來。

有道人急智生，呂偉良在萬分焦急之下，終於想到了，何不先找到胡老頭？是的，那位「胡老伯」呂偉良是認識的。

呂偉良終於在花園一條花陰小徑上找到了胡老頭，他立刻過去招呼：「胡老伯，剛才我不是見到你跟一個人在涼亭裏下棋麼？」

「是的。」胡老頭說。

「他是誰？」呂偉良問。

「他叫林兆德，棋藝可眞不錯啊！」

「是的，坦白說，我正想向他領教一下。」呂偉良又問：「他現在那裏？」

胡老頭道：「他家人打電話來找他，可能到裏面去聽電話了。」

「謝謝你，我們回頭見。」

呂偉良那句話幾乎還未說完，已拄杖朝住屋子裏面走去。

他根本未見過林兆德，但現在却了解到所謂「三號目標」正是指這個人，如果他不能及時去通知他，林兆德就可能遭毒手。

呂偉良想過了，他雖然不認識誰是林兆德，但是他可以見機行事，例如他可以向一些「點頭朋友」問：「有看見林兆德嗎？」

他進了這裏時間雖然不長，但却由於環境令他們彼此間太過接近的關係，許多來此休養的人，都跟呂偉良成為「點頭朋友」。

這逬「點頭朋友」其中有不少在此住了很久的，他們相信一定有人認識林兆德吧？

呂偉良想到這裏，就更加脚步加快，希望能够及時找到林兆德。

豈料正當他匆匆由一處花陰小徑走過的時候，突然有一名大漢攔住了他的去路，把呂偉良登時嚇了一跳！

「你可是呂先生？」大漢東張西望，態度十分的鬼祟。

呂偉良心裏奇怪，點了點頭。

那傢伙立即湊過去，低聲說道：「我是總部夏探長派來的。」

呂偉良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但後來回心一想，這可能是一個陷阱。

呂偉良故意莫名其妙地瞪住他：「你說什麼？我猜你可能認錯人了。」

那大漢把一份證件出示，呂偉良看清楚，果然是警探的證件，上面的照片也是此人。呂偉良這才相信下來。

呂偉良正要說什麼，忽然聽到了前面有個女人的聲音在問：「有看見那拄住拐杖的男人麼？」

這分明是姚玲。

呂偉良大吃一驚，順手一拉，把身旁的警探拉入矮林後面去。

轉眼之間，姚玲已由彎路後面走了過來，要不是這兒花草樹木這麼多，水泥通道又是彎彎曲曲的，她可能已發現了呂偉良。

呂偉良待她走過後，立即對那個証件

上註名「仇仲」的警探說：「夏維探長怎會派你來？」

「辛尼探目已將實情回報，探長担心你可能有危險，所以立卽設法派我們混入來。」仇仲低聲對呂偉良說。

呂偉良雖然不大高興，但事既至此，也沒有辦法。他問仇仲：「你們總共有多少人混入來？」

「暫時只有我一個。」仇仲說道：「我年紀較大，今早佯作養病的人，住了進來，稍後我們還會用各種方式派人來。」

呂偉良心裏道：「那我的一切計劃可能就此給你們弄糟了！」

不過，呂偉良沒有在仇仲面前埋怨，只對他說出了剛才偸聽到的陰謀，同時也將姚玲讓他吃了安眠葯的事說了出來。

仇仲這才明白剛才姚玲爲什麼到處找他。

仇仲於是叫呂偉良快些返回他的房間裏去休息，找尋林兆德的事讓他去辦。

呂偉良爲了避免令到陳院長等人對他生疑，覺得仇仲的提議也有道理。於是迅速由橫門拄杖返回屋子裏面去。

豈料剛走到屋內，又遇見了姚玲，姚玲是由另一度橫門返回屋內的，她正在四下裏找尋呂偉良。

呂偉良立刻作成非常倦疲的神氣，在走廊上走路時也搖搖欲墮。

姚玲問他：「你到那兒去了？」

「我……我找電話打。」呂偉良有神無氣地答。

「你房間裏不是有電話嗎？」

「是的，但是，搭來搭去都搭不到街綫。」

姚玲看見他這樣子，有些啼笑皆非道：「你快些回房休息去吧！再不回去，你就會站在這裏睡着了。」

呂偉良於是拄杖往前走，一步一歪地，摸進他的房間裏去。

剛才那迫眞的表演，如果讓夏維探長見到，一定又會勸他加入電影界。

呂偉良回到房內，果然倒頭便睡。他担心要不是這樣裝成「葯力發作」的話，就會引起對方的疑心。其實那顆葯丸呂偉良已將它收藏起來了。

× ×

警探仇仲聽了呂偉良的說話之後，也覺得事態危急，立卽設法去找那個叫林兆德的人。

仇仲利用投石問路的方法，終於找到一個年約六十的老年人，他就是林兆德。

仇仲把林兆德引到花園中去，然後對他說：「林老先生，如果要我向你解釋，恐怕很費唇舌。我只能簡單的告訴你，你有危險。」

林兆德一怔：「什麼？我……我有危險？」

「是的，有人要暗算你。」仇仲說，「請你小心聽着，在離開這裏之前，你要拒絕別人的注射，甚至不要服葯或喝任何飲品，下山之後我們自然會有人保護你了，明白嗎？」

林兆德不大明白，但却在驚愕中點了點頭。

仇仲說完便離去。

不久之後，有一輛送麵包及日用品的車子開到，一名穿上某粮食公司制服的人正是警探喬裝的，仇仲把一份草草擬好的情報傳給他的同僚。

仇仲是個經驗老到的警探，他在找到林兆德時，曾利用間諜袖珍機偸攝了他的照片，剛才傳遞情報時，則將底片同時夾上。

送貨車之內還有其他高級探員，他們是有備而來。車內設備齊全，袖珍菲林底片一卷，一經冲晒，林兆德，陳院長以及姚玲等人的樣貌盡現眼底。

冲晒房設在車子中央一段，車頭是司機位，車廂內堆滿貨品，一切掩飾得天衣無縫。

此外還有直接與總部連絡的無綫電設備，但却僞裝得十分周到，看來一絲破綻也沒有。

夏維探長自從獲得辛尼的報告之後，爲求方便已在公路附近設下臨時總部，那是一間路邊士多店。他的下屬都經過喬裝，隨時候命出發。

天年療養院內一切如常，在這裏休養的人仍一如常態地在幽靜的環境下散步或休息，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對。

林兆德被一位護士小姐召入院長室，他心裏已感忐忑不安。

陳院長對他說：「你的家人等會兒便來接你下山，以後你可以與兒孫們同住了，我首先恭喜你！」

林兆德在迷惘中與陳院長握一下手。

姚玲把針筒拿起，開始用火酒葯棉抹着一樽針葯，林兆德立刻想起仇仲的警告，情不自禁地朗聲高叫起來！

林兆德驟着說道：「我不打針，請你們不要强迫我！……」

陳院長有些意外，尤其是看見林兆德的驚懼表情。

陳院長與姚玲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只見姚玲把針筒放下，取過一瓶葯丸。

但是，林兆德不待她倒出葯丸，又再叫了起來：「我不服葯，我不服葯！」

陳院長一陣驚愕之後問道：「我們不過爲你健康設想，到底你爲什麼會這樣緊張？」

林兆德不敢說出實情，只是支吾以對；但是，陳院長已經心裏明白了。

姚玲把葯丸和開水拿過來，林兆德却步步後退；陳院長說道：「算了，別强迫他！」

林兆德鬆了一口氣。

陳院長說：「到底什麼一回事？你似乎在害怕一些什麼呢！」

林兆德冷靜下來之後，頭腦也變得清醒了。

他說：「我担心針葯對我有反應，反正要下山了，何必再麻煩你們？」

林兆德這番話並未能令陳院長入信，他說道：「過去你並不是這態度的，今天却顯得有些反常，是不是有人對你說過一些什麼廢話？」

林兆德忙否認道：「沒有沒有，絕對不是那回事，我也知道你們爲我好，但是……但是我昨夜發了一個噩夢。」

「你發噩夢？」陳院長怔了一怔，「什麼夢令你如此害怕？」

林兆德道：「我夢見自己死於針葯之

下。所以，我心理上受到威脅。」

陳院長想了想，忍不住格格大笑。他說：「你年紀太大了，也難怪你會胡思亂想的。其實，你進來本院之後，身體健康已大有進步了，你可有這種感覺嗎？」

林兆德呆木地點點頭。

陳院長示意姚玲把林兆德帶出去。

姚玲剛步出了院長室門口，立刻發現那邊角落有個人影閃動；姚玲心裏一凛，隨卽喝問道：「誰？」

陳院長也聞聲由裏面走出來！

走廊那邊，步聲急促走動着；姚玲追過去時，那人已失去了所在。

林兆德回到自己的房間去執拾一切。

姚玲低聲對陳院長說：「剛才可能有人在門外偸聽，再加上林兆德的情形，看來有奸細潛入我們這裏來了。」

「是的。」陳院長也有同感，「我們必須小心，你去查查看，誰曾經接近過林兆德；我進去打電話向老闆報告。」

陳院長返入院長室去打電話，姚玲則出到花園外面去。

三號目標　幾番追殺

林兆德的兒子林敬親自開車到療養院來，與他一同上山接老人家出去的還有林敬的妻子——一個相當漂亮的中年婦人。

林兆德想起仇仲的警告，心裏仍然難免會感到忐忑不安。

林敬偕同妻子到賬房結賬，數目超過了五千元，冷眼旁觀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林太太的臉色不大好看，尤其是當她看見丈夫把一張張花花綠綠的鈔票交給別人的時候。

稍後，夫婦二人陪着老人家進入車廂，林敬還親自爲父親挽着簡單的行李。

林兆德一直不作聲，他在爲自己的命運盤算着。

林敬是他的親生兒子，但是自從老妻死後，他就變得非常孤獨。因爲兒媳並不與他一起居住，他只租了一間房獨居。

及後，林敬發達了，親友們難免有些閒言閒語，林敬於是把老人家送到這兒來，對人只說他年老多病，須要療養。

天年療養院環境好，收費高，許多人都知道，所以有能力送個老人家到這兒來，在親友面前也總算得過了。

不過，每三個月結賬一次，都非五六千元不可。每到結賬的日子，林敬的妻子就面如灰炭。比較起來，今次的面色好看得多了。

林兆德默默無言，直至林敬把車子開下山去，他才開腔說話。

他問林敬：「你的生意怎麼樣？」

林敬一邊開車，一邊答應道：「總算過得去。」

林兆德又問：「股票市場不景，你有沒有損失？」

林敬呆了一呆，他以爲父親躲在山上休養，什麼都不知道，眞想不到他忽然會有此一問。驚呆之下苦笑道：「股票的確令我損失了一些金錢，但爲數不大。」

「有道『知子莫若父』，你的性格我知道，你靠炒股票起家，這一次如果損手爛脚，數目可不在小。」林兆德說。

林敬臉上一紅，林太太却說：「阿敬虧蝕了，遲早亦會賺回來的，你何必爲他難過？」

「他是我兒子，不難過才怪！」林兆德又說：「還有一件事我要問你，你到底替我購下了多少壽險？」

林兆德最後一問不但令到林敬吃驚不少，同時也令林太太顯得尷尬。

林敬强作鎭定地說：「那不過是一種儲蓄，你問來做什麼？」

「是的，我這麼健康，照理無須担心什麼。」林兆德忽然又嘆一口氣道：「但是，我也活得不耐煩了，如果我死了，對你多少總會有些帮助，可不是嗎？你起碼可以獲得那一大筆保險賠償。」

林敬呆了一陣，他的妻子却說：「你忽然之間，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大概是因爲你們對得我太好了。」林兆德說，「其實一個人遲早總要死一次，活到我這種年紀，正是天國近矣！」

林太太已聽出絃外之音，忍不住說道：「你何必說這些相反的諷刺說話，我聽得明白你的眞正意思；你不過怪我們過去幾年不能與你同住在一起而已。但是，你做老人家的，也該明白你兒子的環境，阿敬是在這幾年間才有個轉機，想不到近月來股票狂瀉……」

林敬不待她說下去，便打斷她的話柄說道：「不要嚕嗦了！」

林太太用鼻子「哼」了一聲，雙手交加胸前，把臉扭過一旁，望向車窗外。

林兆德雖然强忍着，但淚水却漱漱而下。

林敬說道：「父親，別難過，以後你會好好的過日子了。」

「是的，我也這樣想。」林兆德哽咽着說，「不過，如果跟你們住在一起，相信也活不了多久吧！」

林太太生氣地說：「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想一輩子住在療養院嗎？你可知道那兒每月的費用千多二千元？」

「我當然知道，你以爲我眞的越老越糊塗嗎？」林兆德說，「其實，只要我四脚伸直，你們立卽就會連本帶利都收回來了。」

這時候，車子已轉入公路。

林兆德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祟，覺得一直有人在後面跟踪他們的汽車。

林敬也覺得不大對勁。

在行車途中，林敬三番四次打手勢讓後面的車子越前。但是，林敬的汽車慢時，那輛神秘汽車也同時慢了下來。它旣不越前，也不會追得太接近。

林兆德想起仇仲的警告，不禁爲之忐忑不安，如坐針毡。

林兆德問林敬：「你可認識他們？」

林敬說道：「不！我從來未見過那車子。」

「那麼，眞的是天國近矣！」

「父親，你說什麼？」

「告訴你，今天有人向我告密，說是有人要殺死我，後面那車子一定是儎着兇手。」

林敬一怔，說道：「父親，你不要神經過敏，也許沒有事的。」

話猶未完，林兆德又大驚小怪地叫了

起來：「停車，停車！」

林敬不知內裏，給他嚇得忙了手脚。林敬所駕駛的是一輛大型房車，他的妻子就坐在他的身旁，林兆德則坐近靠車門的一旁；三個人都是坐在前列座椅的。

車子一停下來，林兆德立刻推開車門，衝出了公路的中央，登時把林敬夫婦同時嚇了一驚！

林兆德衝出路心之後，立刻揮手示意，把迎面而來的一輛警察巡邏車截停。他這一下舉動，更加令林敬夫婦大感意外！

一名警員跳下警車，忙問道：「什麼事？」

林兆德神色張惶地說：「警察先生，請你設法保護我，有人要殺我……」

話猶未完，林敬的妻子已由那邊走過來。

警員打量着林兆德，問道：「老伯，誰要殺你？」

林兆德指指停在林敬車子較遠處的神秘汽車，說道：「就是那車上的人，他們要殺我！」

警員半信半疑，林敬的妻子卻過來說道：「你的老毛病又發作了，還不快些回到車子裏去，我們就不等你了！」

警員恍然大悟，問道：「他可是從神經病院出來的？」

林敬的妻子點點頭。

林兆德卻叫寃道：「不，我十分正常，你爲什麼說我神經有毛病？嘿！我想到了，原來是你這毒婦人要殺我！」

林太太十分生氣地說：「你這人眞不識好歹，竟然含血噴人！」

警員問道：「你是他什麼人？」

「我只是他的媳婦。」林太太說，「我兩夫婦剛剛由療養院把他接出來，想不到他未返到家中，又在發瘋了。」

林兆德道：「警察先生，別聽她瞎說，快把那邊那輛汽車中的人抓了下來！」

警員回頭向車上的警長請示。

警長安慰林兆德道：「好吧！你先回到汽車裏去，現在我們就去抓兇手！」

林敬這時也由車上下來，把林兆德勸返車內。在開車之前，林兆德也的確看見警長帶人到停在後面遠處的汽車旁邊去，警長彎腰向車內人盤問的情形，林兆德也看見了。

可惜林敬很快就匆匆把車子開走，林兆德不知道警察有沒有拘捕車上的人。

林敬卻口出怨言道：「父親，你不該這樣，你也知道凡是驚動警方的事，都可能登在報章之上，剛才的情形萬一落案，那我還有什麼臉見人？」

林太太更加生氣，但除了「哼哼」連聲之外，她也沒有說什麼。

林兆德冷靜下來之後，也覺得剛才太過份了一點，因爲他兒子目前算是社會上較有名氣的人，起碼在親友間就知道林敬是個發達之人。

但是，仇仲的警告不會是毫無原因的吧？

林兆德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又在望後鏡中發現了剛才那輛可疑汽車。

那黑色的車子裏面，似乎坐着數名彪形大漢，他們到底是誰？目的何在？

林兆德越想越驚，林敬卻專心一意地開車，對後面那神祕汽車卻視若無睹。

另一個分岔路口就在前面，突然有一輛汽車出其不意地由那路口衝出，打橫攔在林敬的車子前面，阻擋住去路！

林兆德大吃一驚，林敬夫婦也呆了一陣！

前面那輛白色房車之內，跳出五名飛型青年人，個個手執利刀或鐵尺之類的武器，不問可知，這是攔途截刦！

近年來不知是否拜武俠片之賜，收買路錢，動輒揮刀相向的胆大妄爲事件，卽使在鬧市之中，光天化日之下也是常見。這兒是郊區，最不可能的事，也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五名阿飛青年威風凛凛地分兩路進軍，三個向住林敬的汽車左邊走來，兩個則走向司機這一邊！

就當其中一名阿飛伸手要將車門拉開之際，後面那輛黑色的神秘汽車已加速開了上去！

林兆德知道仇仲的情報不會是虛構的，前後夾攻，現在他就處於核心之中。別說他年紀老邁，卽使他擁有三頭六臂，相信也插翼難飛！

林兆德在極度驚惶中也未想完，已看見後面一輛黑色房車之內衝出三名大漢，他們來勢洶洶，手中還持有手槍！

不過，奇怪的是：持槍的大漢槍咀卻不是指向林兆德，而是指住正要將車門拉開的阿飛青年。

其中一名持槍大漢高聲喝道：「舉手！我們是警探……」

可是，那個「探」字也未說出口，一名阿飛青年已不由分說，刀光一晃，回身飛撲，揮刀狂斬！

持槍大漢身手矯捷，急退數步，連發數彈，「砰砰砰」緊隨而來的便是一聲慘叫，持刀阿飛立卽倒斃在血泊之中。

其餘四名阿飛見勢不對，紛紛回頭飛奔，奪進原來的白色房車裏去！

持槍大漢一步也不放鬆，鳴槍追捕，於是公路之上，一時之間，槍聲卜卜，子彈橫飛。

白色房車瞬卽開走，二名持槍大漢雖則連開幾槍，卻無法制止。

後面一輛黑色房車的司機十分機警，見狀立卽把車子開了上來，讓二名持槍大漢搶進了車廂，連車門還未掩上，便加速追去！

首先開槍擊斃一名阿飛青年的持槍大漢並沒有跟去；他蹲下來驗明倒在血泊中的阿飛確已死去了之後，便走到林敬的汽車旁邊！

車內三人早已嚇僵了！

那持槍大漢從口袋裏摸出一份證件，讓林敬瞥了一眼，說道：「我是警探，現在請你下車！」

林敬不敢不從。

後面又有一輛車子開來，儎來了辛尼等數名高級警探。

林兆德驚到渾身發抖，他根本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辛尼跳下車，向林氏父子表明了身份之後，說道：「我們接到密告，知道有人要暗算林老先生，所以我們一直派人暗中保護你們……」



那五名阿飛手持利刀向林敬的汽車包圍過來。

林敬的妻子不等辛尼說完，便截住他的話頭，道：「你們警方做事眞是豈有此理，爲什麼不早些預先通知我們？」

辛尼解釋說：「我們一方面沒有證據，但另一方面又必須查明眞相，事機未成熟，我們只能忍耐下去；現在你們三位可沒有受傷吧？」

林太太嘴唇往上一翹，又「哼」了一聲！

辛尼示意一名探員把林兆德帶過一旁，小心保護他，然後又向林敬夫婦問話。

與此同時，前面一輛儎住四名飛型青年的白色房車，正在槍林彈雨之下，亡命地超速開行！三番四次地越過同一方向的汽車。

後面警探的黑色房車，一步也不放鬆，緊追不捨！

由於越是接近市區，公路上行走的汽車越多，所以黑色房車內的警探也越來越謹愼，不敢胡亂開槍！

白色匪車已是彈痕纍纍，但車內衆賊飛仍然安然無恙！

市區內的警察巡邏車已接到總部無綫電台的通知，急忙馳援！

一輛警車開到市郊公路時，迎着賊車開槍，司機首先中彈身亡，白色匪車失去了控制，衝出公路，撞向一處農莊的鷄屋，登時弄到鷄飛狗走！

匪車陷入鷄陣之內，四名賊飛冒死跳出車外，農莊裏的農夫不知內裏，嚇到面無人色。

警員紛紛跳下警車，持槍啣尾直追，一面鳴槍制止匪徒逃亡，無奈四賊飛卻充耳不聞，急急朝住樹林中逃去！

一名警長情急之下，連放三槍，一賊飛頭顱開花，當場身亡，其餘三名賊飛之中，一名雙足發軟，跪在地上叫爺爺。

二名警員撲了上去，替他加上手鐐。

其他的警員卻追入樹林中去了。

那名落網的賊飛說：「請你們千萬別難爲我，我們不過是受僱的。」

警員瞪住他說：「誰僱你去打刦？」

「我不知道，但老大一定知道是誰。」那賊飛說道：「有人出錢要我們候在分岔路上，等着林敬的汽車經過。表面是收買路錢，但眞正的目的是要把林敬的父親殺死。」

警員聽到這裏，知道事態嚴重，把他押上汽車，帶往夏維探長的郊區臨時總部去。

至於其他的二名賊飛，卻逃得無影無踪。

警車押解着那名賊飛，便遇上辛尼等人。

辛尼聽了那賊飛的口供之後，問明其餘二名在逃同黨的姓名住址，通知總部派人前往圍捕。

由於公路上出了這宗意外，交通一度混亂，附近一些鄉人，也前來圍觀，等到大批警員趕到現場維持秩序，才將人羣驅散。

但是，正當辛尼要將衆人帶回總部問話時，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林兆德不知怎的全身瘀黑，倚在警探所用的汽車之內，死了！

負責看守那輛汽車的探員大驚失色，

辛尼也感到莫名其妙。

在現場替被警探射殺的賊飛驗屍的醫官，這時却被召來爲林兆德驗屍。

醫官未經解剖，不敢確定林兆德的死因，但是，看來他可能是中毒。

「中毒？」辛尼問醫官：「他又沒有吃喝什麼東西，如何會中毒？」

「未解剖之前，我也不敢下結論。不過，許多種情形下，都可以令到他這樣中毒致死的。例如較早時吃了有毒食物，現在才發，又例如他自己悄悄的吞下一顆毒囊之類的丸子等等都有可能。」醫官說。

林敬夫婦一直被辛尼隔開問話，但現在也走過來了。他們要向警方追究責任。

辛尼從未試過像現在這麼尷尬，他一面通知夏維探長一邊又把各人分別監視。

夏維不想歹徒們知道臨時總部所在，因此不同意辛尼把各人帶到那裏去。夏維只叫他們把車子開回天年療養院去。

辛尼等人還未抵達，夏維等人已將整間療養院包圍起來。

仍然留在療養院內的呂偉良，看見這情形爲之焦急萬分。

呂偉良不知道山下發生了一件如此令人震驚的事，還以爲警方急不及待，看來他的計劃要全盤失敗了，但夏維却希望找出答案來。

陳院長態度冷靜，他質問夏維：「探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裏是療養院，寄居在這裏的，非老即病，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如臨大敵的？」

夏維探長說道：「你就是這裏負責人陳天年院長麼？現在我要問你一件事，林兆德可是你這裏出去的？」

「是的，他剛剛在不久之前才出院下山的。」陳院長又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夏維探長說道：「他被人發覺中毒死去！」

「什麼？中毒死去？」陳院長顯得十分意外，他說道：「這跟我們又有什麼關係？他既然離開這裏，我們的責任也就完了。」

夏維說道：「問題是他才離開你們這裏不久，事前你們可能讓他吃過或喝過了一些什麼。」

陳院長道：「探長，你做事必須有點根據，怎麼可以憑空推測？」

夏維笑了笑，說道：「告訴你，我絕對不是憑空推測，我們警方較早時已經接到消息，覺得你們這家療養院有許多令人懷疑的地方，因此，我們警方已派人喬裝休養者，混入這裏監視。」

陳院長意外一怔：「什麼？你們有警探在這裏？」

「是的。」夏維探長夾指一彈，仇仲就由那邊走了過來。

陳院長這才恍然大悟，他雖然早已懷疑有奸細混入，因爲姚玲說有人偷聽他們談話，事後經過一番檢查之後，又發覺呂偉良偷偷裝置在桌底的電子袖珍竊聽儀，更加肯定大事不妙。但是，他們始終未知道奸細是誰。

現在他總算明白了，原來今天才進院的仇仲就是警方派來的人。

仇仲力證林兆德出院之前，曾被姚玲帶入院長室。

陳院長恍然道：「怪不得姚玲說有人在門外偷窺，原來是你。那更如好極了，你既是警探，我希望你憑良心講眞話，當時你在門外是不是聽見或看見我要替林老先生注射？」

「是的。」仇仲說。

陳院長又問：「當時我有沒有爲他注射什麼針藥？」

「……」仇仲呆了下來。

陳院長理直氣壯地說：「除非你存心不軌，否則你沒有理由說謊。當時林兆德好像見了鬼一樣，既不肯注射針藥，也不肯服藥，甚至連開水也不肯喝上一滴。都是事實吧？」

是的，這些全是當時仇仲在門外窺見的眞實情形，所以仇仲不知怎樣說才好。

夏維再三追問下，仇仲只好說道：「是的，探長，當時的情形確實如此。」

這時候，辛尼等人已將各人帶上山。

那唯一被生擒的賊飛，極力否認他認識療養院中任何人，也不認識林兆德的兒媳。他說：「我們一切聽命於老大。」

老大就是在逃的賊飛首領。

儘管如此，警方一次地氈式的搜索行動，終於在天年療養院中展開了。

搜查行動幾乎遍及療養院內每一個角落。

呂偉良自始至終躲在他的房間裏，表面上是怕事，實則，他是怕認識的警方人員太多，在陳院長等人面前，可能會露出破綻。

呂偉良幾乎早已肯定警方這一次行動必無所獲，因當他佯作「藥力發作」，詐作睡着了的時候，曾有人悄悄進入他的房間去，把一些竊聽儀器自隱蔽處拆除了。

陳院長爲什麼要這樣做？很簡單，他們知道出了問題，所以才會事先毀掉一切可疑的證據。還好呂偉良收藏在厠所水箱的儀器，並未被他們發覺。

原來姚玲自從發現有人在院長室門外偷窺後，經過一番明查暗訪，也只是懷疑仇仲而已。

夏維探長明知呂偉良混了入來，但自始至終未見他露面，心裏難免感到奇怪。他藉着逐間房搜查的便利，終於發覺了呂偉良之所在。

不過，夏維探長十分機靈，他一邊派人守住房門，一邊佯作搜進洗手間去，呂偉良自然也跟了入去，含恨地說：「你以後休想我再助你一臂之力，原來你是如此急功近利的人！」

夏維探長道：「沒有辦法的，他們太猖狂了。這次如果證據充足，我會立刻拉人封屋，萬一全無所獲，你仍然可以安心去演你的戲，我保證不會識穿你，那你何必生氣？」

「你不會有收穫的。」呂偉良說。「你們這種打草驚蛇的做法，等於及時提醒他們毀滅一切犯罪證據。總之，我的努力又變了前功盡廢！」

夏維不敢久留，匆匆又離開了呂偉良的房間到別處去了。

警方的搜索行動不但遍及每個角落，同時也不會放過任何一樣東西。例如藥物，文件以及這裏每一個工作人員的身份等

等。

但是，這家療養院是經過合法手續開辦的，每一個工作人員也登記得一清二楚，陳院長固然是一名正式醫生，姚玲和許多護士也是合法護士。至於一切藥物，經過化驗後，亦無可疑之處。

在汽車失事中死去的無牌醫生劉子明，在工作人員的名單中，也沒有他的名字，療養院中人都說不認識這個人。

呂偉良果然有先見之明，警方這一次行動果眞是一無所獲。

搜索了大半天，夏維探長唯有向陳院長表示一番歉意。

陳院長很大方，他說：「我本來應該要求你拿出入屋搜查令來，同時通知我的法律顧問，但是，我回頭想想，你們警方既然有所懷疑，甚至派人混了入來，我想其中必有你們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任得你們怎樣便怎樣。現在相信你們已得個明白，我也得個清白了。」

夏維探長無可奈何，只有收隊歸去。

醫官一方面解剖林兆德的屍體，大批警探則四出搜索二名在逃賊飛的下落。

電台和電視當晚都有報導這件發生在郊區公路的追殺事件。

夏維探長在失敗中拒絕記者的訪問，他什麼問題都不想答，只希望早些把二名在逃賊飛的下落查到，把他們抓來問個明白。

根據落網賊飛的口供，那二名同黨一名叫大頭蔡，此人是首領，另一名叫蝦仔。但是，警探按址找到上門時，一直等到晚上，仍不見他回來。

他們都是住在平民區的，他們的父母及家人對他們在外的所作所爲，向來亦一無所知。

×　　×

阿生看見當晚的電視新聞頭痛，因爲他本來約好那個神秘人物當晚再會面的，但那人忽然在電話中把約會臨時取銷了。

阿生當初還不明白到，爲什麼會這樣，但是，當日他離開天年療養院，獨自駕車返回市區之後，已秘密跟申律師連絡好了。

申律師是呂偉良多年好友，素來同情他們師徒二人的俠義行徑，如今一旦有事要他幫忙，申律師自然樂於合作。想不到一切準備妥當之後，事情又起變化！

直至到看見了晚間一次電視新聞之後，阿生才明白神秘人物推了他的約會，是由於風聲太緊了。

阿生非常洩氣，頗後悔太早讓辛尼獲悉這件事。其實，這些事却是無可避免的，因爲幕後人似乎早就註定「三號目標」林兆德非死不可。

阿生不見新聞中提及他師父呂偉良的名字，總算鬆了一口氣。

他担心警方在一籌莫展中，會找上門來，於是立即離家外出。

但是，就當他拉開車門的剎那間，突然有人閃到了他的背後，沉聲喝道：「小心聽着！切勿反抗，否則格殺勿論！」

跟着那人用硬物推了他一下，示意他進入車內去。

阿生感覺到那可能是一支手槍，只好乖乖的，坐上了司機位去。

那人也迅速坐到他身旁，用槍管指住了他的腰間，說道：「開車吧！」

阿生現在依稀認得了，他就是日間與他接觸過的神秘人物。

阿生一邊把車子開出，一邊苦笑道：「你又在玩什麼鬼把戲？我們明明約好了的，你却臨時推掉了我們的約會，現在忽然之間又神出鬼沒的，將我綁票，到底爲什麼？」

那人說道：「告訴你，我們有麻煩了。我担心你是警方的人，所以整晚在監視你。」

阿生心裏暗暗吃驚，還好辛尼沒有找上門來，否則就糟了！

阿生說道：「坦白說句，要不是看過今夜的電視新聞，我也不知道你這麼糟糕！看來你們的工作能力的確有限，難勝大任！」

那人瞪了阿生一眼，不高興地說：「你如果這樣想就錯了。我們的組織很健全，如果你今晚也有看過電視新聞，當會知道警方對我們亦一些辦法也沒有，只抓了一個替死鬼！」

「替死鬼？」阿生故意說，「我不明白。」

「你要明白，一點也不難。」那人又說，「現在請你把車子開到柳樹街去，我要帶你去參觀一下東西。」

「什麼東西？」

「到時你自會明白，何必多問呢！」

阿生滿腹疑團，根本就猜不透對方的眞正用意何在！

他一方面担心對方已識穿了自己的身份，因爲警方搜查過療養院，即使一無所獲，呂偉良的身份亦有可能引起他們的注意。

另一方面，阿生又覺得他身邊這傢伙似乎無惡意，起碼現在他的態度已有所改變，他手中的短槍已收藏起來了。

阿生在矛盾心情之下，把車子開往柳樹街，依了那人的說話，把汽車停在一處路旁。

那人又對他說：「現在我們可以下車了。」

阿生由這邊車門下車，那人由那邊車門下車，如果阿生要反抗，這應該是大好時機。但是，阿生却因爲對方的大方，而變得好奇心更重。

那人由汽車前頭繞了過來，與阿生併肩走了數碼遠，然後在行人道上站下來。

那人左右前後的四下裏張望一遍，這時隣近的商店均已關門，因此街上顯得十分沉寂，加上道旁柳陰處處，即使在路燈底下，也變得朦朦朧朧的。

那人問阿生：「有電筒嗎？」

阿生道：「沒有。」

那人伸手探進口袋裏，取出一支袖珍電筒，交給阿生，然後指指路旁一輛貨車，低聲說道：「你先過去看看貨車卡裏有些什麼，回頭我有話跟你說。」

阿生接過了小電筒，懷着好奇心，爬登那輛貨車上面去。

車卡內有一幅墨綠色的油布，不知道蓋着了一些什麼。

阿生亮了電筒，伸手揭開油布，電筒光圈照耀之下，不由得呆了一陣。

原來蓋在油布底下的，是兩具男人的屍體。

屍體渾身瘀黑，睜大了雙眼，彷彿盯着阿生似的，死狀十分可怖！

阿生正要看清楚他們是誰，那人已在貨車後面催促他：「快走！那邊有巡警來了。」

阿生立即跳下車去，與那人匆匆回到他的汽車裏去，把車子開走。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又問：「那兩個人是誰？」

「一個叫大頭蔡，一個叫蝦仔……」

「這名字好熟。」

「是不是在電視新聞中聽過了？」

「是的。」阿生說，「他們原來就是警方通緝歸案的人。」

「對了。」那人輕輕一笑，「現在警方要找他二人可容易得多了。」

阿生道：「爲什麼你要殺死他們？」

「不！不是我殺的，我那有這種本領？而且，我也沒有這種處決的權力。」

「那麼，一定是你的老闆做的。」

「是的，你可猜得不錯。」

「他們是你的人嗎？」

「不！只是爛鬼臭飛！」那人又說，

「老闆因爲陳院長無法下手爲林兆德注射，他又不想留下痕跡，所以僱用了這五個臭飛攔途截刧，目的是要把林老殺死，想不到他們如此不濟，老闆爲了省得麻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們一併殺死。」

阿生有些摸不着頭腦地問：「你爲什麼要帶我來參觀？」

那人笑了笑，說道：「目的無非令你對我們的工作加强信心。」

「那就是說，你仍然答允爲我工作，是不？」

「當然，我們是專替孝子賢孫們消災解難的，有生意當然要做，但風聲太緊時，難免要小心一些。」那人又問阿生：「你可查到令叔的遺囑收藏在什麼地方？」

「在申律師的事務所裏。」阿生毫不考慮地答了他。

「那麼，我們現在就開車到申律師的事務所裏去吧！」

「到那兒去幹嗎？」阿生故意問道。

「就是爲看看令叔的遺囑內容。」

阿生故作爲難地說：「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

「律師事務所已經關門了。」

「傻瓜，相信全世界也沒有一間律師事務所是全日辦公的。我當然知道這是夜晚，正是因爲那兒沒有人辦公，我們才可以偷進去。」

「偷進去，會不會有危險？」

「危險當然有的，但不會太大。」那人笑道，「不怕對你說，這也不是我第一次做這種事，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依我說話去做，一切由我負責。」

阿生於是把汽車開到申律師事務所附近。

那一帶辦公大厦一到了晚上就靜得像墳墓一樣。那人下了車之後，就帶住阿生繞到一條橫巷裏去。事前阿生已將申律師事務所的所在地在汽車裏對他說了一遍。

那人眞的是經驗老到，當他們步過橫巷時，隣近的大厦看更人一度注意着他們。但是，那人却若無其事地帶住阿生直行直過！

直至到拐彎處，他們才迅速閃到一處牆角的陰影裏去。

那人仰首望向二樓一個窗口，只見朦朦朧朧的環境底下，其中一個窗口隱隱約約有些字跡，那正是申律師的辦事處。

那人低聲對阿生道：「你上不上去看看？」

阿生故意問：「如何上去？」

「當然是沿住水管爬上去。」

「我那有這種本領？」其實阿生心裏好笑，這麼高的二樓，他幾乎可以一頓足就攀了上去！

那人想了想，又問阿生：「如果有條繩子吊下來，你可以上得去麼？」

阿生道：「試一試吧！可是，這裏那有繩子可以利用？」

那人把外衣鈕解開，沿住腰間解下了一條長長的布帶子，然後又將它接叠起來，放進口袋裏去。他一言不發，就此爬了上去！

阿生在極度灰暗的環境底下，覺得這傢伙的確身手不凡。轉眼之間，已由牆角的鐵水管攀登二樓窗外。

他的動作十分熟練，阿生仰望之下，只見他摸出了一些東西，沿住窗縫伸了入內，不一會窗門已應手被推開。

他迅速鑽入屋內，把布帶綁好，直垂下來，讓阿生上去。

阿生本來一下子就可以攀了上去，但他却故意慢吞吞的，爲的是担心對方會對他的眞正身份引起疑心。

二人會合後，那人亮了小電筒在屋內照射了一遍，這兒正是申律師的辦公室。整個事務所並沒有人留宿，因此他們可以慢條斯理地去找。

申律師本來就已經有默契，再加上那人的熟練技巧，他們輕而易擧地，就可以從文件檔案中，找出吕偉良的「遺囑副本」來。

那當然不會是眞的，但經申律師編造過之後，假的也變成了眞的一樣。

那份副本的內容顯示出來，吕偉良有不少物業，更有不少大機構，大企業的有價証券——股票。

遺囑的內容又表示，萬一吕偉良有甚麼不測，他的全部遺產便歸他唯一的姪兒阿生所有。

阿生在電筒光圈照射下，看過了之後洋洋自得地道：「現在你大概再也沒有甚麼值得懷疑了！」

那人也表示滿意，把一切文件弄回原狀，這才與阿生悄悄離去！

情形看來眞的是易如反掌，却不知道申律師經過一番布置之後，連大厦內數名精練的看更員也變了演員。

幾乎一切過程他們都知道，只是佯作不見，讓魚兒上釣吧了。

阿生陪住那人回到車內，問道：「現在我應該怎樣做？」

那人說道：「現在你只須等待我們的好消息，以及如何接受豐富的遺產，此外，一切事情都交由我們去理。」

阿生不免又有些担心，因爲他不知道他們將會用甚麼方法去對付他師父。

吕偉良雖則明明是有備而來，但是有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尤其是每當阿生想起貨車上的二具男屍，他就更加不寒而慄。

阿生不知道他們用甚麼方法去殺人，但是，二名賊飛既是渾身瘀黑，大概是與毒有關。他們會不會用同一方法對付吕偉良？

那人又對阿生道：「你要若無其事地，照常去探望你的叔父，切不可露出半點風聲，否則，我們不負責後果。」

「那當然！」阿生又問：「你們幾時動手？」

「我也不知道，老闆會有十全十美的計劃的。你放心吧！」

「坦白說，我担心你們又像林兆德這宗一樣，那就糟了！」

那人笑道：「老闆做事很頑固，他要某甲死，某甲就不能留命到明天，所以，林兆德明明是命不該絕，結果也是大限難逃。」

阿生輕輕嘆了一口氣，然後開車。

那人叫他把車子開到一個路口，阿生依照他的吩咐做了。

當車子抵達目的地後，那人匆匆下車。那是一條相當繁盛的街道，夜市很旺，那人也迅速消失在人堆裏。

阿生把車子開走，他一直注意後面有沒有人跟蹤他，幸好沒有。

於是他一直把車子開返家中去。

× ×

驗屍官的報告已送到夏維探長的手上，那是關於林兆德的解剖結果。

據說，林兆德是死於一種神秘毒液，那些毒足以令到一個人的血液裏滲進極少份量，就會迅速死亡！

死者林兆德的皮膚有針頭刺過的痕跡，但却不是注射過針葯的意思，而是好像給人用大頭針輕輕刺了一下。

神秘劇毒只須浸過在任何金屬的針頭之上，然後以金屬針頭刺進人類的皮膚裏去，這個人便會立刻死去。劇毒之毒，於此可見一斑！

但是，驗屍官只能查出死因，却不能解釋這是甚麼毒液。

負責保護林兆德的警探終於想起了，他對探長說道：「當時有一班農民由隣近路邊的農莊湧去，其中一人由於太過接近汽車，曾被我驅逐，現在想起來，那人最可疑。」

「他的樣子怎麼樣？」夏維問。

「農夫的打扮，有鬍子，看來在五十歲左右的年紀，身裁中等，皮膚黝黑。當時他手持一節長長的旱烟斗。如果說圍觀的農夫有可疑，他便是唯一值得可疑的人了。」

「你說甚麼長長的旱烟斗？」

「就是一根長約尺許的幼木製成的，北方的老人家最愛用這種烟斗。有時他們還喜歡在末端掛上一個繡烟包，裏面裝滿了烟絲，但這種烟斗在市區却不多見。」

「那烟桿之內，可能有機關。」夏維探長沉吟道：「毒針很有可能由那通心管內吹出，射向死者的身上。」

「但是，毒針呢？我們爲甚麼找不到毒針？」

「那些針可能很幼小，一下子就會疎忽了，尤其是郊外地方，當時現場的情形頗混亂。」夏維探長想了想又問：「你再想想清楚，當時有沒有人接觸過死者？」

探員肯定地答：「沒有。」他又道：「當時本來有兩個人分別在汽車內外監視的，但後來現場附近太混亂，與我在一起的人，奉命去維持秩序。因此便只剩下我一個人。」

這是翌日早上，警探部許多人整夜未睡，想不到另一件更令人震驚的事，又發生了。

一名貨車司機致電報警，說他的貨車之上有二具男子的屍體。

司機對警方道：「我每天黃昏把車子停在這條街上，一向都沒有事情發生，今天早上開工時，却發現車子多了一幅油布，下面似乎蓋住一些甚麼東西，我後來揭開一看，差點兒把我嚇昏了。」

夏維探長發覺那二名男子死狀十分恐怖，全身瘀黑，看來與林兆德差不多同一死狀。

夏維探長在現場四周視察一遍，回頭又問那司機：「請你記清楚，這貨車是不是一直停在這裏？」

貨車司機似乎給探長提醒了，他端詳了一會兒附近的環境之後，說道：「是這一個車位，我記得這間商店。」

「你再看看清楚吧！」

司機在車子四周繞着走了一遍，又道：「這車子給人開動過了。」

「你怎麼知道？」

司機說道：「車子停得較接近街道中央，我最注意每次停好車子之後的位置是否正確，因爲這是貨車，體積較大，如果不盡量靠近路旁，就有可能被檢控，我記得我的車子，停得十分四正，但現在，你看……」

是的，貨車停得不够四平八正，一部份壓在馬路上的白色界線以外，可見停車的人當時可能十分匆忙。

夏維說道：「那就是說，這車子一度被人偸走了，後來又開回到這裏來。」

他的助手辛尼道：「這件事大有可疑，我們還是先把這司機扣留吧，探長。」

夏維問道：「你覺得他有甚麼地方可疑？」

辛尼說道：「如果我是那老練的偸車賊，我才不會再把車子開回原位。分明是這傢伙有古怪！」

夏維笑道：「如果他是殺人兇手，大概也不會笨到要自己報警。如果他存心殺人，更不會笨到兩條屍體放在自己的貨車上。」

辛尼想想，覺得也是道理。但是，他仍然喃喃地道：「幹這件事的人，爲甚麼要把車子開回原位？他大可以棄置在其他地方。」

夏維說道：「犯罪者的心理有許多種，有些喜歡顯耀一下自己的犯罪天才，例如殺林兆德卽其中一例，他本來可以在衆飛失手之後，待事過情遷再動手殺死他，但爲甚麼却急不及待地動手，立刻置對方於死地？」

辛尼說道：「這是故意讓我們警方難下台。」

「另一種暗示就是：他們要殺的人，一定要依時依候死去。」夏維又束着雙眉沉吟道：「這班魔鬼到底是何方神聖？」

「殺死大頭蔡和蝦仔，分明是爲了滅口。但是，殺死林兆德，又是爲了甚麼呢？」

「爲了遺產？但是，林兆德並不太富有。那麼，爲了保險費吧？」

辛尼道：「對了，我查過了，林敬曾替林兆德購了全險，在任何情形底下死去，也要賠償。但在技術上我們不能控告林敬，因爲他當時在接受我的問話，自然兇手不是他。除非我們有辦法證明他買兇殺父。」

「這麼看來，我們那位俠盜的努力白費了。」夏維又道：「療養院既無可疑之處，也難怪我們一些線索也搜不到。」

「他的主觀有時太強，那就讓他師徒二人查下去吧！」

夏維探長所講的「俠盜」當然是指呂偉良。他們知道呂偉良仍留在療養院之內。但是，看情形呂偉良的確走錯了路！

不過，這只是警方的表面看法，實際情形呂偉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在竊聽器未被發現之前，呂偉良知道有個神秘人物打電話向陳院長指示一切，現在他所以忍耐性地等待下去，就是要查出那眞正的幕後人是誰。

警方所以不再懷疑天年療養院，自然是由於他們在那裏搜不到可疑的東西。而殺人兇手則仍在不斷選兇殺人。

警方在貨車內外套取指紋，搜索証據，但却找不到毒針。

不過，驗屍的結果，証明二名飛型靑年之死，完全與林兆德一模一樣——給帶有劇毒的毒針刺了一下之後，引致身亡。

警方要緝捕歸案的，就是這二名死者，想不到他們竟然死了。幕後人既然要殺人滅口，他們可能會設法殺死唯一落入警方的一名阿飛刦匪，所以夏探長下令加意保護。

但是，那名賊飛在警探的疲勞詢問之下，證明一無所知，相信以後亦無多大作用。

夏維探長忽然又回頭問辛尼：「有辦法與阿生取得連絡嗎？」

「沒有這必要吧？」辛尼道：「阿生警告過我，我們的行動可能影响到呂偉良的生命安全。上次的搜索行動他已經恨透了我。」

夏維又問：「尤大才那方面，有些甚麼消息？」

「他父親死後，尤京雄名下的財產幾乎是他個人獨得。」

「爲甚麼？尤京雄不是還有許多兒女嗎？」

「是的，但那些兒女都在外國，他們似乎給外國人同化了。對父兄的情感固然蕩然無存，就是甚麼遺產，也不放在眼內。」辛尼又道：「根據我們的資料，他們有些變了流浪的嬉皮士，久無音訊，所以，身爲尤京雄長子的尤大才，便坐享其成了。」

夏維探長摸着後腦，沉吟道：「我們不能懷疑尤京雄是被謀殺的。」

「尤京雄是死於心臟病，他的醫生已證明了這一點，看來亦無可疑之處。」

「但是，問題却是：他也是由天年療養院出來的，爲甚麼？」

辛尼說道：「可能是一種湊巧，許多孤獨的有錢人都到天年療養院去休養，我反而以爲這個關鍵並不太過重要。」

「但是，保險公司近來的損失，相信數目一定不會少吧！」

「是的，不少保險公司已紛紛將各式保費提高，尤其是盜險及火險。甚至有些保險商人在埋怨我們警方。」

夏維探長嘆氣道：「我也知道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市面治安壞，人們便埋怨警方，其實，他們不明白法律漏洞太多，我們拚命的去抓犯人，法官大人却大發慈悲，這叫我們有甚麼辦法呢？」

辛尼也慨然嘆道：「其實嚴格講來，也不是法官的錯，他們只是依例書行事，要追究的，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議員先生們，他們幾乎一無所知，我眞不明白他們憑甚麼當上議員。」

「名譽，地位，其實說穿了，還是錢作怪。」

「老實說，我眞希望有一天臭飛們刦到那些大人先生的家中去，最好割了他們妻子的鼻子，兒子的耳朶以及他本人的嘴巴！」

夏維苦笑道：「如果眞有那麼一天，我和你就得漏夜逃亡到外國去！」

「爲甚麼？」

「因爲那些大人先生們會大聲咆哮，指責警察無能，局長可能被迫辭職，我們不走還等甚麼？」

辛尼笑道：「放心好了，屆時我即使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會緝得兇徒歸案。不過，問題却是，兇徒未到法定年齡。哈哈……」

夏維也忍不住笑了。他道：「我國歷史上也出現過不少亂世，但每居於亂，執政者便施行『治亂世，用重典』的辦法，結果每收奇效。別的不說，就說目前的寶島，那兒警察最少，但治安最好，爲甚麼？因爲搶刦可能被判死刑，誰甘願冒死去發橫財？所以人人都說這裏是冒險家的樂園，其實一切都只不過是人爲的。明明大人先生們也是皇帝子孫，却裝高鼻子講鬼話，充其紅鬚綠眼講人道！難道刦匪們的白刀子入，紅刀子出，那也是人道麼？放屁！」

是的，據說某地最够人道的地方，有條法例規定，未到法定年歲的青少年，無須服刑，罪名成立後只判入甚麼教養院。

教養院是個甚麼地方？裏面環境很不錯，有導師教導，有娛樂，有運動，幾乎每一起居飲食都照顧得非常周到。

但是，阿飛們稱那兒是甚麼地方？——渡假聖地。

所以，每當他們期滿出院後，連抓過他們的警員也得小心，因爲他們這輩插你兩刀之後，最多去「渡假」而已。

且說命案發生現場，不久之後就來了大批記者，夏維探長感到面目無光，悄悄引退了。現場的偵查工作，交由高級警官去處理。

夏維探長帶着辛尼，到全球保險公司去。

保險公司的受薪董事陳風，親自接待二人到他的辦公室去。

夏維說道：「聽說貴公司近來損失不少，是不是？」

陳風苦笑道：「我們的行家無不叫苦連天，天天打刼銀行金舖，即使將保費提高，恐怕也難以繼續維持下去。」

「這也沒有辦法，正如某議員所說，繁榮都市難免如此的。」夏維會心一笑道：「現在我只想知道一位富商的壽險賠償，是否已經賠出了？」

「你問的是那一位？」陳風反問道。

「就是尤京雄先生。」

「尤大才先生的律師已跟我們連絡過了，但我們仍未付錢。」

「爲甚麼？」

「因爲……」陳風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

夏維探長安慰他道：「這是私人訪問，我不會做記錄或打報告的，你隨便說吧！說不定你坦白對我們彼此都有好處。」

陳風束眉說道：「探長，我們的董事局方面，正對這件事的眞相，展開調查。所以，尤京雄的賠償問題，至今仍在拖延着。」

「有甚麼可疑之處嗎？」

「嗯……」

夏維又問：「你們公司裏的私家偵探查出了端倪沒有？」

「還沒有。不過，我們已加緊派人調查，甚至我們還在外面加聘高手加入調查。只因爲尤京雄生前所購的保額太大。」

「但是，聽說尤京雄的心臟病是有醫案可稽的。」

「是的，這是經過正式醫生的證明，看來亦無可疑之處。但是，無獨有偶，最近又有一個剛從療養院出來的人死去了，相信你也知道他是誰吧？」

「難道就是林兆德？」

「就是他！」陳風說：「林兆德生前在本公司購下全險。」

「那就是說，包括被人謀殺在內，亦須依數賠償是不？」

「正是這樣。」

夏維又問：「全險的保費是否較一般爲高？」

「是的，高出很多，甚至有許多公司根本不接受。但我們則來者不拒。」

「尤京雄死後的受益人是尤大才，那麼，林兆德死後，受益人又是誰？」

「當然是他的兒子林敬。」

夏維想了想，說道：「你可以拖延賠償的日期嗎？」

「探長，我們是做生意的，本來就要講信用，不想拖，但事情太可疑時，就不能不查清楚，尤其是這兩宗案子，如果有欺騙成份，我們就要依法行事。不過，話雖如此，只要法律觀點上無可疑之處，錢我們還是一樣要付的。」

「你們這一行業也够古怪，謀殺怎可以也受保？如果有個逆子先爲父親購重保險，然後買兇殺父，你們豈不是自招損失嗎？」

陳風苦笑聳肩：「沒有辦法，這是爭食世界，你不做嗎？別人做，爲了維持業務繁盛，不得不冒險博一博。不過，你說本行業古怪，却不過份，例如外國一些行家，連女人的酥胸玉腿也一樣受保，比較起來我們已正經得多了。」

「今日的訪問，請不要對外人提及。」夏維探長又說：「有事請隨時與我們保持連絡。」

陳風站起來送客，他口裏雖然聲聲感謝，心裏却埋怨警方令他們經常損失了不少賠償費。

離開保險公司，夏維探長對辛尼說道：「立刻派人暗中監視尤大才，和林敬二人。」

辛尼說道：「探長，你以爲這會有用嗎？」

「我也不知道，但直覺上，他們都有可疑之處。」夏維說。

辛尼道：「但我覺得，這可能浪費人力，目前我們已感到人手不足，再派人從中監視兩個不同居處的人，起碼又要調動幾個人。」

夏維道：「但是，你別忘記，只要其中一人露出破綻，我們可能節省不少時間和人力。」

「——」辛尼無言以對，夏維探長是他的上司，他只有服從命令！

不過，辛尼總覺得：即使二名做兒子的，買兇弒父，當職業兇手得手後，相信雙方亦已交易完成，再監視下去，也不會有任何發現。

× ×

阿生開着車子，帶着藍犬「多利」，又再次到天年療養院去探望呂偉良。

沿途阿生對「多利」說了許多話，這頭有靈性的犬隻，小心聆聽着，就像一名特工在接受上司的命令時一樣。

到了療養院，阿生的行動並未引起陳院長等人的特別注意，因爲許多人都喜歡養狗，尤其是富有人家更加難免。

不過，有一件事却大大地引起了陳院長的注意，那就是有關一筆鉅額捐欵的爭論。

原來呂偉良發覺經過大搜查後，也許是由於警方不再懷疑這家療養院，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那些竊聽器又悄悄裝入來。

呂偉良不但發現自己的房間裝有這種電子咪高峯，許多人的房間也有，不過安裝得十分隱蔽，一般人不易發覺。

因此，呂偉良在示意阿生小心上當之後，便故意在房中提及捐欵給療養院事。

阿生非常有默契，他說：「別把這裏當作善堂吧，叔父，他們收費已够高了，還何必再捐錢？……」

呂偉良很不高興地說：「錢是你的還是我的？我的事何必你來管？」

「我不敢管你，不過……」

「別不過不過了，我叫你下次上山時把我的支票簿拿來，你可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阿生無可奈何地呻一口氣，「然則，你準備捐多少錢給他們？」

呂偉良道：「十萬元。」

阿生一怔：「十萬元？」

「是的，我不怕對你說，當初我進來時，對他們還沒有信心，但自從警方搜查過之後，我覺得他們絕對靠得住。而且，這裏所有工作人員的態度都出乎意外的好，簡直令我覺得好像生活在家中一樣。不

會感到半點陌生。所以，我受感動之下，準備先捐十萬元。」

「叔父，你的意思是……先捐十萬元，以後還可能再捐。」

「是的。」呂偉良深深嘆了一口氣，「我這副樣子，看來也不會活得太久了，要這許多錢幹什麼？你這麼年青，有手有脚，也不該整天覬覦我這份財產，不如趁住我還有生一日，多做一些好事吧！」

「好吧！那麼，下次我上山時，就把你的支票簿帶上來。」

「你也不該整日遊手好閒，該學學生意。否則，萬一我有什麼不測，即使留下百萬家財給你，你也一樣會坐食山崩。」

「是的，叔父，我已經不斷的在學習做生意了。我也知道我是你唯一的繼承人。」阿生又故意說道，「不怕對你說，我已不再像從前一樣吃喝玩樂，你不相信，改天下山可以問問親友們。」

呂偉良道：「不，我不必去問人，我會有方法查出你行踪的。」

話剛說到這裏，內綫電話就响起來。

呂偉良拿起聽筒，是一値勤侍應生打入來的，據說有一位姓江的要見呂偉良，呂偉良知道是江强叫侍應生把他請入來。

侍應生就是那班身裁高大的大漢，要不是穿上了齊整的制服，呂偉良覺得他們就像黑社會中的打手。

呂偉良掛斷電話之後，回頭對阿生說道：「我有朋友來訪，你到花園去等我片刻。」

阿生會意，果然離房外出。

不久，一名侍應生已帶着江强到了呂偉良的房門口，輕輕敲着門！

呂偉良本來早就要打電話請江强前來，但是爲了一連串意外事件，令到這件事拖延下去。現在呂偉良爲了担心江强不知內裏胡說話，所以事先寫好一張字條，大意是說這裏已被人安裝了竊聽器，要江强隨機應變，盡量多聽他解釋，減少說話，這是唯一避免出錯的方法。

江强是一位相當出色的警探，不過現在已經退休改業私家偵探，爲人自然機警，所以呂偉良打開房門，迎他入內之後，呂偉良一邊關上房門，一邊已將字條遞到江强的手中去。

江强只瞥了字條一眼，內心已了解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江强跟呂偉良是好朋友，自然也知道這位俠盜的爲人。他向房中各處打量一遍之後，說道：「你打電話請我來，有什麼指敎？」

呂偉良一邊回話，一邊用鐵杖指住幾個隱蔽地方表示那些地方都裝有竊聽器。

阿生是因爲從走廊的另一邊走出後園，所以沒有跟江强碰頭。

呂偉良打着眼色對江强說道：「我知道閣下是一位出色的私家偵探，現在我有件事拜託，那是關於我侄兒阿生的事。」

江强要不是看了字條，可能給他弄得莫名其妙，呂偉良幾時有個侄兒？但江强是個聰明人，看了字條之後再聽了這一番說話，心裏恍然大悟，原來這裏又是一處可疑的地方，所以師徒二人才僞裝叔侄。

江强說道：「呂先生，你有什麼儘管吩咐好了，我們做事向來妥當。」

呂偉良道：「我就是希望閣下替我調查一下阿生在外面的行徑，例如生活是否正常，跟一些什麼人來往等等，你也知道，我無兒無女，只有這個侄兒，將來我百年歸老，他便是我唯一的繼承人了。這些日子以來，我由於討厭市區的生活，暫時住到這家療養院來，阿生便更加沒人管敎。嗯……你似乎見過阿生了，是不？」

「是的，上次你要委託我調查一個女子的身世時，你不是介紹過我認識他嗎？是不是那個唯一的侄兒？」

「對了，正是他。說起那一次，我還得感謝你呢，要不是你代我查個明白，我還以爲那女子是良家婦女，結果，經你拆穿她原來是個女拆白黨時，我才不致自招損失。」

「你過獎了。」

呂偉良又說：「這一次我仍然很重視。坦白說吧，這個社會陷阱太多，我担心他學壞，尤其是像他這種血氣方剛的青年，一旦交上了壞朋友，就會不可收拾。你知道我將來一切都寄望於他，其他相信無須我再詳細說明了。」

江强說道：「我已十分了解你的意思，數日後我會把調查報告送來的。」

「好極了，至於費用方面……」

「你放心好了，我們會把賬單保留，一切待你出院後再說吧！」

呂偉良與江强這一番說話，全都透過竊聽器，傳到對方的耳裏去了。

阿生出到花園時，很快就發覺有人在暗中監視他，他却佯作不知。

「多利」在到處竄動，看來像個頑皮的孩子。其實阿生要牠熟習這裏的環境。

等到江强與呂偉良告別了，阿生仍然不知道，他在花園中走動時，有人過來與他併肩走着。

阿生發覺又是那個數度與他接頭的人，他是從何處閃出的，阿生倒未留意。總之，他就神出鬼沒的，如影隨形地，隨時隨地可以在阿生的身邊出現。

阿生繼續慢慢地往前走，一邊說道：「又是你！說起來也眞滑稽，我們見面多次，我連你貴姓大名仍不知道。」

那大漢說：「叫我靈魂吧！因爲我像幽靈一樣，隨時會出現。」

「那不如叫你幽魂好了，叫你靈魂太過容易引起人家的誤會。因爲我騙女孩子歡心時，喜歡稱她做幽魂。」阿生笑了笑，又說：「你又有什麼消息帶給我？」

那人說道：「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你叔父開始懷疑你在外面的行動了。剛才召來一名私家偵探你還是小心一點。」

「是的，所以我希望你們早些動手。」阿生又說：「到底你們有沒有把握？我眞有些担心！」

「告訴你，我們的方法多得很，而且成功的機會高達百份之九十九。不過，一切決定在于老闆。因此，什麼時候動手，也要他才知道。」

「你們老闆到底是誰？」

「我不能告訴你。」

「不過，我不怕坦白對你說，如果你們把時間拖得太長，我的行徑可能被私家偵探查出，叔父脾氣古怪，萬一他生氣起來，中途改遺囑，我一切也就完了。那時

只怕對你們也沒有好處。」

那人說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你何不設法去收買那個私家偵探？我們知道那傢伙叫江强。一般這類人都是爲了賺錢的，你只要找他談談，相信一切不成問題，只要你出的錢，比你叔父給他的更多就行。」

「好吧！我試一試。」阿生又問：「你怎麼會知得這麼多？」

「我們的組織龐大而完善，一切事情都會做得非常妥當。」

阿生故意問道：「然則，你可知道我叔父今天對我說了一些什麼？」

「是不是關於捐錢的事？」

「是的。」阿生說道：「所以你們遲一天動手，我便可能損失得更多。」

「這些事急也急不來的，你叔父太年輕，身體的健康情況也好，所以我們下手更難了。」

「難道你們要等他生病麼？」

「你別焦急，聽我解釋吧！我們做事情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不想留下一點痕跡，相信你也不想有任何麻煩惹上身吧？」

阿生道：「怎樣才算是迫不得已？你要知道，你遲一些動手，我便損失更大，再過一年半載，我叔父名下的錢財可能已全數捐到各大慈善機構去了，到時只怕連起碼的費用我也無力支付給你們。」

「好了，別生氣，讓我跟老闆商量一下吧。」那人望向橫門那邊，忽然又說：「你叔父好像正在四下裏找你，我們還是後會有期吧！」

阿生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到底姓甚名誰？」

那人道：「就叫我幽魂吧，姓丘的丘，流水行雲那個雲。」

那傢伙半開玩笑地說，說完就消失在花陰小徑之間，眞的有如幽魂一樣飄忽。

呂偉良由那邊走過來，阿生担心灌木林中人竊聽，有意無意的偕同呂偉良繞到門前的廣大草坪上去散步。

阿生低聲對呂偉良說：「那傢伙眞是這裏的人，他也來找我。」

「我見到了，但我故作未找到你。」

呂偉良又問：「他跟你說了一些什麼？」

「他知道你要捐出巨欵的事，這表示他也在竊聽儀器旁邊，當然是陳院長的親信才有此權利。他又叫我設法收買江强。」

呂偉良道：「不！看情形，他們的行動已告開始，他們開始供給一些藥丸給我服食，我當然不會眞的吞服。現在你把這些丸子拿回去，交給江强化驗一下，看看到底是什麼。」

「好極了，反正我正要將計就計，今天就去找江强談判。」阿生悄悄接過了呂偉良手中二粒小藥丸。

這些藥丸正是姚玲和陳院長讓他服食的，但呂偉良每次服藥時，都在玩魔術──看似吞服，其實丸子已被他收藏起來。

由於動作精巧，對方全未發覺。根據陳院長向呂偉良解釋，那是對他身體有益的，尤其是壓抑心臟病方面更具功效。

當然，呂偉良沒有心臟病，只是陳院長找出來的藉口而已。

阿生又說：「多利已熟習了這裏的環境，牠可以担任傳訊工作，這裏我帶來一個塑膠小球，裏面是眞空的，可以藏進一張字條，你只須在窗口拋出，多利自然會檢去交給我了。」

呂偉良發覺那是一粒大如彈子的綠色塑膠小球，中間是眞空的，可以拆開它，將字條納入，假如投在綠色草地之上，一定不易被人發覺，但是，「多利」却可以憑着牠的靈敏嗅覺將它找到。這當然又是鬼靈精的阿生想出來的傳訊方式，以備呂偉良萬一有什麼須要求助時可以利用。

呂偉良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與你談及捐欵的事嗎？」

「表示你對他們的信任。」

「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已，另一原因是表示我的濶綽手段，而最重要的原因則是我希望他們要小心行事，切不可出其不意地橫加殺手將我殺死，否則便是他們的損失。因爲除了這次的捐欵之外，我以後還可能陸續捐獻給他們。」

「這辦法的確聰明，不過，我們怎可以花上這麼大的本錢？」

「關鍵是那本支票簿，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用意麼？」

阿生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我可以健忘，又可以故意自私。」

這時二人已步到汽車旁邊。

附近沒有人，阿生把車門打開，悄悄將一些儀器的開關打開了。

呂偉良當然曉得那是超短波的電子竊聽儀器，他說道：「你還偷聽什麼？我裝置在陳院長桌子下面的竊聽器已被他們找到，幸好他們只以爲是警方派來的奸細仇仲裝上去的。」

豈料話猶未完，儀器已傳來一陣對白聲。

「如果他這麼大手筆，我們的計劃應該遲緩一些，因爲以後可能還有更大的數目捐來。」

「不！他的侄兒已急不及待。」

「那花花公子當然希望遺產早日到手。但是，我們目的志在賺錢，現在他既然甘心奉獻，正是最好不過，何況今次十萬，下一次可能是二十萬或者更多。」

「我以爲一切應該依原來計劃行事，財路是一樣不會斷的。」

說話的一直是二名男子，這時又加入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我同意朱木的講法，他說得不錯，財路是不會斷的，我們不能令顧客失去信心。」

其中一個男子似乎是陳院長，他說：「好吧，讓我與老闆連絡一下。」回頭他又問：「跛子肯服藥嗎？姚玲。」

原來那女子正是姚玲，說道：「他毫無疑心，已服下了兩顆。」

「只要再服兩天，就會見效了。」

另一個男子似乎是與阿生連絡的人，然則他就是朱木了。

朱木說道：「藥力如果發作，驗屍官有方法查得出是什麼嗎？」

「當然查不出，即使解剖，也只知道他的心臟有問題而已。而我的病情記錄早已記錄他是個心臟病的患者。」說話的人好像是陳院長，「告訴你吧！這種藥丸比上次用在老尤身上，更進步，更新奇！」

呂偉良和阿生聽到這裏，立刻感到渾

身震顫起來，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呂偉良至此才明白，陳風的懷疑看來確是有根據的，尤京雄之死大概又是這幫人的傑作；除非他們剛才所說的老尤另有其人。

這時有人敲門，竊聽儀器中三個人的聲音便中止下來。

阿生由車窗伸手入內，將儀器關閉。

呂偉良好奇地問：「你如何可以把竊聽器放入去？」

阿生笑了笑道：「他們一定發夢也猜不到那是什麼東西。一隻蒼蠅的屍體，大概不會引起他們的疑心而拿去化驗吧！」

呂偉良明知自己的徒弟是個鬼靈精，他對一切古靈精怪的東西深感興趣，因此，這可能又是一些什麼新發明。

呂偉良道：「你別引起他們的疑心，否則我們的計劃就完蛋。」

阿生說道：「師父，如果你發覺自己的房間地毯之上有個蒼蠅的屍體掉在那裏，你會怎樣想？」

「別賣關子了，那到底又是什麼？」

「那是我的小發明，相信是世界上最小的收發報機，也就是所謂竊聽器。」阿生解釋說：「那蒼蠅是假的，實則是一具袖珍儀器，其中包括了半導體的收發報機，以及水晶體的咪高峯，能將六呎以內的談話轉播到二十哩外，敏感度極大。我在經過院長辦公室時，把這隻僞裝的蒼蠅拋入去的。」

呂偉良道：「清潔工人在掃地時，豈不是會將它掃去？」

「是的，這也是沒有辦法。它的半導體發電，只能維持三數小時而已。」

呂偉良表面上雖故作驚奇，但內心明白到這是阿生從書籍上得到的電子知識。

事實上最小的電子收發報機，是由美國加州電子學家艾雲博士發明的，它的體積比阿生仿製的更小，只有蒼蠅的頭部那麼大，可以安置在一隻活蠅蒼的背部，其細小程度可想而知。

艾雲博士稱這種竊聽器爲「間諜蒼蠅」，實用時可以將超袖珍的收發報機及水晶體咪高峯，裝置在一隻活生生的蒼蠅，然後讓那隻蒼蠅沾了一種定時毒，再將牠由匙孔或窗縫間，投入目的地，蒼蠅會在數分鐘後死去。但牠身上的神奇儀器，將可以維持數小時的工作。

電子學的進步，令到科學家的夢想變爲事實；目前壓縮體的原子粒，可以帮助技術人員製成火柴頭那般小的收發機，的確是縮龍成寸令到外行人爲之驚奇不已！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讀書不多，但肯學肯做，碰上有個這樣的師父，只要他喜歡的，都肯花錢給他去購買，所以在阿生的工作室裏面，往往就製造出不少令人驚奇的東西。

屋子裏有人出來，呂偉良對阿生說：「別忘記把化驗結果告訴我。」

阿生點頭會意，吹一聲口哨，把「多利」召來，然後開車下山！

死神召喚　天國近矣

阿生進入江強的辦公室時，江強打着手勢禁止他說話。

阿生感到大惑不解，後來看見江強過來搜身，阿生這才明白，原來江強是担心有人把竊聽器偷偷放在他的身上。

阿生笑道：「我是這方面的高手，不會給人做了手脚也不知道的，放心吧！即使最巧妙的僞裝，亦難逃得過我雙眼。在電梯上來時，我已經自行檢查過了。現在我們大可以高談闊論。」

江強知道阿生對一切竊聽方式十分清楚，自然相信他的說話。

江強問道：「你兩師徒到底又要查一些什麼？」

阿生說道：「查一個殺人的大機構。眞對不起，這回又麻煩你去客串。」

「沒有辦法，誰叫我跟你師父是老朋友。」江強問：「你來找我幹什麼？他們雖然沒有把竊聽器放在你身上，却可能跟踪你。」

「你倒沒有猜錯，他們確實派人跟踪我，等會兒我由這兒出去時，他們還可能問我跟你接洽的結果。因爲這是一個叫朱木的人教我的，他要我收買你，叫你向我『叔父』提供有利於我的情報。」

江強雖聽得莫名其妙，但當他再聽阿生的詳細解釋之後，總算明白到這事件的來龍去脈。

阿生把那二粒藥丸交江強拿去化驗。

江強交給助手，要他迅速把化驗報告送來。

阿生又說：「如果我推測不錯，那些藥丸可能是慢性毒藥。」

江強說道：「服下了慢性毒藥的人，死了可以化驗得出的，相信他們不會如此愚蠢。我看，可能是一種新發明的藥物，目的要令你師父死在不知不覺間，連醫官也化驗不出結果來。」

「據我在竊聽中所得的消息，他們說，如果師父再服藥兩天，便可以見到效果，我眞猜不透他們下一步要怎樣做。」

江強走近窗前，用望遠鏡俯視街上，發覺對面行人道上有個人行來行去，他把望遠鏡交給阿生，道：「你看清楚，是不是那個人跟踪你？」

阿生接過望遠鏡，由二百多呎的距離望落街上，眞的有點頭昏目眩，要不是焦點較得適當，也很難看得清楚。

江強這事務所在這幢大厦的二十一樓，因此由窗口望落街，足有二百多呎。

阿生一邊俯視街上，一邊對江強說道：「正是他——他就是自稱幽魂的人，但我從竊聽儀器中知道他叫朱木。」

江強在傳話機中召來一名探員，示意他帶備間諜相機偷到街上，把那傢伙的尊容偷攝下來。

阿生提醒江強，對方非常機警，切勿打草驚蛇，江強笑道：「不要把他們估計得太高，在這方面，我也稱得上是個專家，我的探員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你放心吧！」

那探員奉命離去之後，阿生又看見江強的助手由另一度門入來。這助手就是剛才把藥丸拿去化驗的技術人員。

他把一份報告交給江強。江強只瞥了一眼，道：「用口頭解釋吧，這些化學名詞我看得不明不白的。」

那助手說：「那藥丸中的成份的確有問題，化學成份中，有影响腦部的，但最重要還是影响心臟的，它表面看來是一種補藥，但滲入人體血液之後，可以令到心臟的活動機能衰退，在積聚到相當份量時，心臟病便會在不知不覺中形成。」

所諸「心臟病」只不過是個總名詞，其實它包括了一切發生在我們心臟部份的病症。江強的助手再作進一步的解釋時，才揭出那種化學元素滲進血液之後，與血液混爲一體，然後影响到血管收縮，於是進一步令到心臟的負担加重。

原來我們人體內的血管有如自來水喉，血管的大小配合心房的壓力，肥人所以最易患心臟病，正是由於太多的脂肪，令到血管的輸送發生阻塞。

阿生是鬼靈精，但他亦無法了解到那份實驗報告的全部內容。

其中有些化學成份如果用中文表達的話，相信字房亦未必有這種字粒備用；那些化學元素的名稱往往用金字旁，右旁這半個字阿生甚至也不懂。因此，阿生只有聽着江強那位助手的解釋。

阿生越聽越驚，他暗忖如果呂偉良眞的吃進了這些藥丸，後果的確不堪設想。



呂偉良與阿生傾談間，發覺有人從屋內走出，立即把「多利」召喚到來，然後開車下山。

他忍不住問助手：「如果死後化驗，可以找出結論來嗎？」

助手道：「在外國當然可以，人家儀器齊全，化學元素也用電腦分析，但在本市就不可能，驗屍官不會把死者體內的每一根血管都切出來加以研究，他們只約畧找個結論向法庭交代。」

阿生聽了助手這一番說話，更加抹了一額汗，呂偉良這一次深入虎穴，簡直是與死神開玩笑。萬一遭毒手，豈非死得不明不白麼？

阿生又說道：「尤京雄死了，他可能也是死在同一類藥物之下，如果現在把屍體由地下掘出，拿出解剖化驗，會有結果嗎？」

助手笑道：「我看沒有用的，他已入土爲安，換句話說，醫生已簽發了死亡證，除非特別理由，由警方向法庭申請，開棺檢驗。但是，我看也未必可以驗出什麼結果來。」

江強說道：「他們也眞毒辣，這麼看來，相信不少人已經上當。」

阿生說道：「問題是不知道有多少做兒孫的，跟他們合作。」

助手咋舌道：「這是七十二行以外的生意，也可以反映出道德的淪亡！」

阿生說道：「這正是歐風美雨侵襲下的結果，人家好的東西不去學，偏偏學了這種忘本的行爲。在美國，兒女長大了便自成一家，根本置父母於不顧；現在的年青一輩也依樣葫蘆，甚至爲了錢，什麼事情也敢去做！」

江強說道：「除了遺產之外，與歹徒

合作的兒孫們還騙取保險費。最近就有人託我查這種案。」

阿生也說：「是的，最初就是全球保險公司的陳風提醒了我們的，後來他打電話想找我師父代爲調查我叫他來找你。」

江强說道：「想不到他們騙得如此高明。但是，如果林兆德也是他們這幫人做的，就未免太過明目張胆了。」

江强說到這裏，把他辦公桌的抽屜拉開，取了一些東西交給阿生。

阿生接過一看，是一枚外衫的鈕。他忍不住問：「這是什麼玩意？」

江强笑道：「你自稱在這方面是專家，應該看得出的。」

阿生反覆看了一會，道：「袖珍通話機，半導體發電的。」

「不錯，果然是專家。」江强又說，「以後我們還要連絡，但由於有人跟踪監視着你，所以，我們不能用電話。這袖珍通話機直接與我們這裏的無線電台有連系，只要你扳開下部的小開關，訊號就會發回來，我們的專人便會與你取得連絡。」

阿生十分欣賞地說：「果然是精巧的製作。但是……」阿生把它併到自己的外衣鈕去，色澤顯得深少許，欵式亦有異。

江强把另外二顆同一欵式的鈕取出，叫阿生除下外衣，立刻召來一名女探員，將阿生外衣上三粒鈕割下，換上了三粒新的——最接近下領的一粒，便是袖珍的通話機。

阿生穿上外衣之後，看看腕表，道：「我不能逗留得太久，否則會引起他們的注意。你的探員爲什麼還未回來？」

江强笑道：「你最好不要理會他，我叫他反跟踪那傢伙的。」

阿生很担心，他怕因此而令到對方提高警惕，那時就會功虧一簣。但是，江强既然堅持要這樣，他也無可奈何。

阿生離開偵探社，落到街上時，他已見不到朱木的下落，也見不到江强的探員，也許他們都躲了起來吧。

等到阿生開車後，才發覺後面又出現一輛可疑的汽車；阿生心裏有數，故意把車子開往一家酒吧門前停下來，下車後入內飲啤酒。

坐下不及三分鐘，那個經常與阿生接觸的朱木又來了。

他若無其事地坐在阿生隔隣的圓形旋轉高椅之上，要了一大杯凍啤酒，低聲問阿生：「那個私家偵探怎麼說？」

「一切已妥當，俗語說得好，有錢駛得鬼推磨嘛。」阿生說。

酒吧裏多數是歐西人仕以及一些水兵，看來沒有人注意他們。

朱木道：「那麼，你一切都可以放心了。」

阿生道：「還差你們那方面。你老闆怎麼說？」

「老闆要依原來計劃行事，但時間不會拖得太久；再過兩天，我們要請你去看一次實驗。」

「什麼實驗？」

「不怕對你說，你叔父入院時是沒有心臟病的，但過兩天你上山看看吧，心電圖會顯示出，他的心臟開始有問題。」

阿生故意說道：「這是致命的嗎？」

「當然，大概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萬一他根本無生命危險，我還要等多久？」

朱木笑道：「我老闆是死神，只要死神開口召喚，相信任何人也無法避免，勢必死亡。」

阿生又說：「空口講白話，那是無憑無據的，叫我如何放得心下？」

朱木四顧無人，又低聲對阿生說：「聽過林兆德這名字麼？」

「似乎在報紙上面見過，他是誰？」

「他是我們的三號目標，你叔父是六號。」

「難道他也是你老闆殺的？」

「是的，本來的計劃是要他打針之後，在約定時間內，返到家中就性情暴躁，情緒不安定，要不是跳樓自殺，便是跑到街上被車輾斃；但是，他不肯注射，老闆爲了對顧客謹守諾言，臨時僱用五名阿飛，攔途刦殺，豈料，又出亂子，結果還是要勞動我們老闆親自出馬才把他的性命了結。」

阿生又問：「誰要殺他？」

「這是業務秘密，我所以告訴你，不過爲了要加强你的信心。你是我們顧客，我們是顧客至上的！」

「你什麼時候見你老闆。」

「等一會兒。」

「可以帶我去嗎？」

「不！他向來不見客。」

「我想跟他面談。」

「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他何必如此神秘？」

朱木道：「有時必要時他要自己動手，太多人認識他，安全成問題，工作亦不方便。」

阿生嘆了一口氣！

朱木又說：「私家偵探肯合作，你還焦急一些什麼？」

「老實說，誰曉得他是否陽奉陰違，兩面討好，雙方面收費用呢？」

「我們可以負起監督之責，如果他胆敢騙你，我會通知你。」

「他悄悄向我叔父告密時，你又怎麼知道？」

「你叔父在我們那裏，我們就有辦法知道一切。」

阿生自然知道竊聽器的事，只是故意佯作不知而已。

朱木要走了，他提醒阿生：「千萬別企圖跟踪我，否則，你安全我不負責。」

說完他就走，阿生當然不會跟踪他。

阿生知道江强的一名探員已對朱木展開釘梢工作，他趁這機會設法檢討和補救一件事，那就是萬一呂偉良要接受他們的檢驗時，心臟一切健全，又如何可以令他們相信？

朱木離開酒吧之後，曾到一間電話亭去打了一個電話給他的老闆。

對方說道：「我一直等你的電話，怎麼你這個時候才打電話回來？」

朱木道：「我要跟姓呂的連絡。有什麼事要我做？老闆。」

「我要你去收一筆錢。」

「是誰的？」

「尤大才的。」

「他答允付給我們嗎？」

「他不敢不答允的，只要你把實情告訴他。」

「他現在什麼地方？」

「應該在辦事處。你打電話給他，要他付你一萬元現金。」

朱木道：「太小氣吧？」

「不！這是試辦式，看他能否慷慨付欵，以後每個月都要他像交租一樣。這就是我們既定的方針之一。」

「好吧！我試一試。」

朱木掛了線，然後又摸出他的記事小册子，找出尤大才的電話。

他找到了尤大才之後，開門見山地說道：「我是死神的助手幽魂，老闆叫我打電話給你的，你須要立刻準備一萬元的現欵……」

尤大才不等他說完，便道：「你們有沒有攪錯？那些費用我早已付清了。」

「是的，我怎麼會弄錯，費用確已付清了，但是，這是月費。」

「什麼月費？」

「就是每個月必須繳交的月費。」朱木又說：「你甚至可以稱它爲保密費。」

「這是勒索！你們未免太過沒有江湖道義了。」

「你說什麼都好，一點鐘之後，我來收那一萬元月費。」

「如果我不付呢？」

「那麼，你當日與我們接洽生意時的錄音聲帶，就會寄到警方手中去。」

「什麼錄音聲帶？」

「就是你要求我們合作，把令尊大人弄成因病致死的全部過程，相信警方一定認得出你的聲音，但是，我們是誰？相信警方不可能憑聲帶抓人吧？」

尤大才果然呆了一陣。

朱木又說：「一小時之後，我再到你辦事處附近打電話給你。一小時的時間，你大可以往銀行提取一萬元現鈔了。」

「好吧！一小時後，你再打電話來。」尤大才無可奈何地說。

掛了綫之後，尤大才在痛苦中沉思片刻，然後匆匆外出。

警方派去監視和跟踪他的探員，立刻向探長報告一切。

夏維探長聞訊後，首先致電尤大才前往提欵的銀行。他說：「我是警方的夏維探長，如果你們有懷疑，可以在我掛綫後，來電警探部接探長辦公室。現在我們知道有一個叫尤大才的顧客，進了你們銀行，我要知道他的情况。」

銀行經理爲審慎計，先掛了綫，查明尤大才的來意後，再致電警探部。他說：「的確有個尤大才先生來了，他要提取一萬元現欵。」

夏維說道：「你可以照付給他，但要記起號碼，我們懷疑他是個罪犯。同時請盡量阻延他的時間，由現在起三五分鐘就可以讓他走，不必引起他的疑心。」

雖然顧客至上，但探長聲明那是一名罪犯，銀行方面自然不敢不賣警方的賬。

等到尤大才提取了一萬元現金，離開銀行的時候，夏維探長與辛尼等人已與跟踪的探員會合。

尤大才回到他的辦事處去等電話。

夏維探長等人一直候在車子裏，因爲他們發覺尤大才那個載住一萬元現金的手提包，仍然留在汽車之內。這情形看來，大概不久之後他又會回到汽車裏去的。

尤大才回到辦事處，立刻就有電話找他，對方正是自稱死神助手的朱木。

朱木問道：「一萬元準備好沒有？」

「剛提了回來，你在什麼地方？」尤大才問。

「就在你附近。」朱木又問：「你那一萬元是新鈔還是舊鈔？」

「似乎是新的，不過你可以放心，我不會教你們上當的，這一萬元我甘心奉送。不過，關於以後……」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不！我現在就想見你談談，我想一次過付欵，把聲帶贖回，以後我們一刀兩斷。」

「這些事，我不能答覆你。」

「那麼，你自己到我的車子去取那一萬元吧。」

「那一萬元就在你的車子裏？」

「是的。我怕引起這裏一班職員的注意，不想挽住那個手提包又出又入。」

「嗯……」朱木想了想又問道：「你不會悄悄報了警吧？」

尤大才道：「千萬不要胡思亂想，我不是那種人，何况，我還有証據在你手中呢？」

「好吧！我且相信你一次。」

朱木說完就收綫。

他當然知道尤大才的汽車號碼，但是，他却懷疑尤大才此舉未免太過大方了。

他剛由電話亭出來，就有個乞丐向他求乞。朱木靈機一觸，摸出一張十元紙幣，乞丐歡喜若狂，但朱木待他伸手過來時，又把鈔票收回。

他對乞丐道：「我不但可以給你一張，甚至可以給你二張，不過，你要爲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朱木遙指那邊路邊的一輛車子，道：「看見嗎？那輛紅色的中型房車是我的，我忘記把一個公事包帶走，裏面有電話册，我要查個電話約會朋友，但我非常怕勞動雙足，你去替我取來吧！」

乞丐不疑有他，果然走了過去。

可是，正當乞丐要弄車門時，夏維等人已一湧而上！

問題是乞丐的外表不像個行乞的人，不知誰個善長賜給他這麼一套外衣，令到夏維等人離遠看過去更加不會懷疑他的身份。

但是，當各人衝近時，才嗅到乞丐身上發出的臭味。

乞丐不知內裏，自然是吃驚非小。夏維探長的手下檢查過他沒有武器，查問之下才知道上當。

他們依照乞丐所指的方向，望向電話亭那邊，鬼影也不見一個。

夏維無可奈何，只有直接去找尤大才。尤大才這才如夢初覺。

夏維探長對他說道：「目前你除了與我們警方合作之外，相信也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減輕你的罪名。」

尤大才知道事情弄僵了。不論責任是

誰的，相信對方亦不會饒了自己，那卷聲帶遲早也會寄到警方手中來。

尤大才在這種情形底下，無可奈何，唯有把一切實情供出。

尤大才的父親尤京雄在天年療養院休養時，父子曾發生口角。那次他們吵得十分劇烈，勞動院長等人前來勸解。

當晚，他獨自買醉，就有人跟他搭訕，向他勸慰道：「你父親很有錢，他死後一切便是你的，人遲早總得死一次，爲什麼你不想想辦法，讓他早歸天國去？」

當時尤大才以爲那人飲醉了，後來才知道他確有門路，那個人就是朱木。

朱木此後數度與他接洽，討價還價之後終於五萬元「成交」，情形大致上與阿生差不多，所不同的就是尤京雄是個名流，對方知道他確實有錢，所以不必細查他的家底。

辦法是朱木保証不出三個月，就能令尤京雄死去，而且不留一絲痕跡，事成後付欵。

尤京雄果然在離開療養院後不久，便告死去。他的醫生驗不出有何不對之處，而中國人傳統上死後最好是保存全屍的。所以，當時也沒有剖屍解剖，他的常年醫事顧問便簽發了死亡証。

尤京雄死後不久，朱木便催收那筆殺人的代價，尤大才雖然未領到遺產，也照付如儀，想不到事隔不久又來了，而且聲明按月收費。

其實直至到現在，保險公司尙未賠出那巨額保險金，但尤京雄的律師已在交涉中。

至於尤京雄的遺囑，則由於他生前已有聲明，必須收獲這筆保險費後，才公開宣讀。

尤京雄的家財究竟有多少？他那些「出洋留學」，結果一去無踪的兒女，又是否每人一份？至今仍是一個謎。只有他生前所信任的律師一個人，最清楚，其他人只有忖測而已。

夏維探長一邊下令緝兇，一邊將尤大才落案，想不到就在這時，他竟接到江强的電話，據說偵探社裏的探員已查出了朱木的下落。

江强昔日也是一名警務人員，今日已是一名業務繁忙的著名私家偵探。由於陳風等人曾委託他調查騙取保險費的事，湊巧呂偉良又是他的老朋友，此時亦身陷虎穴，所以當日江强就派了探員暗裏跟踪朱木。

根據一切跡象顯示，朱木可能是唯一最接近那個幕後人的人，此時他極有可能與那個被稱「老闆」的人在一起。

江强覺得時機難再，所以立刻把他的探員傳回來的消息轉達警方。

江强派出跟踪朱木的探員，也曾目睹朱木利用乞丐令到夏維等人撲空的情形，但他自始至終只是袖手旁觀，因爲他的目的只在於查出幕後人是誰，以及他的所在，並非抓到朱木就算。所以他一直耐心地繼續跟踪到底，直至有了結果，才用電話悄悄向江强報告。

江强報警後不久，他首先趕到一條僻靜的街道，會見了他的探員。

那探員指出朱木進入的樓宇其中一個單位，那是一幢十多層高的大廈，而朱木進入的，正是最頂一層。

江强不敢輕舉妄動，只是在戒備中等候警方人員開抵現場。

同時在另一方面，阿生亦已接到江强的通知。此時阿生正在家中試驗一種新奇的東西——一隻僞裝的腕表，透過半導體電子發動，可以令到一個人的脈搏跳動次數增加。

阿生是因爲聽了朱木的說話之後，担心他的師父在檢驗中露出破綻。所以匆匆趕返家中，利用他對電子學的認識，以及手上的材料試製，想不到竟然意外地獲得了初步成功。

錶殼之內所載的，自然不是一般手錶儀器，而是半導體的電子儀器，它的頻率足以令到一個人的心臟加速地跳動。

唯一令阿生不滿意的地方，就是手錶是假的，所以那些指針不能移動，如此一來，很容易就會給人看出了破綻。

阿生正在苦苦尋思改良之際，突然接到了江强的電話通知。

阿生大吃一驚，担心太過急進不但找不出幕後人是誰，反而會令到身在虎穴的呂偉良有危險。因此，他匆匆忙忙把「多利」帶在身邊，開車趕往現場。

這時候，夏維探長已率領警方人員趕至現場，把附近街道封鎖，然後帶人衝上那幢大厦去。

江强與那名被派跟踪朱木的探員，首先抵至頂層一個單位拍門，但是久久沒有人應門。夏維心知有異，令人撞開大門入內。

屋內靜悄悄的，看來人去樓空，說不定所有的都逃走了。

夏維探長忽然聽到一陣陣呻吟聲，於是循聲找到一間儲物室裏去，亮燈之後，但見一男子倒在一角，面色蒼白。

夏維立即叫人扶起他，同時召十字車趕來現場。

但是，那男子却說道：「沒有用的，我……」

那個「我」字未說出口，他已倒了下去！死了！

曾經跟踪過朱木的探員，認得死者並非別人，正是朱木。

事後警方在現場展開搜索，却找不到任何可疑人物。那個單位並不太大，只有千呎左右，從佈置看，也只住了一個人。

這個人大概就是朱木口中所講的「死神」——也就是他的老闆。

由於這是頂層，很少人會注意到這個單位的動靜以及住了多少人。

大厦管理處的人員說，這是租給一位菲律賓歸僑的。

他們記憶中，那位華僑年約五十，身體十分壯健，是個獨身漢。

警方在現場的搜索行動中，只找到一些針葯，却未找到任何聲帶。但根據尤大才的口供，對方可能擁有不少這類錄音聲帶，以供勒索之用。

針葯是什麼還須待化驗，但被找到的一小盒餵毒金屬針，則製作精巧，這些針長僅四份之一吋，針端餵有劇毒，呈灰黑色。

但是，這些針如何發射出去？警方在

那兒却找不到任何可疑物件，也許已給「死神」帶走了。

「死神」的姓名是姜堯。但這只不過是他在租單上登記的名字而已。

警方除了封鎖現場搜索外，亦派出大隊人員趕往療養院，希望在那裏可以找到姜堯的下落。

阿生此時因爲知道朱木死去，「死神」逃脫，首先急忙帶領「多利」趕往療養院。

呂偉良此時正在門前草坪上散步，看見阿生駕車匆匆趕來，心知有異。

阿生下車過去，將實情約略對呂偉良說了一遍。

呂偉良道：「這裏看來一切如常，似乎並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阿生說：「但朱木死了，他的老闆有可能逃到這兒來了。」

「查出他的老闆是誰嗎？」

「我不淸楚，只知道警方已找到了他們的巢穴，正在大規模搜索中。」

「這麼看來，我們的努力總不算是白費，幕後人總算現形了。」呂偉良說，「他雖則暫時逃脫，但警方一定會在他的居處，找到他的來龍去脈，照理遲早亦會落網。」

阿生把他草草製成的「手表」交給呂偉良，他說：「這是我化極短時間製成的脈搏加速器，裏面蘊藏的電源，可以令到手腕傳電，而影响及脈搏的加速跳動。我製成這東西的目的，是爲了防止他們在檢查心臟時，揭穿你的僞裝，想不到現在事情會急轉直下，一切都有些出乎意外。」

儘管如此，呂偉良還是把它戴上了。

阿生將「把的」拉開，解釋說：「這是開關，你感覺得到傳電嗎？」

「很輕微！」呂偉良說。

阿生替他把脈，發覺呂偉良的脈搏加速了。

呂偉良感到有點難受，將把的按下，一切又回復了正常。

阿生正想替他將「腕表」解下之際，陳院長已由那邊走過來。

陳院長走過來對呂偉良說：「是你的電話，有個男子打電話找你。」

呂偉良心裏一凜：「是誰呢？」

可能是江强，也可能是夏維探長。他們都是關心自己安全的人，也許他們並未知道阿生已經前來通知自己。

呂偉良跟住陳院長入內，他一邊走一邊想：爲什麼要勞動院長通知他接聽電話？這裏不是有許多侍應生和護士麼？

呂偉良這樣想着的時候，已經入到屋內。他正想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但陳院長說：「電話已接到我的辦公室去了。請你進去聽吧！」

呂偉良進了院長辦公室，電話聽筒擱在桌子上，呂偉良拿起細聽，對方已掛了綫。

陳院長抱歉地說：「對不起，我叫他等等的，可能等得不耐煩了。我想，他回頭會再打來的，你在這裏坐一會兒吧！」

呂偉良道：「不！我還有些事要吩咐我侄兒去做。」

呂偉良說完就想走，但陳院長又叫住他，道：「令侄曾對我們說，你閣下想捐一筆錢給我們，是不？」

「是的，我現在就是要跟他討論這件事。」

「不必討論了，我們樂於接受這筆錢，現在就請你開支票了！」

陳院長這番說話來得突然，令到呂偉良在直覺上感到事情不妙。

就在這刹那間，陳院長拉開抽屜，取出一支手槍，指住呂偉良！

呂偉良苦笑道：「這是什麼意思？」

「請你過來，這兒坐下來，好好的開一張支票，我們實在須要錢，不能等你出於自願了。」

呂偉良一邊拄杖過去，一邊說道：「你們這樣急不及待，是什麼意思？」

陳院長道：「慢慢你會明白的，現在請你……」

豈料就在這時候，有人敲門！

陳院長吃了一驚，問道：「誰？」

門外是阿生的聲音：「我叔父在裏面嗎？」

陳院長壓低聲音道：「你別胡來！否則我會殺你！」

陳院長用手槍抵住呂偉良腰部，一邊把桌上一角的控制門綫的電掣按下，朗聲說道：「進來吧！」

阿生推門內進，看見呂偉良坐在院長辦公桌一旁，表情呆滯。

阿生心裏正感奇怪，門已關上了。

「多利」被隔立門外，狂吠着！

陳院長說道：「請你慢慢地走過來，我有話對你說！」

阿生這時已發現呂偉良被手槍指住！

爲了呂偉良的安全，阿生不敢妄動。他眞的是一步一步的，慢慢走過來！

陳院長道：「告訴令叔父，說出你的毒計吧！」

阿生一怔：「什麼毒計？」

「別裝蒜了，你要謀殺他。」陳院長又說：「我們已將你交來的針葯，注射到他的身體之內，不出二十四小時之內，他便會死亡！」

呂偉良呆了一陣！

阿生不知內裏，更是大吃一驚！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我幾時給你們注射過什麼針葯？」

陳院長在焦急中想了想道：「對了，你最怕打針，我們改用葯丸給你服食。但是，效用一樣的，如果你得不到我們的解毒，你便會死去！」

在這刹那間，呂偉良看得出陳院長的心情緊張，所以胡言亂語，想想阿生剛才的說話，知道幕後人在逃，就不難想到陳院長也想走，可能在逃走之前，取得一筆可觀的金錢吧！

「多利」在外面只吠了幾聲，又無聲無息，牠可能被人捉去，也可能知難而退。因爲「多利」是一頭有靈性的犬隻，牠明知不能强行衝入時，便會改用別的方法也說不定。

阿生知道時間對他們十分有利，因爲警方不久大概也會來了。

就在此時，暗門開處走出了一個女人，她，正是院長的助手姚玲。

要不是姚玲由牆角閃出，師徒二人還不知道那兒有一度暗門。

姚玲說道：「走吧！一切已經準備好了，老闆在山下等着我們！」

阿生趁住陳院長回過頭去的時候，就想發難，但是，姚玲的手槍已搶先舉起瞄準：「不准動！」

阿生呆了一呆！

呂偉良說道：「算了，算是我們倒霉吧！」

陳院長道：「不！不是你倒霉，是我們倒霉，我們化了這麼大的心血，在你身上，一無所得！現在請你二位跟我們一齊走！」

師徒二人在槍咀之下，只有聽從他們的擺佈，由暗門離去。

其實呂偉良如果要反抗，機會不是沒有，但一則他不想冒這麼大的危險，二則希望忍耐下去，看看他們的首領是誰。

暗門後面，是一條長長的隧道，路軌之上有一輛電動滑行車，彷彿煤鑛洞內的情形一樣。

師徒二人被押上車，陳院長扳開了開關之後，車卡沿住路軌滑行，速度十分高，但每當拐彎及下斜的地方，速度就會自動減慢，一切都是自動控制的。

數分鐘之後，卡車停了下來。

陳院長令師徒二人下車，與姚玲分別押着他們走出山洞。

原來這裏已是麻鷹嶺的另一邊山腳下，通常這裏是沒有人到達的。

四個人走出那山洞之後，踏在一處海灘之上，望開海面之上，有一輛快艇停放着。

師徒二人在兩支手槍的指嚇下，被押登艇。

艇上一名中年男子生氣地問：「他們是什麼人？」

陳院長道：「他是姓呂的，我們的富有顧客之一，另一個是他侄兒。」

中年人說道：「你不該把他們帶出來的。」

陳院長說：「他很富有，我們的計劃雖則未完成，仍可以在他身上取得一大筆錢。」

中年人揚聲叫水手開船，快艇於是在水面急速滑行。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們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

中年人道：「一個離島，那是我們的最後基地。」

陳院長說：「只要你合作，開一張巨額支票，讓我們派人到銀行提取一筆錢，兌現後可以保證你安全無事。」

姚玲也說：「是的，本來我們也不想這樣做，但我們的損失太大了。」

呂偉良佯作莫名其妙地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中年人嘆氣說：「由我一手創造的事業，結果還是由我一手毀了！」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知道這個就是「死神」——陳院長等人的「老闆」。

中年人在自言自語的，顯然沒有理會到師徒二人。

陳院長道：「算了吧，只要人口平安，一切可以重新開始。」

「是的，這應該是天衣無縫的發財之道，為什麼我會失敗？」中年人搖頭苦笑道：「是朱木那傢伙太大意，並非我的指揮錯誤。」

姚玲說道：「我們現在手上還有多少現金？」

中年人說：「不足一百萬元，比對起來，我們這回做了虧本生意。」

阿生心裏說：這正是害人的生意，到底他們是什麼人？

阿生忍不住說道：「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中年人回過頭來，苦笑一下，說道：「讓你知道，相信也沒有什麼影响。」

陳院長和姚玲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顯然不想讓呂偉良和阿生知得太多。

陳院長示意中年人道：「還是讓他開了支票，讓我們提欵之後再告訴他。」

姚玲也說：「是的，你想知得更多，就要付出相當代價。」

呂偉良道：「我可以捐贈一筆錢給你們，我原意本來就是這樣的，但是，現在是黃昏時份，銀行已關門了。」

中年人看看腕表，道：「是的，你們的努力看來是白費心機。」

陳院長無言以對。

姚玲道：「早知如此，不該把他們帶來。」

中年人看看陳院長指住呂偉良的手槍，又看看那些海水，說道：「現在要解決他，相信也不會有困難。」

呂偉良心裏一凜，說道：「你們別傻氣，殺了我們，對你們不但毫無帮助，反而告訴了警方，讓他們知道你們的逃走方向。」

阿生也說：「對了，屍浮海上，我叔父又是你們療養院的住客，屆時警方必可找到你們。」

中年人想想，笑道：「你們提醒了我，這些日子以來，我的腦筋難道眞的不中用了？」

呂偉良道：「除非你們自斷財路，否則，沒有理由要殺我。」

姚玲說道：「你的銀行戶口，大概警方已加以封鎖，明天你的支票便變成廢紙了，除非趕得及立刻提欵。」

呂偉良道：「你們的想法太簡單，老實對你說，我銀行裏的現金有限，我大部份的錢已存入瑞士銀行，留下在本市的都購了股票和黃金。因此，只要我活着，你們必有好處。」

三個人又在交換眼色。

姚玲道：「你有錢存入瑞士銀行，大概數目也不會小。」

「那本來是我的秘密，現在是迫不得已才讓你們知道。」呂偉良說，「我在瑞士銀行的存欵密碼，甚至連我侄兒也不知道。」

阿生故作驚奇地說：「叔父，你怎麼不早些告訴我？我根本不知道你有錢存在外國。否則……」阿生又改變口風說：「錢財是身外物，就捐一筆給他們吧！」

呂偉良故意嘆了一口氣，說道：「是的，我的身體越來越差，你又不善經營，太多的錢，眞的是一種負累，所以，我才在休養中，想到應該捐些錢給各大慈善機關。」

陳院長道：「捐給我們也是一樣的，告訴你，我們的工作十分有意義。」

「但是，我完全不了解你們的工作。」呂偉良說。

中年人吁口氣道：「我可以讓你了解一下……」

陳院長打着眼色制止他：「我認為這些事還是慢一步再說！」

呂偉良道：「陳院長，你何必閃閃縮縮？你不是說過，已給我服了一種藥丸了麼？」

「嗯……」陳院長呆住了。

阿生面露尷尬之色。

中年人說道：「是的，你也不怕讓他知道，他現在的心臟病，是由於我們的藥丸造成的。」

陳院長對呂偉良說：「我們有辦法替你回復原狀，只要你合作。」

呂偉良為了知道更多，故意說道：「現在除了與你們切實合作之外，我已無選擇之餘地。何況，即使你們釋放我，我也不會返家，只有偷渡到瑞士去，以免警方追究。」

三個人又在竊竊私議。

阿生乘機說道：「叔父，如果我們不返家，倒不如利用你存放在瑞士銀行的錢，與他們合作，據我所知，他們的生意十拿九穩可以賺大錢。」

呂偉良故意說道：「我這身體，試問還能活得多久？還做什麼生意？」

中年人道：「我調配的藥，自然有方法消解它，來吧，我先替你把脈，看看你受影响的程度再說。」

陳院長道：「他只服了二顆藥丸，不可能有太大影响吧！」

中年人又問：「是那一類型？」

「B2型的那一種。」陳院長說。

呂偉良趁住他們交談時，悄悄將阿生交給他，至今仍戴在手上的「腕表」把的拉開，看來只不過是他為中年人替他把脈而作好了準備。但是，瞬息間他已感到脈搏在加速。

中年人一邊伸手過來按住呂偉良的虎口，一邊看着他自己手表的秒針。

他顯然已發現呂偉良不大正常，喃喃地說：「你眞的是用B2型藥丸？」

「是的。」陳院長道。

中年人說：「那麼，我可能落錯了份量，他的脈搏太速，不似只服了二粒。」

姚玲道：「那麼，怎辦？」

中年人說：「不成問題的，回到島上，我會為他治理。」

呂偉良感激地說：「如果你們醫理好我，我保證支持你們。」

陳院長問：「是不是無論做何種生意，你也支持到底？」

「是的。」呂偉良肯定地說。

姚玲對中年人道：「那麼，我們不久之後，又可以在外國重張旗鼓了。」

阿生故意道：「可是，你們的一切設備，都不能帶走。」

「那有什麼關係？」中年人說，「我在這方面是一位專家，到了外國之後，自然可以憑我的經驗和記憶，配出各種類型的藥丸。」

呂偉良道：「請恕我多嘴問一句。你們就憑這些小藥丸，可以賺大錢嗎？」

中年人道：「當然要找對象，所以我們便開了天年療養院，故意提高收費，目的是專門收容有錢人，從中選擇對象。」

呂偉良說道：「然則，你們何不專門去醫好別人？那樣，豈不是可以收入更大嗎？」

中年人笑道：「俗語說得好，建設難，破壞易，又說好人難做，這確實不錯。我在菲國時，是一名著名的藥劑師，由於當地政治家陰謀等等，彼此經常互相暗殺，我便被一名政要收買，他要我試行配製一種可以令一個人心臟生病的藥丸，我屢試不靈，後來唯有一走了之。」

阿生道：「你為什麼要走？」

「菲國的人個個可以配槍，政要如果知道我的試驗不成功，便可能派人殺我滅口，因為他的目的是要利用我的藥丸或針藥，對他的政敵進行暗害。」中年人又說，「說起來也可笑，當我逃抵本市後，舉目無親，又找不到事做，整日無所是事，只好利用我身邊僅有的錢，購原料回來再配製。我想過了，如果成功，我便可以發大財。」

姚玲插嘴道：「當時，我和姜先生是同一層樓的住客。我覺得他為人頗老實，又找不到工作，便介紹他到陳醫生處做配藥。」

陳院長道：「我是正式醫生，可惜生意不好，病人太少。」

中年人道：「我知道了之後，心中有數，因為我已找到了合作對象。不久，我的試驗成功了，於是我們三個人合股開了家療養院，這是我夢想中的計劃之一，用陳醫生的名字做療養院的招牌。我做幕後策劃，姚小姐帮助陳醫生出面主理一切。當初我們的規模很小，但後來越做越大，你知道為什麼嗎？」

呂偉良說道：「你們一定有不少人光顧。」

中年人笑道：「不！當初只有數人，但其中一個給我發現很有錢，於是我們開始留意前來探望他的人。」

陳院長說：「結果給我們發現他有個年青的妻子，也是他唯一的遺產繼承人，於是我們跟踪她，發覺她是個不貞的妻子，在外有了情人。我們藉此要脅她與我們合作，我們為她消滅她的老夫，她付我們一筆可觀的費用。」

中年人說：「其實，我們當時要得太少，三十萬元原來只是他的遺產總數十份之一而已，但是我們的工作是十全十美的，連政府驗屍官也給我們騙過了，因為那人被證實死於心臟病，其實那是我們的藥物作怪。」

姚玲道：「那只是第一宗生意，我們未够經驗，以後我們學得精靈了，把談判時的情形錄音，以備日後可以不斷的向事主勒索。」

中年人嘆一口氣說：「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害，也可以說是上得山多終遇虎，像今次這樣，就給朱木那傢伙弄僵了。要不是我機警，及時發覺有人跟踪他，此時我可能已被捕。」

陳院長道：「但無論如何，這種生意的確太易賺錢。要是小心從事，比起什麼

走私販毒等等，來得更安全。」

呂偉良問：「朱木是什麼人？」

中年人說：「是後來被我聘用的心腹之一，我利用他出面找對象接洽，他一直做得很好，這次却幾乎害死我。」

呂偉良又問：「那麼，那個劉子明，無牌醫生又是什麼人？」

陳院長道：「現在，不怕對你說，他本來是在療養院中兼職的，但他不知自量，在知道了一些風聲之後，竟然向我們勒索。」

「那我明白了，於是你便悄悄將他的汽車弄壞，讓他死在『交通意外』中，是不？」阿生問。

陳院長說道：「由於他是無牌醫生，在我們這裏亦無存案，死了自然與我們無關。」

呂偉良仍然不明白，問道：「爲什麼其他人都說不認識他？」

姚玲笑道：「是我教他們這樣說的，老實說吧，他們都是來休養的，年紀又大，誰願意多惹麻煩？對嗎？」

師徒二人至此才明白，一切都出自那三個魔鬼的主意。

阿生說道：「其實你們何必走？療養院內，並無破綻露出。」

中年人說：「尤大才落網，必然向警方供出一切，我們不走，遲早會成爲階下之囚。」

陳院長感慨地說：「要不是迫不得已，我才不會走呢，療養院逐步擴大，不知花去了我們多少腦筋和心血才有今日的規模。」

姚玲也說：「要不是出了意外，我們估計過，做多幾單，便可收山，到外國去嘆世界！」

呂偉良道：「你們這樣到離島去，相信也躲不了多久。」

阿生乘機說：「是的，何不想想辦法偷渡，離開本市再說。」

中年人道：「我也這樣想。不怕對你說，我由菲國也是靠偷渡進入本市的。我頗熟悉這方面的黑道中人。」

呂偉良說：「那好極了，我們可以先到日本，聽說東京的偷渡事業，更加發達，我們可以在日本，想辦法到瑞士去。只要到了那兒，我就有辦法弄到很多很多的錢。」

中年人激動地伸出手來，跟呂偉良握了一下，道：「預祝我們的合作成功！」

其餘的人也都發出了一陣笑聲，好像他們眞的要到瑞士去提欵一樣。其實，呂偉良只有自己才明白，他那裏有錢存在瑞士銀行？眞是活見鬼！

一個小島就在眼前，各人的心情很興奮，中年人和陳院長他們，當然是爲了逃得及時而高興，但是，師徒二人的心情興奮，却是另有原因的。

原來他們正離遠見到幾架警方的直升飛機，出現在海面之上。

中年人似乎還未發覺，仍在滔滔不絕地介紹小島上他們那間別墅的設備如何齊全，還說先住一晚，明天才化裝混入市區，找專營偷渡生意的人。

但是，不到一會，三架直升機轉眼已飛臨頭上。

其中一架有人用擴音器命令快艇停止開行，但是，駕駛的人不加理會，甚至還加速前進！

陳院長突然舉槍朝天射擊，中年人也接過了姚玲的手槍擊向直升機！

呂偉良和阿生明知三架都是警方的直升機，此時又看見遠處海面揚起白浪處處，顯然是水警快艇也趕來助陣了。

師徒二人交換一個眼色，幾乎一齊動手，分別撲擊陳院長和那個中年人。

他們想不到說得好好的，爲什麼他們又會倒戈相向，一時措手不及，四個人扭作兩團，就此在行駛中的快艇上，糾纏起來。

呂偉良和阿生的功力相當，無奈對方兩支手槍仍未離手，加上快艇在行駛中起伏不定，因此更加令到他們無所施其技。

直升機上分別載了夏維探長，辛尼和江强等人。

江强更帶了直接與偵探社無綫電台連系的對講機在身邊，原來他們就是憑着這種連系找到這海面上來的。

鬼靈精的阿生，在各人展開「談判」時，不知什麼時候已悄悄將江强替他換上的「鈕」扳開了暗掣，讓這粒特製的「鈕」不斷發出電波，他雖然不說話，但江强偵探社的無綫電台已收到了他的訊號，警方就憑着這些追踪而來。

江强等人是趕往麻鷹嶺天年療養院的途中，遇上了靈犬「多利」的。

夏維，辛尼，甚至江强也認得這是呂偉良的愛犬，看牠的神態，便知道牠的主人有事發生了，於是把牠帶上山來。

在團搜行動中，在療養院中的人雖然不願說得太多，但靈犬「多利」已帶住夏維等人闖進了院長室去。探長等人知道「多利」一定是認得了牠主人的氣味，其實「多利」早已知道阿生和呂偉良被困在院長室內。牠當時是因爲不得其門而入，才匆匆下山求助的。

但是，現在裏面沒有人。「多利」却憑靈敏的嗅覺，帶各人找出了暗門所在，然後進入隧道去。直達海邊！

當時快艇已去的很遠，夏維立知通知總部派了三架直升機來……

現在他們既要制止歹徒逃脫，又不敢開槍，以免傷及師徒二人。

夏維看見快艇仍在開行，透過擴音器高聲制止，但是，駕駛快艇的人却充耳不聞。

辛尼情急之下，提起手提機槍，令機師把直升機趕過快艇，「格格格……」的發射了一排子彈，目的無非要以實際行動阻止對方！

但是，快艇速度實在太快，最後一顆子彈擊中了駕駛快艇的水手，快艇立即變得無人駕駛，飛也似的，往前直衝！

阿生又驚又急，他既佔不到優勢，呂偉良也無法制服陳院長，但快艇眼看就要撞向小島旁邊的岩石去！

阿生雙手不敢離開那中年人，否則他就要吃子彈，而呂偉良除了要對付陳院長外，姚玲亦加入糾纏他。因此，呂偉良有如百上百斤！

阿生眼看就要粉身碎骨，拚盡了生平氣力，用力一摔，「撲通」一聲，中年人

連人帶槍掉入了海中去了！

阿生飛身搶到艇首，迅速扭轉了駕駛盤，快艇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開了岩石，直衝上了沙灘，彷彿陸地行舟，滑了百多碼才停下來！

呂偉良，陳院長與姚玲等人，由於事出意外，防不勝防，個個被拋出艇外，掉在沙灘之上。

這時三架警方直升機之中，有二架及時在沙灘上降落，一架在海面上監視那墮入海中的中年人，一邊已垂下了救生圈！

但是，好一會仍未見那中年人浮出海面之上。

陸上的警方人員已由二架直升機撲出，分別把弄得頭昏眼花的陳天年院長與姚玲扣上手鐐，另一名駕駛快艇的水手，則已斃命。

呂偉良由沙灘上站起來，幾乎以爲這是一場夢。他還不知道阿生身上的外衣鈕中有機關，更不知是江强交給阿生應用的，因此他笑語夏維：「探長，你果然了不起！」

夏維探長笑了笑：「你是一生够運，要不是江强及時想出了這辦法，我們未必能找到你。」

呂偉良還不知道夏探長所說的「辦法」是什麼。

海面上突然傳來一聲槍聲，中年人已浮上海面，他顯然懂得泳術，直升機機師見他帶槍發射，忙將控縱桿扳動，讓飛機急促改變角度及上升！

但是，槍聲只响了一下！

當直升機上的人望下去時，又看見中年人沉了下去，轉眼間，海水染紅了一大塊！

原來，剛才一响槍聲並非射擊直升機，而是射向他自己的腦門——中年人自殺了！

夏維探長就地審問陳院長和姚玲。

陳院長埋怨道：「他是罪魁，要不是他，我們又何必有今日？」

夏維問道：「他是誰？」

「他姓姜——姜堯就是他。」陳院長又說道：「他是個菲國歸僑，所有情形，剛才我們已告知那個跛子了，你可以問問他。」

姚玲含恨地說：「跛子，你眞不怕死麼？老姜已替你把過脈，你命不久矣！」

呂偉良笑道：「人總要死一次的，但我還年青，留下性命，多做幾件好事再死吧！」

阿生也說：「是的，我們如果不揭發你們的罪行，相信還繼續有人要死在你們手中。」

陳院長一怔：「你說什麼？嘿！你本身也一樣犯了同謀之罪！」

阿生故意說：「我有什麼罪？」

陳院長道：「我們有你的聲帶，證明你企圖謀殺你叔父！」

「哈哈……」阿生笑道：「傻瓜，他不是我叔父，他也沒有那麼多遺產，更沒有錢存放在瑞士銀行裏。」

「那麼，他……」姚玲恍然大悟，「他原來也是警探！」

呂偉良瞪住夏維笑了笑，說道：「你們要不要一個跛子做警探？」

江强說道：「他不是警探，他是當今最著名的鐵拐俠盜，可惜你們有眼不識泰山。」

陳院長與姚玲獃了一陣。

海面上，直升機正派人躍入海中打撈姜堯的屍體！

大批水警快艇也開到了，參加打撈工作。

陳院長老羞成怒，生氣地說：「無論如何，你的心臟已經有病，老姜說你十分嚴重！」

呂偉良脫下阿生給他的偽裝手表，笑道：「有病也不要緊，多做好事，據說可以却病延年的，是嗎？阿生！」

阿生接過偽裝手表，大笑不已！

夏維等人雖然不明白師徒二人說什麼，但却感激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爲社會除害！

（全文完）

三日驚濤

(大結局)

民初遊俠傳

文·朱羽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慶雲以劉慧蘭要脅魏雲聽從他的擺佈，魏雲聽命脅迫趙飛隨同他們前往會晤劉慧蘭，詎在劉慧蘭隱身的山崖，劉慧蘭乍聞未婚夫魏雲的出聲呼喚，竟失足跌落懸崖，劉慶雲心知魏雲絕不會善了，乘魏雲失神之際，一槍打死魏雲後遁去。趙飛奔往火車站與薛子秋會合，要薛子秋嚴防劉慶雲後，他單身往福成堂，值一少女提飯盒往地窖，趙飛制服少女及三名暗樁，進入地窖，終把看守地窖的大漢打昏，把被綑綁的常德勝解開，常德勝向他訴說着當時如何踢掉看守者的槍以利趙飛進來——

車廂浴血鬥　人間鴛夢圓

「眞難爲你。」趙飛也不知道該如何去讚揚他。「常參謀！你還能抱着女娃子走出去嗎？」

「行！行！」常參謀支撐着站了起來。「有什麼不行？」

「我來幫忙。」那女的自告奮勇地走了過來。

「多謝你！」趙飛不放心地又問了一句：「前面眞的再沒有人鎗了。」

「眞沒有了。」

趙飛打了個手勢，領先向石階走去。

外面出奇地平靜，照說，方才地窖中的鎗聲應該驚動了藥舖子裏的人，最少也該有一兩個到後院來看看動靜。可是，連個鬼影兒也沒有。

就這樣安然無事地走了出來。

一來到後面那條小巷，常德勝竟昏了過去，他被毆得負傷甚重，頭上全是血。

× ×

薛子秋雙眼浮現紅絲，他已經疲累到了極點，而他卻毫無困意，反而精神抖擻，只因爲肩頭責任未了。

車站那座掛鐘滴答滴答地响個不停，時間却過得十分慢，抬頭看，才十二點五分，按照預訂行程，列車還要五十分才到站。

這眞是一段漫長的時刻。

所幸，趙飛來了，帶來了好消息。

薛子秋楞楞地望着他，似乎不相信這是事實，久久，才吁了一口氣：「嗨！辛苦你老弟啦！」

「談不上辛苦！」趙飛語氣淡淡的，一隻手拍上了薛子秋的肩，「隊長！咱倆還有一場硬仗，劉慶雲是個不服輸的狠角色。」

「他的確是個狠角色，」薛子秋茫然的眼神覷着遙遙的天際。「不過，他也只有一條命，一支鎗，還能翻得了天？」

「隊長！」趙飛的語氣異常凝重，「我那位高大哥也是從不服人的，他却服了劉慶雲。所以，咱們千萬不能輕視他。」

「老弟！你放心，」薛子秋顯得胸有成竹的樣子。「我已作了妥善的安排，列車一到站，每一節車廂的兩端都有衞兵把守，不許閒雜人隨便進出。」



趙飛連連地搖頭：「不行！不行！如果我是劉慶雲，我一定埋伏在前面一個轉彎處，那時車行較慢，一躍就可上車。等到列車進站，我早已除掉了蔡都督，跳車逃走了。」

「哦？」薛子秋不禁一楞。

「隊長！你說，我的假設對不對？」

「對！對！對！」薛子秋一面點頭，一面擊掌，「我看這麼辦，我分一半人交給你，沿着鐵道，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地戒嚴。」

時間非常緊迫，有了決定就立刻展開行動，趙飛帶着好幾十個保安隊員沿着鐵路綫佈哨去了。

薛子秋又再度將目光盯在那座古老的時鐘上面。

這時站長室送來了消息，說這班列車將在一刻鐘之後進站，薛子秋的心弦開始綳緊了。

儘管從各種跡象判斷，劉慶雲是爲刺蔡而來，但是趙飛還是想親耳朵聽到劉慶雲的招供，於是，他準備逮活的。

× ×

心頭之念動起來非常容易，要想作到却不簡單。趙飛以最快的速度來回奔跑，審視鐵路沿綫環境，同時將數十名保安隊員都在暗中埋伏起來。其實，他如此作也未必有效，因爲劉慶雲對這些情況早就看到了。

一切佈置妥當之後，他自己則守候在一個轉彎處，準備在列車經過時，躍上車廂。

等待，是一件極爲惱人的事情，尤其是在這種心情下等待。趙飛平日倒是很沉得住氣的，此刻心弦却是緊緊地綳着，手心也不停地冒出冷汗。

火車沒有等到，却見一個人沿着鐵路跑了過來。

那人竟然是銀娃子。

趙飛立刻自草叢中躍起，迎了過去。

銀娃子跑得累極，一頭撲進他的懷裏，喘個不停。

趙飛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緊張地問道：「銀娃子！出了什麼事？」

「沒有啊！」她抬頭凝視着他，眼睛異常明亮。

「那麼，妳爲什麼跑到這兒來？」

「我要跟你在一起。」她說得非常坦率，毫無忸怩之態。

「快回去，」趙飛拿出哄小孩子的手段。「只等火車過去，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那時，我要陪着妳爹好好喝幾杯。」

銀娃子那張火熱的面孔貼在趙飛的胸膛上，雙臂緊緊摟着他的腰，像麥芽糖似地黏在他身上，撒嬌地說道：「不！從現在起，我一刻也不和你分開，要永永遠遠地跟你在一起。」

「銀娃子！」趙飛試圖推開她。「妳聽我說，此刻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妳聽我說……」

「我不要聽你說，」銀娃子那張臉還是埋在他的胸膛裏。「我什麼都知道。你想一個人去冒險，是不是？不！我絕不讓，我要陪你在一起，要死，我們就死在一起。」

「別任性，銀娃子！有妳在旁邊，我會分心。」

「分心！」銀娃子仰起臉來，噘着嘴。「爲什麼不說累贅？我爹也這麼說。其實，有我在旁邊，我還可以幫你的忙。」

「哦！」趙飛不禁楞了一楞。

「我知道什麼地方可以跳上車。」

這句話大大地吸引了趙飛，他連忙接話：「妳難道看別人……」

「不！我自己跳過火車，每天好幾回，跳上跳下的，蠻有意思。」

趙飛詫異地問道：「妳爲什麼要那樣作？」

「偷煤。」銀娃子還刁鑽地伸伸舌頭。「跳上火車，爬到裝煤的車廂，將煤塊扔下來，過了一段路，再從車上跳下，沿路將煤塊收集起來，有一段時間，咱們父女就靠這些過活。」

每個人都有過辛酸艱苦的生活經驗，趙飛並無意去安慰她，他心裏一直在想：該如何利用她這一段可貴的生活體驗。

「你在想什麼？」銀娃子仰起臉來看着他。

「我想要你跳上車去。」

「好啊！」銀娃子欣喜地答應。

「妳跳上車之後，立刻進入車廂，一節一節地看，找那個變戲法姓劉的。」

「他也在車上。」

「可能。」

「找着他又怎麼樣呢？」

趙飛道：「暗暗注意他，千萬別讓他發現妳。」

「你呢？」

「別管我……」

銀娃子突然伏下身子，將耳朵貼在鐵軌上凝神細聽，隨後，她又跳起來，一把抓住趙飛，疾聲道：「快跑，火車就要來了。」

她跑得很快，像一頭矯捷的兔子，趙飛跟着她，一口氣跑了好幾里路。

在一個山坳口，鐵道有一處弧度很大的急彎，銀娃子跑到此處，才停了下來。

她領着趙飛爬上鐵路旁的一座土崖，作出示範：「火車經過這裏時非常慢，只要往下一跳，就會安安穩穩地，落在車頂上。」

「好！等會兒我跟着妳跳上火車。」

「你也要上車？」

「嗯！」趙飛點點頭，目光凝注遠方。「但是我不跟妳在一起，記着，列車進站之前還有一段時間，如果在車上碰到我也不要向我打招呼。」

「我懂，你別把我當小孩子。」銀娃子說話的神情活像她是一個老太婆，早已歷經滄桑了。

火車的汽笛聲及車輪聲逐漸自遠方傳來，趙飛的心情也開始緊張，看看銀娃子，她還是老樣子，目不轉睛地望着趙飛，嬌嬌媚媚地笑。

火車頭冒着濃烟，拖着六節車廂從遠處駛來了，經過狹彎時，速度減緩，銀娃子選擇第二節車廂，跳了下去。

趙飛爲了關心她是否安全，稍爲慢了一點，他跳在第五節車廂的車頂。當他抬頭向前觀望時，銀娃子已經不見了。

這一班列車的乘客並不過份湧擠，當趙飛從車頂爬下，進入車廂時，反而吸引了別人的注意。

他先察看第六節車廂，從頭到尾走了一遍，以他看來，這節車廂內的乘客，其中應該是沒有那位顯赫一時的蔡都督。

然後他又察看第五節車廂……第四節車廂……

他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這些陌生乘客的臉上，却料不到背後有人在注意他。當他有所覺察時，一根硬硬的槍管已經頂住他的脊樑骨了。

一陣砭骨的寒氣自心底昇起，趙飛從來沒有如此震駭過，這不僅僅關係着他一個人的生死存亡，還關係着整個護蔡計劃的成敗。他很想保持他的冷靜，然而他的雙手仍禁不住有些輕微的顫抖。

背後的人沒有說一句威脅的話，但是那支槍管却已代他作了說明；如果趙飛想反抗，或者存着僥倖之心，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無情的死亡。

這個人自然不會是別人，一定是劉慶雲。趙飛却不願意去點破對方的身份，故意亂以他語：「朋友！你想搶什麼？銀袋在腰上，你自己摸吧！裏面大概還有兩三塊大洋。」

他故意提醒劉慶雲去摸索他腰間的武器，只要對方的注意力稍稍轉開，他就可以找機會掙脫對方的挾持。

「老弟！你眞會裝迷糊。」說話的人，果然是劉慶雲。「你難道還不知道我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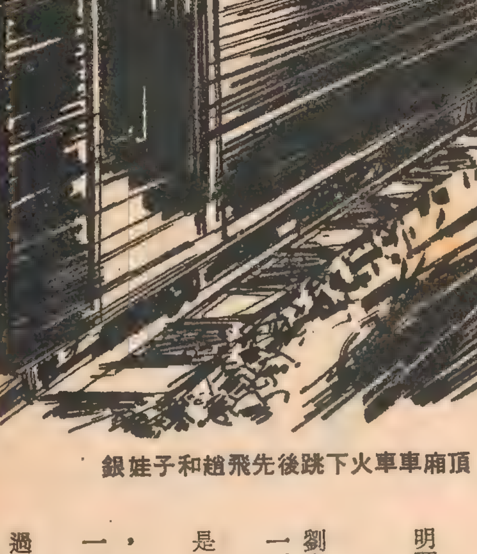
「哦！原來是你！」趙飛故作吃驚狀說。

「行啦！咱們這台戲到現在也該結束了，連演了三天兩夜，也够累人的。老弟！你說說看，收尾戲應該怎樣唱法？」

「劉老大！我平日不愛看戲，穿紅袍的幹啥，畫白臉的又是幹啥，我全不懂，你說該怎麼唱法？」

「你既然不懂，就得聽我的。」

趙飛聳聳肩，他在試探，背後那支硬硬的槍管是否有辦法擺脫掉。而他知道不可能。於是吁了一口氣：「嘛！看樣子是不聽也得聽，你吩咐吧！」



銀娃子和趙飛先後跳下火車車廂頂。

「姓蔡的坐在那節車廂？」

「這恐怕誰也不知道。」

「唔！」劉慶雲頓了一頓，又再問：「車上佈置了多少人？」

「只有我一個。」

「車站呢？」

「不少，你應該明白那兒的情況。」

「我當然明白，薛麻子已經在那兒佈下了天羅地網，等我去投，姓劉的可不是傻子。」

「你的確很聰明，」趙飛的語氣很輕鬆，他已逐漸冷靜下來。「我很想弄明白，你是在什麼地方上車的。」

「前一站。」

「哦——」趙飛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這是他們從未想到的一個問題。幸好，劉慶雲沒有發現誰是蔡都督，否則早就得手了。

「你好像很吃驚？」劉慶雲語氣中有明顯的得意。

「的確。」

「還有許多令你吃驚的事在後頭，」劉慶雲手中的槍，在趙飛的背上用力頂了一下。「現在，依照我的吩咐去做。」

「我方才就說過了，不聽你的話看來是不行的。」

「現在，你慢慢地往火車頭那邊走去，不許回頭，更別想動歪念頭掏傢伙，我一定比你快。」

趙飛很鎭定地進入了第四節車廂，穿過甬道往前走。這時因爲列車將要進站，少數到碧色寨的乘客已在收拾行李，顯得

有些零亂。趙飛橫掃了幾眼，仍未發現有誰像顯赫一時的蔡都督。

他很放心，如果他沒有發現，劉慶雲似乎也不可能發現。他突然又想到了銀娃子；但願她機警一點，不要被劉慶雲看見才好。

進入第三節車廂時，趙飛的心情畧顯緊張，因爲銀娃子可能就在這節車廂裏。可是，當他以銳利的目光去搜索時，却沒有發現她的踪影。

第二節，第一節車廂仍然沒有看見銀娃子。趙飛不禁嘀咕：這個刁鑽的小精靈，難道她已經發現情況不妙而躲起來了？

通過第一節車廂之後，前面已是車頭，前行無路，趙飛只得停了下來。

劉慶雲已緊跟着來到他的身後，低聲道：「爬上去，動作要快。」

趙飛根本就用不着爬，一躍就上了煤堆。

劉慶雲也不比他慢，緊跟着一躍而上，在後面推了趙飛一下，二人同時跳落狹小的駕駛間。

那裏有一個加煤伕，一個司機，二人一驚回頭。劉慶雲已經開了腔：「要活命就乖乖聽我的話。」

加煤伕吃驚得鬆掉了手中的鏟子，司機胆子比較壯，結結巴巴地問道：「你……你要……幹什麼？」

劉慶雲問道：「距離碧色寨，還有好遠？」

「還……還有三里路。」

「聽着。」劉慶雲揚一揚手中的槍。

「快到車站的時候，照樣減慢速度，作出要停車的樣子。但是在通過車站時，要突然加大馬力，一衝而過，懂不懂？」

「懂！懂！懂！」司機連連點頭。

劉慶雲聲色俱厲地道：「如果有半點差池，我一槍轟爛你的腦殼。」

「不敢！」司機又向那加煤伕揮手吩咐：「快些加煤，不要站在那裏發呆。」

趙飛心頭是暗暗着急的，劉慶雲眞是一個老手，他先將火車衝過碧色寨，然後再解决他，還有足够的時間去搜索那位蔡都督。即使他的獵物不在上車，他也暫時逃脫了捕捉他的樊籠。

「劉慶雲！」趙飛冷冷地道：「你以爲你這樣作就逃得了嗎？想必你也聽說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那句話吧！」

「少給我來這一套！」劉慶雲冷笑連連地說道：「姓劉的如果想逃，此刻也不會在這列火車上。告訴你，我是從來不逃的。」

「話倒是說得漂亮……」

「少廢話！」劉慶雲喝阻了他。「你是一個外鄉人，又是個老百姓，有許多事情你根本就不該管，現在，你該爲你自己想想了。」

趙飛道：「難道你姓劉的還爲我開了一條活路？」

劉慶雲道：「活路有的是，但看你願不願意走。」

「那倒要請你指示一下了。」趙飛的語氣很輕鬆。

「這輛車上，有我的一個仇家，待會兒……」

「劉慶雲！」趙飛冷冷地接了腔：「別打歪主意，你所找的獵物不在車上，死了心吧！」

「哼！我姓劉的作買賣從來沒有打過退票，這是我金盆洗手之前的最後一宗買賣，一定要作成，趙老弟！你若想活命，就少不得要幫我一個忙。」

「你說說看，這個忙如何幫法？」

「車過碧色寨之後，在前面的坳口子上停下來……」劉慶雲的話突然被火車的汽笛聲遮蓋了。

碧色寨已經在望，列車減緩了速度，將要進站了。

「蹲下！」劉慶雲向趙飛打了一個手勢。

趙飛很聽話地蹲下。他表面上出奇地沉靜，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尋找反擊的機會。

劉慶雲又向那司機問道：「我方才說的話，你都記住了嗎？」

那司機連連點頭，說道：「記住了！記住了！」

劉慶雲厲聲道：「若是有一點差池，當心你的腦殼開花……」

他的話剛說到這裏，火車已經進了車站。

司機突然一推槓桿，加快速度衝了出去。

車站上的人發出驚異的叫聲，車上的乘客也莫不大譁。只不過在一眨眼之間，碧色寨已拋到列車後面去了。

劉慶雲獠笑着站了起來：「老弟！你還有什麼指望？薛麻子就算會飛，他也無法趕上火車。老弟！識時務者爲俊傑，爲自己的小命想想吧！」

一個人在得意時，往往會忘形。劉慶雲正是如此，當他仰起頭，表現出唯我獨尊的氣概時，趙飛立刻抓住了這個反擊的機會。

他是蹲着的，身子向前一撲，雙手就抓住了劉慶雲的足脛，猛力一拖，對方就倒了。

趙飛緊跟着彈身而起，一面掏槍，一面向劉慶雲手中短槍踢去……

砰地一聲，劉慶雲開了槍，槍彈穿過火車司機的肩胛，司機身子向前傾倒，壓在駕駛桿上，滋——，火車冒出大量蒸汽，速度緩了下來。

趙飛已然拔槍在手，然而劉慶雲已機警地跳下車去。

他連忙向那加煤伕揮手大叫：「快！停車！停車！」

同時，不顧一切地也跟着躍下了車。

當趙飛穩住身子時，正好最後一節車廂從他身旁擦身而過，他看見一條矯捷的身影躍上了車。

趙飛看得非常眞切，那是劉慶雲。

這使得趙飛驚出了一身冷汗。他爲了除惡務盡，才跳下了車，却料不到劉慶雲又重新回到了車上。如果他去追趕火車，在漸緩的速度下，也許還追得上，但是，他將成爲劉慶雲的槍靶。這……這怎麼辦呢？

就在趙飛猶豫的一瞬間，不遠處突然揚起了漫天塵烟，一支馬隊沿着鐵路狂奔而來。

不用說，這必然是薛子秋的追兵。趙

飛不由胆氣一壯，再也顧不了自己是否暴露在劉慶雲的槍彈射程之內，身子猛地一彈，追了上去。

火車的速度正在逐漸減緩，這對趙飛非常有利。最奇怪的是，車上的劉慶雲沒有向他開槍狙擊。這有兩種可能：劉慶雲正全力在搜索他的獵物；或者趕往車頭想恢復車行速度。所以才沒有注意車後追來的趙飛。

趙飛奔跑了約莫一里之遙，終於攀上了火車；這時候的車行速度已是非常緩慢了。

他提槍在手，穿過第六節車廂，他弓着身子，避免對方的狙擊。當他出現時，全車廂的乘客莫不尖聲呼叫。

趙飛也無暇去對大家解釋，他拉住一個坐在車門口的年輕男子，詢問劉慶雲的去向。

那年輕男子以顫抖的手指向前面指了一下。

就在這個時候，火車的速度突然加快，簡直是以飛馳的速度在前進，車身震撼搖幌，在這崇山峻嶺間，是非常危險的。

從這個情況判斷，劉慶雲一定在火車頭。趙飛毫不猶豫地向前衝去。

當他進入第二節車廂時，突然有一個用布巾包頭的女人拉住了他。回頭一看，赫然是銀娃子。

「喂！」銀娃子的聲音像是很緊張，然而她的神色却和平常一樣安詳。「劉慶雲跑到火車頭去了。」

「我知道，」趙飛緊緊抓住她的手。

「妳就待在這裏，千萬別亂跑，我去解决他。」

「千萬要小心。」銀娃子殷殷囑咐。

趙飛搖搖她的手，算是作了一個有力的保証。

他迅速地爬上煤車，立刻發現劉慶雲一手執槍，一手緊握駕駛桿猛往下壓。這本來給予趙飛一個很好的機會，無奈那個拚命往火爐加煤的工人擋住了槍彈的去路，趙飛的槍舉了起來，却沒有發射。

突然，劉慶雲回過頭來。

他的反應眞快，剛一偏頭，手裏的槍管就冒了火。

趙飛早已在煤堆上滾開，滋地一聲，彈丸在他頭頂上飛過。

劉慶雲已然伏身在一個死角裏，趙飛已經打不到他了。

「趙飛！」只聽劉慶雲在狂吼：「快些跳車吧！這列火車馬上就要翻倒在前面的山谷裏了。」

趙飛一聽之下，不禁又怒又寒。劉慶雲眞是狠毒無比，他一時無法搜出他的獵物，竟然要全車的乘客一起陪葬。他知道與對方說什麼都是白費勁，唯一的方法是置對方於死地。

可是，用什麼方法呢？

正在苦苦思索時，銀娃子突然爬到了他的身邊。他不禁大吃一驚，可是當他看到銀娃子滿面煤灰的怪模樣時，幾乎失聲笑了起來。

銀娃子比手劃脚地道：「壓死他！」

「妳說什麼？」趙飛沒有聽淸楚。

銀娃子不再多說，立刻展開了行動。

只見她爬到煤堆的盡頭，猛力拉動一根鐵質的橫鎖。

拉了許久拉不動，她又向趙飛比手勢，意思是要他的槍。趙飛毫不猶豫地將短槍扔了過去。

銀娃子雙手握槍，勾動了槍機，砰砰砰之聲大作。突然，攔住煤堆塊的橫板滑落，煤堆傾瀉下去。

趙飛眼明手快，一把拉住那個加煤伕，硬生生將他拖了上來，然而劉慶雲却被煤塊活埋了。

銀娃子似乎唯恐劉慶雲不死，站在煤堆拚命地跳，用力地踩，以增加壓力。

趙飛拉着她，口裏喘着氣道：「不必了！千萬斤的煤，他就是鐵金剛，也要壓扁了。」

火車以餘力馳過一段路之後，慢慢停了下來。那個加煤伕彷彿經歷了一個惡夢，坐在煤堆上抱頭痛哭。

後面的馬隊也趕上來了，薛子秋一馬當先，來到火車頭旁邊，疾聲問道：「老弟！劉慶雲呢？」

「在煤堆裏面，」趙飛指了一指。「慢慢地挖吧！」

薛子秋攀上了火車頭，扶着趙飛的肩頭，用力地吁了一口氣。

「一切都太平了嗎？」趙飛問。

「過去了，」薛子秋那張滿是汗珠的面孔浮現笑容。「三天，好長的三天！」

趙飛突然伸手摟着銀娃子的腰肢騰身躍起，凌空一旋，正好落在薛子秋的坐騎上。他雙腿一夾，馬兒疾馳而去。

天格外藍，樹格外靑，一切都是那樣美好……。

——全書完——

半世英雄

情雖可信苦無憑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鶴冒險潛入五老會地牢，發覺囚房中囚着的竟是草人，心知被騙，惜爲時已遲，出路已被五老會五位副會主擋住，岳鶴只好束手就擒，而隱身山洞的景慧卿，也被三白先生所擒，同囚於地牢中。土地公答允岳鶴往找叛徒金旭，他帶着小徒魯小福下山，探聽到黑面妖童的下落，師徒倆便往虎牙山而來，抵埗後，聽聞虎爺神靈顯異常，土地公心知歹徒裝神騙鬼，哄騙無知鄉民，遂設法揭破陰謀，迫問出金旭在九宮山東麓的一座破廟中藏身，土地公師徒趕往九宮山——

魯小福道：「他說金旭交上了有錢的朋友，不知那有錢的朋友是誰？」

土地公道：「兇手。」

魯小福道：「哦？」

土地公道：「他已被兇手吸收爲部下，這次他化名爲『東方亮』竊去岳鶴那面『五老令箋』，就是兇手授意的。」

魯小福道：「兇手要那面『五老令箋』，是要使岳鶴無法追查當年其父被遇害之事？」

土地公道：「對了。」

魯小福道：「岳鶴沒有了『五老令箋』，五老會的人當然不會相信其父當年被『五老』殺死，兇手的手段，可眞是狠毒啊！」

土地公道：「所以咱們必須趕快找到金旭，否則岳鶴性命不保。」

魯小福道：「他只要不去五老會，就暫時不會——咦，這裏有一條鋪石路！」

鋪石路寬僅三尺，長着許多雜草，由山麓伸向山腰樹林中去。

土地公停住脚步，望着鋪石路，點點頭道：「大概是這裏不錯了！」

魯小福順着鋪石路望向山腰樹林，低聲道：「那間山神廟必在那樹林！」

土地公又點點頭，向他做了個「禁語」手式，即提輕脚步順着鋪石路向山腰上走去。

魯小福隨着他身後跟去。

師徒倆轉眼來到山腰樹林間，雖然此時天已昏暗，但一走入林中，兩人就看見了前面的一座破廟。

破廟倚山而建，由於年久失修，已斜向一邊，看情形只須一陣強風就可將它刮倒！

土地公在林邊住足，向魯小福附耳低語道：「你悄悄繞到廟後去，防着他由廟後逃走！」

魯小福一點頭，躡足而去。

土地公等了一會，估計魯小福已到廟後，這才閃身出林，一縱五丈，落到廟門口。

廟中很靜，不像有人住在裏面。

土地公側耳聽了片刻，聽不出一點聲響，不由眉頭一皺道：「哼，難道眞被黑面妖童騙了？」

原來，他功力深厚無比，三丈之內，人的呼吸聲音都可聽得淸淸楚楚，此刻他已聽出廟中無人，故爾開聲咒罵。

當下，舉步入廟。

廟內又髒又亂，所供山神，早已碎骨粉屍！

但怪的是，廟堂中竟擱着一口棺材！

棺材已現腐朽，似是從地下挖出來的，擺在廟堂右邊的地上，就像一個死人靜靜的躺在那裏！

土地公怔了怔，走近棺材前，側身聽了聽，再伸手推了推，隨即開聲喊道：「小毛頭，你進來吧！」

魯小福即自後門奔入，他一見那具棺材，神色亦爲之一怔，問道：「金旭不在這兒？」

土地公沉容道：「嗯！」

魯小福望着那具棺材，驚疑地道：「哪來的這一具棺材？」

土地公道：「誰知道！」

魯小福道：「這山神廟是不該有棺材的。」

土地公道：「正是。」

魯小福道：「裏面沒有死人？」

土地公道：「爲師還沒揭開看呢。」

魯小福道：「揭開看看如何？」

土地公道：「好，你揭開看看。」

魯小福畢竟年紀還小，對死人有一份恐懼，他畏怯的搖搖頭，道：「算了，死人沒甚麼可看的。」

土地公噗哧一笑道：「不中用的東西，你連死人都不敢看，將來還要闖甚麼江湖！」

魯小福傻氣一笑道：「弟子不是不敢看，而是覺得看死人沒意思……」

土地公一笑，道：「也許裏面沒有死人。」

魯小福聳肩道：「那就更不必看。」

土地公道：「也許裏面有個活人。」

魯小福一愣道：「活人怎會躺在棺材裏面？」

土地公微笑，說道：「躺在棺中睡覺，最舒服不過了，既溫暖，又不怕有人來干擾！」

魯小福神色一振，低聲道：「師父認爲他……正躲在棺中？」

土地公道：「爲師聽不到呼吸的聲音，不過爲師推了它一下，裏面很重！」

魯小福道：「那裏面一定是個已死之人了。」

土地公微笑道：「可能，但總得揭開看個究竟，你揭開吧！」

魯小福遲疑了一下，咬咬嘴唇道：「師父一定要弟子揭開它麼？」

土地公點頭笑道：「不錯，這是訓練你的膽子的好機會！」

魯小福又咬咬嘴唇道：「死人是很臭的，師父不怕那股惡臭的氣味？」

土地公道：「不怕。」

魯小福無法再推辭，只好硬着頭皮走近棺後，伸手一提棺蓋，將棺蓋移開。

才移開數寸，一眼瞥見棺中一雙死人的脚，登時嚇得一跳而開，大叫道：「我的媽，果然是個死人！」

但死人顯然剛死不久，衣衫還很完整，也沒有臭味透出來。

土地公笑瞇瞇道：「怎麼啦？」

魯小福一顆心，撲撲直跳，一指棺中的死人，說道：「師父您看，他……他……他……」

土地公道：「他怎樣？」

魯小福發窘道：「他是個死人……」

土地公罵道：「沒出息，見了死人就怕成這個樣子，跟爲師着棋時，却又那麼兇！」

魯小福畏怯的向棺中瞥了一眼，道：「他沒發臭，只怕是個殭屍呢！」

土地公舉起竹杖輕輕一挑，棺蓋「咕咚！」一聲落地，他走上一步，看到棺中死人的相貌時，神色微微一變，口發一聲驚咦道：「莫非眞死了？」

魯小福不敢過去，老遠站着問道：「師父，他不是殭屍麼？」

土地公神情凝重地道：「不是，你過來看看！」

魯小福一聽不是殭屍，膽子才壯了起來，當即趨前細視，只見棺中死人年約三十，相貌頗端正，眉上有一條刀疤，此刻雙目暴瞪，死狀極爲難看，而一看死者眉上有一條刀疤，他就脫口叫了起來，道：「啊哎，難道這個死人就是我的師兄？」

土地公沉容不語，他伸手入棺，將死者提出放在地上，然後蹲下去檢查死者的死因。

魯小福追問道：「師父，他是不是金旭？」

土地公點點頭。

魯小福吃驚道：「他怎麼死了？」

土地公道：「被人殺死的！」

魯小福又驚又疑道：「難道是兇手下的手？」

土地公道：「不錯，他被兇手以內家眞力震斷心脈……」

魯小福抽了一口冷氣，道：「兇手在殺人滅口？」

土地公又點點頭。

魯小福道：「但兇手怎知咱們要來找他？」

土地公搖搖頭。

魯小福道：「他被害時間，似未超過兩天，這可以證明兇手因知咱們要來找他，故先趕來把他殺了！」

土地公突然說道：「黑面妖童！」

魯小福一怔道：「甚麼？」

土地公沉聲道：「一定是黑面妖童通知兇手的！哼……爲師竟未想到他也是兇手的部下之一！」

魯小福道：「那麼，咱們立刻趕回虎牙山，或許還可抓到他！」

土地公搖頭道：「來不及了。」

魯小福頓足道：「早知如此，咱們就該把他一起帶來，叫他無法通知兇手！」

土地公不答，探手入金旭懷中搜摸，但只搜出一些碎銀，而無一件可資追查的東西，不禁長嘆一聲道：「兇手可眞精明啊！」

魯小福道：「師父，您常教弟子說，貴重之物應放在腰帶中以免遺失——何不找他腰帶看看？」

土地公依言解下金旭的腰帶，一摸之下，果發覺裏面有物，當即撕裂腰帶，從裏面取出一張摺疊的紙來。

展開一看，原來是一張銀票！

一張可向洛陽興記錢莊領取五千兩銀子的銀票！

土地公面上泛起一層冷笑，說道：「哼，這，這可能是兇手給他的報酬，可惜他連去領取的機會都沒有！」

魯小福興奮道：「咱們也許可從這張銀票上查出兇手的姓名！」

土地公道：「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魯小福道：「兇手必在洛陽興記錢莊存有金錢，否則興記錢莊豈肯給他這張銀票！」

土地公道：「不錯，但兇手不一定會使用眞姓名，如果他用了假姓名，就無法查出來了。」

他將銀票摺好放入懷中，再將金旭的屍體抱入棺中，蓋上棺蓋，浩嘆一聲道：「小毛頭，你記住！」

魯小福道：「甚麼？」

土地公以無比嚴峻的語氣道：「這是走入岐途者的下場！」

魯小福肅容道：「師父放心，弟子不會跟他一樣。」

土地公轉身出廟，說道：「走，咱們去五老會看看……」

× ×

十一月十五日。

這一天，對一般人來說，是個很平常的一天，但對於岳鶴和景慧卿，却是個很重要的日子。

因爲這一天，將決定他的生或死！

他們被五老會禁錮於地下密室已將逾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中，天外怪叟魯巴公始終未現踪跡，而少林，武當，黃山，白鶴，青蓮五派的五位新掌門人，却已到達了五老會，連派往北雁蕩山的五位執行武士也已回來，因此五位副會主與五位新掌門人商量的結果，決定在十一月十五日這天審判岳鶴和景慧卿二人。

由於五老遇害是轟動天下的一件大事，因此有許多武林人物均想進入五老會旁觀審判，但五老會爲了安全計，只准許少數幾位武林高人上峯，其餘均被擋駕於五老峯下。

准許進入五老峯旁聽的幾位武林高人中，有一位正是土地公房羽。

他到達五老會其實已有一月，也曾與岳鶴見過面，將金旭被害的情形告訴他，岳鶴乃要求他帶母親離開五老會，他答應了，就帶着徐氏返回岳陽舅父之處，數日才又趕回五老會的。——

在所有的人中，只有他一人相信岳鶴不是殺害五老的兇手，但他已無力解救岳，景二人，只有乾着急。

辰牌時分，五老會雲板三擊，正式宣布開會後，岳鶴和景慧卿就被帶進了五老會廳！

這間五老會廳，比一般大廳大出三倍，雕梁畫棟，佈置得富麗堂皇。

上首一排長案，原是五老的座位，今天坐在那上面的是五位副會主——獨眼神僧，天鶴道人，九龍老人，三白先生，冷面觀音！

長案兩邊，各有一排座位，是供給貴賓和旁聽者坐的，此刻在座的有少林至善禪師，武當一塵道人，黃山九臂叟廖寶松，白鶴摩天將軍徐範，青蓮六無老尼五位新掌門人及幾位前來旁聽的武林高人。

而五老會廳的四邊，則肅立着十多名佩刀劍的執行武士，個個精神飽滿，有如皇城御林軍，令人望而生畏！

現在，岳鶴和景慧卿就站在長案之前，等着接受五老會的審訊。

原來，五老會在處理各種案件時，均由五老輪流主審，主審者審訊完畢之後，才由五老一起決定受審者是否有罪以及該處以何罪，如果五老中有三人以上認定受審者無罪，其餘之人均不得反對，這是當初創立五老會所定下的規則，目的是爲了公正。

今天的主審者是獨眼神僧。

他是五位副會主中，認定岳，景二人殺害五老態度最堅定的一個！

他見衆人坐定之後，隨卽起立道：「諸位，貧僧現在宣佈開會，今日本會所要會審的人是岳鶴和景慧卿，他們所犯罪名是殺害本會五老。」

聲音低而緩慢，透着無比的威嚴！

他略一停頓，接着道：「現在，貧僧先將經過情形詳述一遍，然後再進行審訊，此事發生於今年八月十六日，那天本會五老收到一封邀請函，署名者爲『天外怪叟魯巴公』，他在函中說有事欲與五老商談，請五老於重九之日駕臨北雁蕩山鬼堡一敘——那封邀請函，本會還保存着就是這一封！」

說到此，拿起案上一封信函，揚了揚道：「諸位之中，如有人懷疑，可上來檢閱。」

那旁聽的幾位武林高人均坐着未動。

獨眼神僧見沒有人要看信，乃放下信件，繼續說道：「諸位必知道『天外怪叟』其人，他是一位胸羅萬有的武學大宗師，因此五老在接到這封信後，立卽摒擋一切，連袂趕往鬼堡，在五老的想像中，天外怪叟必有重大事情要與五老商量，可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去竟是赴鬼門關！」

語聲微頓，環望衆人一遍，才又接下道：「九月二十三日那天，本會派駐長安的了然和尙，赤陽道人，九環奪命賀光宇，天龍鞭展雁及白玉尼五人突然帶着一位婦人回到此處，那位婦人姓徐名芸，乃是『劍君子岳一實』的妻子，岳鶴的母親，原來他們五位在長安接獲密告，說岳鶴師徒及景慧卿在鬼堡中殺害了五老，並透露稱岳鶴和景慧卿正在終南山『土地公』房老施主之處，由於密告者所言甚詳，了然和尙五人不敢不信，立卽一起趕去終南，一到土地廟外，果見岳，景二人正與房老施主交談，所談者正是五老死亡之事，因此他們五位乃現身而出，請求岳、景二人前來本會解釋一下，但岳，景二人非但不肯，而且公然拒捕，與了然和尙五人，大打出手……」

他向在座的土地公瞥了一眼，面上微露冷笑道：「也許房老施主不明眞情，因此出手幫助岳，景二人，了然和尙五人不敵受傷，只得放棄擒捕，而轉去岳陽，將徐夫人請到本會。」

接着，便說到岳，景二人如何偸上五老峯，如何搶救徐夫人而被捕，以及後來放走了徐夫人等，一一說了出來。

「現在，貧僧再把岳鶴殺害五老的原因說給諸位聽聽，據他說十年前的重九前幾天，其父『劍君子岳一實』收到了五老會的一面『五老令箋』——」

岳鶴突然開口道：「錯了！」

獨眼神僧似乎不喜歡人打斷他的話，眉頭一皺道：「岳鶴，你先讓貧僧說完，然後你再提出辯解如何？」

岳鶴抗聲道：「小可無意打岔，但神僧說漏了一件最重要的事，當年是五老親自去到仙華天塹，其時先父適外出未歸，五老便把一面『五老令箋』交給家母，此事小可還記得清清楚楚，可不是五老派人把『五老令箋』送去寒舍的！」

獨眼神僧冷冷道：「貧僧說過是五老派人將『五老令箋』送去的麼？」

岳鶴道：「不，但五老親赴寒舍一節，不能略而不提。」

獨眼神僧頓了頓，回對衆人道：「據說那面『五老令箋』有五老的署名，上面寫有五老邀請岳大俠赴鬼堡商量要事等字，岳大俠後來便按時去到鬼堡——」

景慧卿揷口道：「等一下，神僧又說漏了一件事！」

獨眼神僧怫然不悅道：「貧僧說漏了甚麼？」

景慧卿道：「岳大俠到達北雁蕩山時，因不知鬼堡座落何處，曾向我問路，經我指點之後，他才找到鬼堡的。」

獨眼神僧扳着臉孔道：「此事很重要麼？」

景慧卿道：「當然重要，因爲我是目覩岳大俠被害的唯一證人！」

獨眼神僧輕哼一聲，又向衆人道：「據說岳大俠到了鬼堡後，五老果然現身相迎，在鬼堡的前廳以酒食欵待岳大俠，後來五老才將請他到鬼堡的原因說出……」

當下，就將岳一實在鬼堡的遭遇說了一遍。

他向大會報告的，就是他從岳鶴和景慧卿嘴裏聽來的，當說到岳一實的屍體被焚燒，五老被女鬼嚇跑之後，舉手一指景慧卿道：「所謂女鬼，這位景姑娘自稱是她扮成的，她所以假扮女鬼，貧僧根據她的自述，再向諸位說一說……」

於是，話題轉到景慧卿的家世及其姊身上，說完景慧卿假扮女鬼爲其姊復仇的經過之後，最後說道：「這是她個人的私事，由於未向本會投訴，故本會不擬論斷是非，現在言歸正傳，本會先來審訊岳大俠當年遇害一節。」他獨目一抬，凝注岳鶴道：「岳鶴！」

岳鶴臉微仰道：「嗯？」

獨眼神僧道：「你說十年前五老親赴仙華天塹，那麼除你們母子之外，有無第三人看見？」

岳鶴道：「沒有。」

獨眼神僧道：「你說五老於十年前去過仙華天塹，但本會却有許多人可以證明五老從未曾連袂離開五老會，這點你有何話說？」

岳鶴道：「如果神僧所言非虛，那麼我們母子見到的五老，可能是歹徒冒充的，或則當中有幾個歹徒冒充的。」

獨眼神僧道：「本會有案可查，十年前的八九月間，五老中有三人駐會，只有白鶴三尺判及黃山白頭翁返回本派處理派務。」

岳鶴道：「那麼五老之中，最少有兩位可疑，也就是說白鶴三尺判和黃山白頭翁不一定是返回本派處理私事。」

獨眼神僧道：「你說五老到仙華天塹時，曾交給令堂一面『五老令箋』——那面『五老令箋』呢？」

岳鶴道：「小可曾一再說過，那面『五老令箋』被一個化名『東方亮』的人竊去了，而那個『東方亮』，小可已查出是房老前輩以前的徒弟，眞姓名叫金旭。」

獨眼神僧轉對在座的土地公房羽問道：「請問房老施主，你承認那個『東方亮』是令徒金旭麼？」

土地公答道：「由於他不學好，老漢已於數年前與他斷絕師徒之情。」

獨眼神僧道：「他現在何處？」

土地公微微一笑道：「上月老漢到此之時，已將他被殺的事告訴神僧了，今天還要再說一次麼？」

獨眼神僧頷首道：「是的，今日是正式審訊，不能不問。」

土地公道：「那麼，老漢就再說一次，老漢由『黑面妖童』口中得知他藏身於九宮山的一間山神廟中，但老漢趕到該處時，發現他已被人殺死，停屍於一口棺木中，看情形是被兇手殺之以滅口的。」

獨眼神僧道：「可曾在他身上找到那面『五老令箋』？」

土地公搖頭道：「沒有，兇手殺他，就是怕他供出一切，豈肯讓那面『五老令箋』留在他身上。」

獨眼神僧回望岳鶴，緩緩說道：「岳鶴，金旭爲何人所殺，本會在未獲證據之前，不能僅聽臆測之詞，而斷定他是死於兇手殺人滅口的一種手段，而他既已死亡，身上又無『五老令箋』，所以，你說『五老令箋』被金旭所竊一節，本會歉難採信！」

岳鶴道：「那又怎樣？」

獨眼神僧道：「也卽是說，你指稱令堂當年由五老手中收下一面『五老令箋』之言，本會無法相信！」

岳鶴冷笑道：「是麼？」

獨眼神僧道：「再說，本會早年委託梅老夫人製成五十面『五老令箋』，這些年來，一共用去了二十七面，此事亦有案可查，現在本會尙有二十三面『五老令箋』，一面未失。」

說到此處，由案下取出一隻精製的木盒，打開木盒道：「二十三面『五老令箋』均在此，你過來看看吧！」

岳鶴搖頭道：「不必了，小可非梅老夫人，無法識別出眞僞來。」

景慧卿接口道：「還有一點在這裏提一提，我們曾去長安找梅老夫人，但梅夫人却在我們到達長安的前幾天死了，死得太巧了！」

獨眼神僧道：「妳懷疑她也是死於兇手之手？」

景慧卿道：「是的！」

獨眼神僧道：「本會斷案，不能僅憑懷疑，須有證據才行。」

景慧卿冷笑道：「好，神僧如果認爲一切要有證據的話，我倒要看看今天你們憑什麼證據判我們死罪！」

獨眼神僧冷峻地道：「現在要問到妳了，妳說親眼看見五老在鬼堡中殺害了岳大俠，是麼？」

景慧卿點頭道：「不錯。」

獨眼神僧道：「後來又跟踪他們下山，對不對？」

景慧卿道：「一直跟踪到杭州，看着他們在杭州分手，然後我又繼續跟踪其中的白鶴三尺判，跟到他們白鶴山莊，看着他入莊爲止！」

獨眼神僧道：「有沒有別人看見？」

景慧卿道：「神僧說的『別人』是指什麼樣的人？」

獨眼神僧道：「妳認識的人。」

景慧卿道：「沒有。」

獨眼神僧道：「那麼，貧僧告訴妳一項本會審案的準則，本會只接受證人的指證，不接受罪嫌的指證，換句話說妳是與岳鶴共謀殺害五老的罪嫌之一，妳說的話，本會不能當作證人來採信，也就是說，妳說曾經跟踪五老下山一節，本會不能相信！」

景慧卿「哼！」的冷笑一聲道：「既然如此，你乾脆立刻判處我們的罪狀好了，何必多問！」

獨眼神僧道：「爲使在場之人明瞭眞相，貧僧非把各種情形問清楚不可。」

岳鶴道：「神僧可願聽小可一言？」

獨眼神僧道：「請說！」

岳鶴道：「小可爲報殺父之仇，確打算殺死五老，但一切都是小可做的主，與這位景姑娘無關，她不是小可同謀！」

獨眼神僧冷冷一笑道：「她一直跟你在鬼堡，又帮你斬斷吊橋，這難道不能稱爲同謀？」

岳鶴道：「她只是答應帮小可破壞吊橋，別的什麼都沒幹，小可情願負一切責任，與她無關！」

獨眼神僧道：「有關無關，等下再說，現在貧僧再問你一事，你有沒有冒用令師『天外怪叟』之名，發柬邀請五老去鬼堡？」

岳鶴道：「有！」

獨眼神僧道：「後來你引誘五老進入鬼堡中的花廳，按動活動鐵門將五老困於廳中，是不是？」

岳鶴道：「是。」

獨眼神僧道：「再後來，你又以令尊的骨骸及你的腹語假作令尊的鬼魂出現，强迫五老說明，當年殺害令尊的原因，是麼？」

岳鶴道：「是。」

獨眼神僧道：「五老承認了沒有？」

岳鶴道：「沒有。」

獨眼神僧道：「後來呢？」

岳鶴道：「後來小可假裝被先父的鬼魂所攝，由秘門退出花廳。」

獨眼神僧道：「你爲何要退出花廳？」

岳鶴道：「因爲小可發現許多疑點，覺得五老不大像是當年殺害先父的兇手，因此不敢立刻下手，而退出花廳與景姑娘研究對策。」

獨眼神僧道：「然後呢？」

岳鶴道：「小可與姑娘研究之後，決定先聽聽五老在花廳中談些什麼，便走上二樓，揭開二樓一塊石板，那石板下有個小圓孔，可由小圓孔看到花廳的情景，可是我們往下看時，却發現廳中油燈已熄，而且聽不到五老的一點聲音，小可感到有異，就點亮一盞琉璃燈，打上繩子，由小圓孔垂落廳中，一看之下，才發現五老均已倒斃於廳上，小可連忙入廳察看，從五老身上找到了這種暗器……」

他由懷中取出「七步斷魂針」，接着道：「這是淬毒的七步斷魂針，五老就是被這種暗器打死的。」

獨眼神僧道：「那種暗器並無特別之處，人人都可以使用。」

岳鶴道：「對，人人都可使用這種暗器，但是有一點神僧應該推想得出，五老已被小可困禁於花廳之中，那間花廳堅如鐵牢，五老根本無法衝破，在那種形之下，小可何必使用這種暗器殺害他們呢？」

獨眼神僧問道：「你打算以何種手段殺害他們？」

岳鶴道：「坦白的說，小可要他們承認殺害家父之後，放火燒死他們！」

獨眼神僧冷笑道：「如何放火？」

岳鶴道：「小可打算把幾桶油倒入廳中，放上一把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獨眼神僧道：「這只能說是你現在的辯詞，本會堂能因你之言和那支七步斷魂針就相信你非殺人兇手？」

岳鶴「哼！」的一聲道：「神僧如已認定，小可是殺人的兇手，那就不必多問了！」

獨眼神僧道：「貧僧還要再問你幾個問題，你說發現五老被害之後，便在鬼堡內外尋找兇手是麼？」

岳鶴道：「是，但沒有找到。」

獨眼神僧道：「後來呢？」

岳鶴道：「後來我們想到兇手可能已利用我們準備用以下峯的長繩逃下去，立即趕去藏放長繩的地方一看，果不出所料，兇手已利用長繩逃下去了。」

獨眼神僧道：「說下去。」

岳鶴道：「兇手爲了不讓我們下峯，就在峯壁上倒插一口鋼刀，他人滑下絕峯之後，將長繩拉上刀口，割斷了繩子。」

獨眼神僧道：「你說他還在削壁上題字？」

岳鶴道：「對，他題的是：『景慧卿：謝謝妳爲我準備的繩子，願妳在峯上長命百歲』二十餘個字。」

獨眼神僧點點頭，拿起驚堂木一拍，沉聲道：「傳慧空和尚五人入廳！」

廳門口的一名執行武士接口大聲道：「傳慧空和尚五人入廳！」

聲落不久，就有五人魚貫入廳。

這五人，年紀均在四十以下，一個是少林和尚，一個是武當道士，一個是靑蓮派的尼姑，還有兩個是俗家的想係黃山派和白鶴派的門人。

他們五人走到長案前，一齊向五位副會主施了一禮，卽站在那裏不動。

獨眼神僧面上浮起一絲微笑，目注岳鶴道：「岳鶴，你曾要求本會派人前往鬼堡查證兇手在削壁上題字之事，是麼？」

岳鶴點頭：「是。」

獨眼神僧一指那五人道：「這五人，便是奉命前往查證的本會執行武士，他們剛於昨天趕回來。」

岳鶴道：「結果如何？」

獨眼神僧轉對五人中的少林和尚道：「慧空，你將前往鬼堡查證的經過情形說出來吧！」

慧空和尚合十應了一聲，便道：「小僧五人奉命趕到北雁蕩山，遵照指示在當地買了數百支大鐵釘，於次日開始攀登那座絕峯，小僧一面攀登，一面將大鐵釘打入削壁上，費時五天，才登上峯巓，稍事歇息之後，小僧五人卽往北面峯邊找那兇手的題字，可是找遍北面峯壁，並未發現那柄鋼刀！」

岳鶴聽得面色一變，失聲道：「怎會找不到兇手的題字和那柄鋼刀呢？」

慧空和尚道：「小僧以爲找錯了方向，就去別處尋找，但尋遍整座峯邊削壁，仍無任何發現！」

岳鶴激動道：「不可能！兇手在削壁上的題字絕不會無故消失的！」

慧空和尚合十道：「阿彌陀佛，小僧但有句虛言願被我佛打入十八層地獄！」

岳鶴道：「一定是兇手後來又登上峯巓，抹掉了削壁上的題字，拿走了那柄鋼刀！」

慧空和尚道：「小僧當時亦曾想到這一點，但後來想想實不可能，因爲那座絕峯四面削壁，且高達三百丈，任是輕功多高之人亦無法上去，要想上去，只有像小僧等使用大鐵釘一途，然而小僧等曾仔細察看過四面的削壁，並未發現鐵釘及打釘的孔子。」

岳鶴道：「那麼，還有一種可能是，插在壁縫裏的鋼刀被山風吹落，壁上的字被雨水冲掉了。」

慧空和尚道：「一柄插在壁縫裏的鋼刀，被風吹落的可能性不大。」

岳鶴困惑地道：「小可不信那柄鋼刀和壁上的題字會無故消失……」

慧空和尚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岳施主既敢做了，爲何不敢担當呢？」

岳鶴道：「小可確有殺死五老的打算，但五老確非死在小可之手，你們要小可承認什麼呢？」

慧空和尚道：「適才岳施主說過準備放火燒死五老，是麼？」

岳鶴點頭：「是。」

慧空和尚道：「那麼，岳施主不是已經做到了麼？」

岳鶴道：「你們曾進入鬼堡花廳？」

慧空和尚道：「進去了。」

岳鶴道：「那麼，你們該看出五老不是死於火燒的！」

慧空和尚道：「五老，確是死於火燒的！」

岳鶴大吃一驚道：「你說什麼？」

慧空和尚面色一沉，緩緩道：「小僧等進入花廳時，見到的是六具被燒焦的屍體，其中一具，骨骸分散地上，似非五老的骨骸！」

岳鶴震駭欲絕道：「你是說：五老的屍體被人放火燒焦了？」

慧空和尚點頭道：「對，小僧已將五老的遺骨携返，岳施主要不要看一看！」

岳鶴搖搖頭，嗒然若喪地道：「這是兇手的陰謀！這一定是兇手的陰謀……」

獨眼神僧冷笑道：「可是，兇手是怎麼上去的呢？」

岳鶴道：「他一定有方法攀登那座絕峯！」

獨眼神僧又冷笑一聲，向慧空和尚五人揮揮手道：「你們下去吧！」

慧空和尚五人施禮退了下去。

獨眼神僧接着道：「岳鶴，你能否提出證據以證明你非殺害五老的兇手？」

岳鶴苦笑道：「神僧所要的證據，小可沒有！」

獨眼神僧道：「事關你之生死，你最好仔細想想，看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你是無辜的。」

岳鶴道：「小可提出的証據，神僧均不採納，還有什麼證據呢！」

獨眼神僧說道：「那麼，審訊到此結束！」

說罷，坐了下去。

審訊結束，接下來便是判罪了，他們五位副會主開始交頭接耳竊竊私議起來。

這時，土地公房羽站了起來，向他們五位副會主拱拱手道：「請問，五位在判決之前，可願聽老漢幾句話？」

獨眼神僧道：「房施主有話請說！」

土地公一指岳鶴道：「老漢與這位老弟的父親和師父均無深厚交情，犯不着爲他求情，不過根據老漢的看法，這位岳老弟絕非殺害五老的兇手。」

獨眼神情冷淡地道：「這要有證據才行。」

土地公道：「有時候，推情度理也可做爲一項證據。」

獨眼神僧道：「怎麼說？」

土地公道：「劍君子岳一實十年前被冒充五老的五個歹人殺害，是一個鐵的事實，這位岳老弟因不明眞情，故準備殺五老爲父報仇，這種行爲並沒有錯，而且他已承認冒用其師之名誘騙五老上山，準備殺死五老，以常情來推測，如果他眞殺害了五老，應無否認之理。」

獨眼神僧道：「房老施主的推斷不無一點道理，但本會不能因這種推斷而開釋他。」

土地公道：「老漢再說出一個道理，請五位冷靜的想一想，這位岳老弟說兇手曾在削壁上題字，並留下一柄鋼刀，還自動要求貴會派人前往查證，假如說他有意逃卸罪嫌他大可預先在削壁上題字和留下一柄鋼刀，但那削壁上並無題字和鋼刀，他若明知削壁上沒有題字和鋼刀，怎敢提出這個請求？這不是等於不打自招？所以可以斷言當初兇手確曾在壁上留字留刀，後因想到它可以爲岳鶴洗脫罪嫌，故又上去把它湮滅了。」

獨眼神僧道：「但是，吊橋已斷，削壁上又未發現可資攀登之物，兇手怎麼上去的呢？」

土地公道：「神僧去過鬼堡沒有？」

獨眼神僧道：「沒有。」

土地公轉望天鶴道人，冷面觀音，九龍老人，三白先生四人問道：「四位之中，哪位曾去過鬼堡？」

九龍老人答道：「老朽在古堡建成之日，得到『神拳鄧盛龍』的邀請，曾去該堡祝賀，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土地公道：「那座吊橋的情形，閣下總該還有些記憶吧？」

九龍老人道：「房兄指的是哪點？」

土地公道：「吊橋的長度。」

九龍老人道：「長約三十丈。」

土地公道：「那麼，要閣下將一件數斤重的東西從橋前拋三十丈，讓它落在絕峯之上，閣下辦得到否？」

九龍老人道：「那倒不難。」

土地公笑道：「既然如此，要上那座絕峯也就不難了，只要準備一條三十多丈長的繩子，再將一隻鐵鈎結上繩子，就行了！」

九龍老人神色一動道：「房兄是說：將鐵鈎拋上絕峯，讓它鈎住樹木或岩石，便可沿繩攀行過去？」

土地公頷首道：「正是！」

九龍老人點點頭道：「不錯，這的確是登上那座絕峯最簡捷的辦法……」

土地公轉望獨眼神僧問道：「神僧以爲如何？」

獨眼神僧冷笑一下道：「這仍然只是一種推斷，而不是證據！」

土地公道：「不錯，這只是種推斷，但並非完全不可能是麼？」（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琴殘劍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與丐幫主落拓書生席俊綸約好，一月後在少林重見，爲他今天擊敗三派高手之事作證，席俊綸一口答允，芮詩純堅持要與麥亮宇同往大鵬莊一行，麥亮宇只好答允，兩人兩騎直馳太原，那日黃昏已抵大鵬莊外，麥亮宇遙睹莊中烏燈熄火，心知有異，與芮詩純急急踰牆而入，果在大廳中發現裘天雄父子等被殺害的屍首，細察屍首溢血，知兇手仍隱莊中，麥亮宇喝破兇手行藏，兇手只好現身出來，那是一個穿着與麥亮宇相同的青年，那青年取出轟天神雷，要脅麥亮宇不可迫他——

殺人爲滅口　自戕避株連

麥亮宇星目一眨，道：「你知道這座大廳有多大麼？」

白衣人道：「十丈左右。」

麥亮宇道：「你用它對付我，你自己有把握能逃出這座大廳麼？」

白衣人搖頭道：「毫無把握。」

麥亮宇道：「這麼說，你是打算與我同歸於盡了，是不是？」

白衣人道：「我這是無可奈何。」

麥亮宇道：「你不怕死？」

白衣人道：「螻蟻尚且貪生。」

麥亮宇星目眨動地道：「如此，你是以此威脅我，死中求生了？」

白衣人道：「不錯，所以我希望你別逼我！」

麥亮宇心念電轉地沉思了刹那，道：「好，我不逼你，但是你必須答我三問，我就放過你。」

白衣人道：「你這話算數？」

麥亮宇雙眉微微一軒，道：「你放心，我麥亮宇說話如山似鼎，決沒有個不算數的！」

白衣人目光倏然凝注地道：「只有三問？」

麥亮宇點頭道：「不錯，但是你必須實答！」

白衣人雙目眨動地想了想，道：「好吧，你問吧。」

麥亮宇雙目倏射寒電灼灼地逼視着白衣人問道：「你爲何要殺裘天雄父子？」

白衣人道：「奉命行事。」

麥亮宇道：「奉誰之命。」

白衣人道：「敝上。」

麥亮宇道：「貴上是誰？」

白衣人道：「敝上，他就是當世武林第一……」

他話未說完，突見一道藍芒一閃，白衣人口中發出一聲悶哼，身子立即向前仆倒地上，他手裏的那枚「轟天神雷」也立即脫手落地滾向一旁。

「轟天神雷」本是擲地立即爆炸之物，奇怪，它從白衣人手中掉落地上竟然沒有爆炸。

麥亮宇反應身手是何等奇快之人，就在那藍芒一閃，白衣人口中一聲悶哼，身

子向前仆倒，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瞬間，他身形已疾逾電射地直撲屏風背後。

屏風背後是通往後院的後門，麥亮宇穿門而出，目光一掃，立即發現一條黑影在右方十多丈外一閃不見，越出了圍牆。

麥亮宇自是不會放過那條黑影，任由那條黑影逃脫逸去，立時騰身電射跟踪疾追。

他功力高絕罕世，接連三五個起落，已追近那黑影身後三丈以內。

那黑影回首一望，不禁心胆皆寒。他所學功力雖然也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屬，但和麥亮宇相比，他實在不如太多。

他一見麥亮宇已追近他身後三丈以內，似乎已知絕對無望能够逃出麥亮宇之手，於是立刻暗中一咬牙，停步站住了身形，轉過了身子。

麥亮宇見狀，連忙一刹身形停立在丈外之處，只見那人乃是個年約五旬開外，雙目精光灼灼如電貌相陰鷙的黑衣老者。

麥亮宇冷冷地說道：「閣下怎地不跑了？」

黑衣老者嘿嘿一聲乾笑，道：「老夫不想枉費氣力。」

麥亮宇說道：「這麼說，你是打算認了？」

黑衣老者道：「老夫打算全力和你放手一搏。」

麥亮宇淡淡地道：「你想你能勝得了我？」

黑衣老者道：「你可有把握勝得了老夫？」

麥亮宇道：「說來你也許不服氣，我不但有把握勝你，而且敢說你決難是我手下三招之敵！」

黑衣老者嘿嘿一笑道：「麥亮宇，你不怕夜風涼了你的舌頭？」

麥亮宇雙肩微微一軒，道：「你可是不信？」

黑衣老者道：「老夫當然不信。」

麥亮宇道：「不信，你就動手試試好了。」

黑衣老者陰聲一笑，道：「就以三招爲限？」

麥亮宇冷聲一哼道：「我既然說了你決難是我手下三招之敵，就以三招爲限有何不可。」

黑衣老者道：「你不勝便怎麼說？」

麥亮宇微微一怔！道：「你想和我打賭？」

「不錯。」黑衣老者點頭道：「你敢不敢打這個賭？」

麥亮宇星目一凝，道：「你想打什麼賭？」

黑衣老者眼珠兒一轉，道：「三招之內，老夫如果僥倖沒有落敗，就由老夫點封住你兩處穴道，帶你去一個地方。」

麥亮宇道：「是什麼地方？」

黑衣老者道：「到了那裏，你就知道了。」

麥亮宇道：「去做什麼？」

黑衣老者道：「去見一個人。」

麥亮宇道：「是什麼人？」

黑衣老者道：「見了他，他自己會告訴你。」

麥亮宇劍眉微皺了皺，道：「如果我勝了你呢？」

黑衣老者道：「老夫就聽由你處置，人一個命一條，你要怎樣就怎樣。」

如此賭約很明顯，黑衣老者必有把握應付得了麥亮宇三招不敗，否則他決不會那麼傻自行這種「人一個命一條，聽由處置」的賭約。

可是，他眞有把握麼？那只有天知道了。事實上他根本沒有一點把握信心。

因爲他衡情度勢，已自知逃不過麥亮宇的追截，所以才咬牙停步準備和麥亮宇放手一搏一拚，說明白一點，他是豁出去了。

麥亮宇默然暗想了想，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黑衣老者道：「三招後再告訴你。」

麥亮宇目光深望了黑衣老者一眼，點頭說道：「好吧，我們就此一言爲定，你出手吧。」

黑衣老者沒有再開口說話，雙目灼灼地注視着麥亮宇，暗暗吸氣凝功，準備出手。

麥亮宇神色冷冷地望着他，凝功蓄勢以待。

黑衣老者左掌電出直拍麥亮宇右肩，右手同時奇快無比地駢指點向麥亮宇的小腹「丹田」穴。

他武功身手確實稱得上一個「高」字，出手之快捷沉穩，均皆極見火候。

可惜，他眼前的敵手是當世武學稱最傲誇天下無敵的高手麥亮宇，他武學功力雖是兩皆精深極見火候，但比起麥亮宇來，他就差得太多太多了。

他雙掌招式遞出，麥亮宇身形不移不動，右手一抬扣拿他的左腕脈門，下面飛起一脚，直踢向他小腹「丹田」點來的右腕。

黑衣老者心頭不禁倏然一驚，連忙撤左掌，右手變招化指點爲掌拍，疾拍麥亮宇的小腿骨。

他變招奇快絕倫實在値得令人喝采。

這一掌如果拍實，不用說麥亮宇不但得立刻落敗當場，而且小腿骨會被拍碎，一條腿從此報廢成爲一個跛子。

然而，他變招雖然奇快絕倫，但是麥亮宇却比他更快。

他這裏甫才變招化指爲掌，麥亮宇的脚尖已快逾閃電般地踢中了他的掌心。

一聲悶哼，左手捧着右掌飄身暴退八尺。

麥亮宇神色冷凜地道：「閣下，這是第幾招？」

黑衣老者目光閃灼不定地瞪視着麥亮宇，沒有開口答話，他心中在暗自攷慮着一個問題。

麥亮宇兩道劍眉微微一揚，接着又道：「你心中如果不服氣，可以重作三招之搏。」

重作三招之搏有什麼用？黑衣老者心中很是明白有數，適才那三招之搏，已經盡了全力，而且連兩招都未能走完，何況現在他一隻右掌已經受了傷，再動手豈不是白費氣力，只怕連一招都應付不下來。

因此，黑衣老者心中立即暗吸了口氣，搖頭說道：「不必了。」

麥亮宇道：「這麼說，你是認輸？」

黑衣老者點頭一哼，道：「老夫已經說過了，人一個命一條，你愛怎樣，隨便你。」

麥亮宇道：「殺剮也隨便我？」

黑衣老者道：「不錯，老夫這條命是你的了，要殺要剮都悉由尊便。」

麥亮宇倏然輕笑一笑，道：「閣下倒是條很光棍的漢子，令人佩服！」

黑衣老者冷冷地道：「謝謝誇獎，你想怎樣？你說吧。」

麥亮宇才待開口，突見芮詩純掠空飛瀉落地，遂立即問道：「芮兄，那人還有救麼？」

芮詩純搖頭道：「他已經死了。」

麥亮宇道：「他說了什麼沒有？」

「沒有。」芮詩純搖了搖頭道：「麥兄，我們上了那傢伙的當了。」

麥亮宇一怔！問道：「我們上了什麼當？」

芮詩純道：「那『轟天神雷』，是假的。」

「哦……」

麥亮宇口中方自輕「哦」了一聲，芮詩純目光却忽然轉望着黑衣老者問道：「你是四川唐家弟子？」

黑衣老者道：「不是。」

芮詩純雙目凝注地接問道：「那你何來唐家獨步天下武林的淬毒柳葉刀？」

黑衣老者道：「是敝上所賜。」

芮詩純道：「如此，貴上必是唐家弟子？」

黑衣老者道：「也不是。」

芮詩純星目一眨，道：「我請問貴上尊姓大名和出身師承？」

黑衣老者搖了搖頭，道：「老夫毫無所知。」

芮詩純雙眉陡地一挑，沉聲說道：「老兒你想找死麼？」

黑衣老者倏然冷聲一笑道：「你這話白說了，老夫的這條命已經交給了麥亮宇，已將生死置於度外。」

芮詩純一聽這話，目光不由詫異地朝麥亮宇望去，麥亮宇朝他微微點了點頭，望着黑衣老者含笑說道：「閣下，你錯了，我根本沒有想要你的命。」

黑衣老者道：「難道，你還會放過老夫？」

麥亮宇微一點頭道：「不錯，我正是有意思放過你。」

黑衣老者目光倏地一凝，道：「你這話算數？」

麥亮宇歛容說道：「我說話從來沒有個不算數的。」

黑衣老者嘿嘿一笑，抱拳一拱道：「如此，老夫這裏先謝了。」

麥亮宇抬手一擺道：「閣下謝早了，我還有後話未說呢。」

黑衣老者眼珠微微一轉道：「你還有什麼後話就請說吧，老夫當洗耳恭聽。」

麥亮宇道：「我雖然有意思放過你，但是你必須與我合作才行。」

黑衣老者道：「合作什麼？」

麥亮宇道：「實答我數問。」

黑衣老者道：「這是你的條件？」

麥亮宇道：「這是我投閣下以『桃』，閣下應該報我以『李』。」

黑衣老者道：「否則你便不放過老夫麼？」

麥亮宇搖頭道：「不，我仍會放過你，只是方式畧有不同。」

黑衣老者道：「怎樣不同？」

麥亮宇峻聲道：「只要你實答我數問，我決不爲難你，不動你一根汗毛，放過你。」

黑衣老者道：「否則，你便要爲難老夫？」

麥亮宇道：「不錯。」

黑衣老者嘿嘿一笑道：「麥亮宇，你應該明白，老夫既已將生死置於度外，死且不怕，何在乎你爲難不爲難老夫。」

麥亮宇冷冷地道：「閣下，你知道我將如何爲難你不？」

黑衣老者道：「你將如何爲難老夫都無所謂，反正老夫是人一個命一條，要殺要剮都悉由尊便。」

麥亮宇神色淡淡地道：「你說的也是，不過，我希望你最好別讓我爲難你，不然，我可能會廢掉你一身武功，令你生不如死。」

黑衣老者心神不禁倏然一震！道：「麥亮宇，你好狠毒的心腸！」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比起你閣下那殺人滅口的那一柳葉飛刀來，我就自嘆勿如好了。」

黑衣老者暗吸了口氣道：「麥亮宇，你應該明白，老夫那是受上命差遣，也是不得已。」

麥亮宇道：「要不是因爲你是因爲受上命差遣，我就不會得答應不爲難你放過你了。」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我勸你還是與我合作，實答我數問的好。」

黑衣老者道：「你別做夢了，老夫決不會回答你任何問話的。」

麥亮宇星目寒芒一起，冷聲道：「這麼說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見兎子不撒鷹了？」

黑衣老者暗中一橫心，咬咬牙說道：「老夫天生的倔脾氣，硬骨頭，見了棺材也是一樣。」

麥亮宇雙眉微微一軒，冷笑道：「這我倒有點不信，倒要看看你的脾氣有多倔，骨頭有多硬？」

話聲中，脚下突然朝前跨了一大步，抬手一指點落。

黑衣老者臉色不由一變，他本來可以閃身躲開這一指的，但是不知怎地他竟然沒有閃身躲讓。

隨着麥亮宇的一指點落，他身軀倏然向後倒下，「砰」的一聲倒在地上。

他臉上泛起一片苦痛之色，四肢在痙攣顫抖。

突然，他臉上的苦痛之色在逐漸地消失，臉色在逐漸變青，顫抖痙攣的四肢也在逐漸地靜止……

終於，他身體像跳動般地挺了挺，兩條腿蹬了蹬，不動了，雙睛突瞪，嘴角流出了紫黑色的血液，臉色由青在轉黑。

他死了，那死狀很淒厲，很可怕，令人心神震凜！

麥亮宇不禁呆住了，望着黑衣老者發了楞！

他再也夢想不到他一指點下，黑衣老者竟會倒地死去，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心裏在暗想：「難道這黑衣老者體內本來就中了劇毒，自這一指點下，正好引發了他體內的劇毒，因而死去？」

他暗想間，芮詩純突然輕聲一嘆，說道：「眞想不到，這老兒竟然如此悍不畏死，寧願服毒自絕，也不願回答任何一個問題。」

麥亮宇雙目倏然微睜地問道：「芮兄，他確實是服毒自絕的麼？」

芮詩純被問得愕然一怔！反問道：「麥兄可是認爲不是？」

麥亮宇道：「我認爲他體內可能本來就中了劇毒，我那一指適巧引發了他體內的毒傷，因而毒發死去。」

芮詩純搖頭說道：「這似乎有點不可能。」

話聲微微一頓，眨眨星目接說道：「我曾聽我義父說過，江湖上有許多巨奸梟雄之類的大魔頭，爲了防止他們的底細被洩露，往往在其手下屬衆口中按上一顆假牙毒囊，以防彼等一落在正道人士手裏無法脫身時，只要將那顆假牙毒囊暗中咬碎，吞入肚內，便會立時中毒死去，如此，那個手下便不會得因受不住迫供洩露他們的底細秘密了。」

麥亮宇有點奇疑地說道：「那些手下屬衆，一個個難道都那麼不怕死，甘心情願……」

芮詩純接口道：「當然不是，他們雖然並不甘心情願，雖然怕死，但是却不得不死。」

麥亮宇道：「爲什麼？」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因爲那些巨奸惡梟大魔頭，大都是心黑手辣，十分歹毒之輩，他們另有一套控制其手下屬衆的辦法？」

麥亮宇問道：「什麼辦法？」

芮詩純道：「有的是父母妻女家小被持作人質，只要一心生背叛，父母妻女就會被殺害，有的是在不知不覺中被其在體內做了手脚，服下一種慢性毒，必須定時服用其獨門解藥，以延緩毒性的發作，否則時間一過，必然毒發而死，而且死前將會受盡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與煎熬！」

「哦……」麥亮宇心中明白了地沉思地說道：「這等說來，他倒眞有可能是服毒自絕的了。」

語鋒微微一頓，心中感喟地接着說道：「這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早知道這些，我就不會得那麼冒失的點出那一指了。」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麥兄也不必後悔了，其實這種事情誰會想到，我雖然聽我義父對我提說過這些江湖上的鬼門道，還不是一樣沒有想到，要不我豈會不先提醒麥兄。」

語聲一頓，抬手自懷內取出一個布包遞給麥亮宇，說道：「這是那把淬毒柳葉刀，你將它帶着，它也許能有點用處。」

麥亮宇一時沒有細想，問道：「它能有什麼用處？」

芮詩純解釋地說道：「這把淬毒柳葉刀與一般江湖人物使用的柳葉刀不同，它是四川唐家獨步天下武林之物，憑着它找唐家弟子查問也許能查問出個眉目來。」

麥亮宇一聽，這才明白這把淬毒柳葉刀的用處，連忙致謝地說道：「謝謝芮兄指點，也幸虧芮兄細心想得週到，不然，小弟將白白地漏掉了一條可查的綫索機會了。」

說着，伸手接過了那把用布包纏着的淬毒柳葉刀，收入懷中放好。

芮詩純忽然問道：「麥兄，請問今年貴庚？」

麥亮宇道：「十七歲，芮兄問這做什麼？」

芮詩純微微一笑，說道：「我今年十八，比你大一歲，以後，我就喊你宇弟，好麼？」

麥亮宇點頭道：「那麼以後我就喊你芮大哥好了。」

芮詩純含笑地點了點頭，話題一轉，問道：「宇弟如今打算前往什麼地方？」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小弟想立刻前往四川一行。」

芮詩純道：「去唐家查問那把柳葉刀的問題麼？」

麥亮宇點頭道：「小弟正是此意。」

芮詩純道：「如此我們走。」

話落，二人雙雙騰身掠空奔向莊前，解開馬韁繩，上馬飛馳而去。

麥芮二人剛走，大鵬莊內飛身掠出了三個黑衣黑巾蒙面人，掠落那個自絕死去的黑衣老者屍首之旁，其中一名身材矮胖的蒙面人朝一名身材瘦高的蒙面人說道：「二號，戴上手套，把他身上的東西取出來。」

身材瘦高的蒙面人——二號口中應了一聲，立即自懷內取出一副麞皮手套戴上，將黑衣老者懷裏的東西全部掏了出來，裝入一隻小皮口袋內，交給身材矮胖的蒙面人。

矮胖的蒙面人搖頭道：「你帶着。」

瘦高的蒙面人沒有說話，立即一撩衣襟，將小皮口袋紮在衣襟裏面的腰帶上。

這時，莊內又飛掠出了兩個黑衣黑巾的蒙面人。

這二人身形一落，那矮胖的蒙面人立刻問道：「事情辦好了？」

兩個蒙面人同時點頭回答道：「辦好了。」

矮胖的蒙面人道：「小耿的屍首已經化完了？」

一人答道：「已經化成了一灘黃水，這化屍藥粉眞靈。」

矮胖的蒙面人嘿嘿輕笑了笑，道：「主上功力高絕，胸蘊所學無不冠蓋天下武林，那『化屍粉』要是不靈，主上就不會得交下來使用了。」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把這老兒的屍首也化掉，我們好走了。」

那蒙面人一聽，立刻自懷內取出一隻小瓷瓶，拔開瓶塞，洒出了一點黃色粉末在黑衣老者的屍首上。

另一個蒙面人突然輕咳了一聲，說道：「堂主，那姓芮的小子我們實在不該放過他的。」

矮胖的蒙面人道：「你的意思是說，適才我們應該殺了他？」

「是的。」那蒙面人點頭說道：「適

才他一個人在大廳中，那實在是個取他性命的極好機會。」

矮胖的蒙面人聲調倏地一冷，叱說道：「你知道個屁，要是能殺他還用你現在來放馬後炮，老夫早就出手宰了他了。」

那蒙面人被叱得不禁一怔！問道：「爲什麼不能够殺他，難道主上也有令諭不准……」

矮胖的蒙面人接口說道：「目前雖然還沒有接奉到主上的令諭，不過……」

語聲一頓，問道：「你知道他的出身來歷麼？」

那蒙面人搖頭道：「屬下不知，尙祈堂主示告。」

矮胖的蒙面人嘿嘿一笑，道：「據說他是『窮家帮』長老『窮神』夏侯璞的義子，且甚得『大漠』之喜愛，這兩個主兒別說是當今武林很少有人能惹得起，就是主上目前也未必願意惹他們，殺了那姓芮的小子，激怒了『窮神』夏侯老兒和『大漠王』聯手同入中原武林，發動『窮家帮』數千帮衆弟子的勢力，天下搜索兇手，那豈不是替主上惹下天大的麻煩！」

那蒙面人默然了片刻，又說道：「但是那芮小鬼由小耿背上取走了那把柳葉刀，可也是件十分麻煩的事情，這問題，只怕主上會怪罪我們……」

矮胖的蒙面人接口道：「你怕那芮小鬼會認出那把柳葉刀的來歷，會憑它找上唐家查問？」

那蒙面人點頭道：「芮小鬼也許不識那把柳葉刀的來歷，但是窮家帮的高手却不會不識。」

矮胖的蒙面人點了點頭說道：「你這話雖然有理，不過，以老夫認爲，縱然是『落拓書生』席俊倫親自找上唐家去，也不可能查問出什麼來的。」

那蒙面人道：「俗話說得好，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說道：「以屬下看，這件事堂主最好還是禀報主上知道，請主上派人趕往唐家去通知一聲，以防萬一。」

矮胖的蒙面人忽然輕聲一笑道：「你顧慮得很週到，看來你果然比他們三個的心智高明得多了。」

他們三個，自然是指那默立在旁邊的三個蒙面人。

那蒙面人一聽這話，連忙躬身說道：「多謝堂主誇奬，以後尙望堂主多加關照提拔。」

矮胖的蒙面人——堂主口中輕嗯了一聲，說道：「你只管放心好好的努力幹事，有機會老夫當向主上替你作美言推荐重用你。」

那蒙面人又躬身說道：「屬下謝謝堂主。」

矮胖的蒙面人，目光一瞥地上那黑衣老者的屍首，此刻已完全化淨，化成了一灘黃水，遂卽說道：「好了，我們可以走了。」

「了」字聲落，身形已率先騰起，電射破空掠去。

五個黑衣蒙面人走了。

但是他們是何許人？是什麼來路？那矮胖身材的蒙面人是個什麼「堂主」？他們口中的「主上」又是何許人？……

這些，都是目下無法可解的「謎」。

× ×

四川唐家，向以精於用毒馳譽天下武林，唐家的子弟，不但個個善於用毒，而且精擅各種毒藥暗器，擧手投足之間皆可發出數種暗器，令人防不勝防。

近數年來，唐家的旺盛時代雖然已成過去，只剩下一門孤寡，祖孫三代閉門謝客，絕足江湖，但其在武林中的威望猶在，雖當今武林各大門派，仍不敢輕視唐家用毒之能，招惹唐家。

這天午后未申交初時分，唐家那氣象巍峨的大門外面來了一紅一黑兩騎駿馬，馬背一個是豐神俊秀，文質彬彬的銀衣少年美書生，一個是氣宇英挺，神色冷肅，煞威凜人的白衣少年。

他二人，正是「寰宇三英」的老三麥亮宇和「窮神」夏侯璞的義子芮詩純。

二人在唐家大門外飄身下了馬背，將馬拴在門旁兩座人高的石獅子上，麥亮宇抬眼望望緊閉着的黑漆大門，然後邁步登上了那九級高的大理石階，擧手按着大門上的黃銅環叩了三下。

片刻之後，一陣沙沙的脚步聲停止在門內，問道：「外面是那一位敲門？」

聽那聲音，沙啞中帶着嬌細，顯然是個女人的聲音。

麥亮宇立卽朗聲道：「是我，請開開門。」

門內女人的聲音問道：「請問你是那一位？」

麥亮宇道：「在下名叫麥亮宇。」

門內人又問道：「還有一位是誰？」

麥亮宇道：「是在下朋友，姓芮名詩純。」

門內人道：「二位有何貴幹？」

麥亮宇道：「特來拜訪老夫人。」

門內人道：「二位是幹什麼的？」

麥亮宇道：「武林末學後進。」

門內人道：「二位是那一派門下的高弟？」

麥亮宇道：「在下不屬於任何一派門下。」

「哦？」門內人輕聲一哦之後，又問道：「你拜訪老夫人何事？」

麥亮宇道：「在下有事相求。」

門內人道：「求取解毒藥？」

麥亮宇道：「不是，是來求教一個問題。」

門內人道：「什麼問題？」

麥亮宇道：「請開開門再說。」

門內人聲調倏地一冷，道：「不必了，你二位請走吧。」

麥亮宇道：「爲什麼？」

門內人道：「老夫人不見客。」

麥亮宇眉鋒微微皺，道：「那麼在下就請見夫人好了。」

門內人說道：「夫人也是一樣，不見客。」

麥亮宇眉鋒再次微皺了皺，道：「如此，在下請問，眼下唐家有什麼人可以見客？」

門內人道：「總管。」

麥亮宇道：「那在下就請見總管也可以，勞駕進去通報一聲。」　（未完）

珍珠令續篇

龍潭劍影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化名爲林子清，得福邸格格之介，順利的進入侍衞營，被統帶戚承昌委爲第一大隊的二領班，正值在黑龍潭逃得殘生的寧鴻生回到侍衞營，向戚承昌報告黑龍會已被百花帮所破，會主等殉難，更偵知百花帮有人趕來熱河，戚承昌認爲那批趕來熱河的百花帮中人，是衝着他來的，立任命林子清負責偵查百花帮的人動靜，並命大領班裴福基介紹隊裏兄弟，遇上有事必須服從林子清的指揮，裴福基遂領着林子清回到第一大隊營房，召集弟兄齊集膳房，然後引林子清前往——

＊＊＊＊＊＊＊＊＊＊＊＊＊＊＊＊

初握指揮權　兩傳機密令

林子清道：「不敢，自然是大領班先請。」

裴福基不再多說，當先跨進廳去。林子清隨着他身後，走入膳廳。

門口，早有站崗的弟兄高喝着：「肅立。」

全體弟兄果然立時站得筆挺。

裴福基偕同林子清走到上首中間站停，朝大家點頭爲禮，然後乾咳一聲，整了整喉嚨，說道：「諸位弟兄，大概已經知道，咱們第一隊的二領班邊鳴歧，奉調都統府第三營副統帶，咱們這裏的二領班職務，上面派這位林子清林兄前來接替，現在兄弟介紹新任二領班的林兄和大家見見面。」

三班兄弟早已聽說這位新任二領班，是福邸派下來的，連都統、統帶都對他另眼相看，但，也沒想到他竟然這麼年輕。

裴福基語聲甫落，大家已經熱烈的鼓起掌來，表示歡迎之忱。

裴福基等他們掌聲甫落，接着又替林子清介紹了三班的領班。

第一班領班吳從義，四旬左右，白臉瘦小，像個文弱書生。

第二班領班高祥生，也是瘦削臉，中等身材，只是畧見蒼老，已是五十許人。

第三班領班張雨民，身軀微胖，年約四十上下。

林子清自然看得出這三個領班，眼神充足，一身武功，全非庸手，當下一一和他們抱拳爲禮。

裴福基又道：「林兄弟現在負有一件極重要的任務，暫時不住在營裏，兄弟自會另行派人和林兄保持連絡，方才統帶特別要兄弟交代你們，咱們第一隊的弟兄，如果在外面，一律須服從二領班的指揮，如有違拗，以軍法嚴辦。」

三班弟兄立即同聲應「喳」。

裴福基點點頭，然後一擺手道：「好，現在沒事了，大家解散，吳從義，你留下來。」

三班弟兄一齊行了一禮，往外退出，只有第一班領班吳從義，留了下來，躬身道：「大領班有何差遣？」

裴福基道：「林兄下榻東昇棧，兄弟



指派你負責和林兄密切連繫，林兄有甚麼指示，務必迅快遵行。」

吳從義道：「屬下省得。」

轉身朝林子淸躬身道：「二領班可有甚麼吩附？」

林子淸含笑道：「不敢，吳領班最好每晚晚餐之後，到兄弟房裏去一趟，保持連繫就好，遇有特別事故，也可互相硏商，不知吳兄意下如何？」

吳從義忙道：「二領班想的週到，屬下遵命。」

林子淸微笑道：「吳兄出了行宮，就不可再以二領班相稱，咱們就以兄弟稱呼，這點吳兄不可忽畧了。」

吳從義躬身道：「屬下遵命。」

林子淸眼看時光不早，就朝裴福基拱拱手道：「大領班，時光不早，屬下該告辭了。」

裴福基點頭道：「好，不過有一點，林兄可特別注意，你要吳從義和你兄弟相稱，你自己卻一口一聲的大領班，屬下，聽來有多蹩扭，從今天起，除非你林兄不想和我裴某人兄弟論交，否則咱們就以兄弟相稱，林兄覺得如何？」

林子淸道：「裴兄厚愛，兄弟敢不從命，只是……」

裴福基大笑道：「別只是了，你快走吧。」

林子淸別過裴福基，吳從義一直送出宮門，陪着林子淸行到馬廐，早有看馬的人牽出馬匹伺候，直等林子淸上了馬，他鵠立恭送。

林子淸說了聲：「吳兄請回。」就一夾馬腹，靑鬃馬蹄聲得得，絕塵而去。

趕到東昇棧，已是傍晚時候。

在客棧門口伺候的伙計一眼看到林子淸，慌忙迎着。攏住馬頭，哈腰陪笑道：「林爺，你老回來了。」

林子淸朝他點點頭，跨下馬鞍，問道：「還有房間麼？」

那店伙陪笑道：「林爺請到櫃上問一聲吧，小人在前面伺候賓客不大淸楚。」

林子淸進入店堂，掌櫃的賬房一眼看到林子淸，立即迎了上來，林子淸又再問聲：「掌櫃的，上房還有房間麼？」

那賬房先生陪笑道：「小的不知林爺是都統府的貴賓，多多待慢，還望林爺恕罪，林爺前幾天住的店賬，已由都統府結淸了，林爺要住店，小店後進五間貴賓房，還有房間，林爺去看看，是否合意？」

一面招手吩咐店伙，陪同林子淸往後進行去。

林子淸隨着店伙，進入第三進，那是一個自成院落的宅院，庭前花木扶疏，還砌着一座小假山。

迎面是一大間佈置精雅的客廳，兩邊有四間寬敞的客房，一切用具，都十分華麗，較前進的上房，更顯得高貴精緻。

店伙打開左首一間房門，讓林子淸入內，便自告退。接着就有一名靑衣使女送來臉水，泡來香茗。

原來這後進貴賓房，連伺候的店伙，都是年輕貌美的姑娘，招呼週到，果然和前進大不相同。

林子淸心中有事，端起茶盌，在窗前一張雕花木椅上坐下，慢慢的喝着茶，心中只是盤算着自己下一步驟該當如何？

房間內逐漸的昏暗下來，他好像並無所覺。

房門開了，方才那靑衣使女端着一盞銀缸，俏生生走了進來，輕啓櫻唇，含笑問道：「爺是要在房裏用膳？還是到前面去？」

林子淸「哦」了一聲，緩緩站起，說道：「還是到前面去，吃的舒服，至少比房間裏一個人喝悶酒，要熱鬧的多了。」

那使女嫣然一笑道：「爺說得是。」躬躬身，悄然退出。

林子淸隨手放下茶碗，舉步跨出房門，只見天井右首三間廂房中，燈火熒熒，一名靑衣使女手托銀盤，轉過廻廊，搴簾進去。

不用說，那廂房中的客人，也正在用膳。

林子淸想到這第三進是東昇客棧的「貴賓房」，若非昨天任紫貴親來把自己接去，三天店賬，由都統衙門支付，這裏的賬房，絕不會把自己引到「貴賓房」來。

同時右廂那位客人，也許是過路的女眷，他不好多看，就一路朝外行去。

× × ×

東昇樓是熱河城裏首屈一指的大酒樓，這時華燈初上，樓上樓下五間大廳，差不多已有八九成座頭。

林子淸舉步登樓，一名伙計就迎着笑道：「客官一位麼，請隨小的來。」說着就搶在前面引路。

這時酒客們亂哄哄的，要找座頭，確實不容易。

伙計把林子淸領到靠街的一張桌子，拉開板櫈，堆笑道：「客官就在這裏坐吧，這時客人多，大家只好委屈些了。」

桌上原已有兩個商賈模樣的人，正在一面喝酒，一面談着生意。他們沒睬林子淸，林子淸也沒去理會他們，自顧自的在橫頭坐下。

就在他落座之際，目光一動，發現右首一張桌上，品字形坐着三人。

那是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婦人，看去約有六旬開外，一個是花信年華的少婦，看他們衣着，像是中等人家的婆媳。

另外一個老蒼頭，面色蜡黃，雖然和他主人同桌，神色極爲拘謹。

林子淸驟覩三人，幾乎要叫出聲來！

那不是娘、牡丹、丁嶠？

他們縱然化了裝，林子淸自然一眼就認出來了！

娘怎麼也到熱河來了？

伙計在旁伺候着道：「客官要些甚麼酒菜？」

林子淸隨口道：「你去要廚房配幾個拿手的下酒菜，燙一壺黃酒來就是了。」

這是老客人的口氣，伙計唯唯應「是」，退了下去。

林子淸端起茶盅，在嘴邊輕輕啜着，一面就用「傳音入密」朝老婦人說道：「娘，你們怎麼也來了？」

這老婦人正是鐵氏夫人，突然聽到淩君毅的聲音，不覺微微一怔，很快的朝左右一瞥，就已發現了林子淸。

她正在低頭吃飯，自然不用顧慮旁人

看到她嘴唇在動，一面也以「傳音入密」說道：「毅兒，你找到戚承昌了麼？你動身的那天，方姑娘突然不別而行，大概也是到熱河來的，爲娘和溫莊主，祝莊主分作三撥趕來，就是怕她出了亂子，一路上就是沒找到她的下落。」

林子淸聽的心頭猛然一凜，辜鴻生說的在路上遇到幾撥「莠民」，不用說就是娘和溫莊主、祝莊主三撥人了！

差幸這件事戚承昌交給了自己偵辦，否則準出紕漏不可！

最可慮的還是方如蘋，她跟自己學會了簡單的易容術，三撥人縱然對面遇上了，也未必認得出來。

她是個任性的姑娘，天眞未鑿，沒有機心，想到就做，一個人趕來熱河，不可能是找自己來的。

萬一她魯莽行事，不但會破壞自己的計劃，而且也會惹上痲煩來。

一時雙眉微攏，心頭暗暗焦急，一面仍然手托茶盌，暗中以「傳音入密」，把自己誤打誤撞，在古北口救了傅格非，誰知這貴介公子竟是喬裝出遊的郡王格格，如何把自己竭力推薦給傅都統，如何派在行宮侍衞營當差，約畧說了一遍。

鐵夫人沉吟了下道：「毅兒，你不覺得得來的太容易麼？會不會是人家故意安排的樊籠，讓你自投羅網？」

林子淸道：「娘但請放心，這個不大可能，孩兒也不會輕易上他們的當。」

鐵夫人道：「這裏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凡事自以小心爲宜。」

牡丹就坐在鐵夫人旁邊，自然很快就發現鐵夫人有些異樣，忍不住低低的問道：「婆婆可是覺得飯太硬了麼？」

她們扮作婆媳，自然要叫婆婆，其實她們也眞是婆媳。

她第一次叫婆婆的時候，還會羞得霞生兩頰，這幾天叫慣了，也習以爲常。

鐵夫人臉帶慈笑，和她低低的說了兩句。

牡丹忍不住低廻粉頸，斜睨了林子淸一眼，但很快就別過臉去。

林子淸接着又以「傳音入密」，和娘說出辜鴻生也到了熱河，向戚承昌告密，以及自己奉派偵辦此案，娘得趕快和溫莊主、祝莊主兩撥人連繫，如果找到了方如蘋，最好儘快離開熱河，以免妨碍了自己的行動，否則也不可再住客棧，最好住到民家去。

鐵夫人道：「既然這樣，咱們明天就搬到城外去，爲娘還沒和溫莊主、祝莊主取得連繫，不知他們落脚處，但這不要緊，娘只要留下暗記他們就會找去的。」

林子淸道：「如此就好。」

說到這裏，正好店伙送來酒菜。

鐵夫人、牡丹已經用畢飯菜，站起身來，老蒼頭丁嶠掏出碎銀，付過了賬，緊隨兩人身後走去。

牡丹回眸看了林子淸一眼，相偕下樓而去。

林子淸目送娘等三人走後，獨自用過酒菜，也就會賬下樓。

這時，客棧胡衕狹小的街道上，夜市十分熱鬧，行人熙攘。

林子淸出了東昇酒樓，就朝街底隆記客棧走去。

隆記客棧只有兩間門面，又在客棧胡衕盡頭，只是一家三流客店，在這裏落脚的人，自然並不高級。

客棧胡衕少說也有七八家客棧，辜鴻生偏偏要選在這家客棧落脚，無他，只是爲了不使人注意他而已。

林子淸走到門面，客店中的伙計立刻迎了上來，哈腰打躬的道：「大爺要房間，小店上房雅潔，最是淸靜不過……」

林子淸說道：「在下是找一個朋友來的。」

店伙聽說不是住店來的，臉上笑容，已經收了一半，但因林子淸衣衫體面，倒也不敢待慢，問道：「大爺要找誰？」

林子淸道：「你們上房，可有一位姓辜的大爺？」

店伙聽說是找上房辜爺的，收起了一半的笑容，重又堆上，連連陪笑道：「有，有，大爺原來是辜爺的朋友，請，請，小的替你老領路。」

邊說，邊往裏讓。

進入二進上房，店伙三脚兩步的奔到房門口，舉手敲了兩下，叫道：「辜爺，你老有一位朋友來看你了。」

「是誰？」房門呀然開啓，辜鴻生一眼瞧到林子淸，不覺怔了一怔，連忙拱手道：「是二……」

林子淸立即跨上一步，含笑道：「兄弟林子淸，辜兄想不到吧？」

說話之時，暗暗向他遞了一個眼色，示意他在客店之中，不可洩露了自己的身份。

辜鴻生多年老江湖，自然一點就透，接着呵呵笑道：「眞想不到會是林兄，快請裏面坐，哈哈，這叫做他鄉遇故知。」

一把握住林子淸的右手，一陣搖動，一面側身讓客，一面朝店伙吩咐道：「伙計，快去沖一壺上好香茗。」

店伙連聲應「是」，退了出去。

辜鴻生隨手掩上房門，拱手作揖道：「卑職不知二領班大駕蒞臨，有失迎迓，還望恕罪。」

林子淸一擺手，傲然一笑，道：「辜兄，這是甚麼所在？咱們還是兄弟相稱的好。」

辜鴻生道：「不敢，……是……林兄請坐。」

林子淸也不客氣，和他相繼落座。

店伙已經沏了一壺香茗送上，立即退去。

辜鴻生取過茶壺，替林子淸斟了一盅茶，送到林子淸面前，巴結的道：「林兄請用茶。」

「謝謝。」林子淸只說了兩個字，就接着一端下巴，徐徐說道：「辜兄的報告，兄弟已經看過了。」

辜鴻生的那份「報告」，是給戚統帶的，他說出報告已經看過，這就表示他是戚統帶面前的紅人。

辜鴻生早就聽戚祿說過，這位新任的二領班，是福邸派下來的，來頭不小！

他自然不敢怠慢，誠惶誠恐的欠身應「是」，接着請示道：「不知林兄有何指示？」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重回洛陽，意外發現𠫤金甲仍在井家老店居住，詳詢之下，始知𠫤金甲自疚甚深，已萌死念，申無害力予勸解，並許以他日並肩除惡而共進退，這使𠫤金甲振奮起來，終於離開洛陽返回老家，靜候申無害的召命。申無害爲查大烟桿子蔡火陽行踪，前往妓院，召來妓女小杏花，從她口中獲知蔡火陽已往幽谷關，而陪同蔡火陽同來妓院的還有三絕秀才葛中天，申無害命小杏花往召小貴妃來唱歌，藉機探探葛中天行踪，小杏花却警告他不可向小貴妃查詢葛中天的事──

揮金買秘密　市恩得仇踪

不行！申無害得弄弄清楚。

他不是爲了討好這些娘們來的，就是問砸了鍋，來個不歡而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不過，關於問的方式，他則決定稍稍改變一下。

他知道一個人──不論男人或女人──如果覺得自己像個囚犯一樣，老是在回答別人的問題，交談一定馬上會變得枯燥無味。

揭穿別人的秘密，原是一種樂趣，但如在逼供式的追問之下說出來，情調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得設法提高這女人的興趣，使這女人自動說出來，至少得先說出爲什麼不能在小貴妃那女人面前提到葛九爺的原因！

於是，他笑了一下，點點頭道：「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了！」

小杏花骨碌碌地轉動着眼珠子道：「你知道了什麼？」

申無害笑笑道：「出手不够大方，對嗎？」

小杏花道：「你說誰不够大方？」

申無害道：「當然是我們那位一提到就叫人生氣的葛九爺。」

小杏花噗哧一笑道：「去你的！」

申無害道：「我說錯了？」

小杏花笑道：「這位葛九爺是我們開元寺這一帶，人所共知的財神爺，他每次來這裡，不管化多少銀子，從來沒有皺過一下眉頭，一個人說話，可要憑點良心才好。」

申無害道：「再不然就一定是我們這位葛九爺用情不專，今天喜歡這個，明天喜歡那個，像這樣的客人……咳咳……」

他以含蓄的語氣，笑笑道：「如何？這下該給我猜對了吧？」

小杏花益發笑不可抑，笑了好一陣子，才拭着眼角道：「你說你跟葛九爺是新交？」

申無害點點頭。

小杏花接着道：「那麼，你知不知道葛九爺會武功？」

申無害一哦道：「葛九爺會武功？」

小杏花點着頭道：「是的，這位葛九

爺據說能耐大得很，不但武功高強，而且精通文墨，我們院外大門上的那副門聯，就是他寫的。」

申無害暗暗點頭。怪不得在這種地方，會有如此一副上佳對聯出現，若是出之於三絕秀才的手筆，就不足為異了！

他心裡想着，口中却說道：「這就更奇怪了。」

小杏花道：「什麼事奇怪？」

申無害道：「像這樣一位文武全才，出手又很大方的客人，我實在想不出為什麼還會不受歡迎。」

小杏花道：「你又來了，誰說葛九爺在這裡不受歡迎？」

申無害一咦道：「這不是很奇怪嗎？既然這位葛九爺並不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而且他算起來也是我的一個朋友，我在小貴妃面前就是提到了他，又有什麼關係？」

小杏花給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拉了他一把，輕輕說道：「我告訴了你，你可不能告訴別人。」

申無害點頭道：「這個當然！」

小杏花湊在他耳邊，低聲接着道：「葛九爺在江湖上有個綽號，叫『三絕秀才』，這個綽號是怎麼來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這一帶的姐妹，在暗地裏，又替他另外取了一個綽號，大家都偷偷的喊他『三筆秀才』！」

「三筆秀才？」

「是的。」

「三筆秀才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他時時刻刻離開不了三支筆。」

「那三支筆？」

「第一支筆是指他的兵刃，第二支筆則是指他寫得一筆好字，至於第三支筆，就是……就是……」

「就是怎樣？」

小杏花在他腿上狠狠擰了一把，白了他一眼道：「就是你們男人害死人的那支筆！懂了嗎？」

申無害笑着搖搖頭道：「這個綽號取得太牽強了！」

小杏花道：「什麼地方牽強？」

申無害笑道：「照你們這樣說來，豈不是每一個男人，都可以替他們取個獨筆秀才的外號？」

小杏花有點着惱道：「說了你還是不懂！」

申無害笑道：「你不說清楚，老叫我打啞謎，我怎麼會懂？」

小杏花又湊近他的耳朵道：「我意思是說，這位葛九爺與別的男人不同，這一帶的姑娘，沒有一個不怕他，小貴妃上次留了他一夜，以後有好幾天，都起不了床，所以大家表面上儘管奉承得無微不至，九爺長九爺短的，其實暗地裏無不恨他入骨，要不是他有幾兩臭銀子，又有一身武功，哼——」

申無害現在算是完全懂了，原來又是一個粉樓怪客！恩師要他除去此人，說不定便與此事有關。

這時房外走廊上，忽然響起一陣腳步聲，小杏花道：「小貴妃和張師父他們來了！」

× ×

小貴妃的年紀雖然大了一點，但曲子的確唱得不錯，酒量也相當可以。而最使申無害高興的，還是這娘兒告訴了他一個地址：三元坊的丁二醬園！

酒至中途，他說一個人喝酒不帶勁，要着人去把葛九爺他們找來，於是大家便問小貴妃，葛九爺住什麼地方。

小貴妃起初也回稱不知道。

她說：葛九爺什麼話都不瞞她，就是不肯說出他在城裏的落腳之所。

不過，她最後想了想又說：隔壁金谷書院的錢四，前幾天來借賭本時，曾於無意中提起，說是他有一次替院子裏的姑娘們去買醬菜，曾經在三元坊丁二醬園裏，看到過葛九爺，要找不妨着人去丁二醬園問問，或許那個賣醬菜的丁二知道葛九爺住在那裏也不一定。

申無害連忙表示這大麻煩，還是改日再約算了。

這樣一來，他再也坐不下去了，他想知道的幾件事，差不多全有了頭緒，還窮磨菇個什麼勁兒呢？

於是，他連喝了好幾盃酒，接着，便藉酒使性子，大罵姓蔡的和姓葛的不够意思。

然後，不待席終，忿忿然摔下一張銀票，以歪歪斜斜的步伐，一路嘰咕着走出了這家杏花書院。

× ×

申無害離開杏花書院，並沒有馬上趕去三元坊的丁二醬園。

他去的是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地方。

× ×

那輛臨時雇來點綴門面的馬車已經駛走了，他是走路來的，從杏花書院走到這裏，一共費了他十二步路。

因為他如今走進去的地方，正是杏花書院緊隔壁的金谷書院！

唯一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沒等那個看門的漢子迎出來，便一撩衣叉，跨進了門檻。

他不想驚動任何人。

他不想驚動院子裏的姑娘和客人，尤其不希望杏花書院那邊的人發覺他又來了這家金谷書院。，那個看門的漢子見他神色張皇，臉上不禁泛起一絲會心的微笑。

又是一隻打野食的饞貓！

到這裏來的單身客人，十之八九在進門時都是這副樣子，這種客人，最容易招呼，打發起賞錢來，也最大方，今天才年初二，就來了這麼個客人，實在是個好預兆。

申無害也已將面前這個看門的漢子打量清楚。

這漢子有着一張疲態備露的面孔，臉色黃中泛青，雙睛紅絲密佈，一看便知道是一員勇猛的戰將，他仁兄大概已經有好幾個通宵沒有離開過賭枱子了。

此刻他雖然在沖着申無害微笑，但誰都不難看得出，這種微笑只要一張開口，無疑馬上就會變成一個呵欠。

不過，他仁兄總算還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居然還迎着申無害明明白白的交代了一句：「大爺過年好！」

申無害站下來問道：「這兒有個錢四在不在？」

那漢子哈了哈腰，道：「小人便是錢四！」

他話出口，忽覺不對，忍不住楞了一下又道：「大爺你也曉得小人的名字？這位大爺，你……你……過去，好像沒有來過啊！」

申無害道：「我是聽葛九爺說的。」

錢四一聽葛九爺三個字，精神不由得大大一振，當下連忙滿臉堆笑道：「噢！是，是，原來是葛九爺的朋友，這就難怪了。我還沒請教，這位大爺你貴姓？」

申害無道：「敝姓田。」

錢四道：「噢，是的，田大爺！」

他手一托，殷勤地又道：「請，請，田大爺請裏面坐。」

申無害緩緩移步向院子中走去，一面扭過頭來，問道：「葛九爺這幾天來過沒有？」

錢四道：「葛九爺已經有好幾天沒來了，大概過年正忙着吧？」

申無害忽然停下脚步。

他發覺眼前這座院子，與杏花書院那邊幾乎毫無分別，兩廂鬧哄哄的，生意比杏花書院那邊，似乎還要好一些。

他皺了皺眉頭道：「有沒有一個稍為清靜一點的地方？」

錢四忙道：「有有，你隨小的來。」

說着，搶前一步，拿衣袖拭拭鼻子，然後團着身軀，向一道角門中走去。

出了角門，是一座小跨院，院子裏有座假山，還有幾排冬青樹，比起外面大院子來，果然清靜得多。

錢四推開一個小房間的房門道：「這裏你瞧怎麼樣？」

申無害點點頭，表示滿意。

他走進去，轉過身來問道：「葛九爺上次叫的那個姑娘還在不在？」

錢四眨着眼皮，道：「你是說桂英姑娘？」

申無害道：「葛九爺提過一次，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的吧！她現在有沒有客人？」

錢四道：「沒有，沒有，田爺你請坐，小的這就去喊她來為你泡茶。」

申無害道：「你慢點走，我還有話跟你說。」

錢四道：「是！」

申無害不慌不忙的走去一張椅子上坐下。

錢四只好跟着走過去。

申無害坐下後徐徐探手入懷，取出兩個各重五兩的銀元寶，併排放在茶几上。

錢四兩眼睜得大大的，眼中已經完全沒有了睡意。

兩隻元寶雖然只有十兩重，但如今併排放在那裏，在他眼裏却不啻兩座閃閃發光的銀山。

他的喉結骨忍不住滑動了一下。

奶奶的！他想：這兩隻元寶，他只要有一隻，不，不，只要有半隻也就够舒服的了。

大除夕拆帳，他分了四十八吊錢，只推了兩個莊，就給送得干干淨淨，要不是死皮賴臉的向隔壁小貴妃借來幾吊錢，幾乎就要吊頸子。

現在，他一看到這兩隻銀元寶，他知道他要轉運了。

這兩隻銀元寶，當然不是賞給他的。

不論多闊氣的客人，也不會拿整塊銀子賞給他們這種大茶壺。

闊氣的客人不是沒有，像院子裏的小金寶，上次接了一個客人，不就一下賺了五十兩銀子嗎？

但那個客人賞給他們下手的，却只是區區五吊錢！

不過，像現在這樣，只要客人掏出了整錠的銀子，就少不了有他們的好處！

因為客人連姑娘還沒有來，就掏出這許多銀子，根據他的經驗，一向只有兩種用途。

一是留着準備賞姑娘。

一是向帳櫃上換碎銀。

院子裏有個規矩，姑娘們接到好客人，事後一定會給引路的撈毛一個紅包，以示對這個撈毛的感謝。

如果是換碎銀呢？

那更好！碎銀換來了，客人一定順手給他一塊，客人身上不會帶天秤，如果他要點手脚，正賞之外，短個三兩錢銀子下來，更可說一點問題沒有。

所以，當這隻銀元寶在茶几上排開之後，他的一顆心就開始卜卜跳個不停，同時匯集了全部注意力，只等客人開口。

申無害指着那兩隻銀元寶，輕輕咳了一聲道：「這裏是十兩銀子。」

錢四道：「是！」

他本來就勾着腰在等待，應過了這聲是，腰又彎下一些，因為不願聽漏了任何一個字。

申無害又咳了一聲，緩緩說道：「這十兩銀子你先收下。」

錢四腦門裡一嗡，什麼也聽不到了。

申無害重重咳了一聲，又道：「錢四，有一句老話說得好：『同行是冤家』！你懂這句話的意思嗎？」

錢四如夢初醒，忙不迭哈腰道：「是，是，懂，懂！」

申無害緩緩接着道：「我跟葛九爺是老朋友，也是冤家。你懂嗎？」

錢四眨着眼皮，道：「因為你們是同行？」

申無害很滿意地頭一點道：「對了！我一點也沒有料錯，你果然是個一點即透的聰明人！」

錢四樂開了。

如果有人說他聰明，他一點也不反對，因為說他聰明的並不止一二個人，很多人都說他聰明。

三十二張天九牌，他要起來，比什麼人都靈巧，三四副骰子打過，死門活門，他也一清二楚，只不過運氣不如人而已！

但可惜的是，他這份愉快的心情，並沒有能維持多久。當他的目光再度掠過那兩隻銀元寶時，他的一顆心，突又冷了下來。

單憑這麼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就值十兩銀子？

他不相信。

所以，他仍然站在那裡，沒動一下。

伸手容易縮手難！

這也是他在賭枱子上，時常受人稱道的地方，不管自己抓到什麼大牌，不看清別人的點子，絕不動別人的注子！

申無害接下去說道：「最近我跟葛九爺競爭一票大買賣，生意我已到手，他仍想插一腿，今天我到這裡來，便是有心躲避他的糾纏……」

錢四的一朶心花又綻開了。

噢？原來如此。

原來是位做大買賣的客人，一個做大買賣的客人，等閑自然不會把十兩八兩銀子放在眼裏。

唔！對了，這又提醒了他另一件事：等會他一定得好好的交代桂英那丫頭一下，這位客人可千萬簡慢不得！

常言說得好：「三年不發市，發市喫三年」！

那丫頭本錢足，得罪個把客人，原算不了什麼，但他錢四可不會經常都有這種好運氣。

申無害眼角一飛，又指着那兩隻銀元寶道：「這個你且先收起來，我還有話要吩咐你。」

錢四單膝一屈，打了個揖兒道：「是！謝大爺。」

這一次他沒有再客氣。

當他伸手拿起那兩隻元寶時，兩雙手一直抖個不停，抖得兩隻元寶差點就從手上滑下來。

眞是太過癮了！

他第一次摟女人，他記得也沒有像這樣興奮過。

申無害輕咳着接下去道：「這是一票很大的買賣，順利成交之後，只須轉一轉手，便不難有個三五千兩的賺頭……」

錢四嘴巴一張，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

他心想：我的媽呀！一賺就是三五千兩，有了這許多銀子，要那一輩子才能花得完？

申無害緩緩接着道：「所以，我算定了我們這位葛九爺一定不會死心，遲早必然會找到這一帶來，我現在最担心的，也就是這一點。」

錢四福至心靈，聞言連忙傾身向前，低低地道：「這個田爺儘請放心，這裏沒人認得你，你進來的時候，也沒有人看到，只要小的口風緊一點……」

申無害微微搖頭道：「這還不算最好的辦法。」

錢四不禁一楞道：「田爺意思——」

申無害又咳了一聲道：「你顯然把我們這位葛九爺估低了，你須知道，他是常跑這裏的老客人，在這一帶，他有他的路子。」

錢四不安地道：「那麼——」

申無害忽然抬頭：「這裏在堂子口當差的人，不止你一個吧？」

錢四道：「是的。」

申無害道：「一共有幾個人？」

錢四道：「連小的在內，一共是五個人。」

申無害道：「你這一班，要到什麼時候？」

錢四道：「到天黑。」

申無害道：「那麼，在天黑以前，你這一班可不可以先找別人代一下？」

錢四道：「可以。」

照規矩本來並不可以。

尤其是年前年後，更是無法找人通融，因為每年到了這當口，大家的情形都差不多。

他已三天三夜沒睡覺，說起來是辛苦的，但別的人也好不了多少。

不過，現在不同了。

現在他有十兩銀子。

癩頭小孫那斷，比他輸得更慘，值此新春年頭，連個借錢的地方都沒有，只要他拿兩吊錢在那小子面前亮亮，相信就足以使那小子像蝦子一般從炕上跳起來了。

申無害點點頭道：「這樣最好，等下你把桂英姑娘叫來之後，不妨找個人代一下，然後你就出去各處走動走動，只要一見到葛九爺，就立即回來告訴我！」

錢四道：「是！」

他像想起了什麼似的，人已走到房門口，忽又轉過身來道：「要假如——假如這位葛九爺已經去了別家，或是他來的時候，碰巧小的沒有留意，怎麼辦？」

申無害連連點頭道：「是的，這一點我幾乎忘了，你慢點走，等我再想想。」

錢四放下門簾，又走回來。

申無害想了想道：「這一帶在堂子口當差的人，你是不是個個都熟悉？」

錢四點頭道：「都熟！」

申無害於是又從懷裏掏出一個五兩重的元寶，遞了過去道：「你把這個拿去兌成碎銀，到處打點一下，請他們幫你留意，隨便你找個什麼藉口，只要別把我的名姓說出來就行了！」

錢四大喜過望，忙不迭伸手接下。

又是白賺！

這一帶堂子口的一些傢伙，全是天天見面的賭友，彼此之間，打個招呼，是常有的事。

為了這點小事還要化銀子？

他可沒有那麼慷慨！

不過，他又想起了另一件事，銀子揣好之後，他陪着小心又問道：「萬一這位葛九爺今天有事去了別的地方，沒來這裏呢？」

申無害微微一笑道：「這倒沒有關係，今天不來，還有明天，只要他來的時候，我先有個準備，別叫他無意中給碰上就可以了。」

×　×　×

錢四的顧慮，其實是多餘的，葛九爺其實早就來了。

葛九爺去的是杏花書院。

×　×　×

葛九爺走進杏花書院，第一個碰上的人，也是那個叫缺德鬼方老六的撈毛。

缺德鬼方老六抬頭見到葛九爺，不覺一怔道：「哎呀！葛爺你，要早來一步就好了。」

葛九爺道：「什麼事？」

方老六道：「剛剛有一位你的朋友，來這裏找你，他說他是跟你和蔡大爺約好了的，但左等右等，就是——」

葛九爺打斷他的話頭道：「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方老六道：「大概四十來歲，身量不

高不矮，人生得很斯文，舉止大方，衣着攷究，就跟你葛爺一樣……」

葛九爺道：「他姓什麼？」

方老六道：「姓田。」

葛九爺道：「名字呢？」

方老六道：「這個小的就不怎麼清楚了。」

葛九爺道：「他有沒有叫姑娘？」

方老六道：「有。」

葛九爺道：「叫誰？」

方老六道：「叫的是小杏花和小貴妃兩位姑娘。」

葛九爺道：「好！我在西廂房裏等你，你去喊她們兩個來。」

方老六道：「是！」

×　×

先到的是小杏花。

葛九爺道：「剛才是不是有個姓田的來這裏找過我？」

小杏花道：「是啊！他說：他要在這裏請蔡大爺，你是陪客。結果，約定的時間過去很久，還不見你們二位光臨，他只好先走了。」

葛九爺道：「他有沒有說出他叫田什麼名字？」

「田沙行。」

「田沙行？」

小杏花道：「是的。」

葛九爺道：「你沒有聽錯？」

小杏花道：「他說：有些朋友喜歡開他的玩笑，常把『田沙行』喊成『天殺星』。我記得你跟蔡大爺，上次好像也是這樣稱呼他的。葛爺還記不記得，就是你叫小貴妃唱楊州小調小寡婦的那一次？」

葛九爺臉色微微一變，雙目中殺機隱現，隔了片刻才道：「這姓田的走了多久了？」

小杏花道：「有一會兒了。」

葛九爺注目接着道：「臨走之前，他有沒有留下什麼話來？」

小杏花道：「沒有。」

葛九爺道：「什麼話也沒有說？」

小杏花道：「是的，因為他走的時候，已經有了幾分酒意，樣子看起來也好像很不高興。」

葛九爺道：「什麼事不高興？」

小杏花道：「那還用說？當然是為了你們二位未能如約而來的關係。」

葛九爺目光一轉道：「那麼，他在喝酒的時候，說了什麼沒有？」

小杏花想了想，搖頭道：「也沒有說什麼。他先叫小貴妃唱了兩支曲子，後來說一個人喝酒不起勁，要我們這裏設法派人去把你跟蔡大爺找來，我們回稱不知道你們二位的住所，沒有地方好找。」

葛九爺點點頭，似乎很滿意。

小杏花道：「但是，他說他不相信。他說你葛九爺是我們這裏的常客，我們即使不知道蔡大爺住那裏，也絕沒有不知道你葛爺住那裏的道理。」

葛九爺臉色不禁又是一變道：「他說過我是這裏的常客？」

小杏花道：「是的。」

葛九爺道：「後來呢？」

小杏花道：「後來，我們被他逼得沒辦法，只有大家一起動腦筋，最後還是由小貴妃先想到個地方，她說可以試試去這個地方，或許能找着你葛爺也不一定。」

葛九爺一楞道：「小貴妃知道我住的地方？」

小杏花道：「是的。小貴妃說：隔壁錢四那個賭鬼有一次告訴她，好像曾在三元坊的丁二醬園裏，看到過葛爺。所以，我們最後決定着人到丁二醬園去一下，打算先把你葛爺找着了再說。」

葛九爺的臉色一下全白了，但小杏花似乎並沒有留意到這一點。

她接下去說道：「可是，這位田爺不知道是酒喝多了，還是怎麼的，話還沒有說完，忽又改變主意，他說這樣勞師動衆的，未免太麻煩，還是另外選個日子，重新碰頭算了。」

她笑了一下，又道：「這位田爺的脾氣雖不怎麼樣，出手倒是挺大方的，只不過是一桌酒，居然賞了一個整數兒……」

葛九爺冷冷哼了一聲，什麼也沒有再說，在茶几上放下一塊銀錠子，站起身來，往外便走。

小杏花呆得一呆，連忙追出來道：「這位田爺難道——」可是，等她追出房外，葛九爺已經走得不知去向。

×　×

葛九爺走出杏花書院大門，正好碰上賭鬼錢四打巷子那一頭彎回來。

巷子裏冷得很。

天色漸漸昏暗，風又大了起來。

錢四縮着了頸子，上下兩排牙齒，不斷得得作响，他已縮得頸子發痠，但一陣陣的冷風，還是從領口不時的鑽了進來。

好像這一陣陣的冷風也已知道他有了十五兩銀子，如果不沾點邊子，就不肯放他過去似的。

葛九爺正待跨上馬車，目光一掠，忽然停下脚步。「是錢老四麼？」

錢四抬起頭，拿衣袖擦擦眼睛，突然啊了一聲，趕緊向前搶出半步，單膝一屈，彎下腰去，陪笑道：「葛爺過年好！」

葛九爺目光微微一轉，忽然含笑道：「錢四，今年過年的手氣怎麼樣？」

錢四剛剛站直身子，聞言又打了一躬，笑着道：「過去的這幾天不怎麼樣，今天碰到葛爺你這位財神爺，以後的手氣，大概錯不了。嘻嘻！」

應時應景，自自然然，脫口而出。

簡簡單單的回答了對方問的話，也順理成章的送了對方一個好口彩！大年初二，就憑這聲財神爺，還不值一個大紅包？

錢四果然馬上就看到了一個大紅包。

這個紅包拿在葛九爺手上。

只是葛九爺並沒有馬上就把這個紅包遞給他。不過，錢四一點也不急。

這位葛九爺出手大方，在開元寺這一帶，可說無人不知，這個紅包掏出來，就是賞給他的，既然掏出來了，就不會再縮回去，他急什麼呢？

這就像抓到一副大牌一樣。

抓到大點子，注子吃定了，一定要留在手裏，閉起眼來，多摸幾下，才够味道，因為大點子並不是把把都能抓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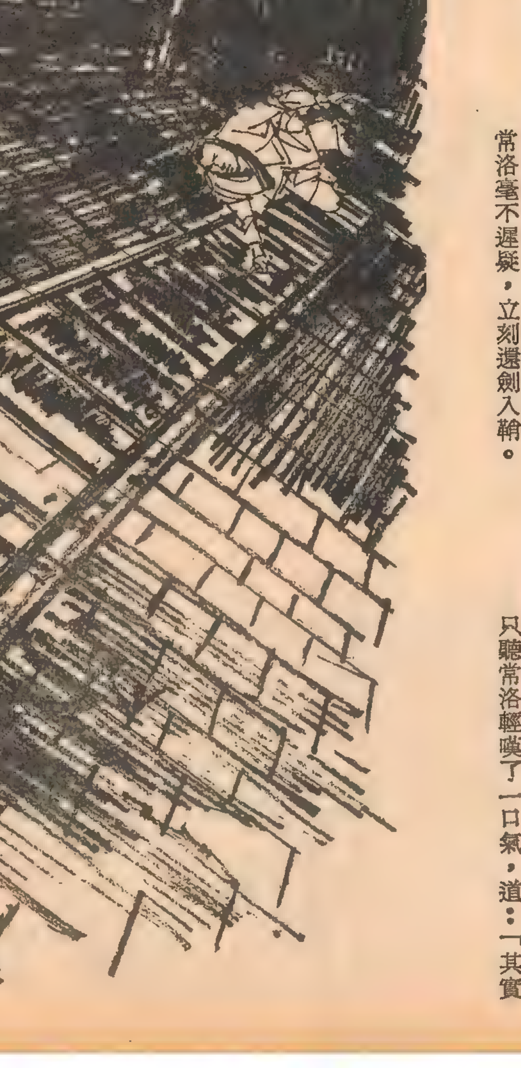
如今也是一樣。

如今，他正好藉這機會，攷攷自己的目力。這個紅包有多少呢？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偵探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計騙秦天祥，强闖箭雨陣，與郝金堂，挾着林元暉、羅老夫子退入地下室把林元暉及羅老夫子關鎖在鐵門內後，由郝金堂引路，來至地下室的一處出口，郭長風用劍在關鎖的鐵門四週刻劃，不多久已將門框四週的牆壁刻劃成一圈深達半寸的凹槽，整座鐵門已經開始鬆動，正在此時，驀聽門外有脚步聲傳來，郝金堂立閃身進入地道，郭長風却躍下通向出口的鐵梯下，未幾，果見雙飛劍常洛獨自一人進來，郭長風忙隱身暗處，片刻之後，常洛低聲在呼喚郭長風名字——

步步隨機變　事事智計心

郭長風沒有回答，也沒有移動，靜靜站在螺旋梯下，立身處，恰在常洛的正下方。

又過片刻，却聽常洛喃喃自語道：「奇怪，方才分明有撬門的聲音，石壁上還留着凹痕，怎麼會沒有人呢？」

說着，火光一閃，竟幌燃了火摺子。

郭長風仍然不言不動，掌心暗暗扣着兩粒飛蝗石。

常洛又說道：「郭大俠，你若在附近，就請回答一聲，我絕無惡意，請你相信我。」

一面說，一面由螺旋梯上緩緩走了下來。

剛走到一半，突覺勁風拂面，火摺子一閃而滅。

常洛飛快地轉身，「嗆」然聲中，雙劍已同時出鞘，低喝道：「什麼人？」

「是我！」郭長風的聲音却從梯頂傳了下來，徐徐說道：「你最好把傢伙收起來，現在已經沒有你動手的機會了。」

常洛忙說道：「我來此地，並沒有惡意……」

郭長風道：「那就更應該收好兵刃，以免引起誤會。」

不知什麼時候，郭長風已高踞梯頂，截斷了常洛的退路。

常洛毫不遲疑，立刻還劍入鞘。

郭長風問道：「常兄要見我，有何指教？」

常洛道：「我有很重要的話想跟郭大俠單獨一談，不知附近有沒其他人在？」

郭長風道：「沒有，這兒只我一個人，你有話儘可直說。」

躲在地道門內的郝金堂正想現身出來，聽了這話，忙又縮回了腳……

常洛四顧一眼，道：「郝寨主也未跟你同來麼？」

郭長風道：「他在安頓人質，隨後就會來了，你若有什麼話不願被他聽見，最好現在快說。」

郝金堂在地道門內不禁暗暗好笑，心想：姓郭的不愧是個人精，隨口扯謊，就像眞的一樣……

只聽常洛輕嘆了一口氣，道：「其實

，也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事，但郝金堂老奸巨滑，反覆無常，這件事若被他知道，可能會節外生枝，引起麻煩。」

郭長風道：「不錯，那老傢伙不是什麼好人，我和他正患難相共，他還時時想謀害我咧。」

郝金堂聽見，恨得牙癢却無可奈何。

常洛道：「郭大俠既然瞭解他的爲人，又怎會跟他聯手合作呢？」

郭長風笑道：「這話說來太長，還是先談你的事吧，有話最好趕快說，再遲一會，說不定那老傢伙來了，會躲在地道門內偷聽的。」

常洛道：「我不避危險，來見郭大俠，是想請教一件事，希望郭大俠能據實相告。」

郭長風說道：「你且說說看，是什麼事？」

常洛道：「以我所知，郭大俠是受僱於寂寞山莊林莊主的仇家，欲取林莊主性命，爲什麼現在又反助林莊主逃離紅石堡呢？」

郭長風一怔，道：「這是我的事，與你要談的事有何關係？」

常洛道：「自然有關，我必須先瞭解郭大俠的眞正意圖，才能够說出我內心的話。」

郭長風聳聳肩，道：「好吧，你一定要問，我只能簡單回答你一句話，那就是，我必須先弄清楚他們雙方結仇的眞相，才能決定是否下手。」

常洛道：「這麼說，你並不是爲了要做寂寞山莊的女婿，才改變了主意？」

郭長風笑道：「我今年才三十歲，忙着賺錢還來不及，那有工夫娶老婆……」

常洛接口道：「這是眞話？」

郭長風道：「我幹嘛要騙你？一個以殺人爲業的人，誰會急於娶妻成家？」

常洛仰面長吁一聲，微笑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總算我沒有看錯人，沒有把事做錯……」

郭長風詫道：「我娶不娶老婆，與你又有什麼關係？」

常洛道：「不瞞郭大俠說，我自從七歲拜師，十七年來，很少離開過紅石堡，更沒有機會認識年紀相當的女孩子，在我心中，又有幾分自負，平常庸俗粉黛，根本不放在眼裏……」

郭長風點點頭，道：「這個我不難想像得到。」

常洛道：「不！你一定想不到，實際我內心早已經有一個女孩子的影子……」

郭長風道：「哦！」

常洛接着道：「她很美，年紀也和我相差不多，至少在我心中，她是天下最美的女孩子，不僅貌美，而且聰明活潑，毫無瑕疵，完美得就像一首感人的詩，令人終宵低吟，永生難忘……」

郭長風道：「那敢情好，既有這麼完美的女孩子，你就不該放過。」

常洛道：「是的，她的影子已經深深印在我心中，無論如何，我是不會放棄的。但自從你郭大俠來到紅石堡後，我却忽然產生出無比的恐懼，我曾經私下拿自己跟郭大俠相比，竟覺得處處遜色，自愧不如……」

郭長風忙道：「慢一點，你說你的事，怎麼把我也扯到裏面了？」

常洛笑道：「我是述說當時的心情，現在，誤會已經解開，自然與郭大俠無關了。」

郭長風心中一動，道：「原來你心目中的女孩子，就是林百合？」

常洛似乎有些羞澀，點點頭，沒有出聲。

郭長風又道：「你對林百合這番情意，她知道嗎？」

常洛搖搖頭，道：「我們雖然從小就相識，並不能常常見面，尤其最近幾年，我根本沒有機會見到她。」

郭長風道：「那麼，她對你的印象如何？你知道不知道呢？」

常洛又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郭長風道：「你有沒有對她表示過愛意？」

常洛道：「沒有，我不敢表露，也沒有機會。」

郭長風再問：「這件事，秦堡主和林莊主是否對你有過默許？」

常洛仍是搖頭道：「沒有，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郭長風嘆口氣，道：「那你把這件事告訴我，又有什麼用意呢？」

常洛道：「我對郭大俠心儀已久，初見面時，便覺得投緣，後來聽說你是爲提親而來，心裏頓生無限恐慌，決定要安排一個機會，跟郭大俠私下談一談……」

郭長風苦笑道：「其實，你根本不必多此一舉，秦堡主既然比咱們先返紅石堡，你應該早已知道，所謂『提親』，只不過一個藉口而已……」

常洛正色說道：「不！我問過師父，據他老人家說，在襄陽時，的確答應過你和林百合的婚事，只是沒有正式提出來罷了。」

郭長風愕然說道：「他眞的這麼承認嗎？」

常洛道：「師父他老人家還說，這一次你到紅石堡來，林百合也跟你一同來的，是眞的麼？」

郭長風不禁暗吃了一驚，只得點點頭，道：「不錯，她是和我一同來紅石堡，而且，還有丫鬟櫻兒同行，只是沒想到，途中却遇見了郝寨主……」

常洛迫不及待地問道：「林百合和櫻兒現在在什麼地方？爲什麼沒有同來紅石堡？」

郭長風道：「當時，我和林百合主婢一路，郝寨主却和花蜂柳寒山一路，相遇之後，決定合作，郝寨主願意帶我進入紅石堡，林百合主婢就和柳寒山等人同行，約定在堡外等候……」

他沒有把林百合遭刼持的話說出來，因爲郝金堂正在地道內偷聽，話說得太明白，担心會激起變故。

但常洛却不肯放鬆，緊接着道：「花蜂柳寒山是江湖中有名的惡徒，你讓林百合跟他同路，豈不是送羊入虎口麼？」

郭長風聳聳肩，說道：「這是合作的條件，否則，郝寨主就不肯帶我進入紅石堡。」

常洛道：「莫非林百合是落在他們手

中，受他們挾持了？」

郭長風笑笑道：「如果你一定要說那就是挾持，我也沒有辦法。」

常洛勃然大怒，恨恨道：「郝金堂這老匹夫，他若敢傷林百合一根毫髮，我發誓非將他碎屍萬段不可！」

郭長風道：「你來見我，就是爲了打聽這件事嗎？」

常洛道：「不錯，我要親自澄清婚事的謠傳，現在總算放心了，我對林百合矢志不渝，今生非她莫娶，希望郭大俠能够成全我。」

郭長風道：「這……你應該去求秦天祥和林莊主，或者直接向林百合表示才對，我能帮得上什麼忙？」

常洛搖頭道：「不！這件事任何人都帮不上忙，只有郭大俠才有此力量。」

郭長風訝道：「爲什麼？」

常洛道：「我知道林百合的脾氣，她自視甚高，普通男人都不在眼中，這一次，她願意跟隨你私來紅石堡，足証她對你頗爲仰慕，而且絕對信任，你的話，她一定肯聽……」

郭長風道：「林莊主是她的父親，秦堡主是她的外公，他們的話，難道她會不聽？」

常洛道：「林莊主神志昏亂，難決大事，我師父雖是她的外公，畢竟隔了一層，無法全權作主，何況，林百合又很倔强，未必肯聽從尊長的安排……」

郭長風道：「是啊，那你爲什麼不直接向她傾吐愛慕之意呢？」

常洛忽然輕嘆了一口氣，道：「我……我提不起勇氣……如果我說了，她一定會看不起我……」

郭長風道：「絕對不會的，你少年英俊，武功出衆，和她又是青梅竹馬的伴侶，她怎會看不起你？」

常洛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知道她一定不會答應。」

郭長風道：「你沒有試過，怎麼知道她不會答應？」

常洛道：「不用試，我已經感覺得到，自從她長大以後，就對我越來越冷淡，甚至不願跟我多說一句話。」

郭長風笑了笑，道：「那是女孩子的通病，年紀大了，難免會害羞，處處要避嫌疑……」

常洛搶着道：「不！不是害羞，有一次我約她同遊，被她拒絕了，並且正色對我說，要我以後少跟她往來。」

郭長風道：「她怎麼說？」

常洛道：「她說，我是堡主的徒弟，應該跟她父親同輩，也等於是她的叔叔，從那次以後，她就改口稱我『小叔』，不肯再跟我接近了。」

郭長風輕哦一聲，沉吟道：「這話倒不能說沒有道理，若以輩份而論，你的確應算是她的尊長……」

常洛急道：「可是，那只是名份相差而已，她和我並沒有血親關係呀！」

郭長風點點頭，道：「話雖不錯，但咱們武林中人，對長幼輩份一向最重視，她的顧慮，並非無理，不過，我以爲更重要的，是她對你有沒有感情，她說這話，或許是出於眞心，或許是故意試探，這一點必須先弄明白。」

常洛連忙搖手道：「郭大俠，求你無論如何帮我這個忙，就算她對我無愛，我也要得她一句話，從此死了這條心，咱們一見投緣，郭大俠，你不會怪我交淺言深吧？」

郭長風默然良久，道：「好吧！只要有機會，我願意替你問一問，但男女間事，必須兩相情願，絲毫不能勉强，如果事情不成，却不要怨我。」

常洛大喜道：「這是當然。我相信，只要郭大俠肯鼎力相助，事情一定會成功的。」

郭長風微笑道：「可是，我現在被困在堡中，雖有相助心，只恐無能爲力。」

常洛道：「郭大俠放心，最遲明天晚上，我就設法送你出去。」

郭長風道：「你有什麼辦法能送我離開紅石堡？」

常洛道：「這很容易，此地是全堡屯糧的地方，只須一把火，將存糧燒盡，師父必然會開放吊橋運糧補充，到那時候，就有脫身機會了。」

郭長風笑道：「英雄所見皆同，老實告訴你吧，我今夜就是準備放火來的。」

常洛道：「我也猜到郭大俠會用這條計，所以才在此等候。」

兩人拊掌而笑，大有惺惺相惜之意。

郭長風道：「咱們能想到的，令師一定也想得到，難道他沒有防範之策？」

常洛道：「師父早已顧慮到了，正準備將存糧移往別處，但眼下爲恐你們趁機突圍，武士大多派往堡門，這兒白天由應長老防守，入夜以後，由我負責，若要搬移存糧，最快也得後天才會實行。」

郭長風道：「好！我就靜候你的消息了。」

常洛又道：「現在堡中武士都集中在『圓樓』和堡門兩處，北院却很空虛，郭大俠最好守候在北院附近，我會隨時跟你連絡。」

郭長風點頭答應，道：「等到明天夜晚，還得整整一個對時，人能等，肚皮却不能等，最好給咱們弄點吃的來。」

常洛一口應允，匆匆告辭而去，不多久，果然帶來了一大籃食物，外加一罈好酒。

郭長風大喜，連聲致謝，又互相約定連絡暗號，常洛才鎖上鐵門，悄然離去。

等他去遠，郝金堂寒着臉從地道內走了出來，冷哼道：「眞想不到，堂堂郭長風居然會改行做媒人了。」

郭長風笑了笑道：「這就叫做『行行出狀元』，我若不改行做媒人，現在那來的酒食？」

郝金堂道：「閣下先別高興，依我看，這媒人並不好做，只怕將來有的是饑荒哩。」

郭長風道：「何以見得？」

郝金堂道：「像常洛這種男人，別說林百合不會中意，如果我有女兒，也斷斷不肯下嫁給他。」

郭長風吃驚道：「爲什麼？我看他儀表英俊，品性善良，武功也不弱，那一點配不上林百合？」

郝金堂冷然一笑，道：「他面孔雖然

長得挺不錯，可惜却不能打傘……」

郭長風詫道：「打傘便怎樣？」

郝金堂道：「他若打一把傘，那可就應了一句俗話了……」

郭長風忙問：「那一句俗話？」

郝金堂緩緩道：「禿子打傘——無法（髮）無天。」

郭長風失聲道：「什麼？他……他是個禿子？」

郝金堂道：「那小子從小是個癩痢頭，後來病雖治好了，頭上却寸髮不生，乳名就叫『小和尙』，他居然想娶林百合，當眞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郭長風搖搖頭，道：「這的確是美中不足，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

郝金堂道：「他戴着英雄巾，自然看不出來，你若不信，下次叫他把頭巾取去，保証是個牛山濯濯的禿子。」

郭長風想了想，笑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俗語說得好，駿馬偏馱痴漢走，巧婦常伴拙夫眠。男人無醜像，或許林百合並不嫌棄他。」

郝金室道：「若不嫌棄，她早就點頭答應了，還用得着你來做現成媒人？」

郭長風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既然答應了他，總要盡力試一試。」

郝金堂道：「試試當然可以，我只担心你白費工夫，到時候婚事不諧，反而成仇。」

郭長風聳聳肩，道：「到時候再說吧！」提起食籃，向地道走去。

兩人都沒有燃火熠子，全憑記憶方向摸索而行，一路上，郭長風又斷斷續續問些關於常洛的瑣事，以致分散了郝金堂的注意，轉折行了許久，竟然仍未回到原來藏匿林元暉和羅老夫子的那間石室。

郝金堂停步道：「不對，咱們一定走錯方向了。」

郭長風道：「我也正覺得奇怪，記得咱們來的時候，並沒有走這麼久。」

郝金堂埋怨道：「都是你一直在說話，害我糊裏糊塗走錯了門戶，咱們藏人的那間石室離『圓樓』不遠，應該在地道中心，現在想必已經走過頭了。」

郭長風道：「我以爲你對地道門戶很熟悉，誰知你會走錯路呢？」

郝金室道：「不要緊，只要沒有誤入死門，遲早能找回原處，咱們再往回走就是了。」

於是，兩人折轉回頭，另覓路徑，又走了盞茶時光，所經過的八角形石室，每一處看來全都一樣，竟不知那一間才是藏人的所在。

郭長風道：「這樣轉圈子不是辦法，我記得曾在藏匿人質的那間石室牆上，嵌了一粒石子作暗記，從現在起，咱們每經過一處石室，不妨燃火尋覓一下，只要能找到那粒石子，就找到地方了。」

郝金堂恍然道：「不錯，我怎會把這麼重要的綫索忘記了呢！」

說着，連忙燃起火熠子。

這辦法還是眞有效，經過下一處石室，果然就在牆壁上發現了石子暗記。

郭長風笑道：「可不就是這兒，害得咱們跑了許多寃枉路。」

郝金堂也鬆了一口氣，道：「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若非這粒小石子，不知還得在附近兜多少圈子咧。」

郭長風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老當家，你現在相信這句話了？」

郝金堂點頭道：「老夫平生很少服過人，對你郭老弟，我的確是由衷佩服。」

郭長風傲笑道：「佩服倒不敢當，不過，你能選擇跟我合作，不愧是個明智之舉。」

郝金室豪興勃發，哈哈大笑。

郭長風道：「折騰了一整夜，肚子眞餓了，咱們快些把人質搬出來，大家飽餐一頓，養足精神，準備晚上再去北院等候好消息。」

郝金堂對郭長風已經深感信賴，依言取出鑰匙，啓開了鐵門。

誰知門開處，裏面竟空無一人。

郝金堂吃驚道：「奇怪，人到那兒去了？」

郭長風道：「會不會是咱們離開以後，被秦天祥救走了？」

郝金堂道：「不可能，人關在鐵門內，又被制住穴道，這道門戶更是一條死路，秦天祥卽使由門外經過，也不可能發現裏面藏着人質……」

郭長風忙道：「或許他們自己解開了穴道，躲在裏面轉角處，快些點燃火熠子進去搜搜！」

郝金堂未遑細想，匆匆幌燃火熠子，提劍進入地道。

他跨進地道不過五六步，忽聽身後「蓬」地一聲，鐵門突然關閉，緊接着，鎖孔轉動，業已由外反鎖……

郝金堂情知中計，急忙轉身推門，無奈却遲了一步。

只聽郭長風在門外笑道：「老當家，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怪只怪你不該把鑰匙留在門上……」

郝金堂怒喝道：「原來你是故意安排陷阱來暗算老夫？」

郭長風道：「我本來不想害你，但你幾次三番要算計我，不如此，我實在沒有辦法安心休息。」

郝金室恨聲道：「想不到你自命英雄，竟然也會使用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

郭長風道：「這是迫不得已的安全措施，同時，也爲了讓你知道，害人者，人亦害之。不過，我並不想將你永遠關在裏面，只要你本本份份在裏面等到今天夜晚，如果有脫身的機會，我還是願意帶你一同離開紅石堡。」

郝金堂怒不可遏，一面奮力推撞鐵門，一面用劍猛劈門框週圍石壁，大有破門而出之意。

郭長風沉聲道：「你最好安靜點，假如聲音驚動了秦天祥，我可以離開這間石室，你却只有束手受擒。」

這話雖然充滿恫嚇意味，却是實情，郝金堂無奈，只得强捺怒火，停止破門的舉動。

然而，他越想越窩囊，忍不住大聲問道：「姓郭的，你什麼時候把人質移走了？難道你早料定我會上當，預先就弄了手脚？」

郭長風笑道：「老當家何其太笨？人

質根本就沒有移動，他們是在另一間石室中。」

郝金堂詫異道：「可是，這門上的石子……」

郭長風道：「這粒石子，是我新嵌上去的。像這樣的飛蝗石，我身上還有一大袋子呢！」

郝金堂不覺長嘆一聲，說道：「老夫一向行事謹愼，想不到也會落進你的圈套裏。」

郭長風道：「這就叫做『吃葯三年會行醫』，我上你的圈套太多，也學會弄個圈套讓你鑽一鑽。」

微頓，又接道：「不過，老當家也別氣餒，人有失算，馬有失蹄。這次上了當，下次不上也就是了。」

說着，用鑰匙啓開了另一道門戶。

郝金堂急急叫嚷道：「郭老弟，請別走——」

郭長風道：「還有什麼吩咐？」

郝金堂道：「你既然無意置我於死地，總該把食物分給我一份。」

郭長風道：「好的，我會替你保留着，等到臨動身前再給你，現在，只好委屈你一下了。」

話聲落時，人已離開石室。

郝金堂廢然跌坐在地上，望着那堅固的鐵門和黑黝黝的地道，幾乎爲之氣結。

他固然可以繼續攛門，但縱能破門而出，又怎樣逃離紅石堡？如今，秦天祥師徒都對他含恨入骨，倘若再跟郭長風鬧翻臉，豈非成了四面楚歌？

幾經權衡，他決定暫時忍辱求生，一切仇恨，留待離開紅石堡以後再算。

他相信郭長風不致於棄他不顧，因爲，郭長風急於想知道香羅帶的秘密，更不能不顧林百合主婢的生死，尤其後者，也正是雙飛劍常洛最關切的事。

只要林百合還在柳寨山掌握中，自己的安全就絕對不會發生問題。

然而，他却沒有想到，一個人在倒霉的時候，什麼怪事都會發生……

× ×

地道中暗無天日，郝金堂一覺睡醒，不知是白晝？還是黑夜？

眼睛雖然不辨日夜，鼻子和耳朶的功能仍很正常，他忽然聞到一陣酒香，還有咀嚼的聲音。

郝金堂突感饑渴交迫，連忙翻身坐起，撲到鐵門邊，大聲道：「郭老弟，是你在外面嗎？」

「不錯，是我。」郭長風語音中帶着笑意，緩緩道：「我已經來了好一會，叫你不聞回應，又不便啓開鐵門查看，所以只好把你這一份食物分用一些，等你的消息……」

郝金堂急道：「你不能吃我的一份，我正在饑渴難耐，快些把食物給我！」

郭長風道：「既然已經饑渴難耐，剛才爲什麼不答應我的呼叫？」

郝金堂道：「剛才我睡着了。」

郭長風道：「是眞的睡着了？不是故意裝聾作啞，騙我打開鐵門，好當頭給我一劍？」

郝金堂道：「眞是睡着了，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郭長風笑道：「好吧，就算是眞的吧，好在我也剛開始吃，僅吃了一隻鷄腿，這兒還有半個脯肉，兩隻翅膀，另外還有饅頭和酒，够你享用的了……」

郝金堂饑腸轆轆，聽得直嚥饞沫，忙道：「郭老弟，求你把鐵門打開，我發誓絕不會反抗，只希望能先吃點東西，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把食物給我以後再關上鐵門……」

郭長風道：「那倒不必，咱們既是朋友，怎能不相信你呢！」

郝金堂忙說道：「那就請你快些開門吧！」他越急，郭長風越是慢條斯理，一點也不着急，徐徐說道：「老當家，你眞的餓得這麼厲害？」

郝金堂道：「的確眞餓了。」

郭長風喃喃道：「這就奇怪啦，咱們練武的人，三兩天不吃飯是平常事，以你的武功修爲，才餓了一天一夜，就會支撑不住……」

郝金堂大聲道：「人是鐵，飯是鋼，肚子餓跟武功有什麼關係？」

郭長風道：「嗬！這關係可大啦，不是我喜歡抬槓，我且請問，咱們練內功吐納時，是不是要先練氣凝丹田？如果吃得太飽，丹田怎麼能提聚眞氣？還有……」

郝金堂幾乎用哀求的聲音道：「好了！好了！郭老弟，我承認你有理，我不跟你爭辯，只希望你快些給我食物。」

郭長風這才輕吁一聲，道：「好吧！我一定把食物給你，不過，在我打開鐵門之前，要告訴你一個消息，你聽了這消息，或許就沒有吃東西的胃口了。」

郝金堂道：「什麼消息？」

郭長風一字字道：「今天午後，林百合主婢二人，已經到了紅石堡！」

郝金堂果然大吃一驚，急道：「是誰告訴你的？」

郭長風道：「是雙飛劍常洛親口對我說的，但因全堡正嚴密戒備，人在外堡，還沒有進內堡來。」

郝金堂忙道：「郭老弟，千萬不能讓她們進來，她們一進內堡，咱們就完。」

郭長風道：「爲什麼？」

郝金堂道：「你想想看，雙飛劍常洛願意暗助咱們脫身，爲的就是林百合，若等他知道咱們對付林百合主婢的經過，他還肯幫助咱們麼？」

郭長風道：「不錯，他一定會恨你入骨，決不肯放你脫身，但對我，却不會留難。」

郝金堂大聲道：「你以爲林百合不會說出你毆辱櫻兒的事嗎？」

郭長風笑道：「說出來也不要緊，我可以解釋那是被形勢所迫，做給你和柳寨山看的。」

郝金堂冷哼道：「到那時候，任憑你舌桀蓮花，只怕也無人肯信了，至少，她們不會讓你帶走林元暉，也不會暗助你逃出紅石堡。」

郭長風道：「就算沒有人帮助，我一樣能够帶着林元暉逃出紅石堡，現在我担心的，不是怕林百合來到紅石堡，而是怕她們進不了內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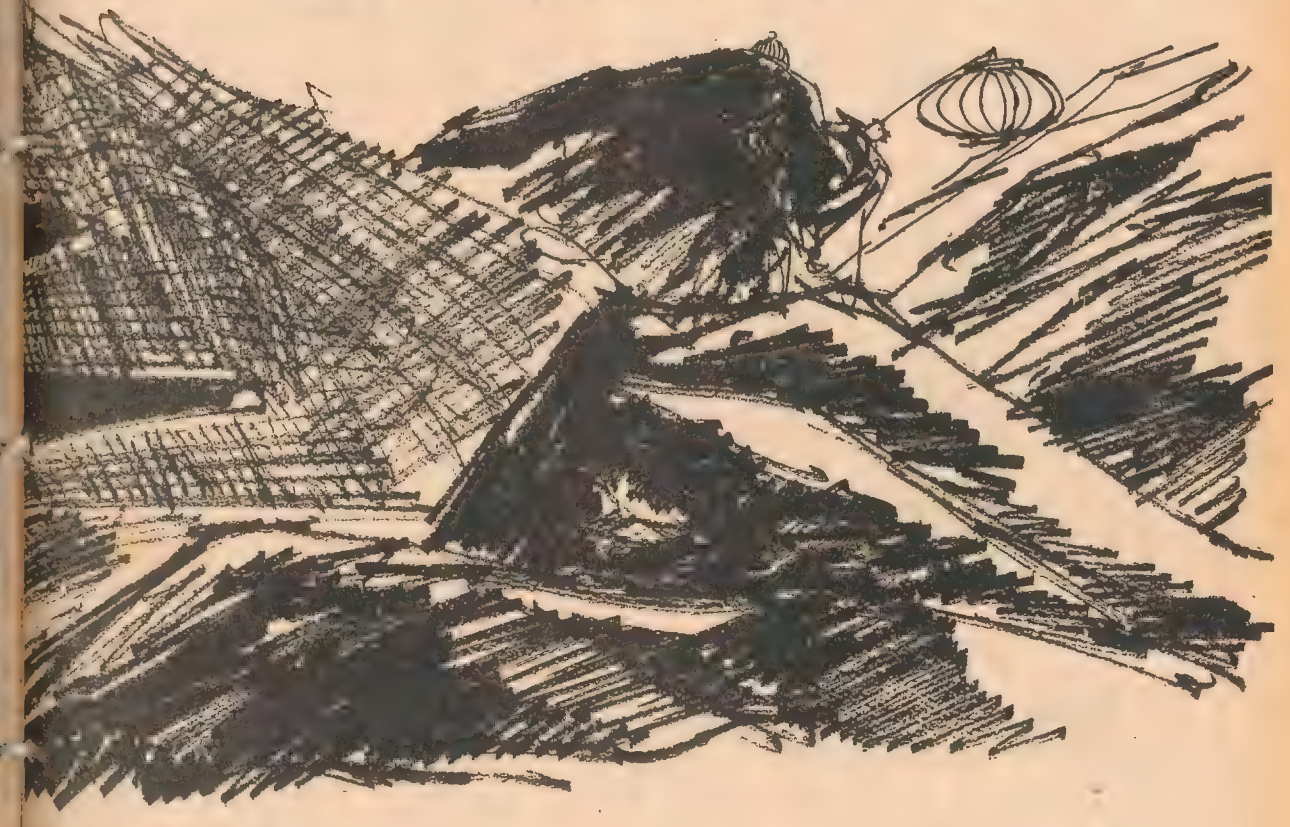
郝金堂道：「你希望她們進來，對你有什麼好處？」

（未完）

蛇丐彎喇叭故事之四

小平·文
盧令·圖

薔薇公主（一）



花香飄四野　愁霧籠漁鄉

李花凋謝，薔薇怒放，正是江南春殘夏臨的季節。玉蒼山麓下，幾乎遍地都盛開着姣艷欲滴的薔薇花。在萬縷千緋的花叢中，却有一條錯綜複雜，曲折迤邐的小徑，通往飄渺的遠處。

這兒除了漫山遍野的野薔薇外，人們很少在這條隱藏於花叢中的神秘小徑上，留下足跡。偶然有幾個不速的客人，闖到花徑中來，花兒們倒總是竭誠歡迎，並且慷慨地把沁人的芬芳贈送給每一個來訪問的人，還允許客人儘多儘少把花朶帶回到家裏去。

每當這個季節，靑年銅匠孔四全總是一年一度地陪同着他的妹妹秀娟徜徉在濃香四溢的花叢中，欣賞艷麗的景色。特別是秀娟對這些窈窕多姿的野薔薇，懷有莫名其妙的深厚感情。不來則已，一來就流連忘返。

「妹妹，天色正在一點一點暗下來，我們回家去吧。」哥哥帶着一點不安的心情說。他雖愛薔薇，不若他妹妹那樣入迷。「這兒太荒野，你不害怕嗎？」

「荒野是荒野一點，可是這兒從來沒有豺狼虎豹，我們怕甚麼呀！」妹妹只有十五歲，臉上帶點稚氣，憨笑着說，「我每年只來一次，你就讓我在這兒多呆一會兒吧！多麼甜美的花香，不多聞聞，豈不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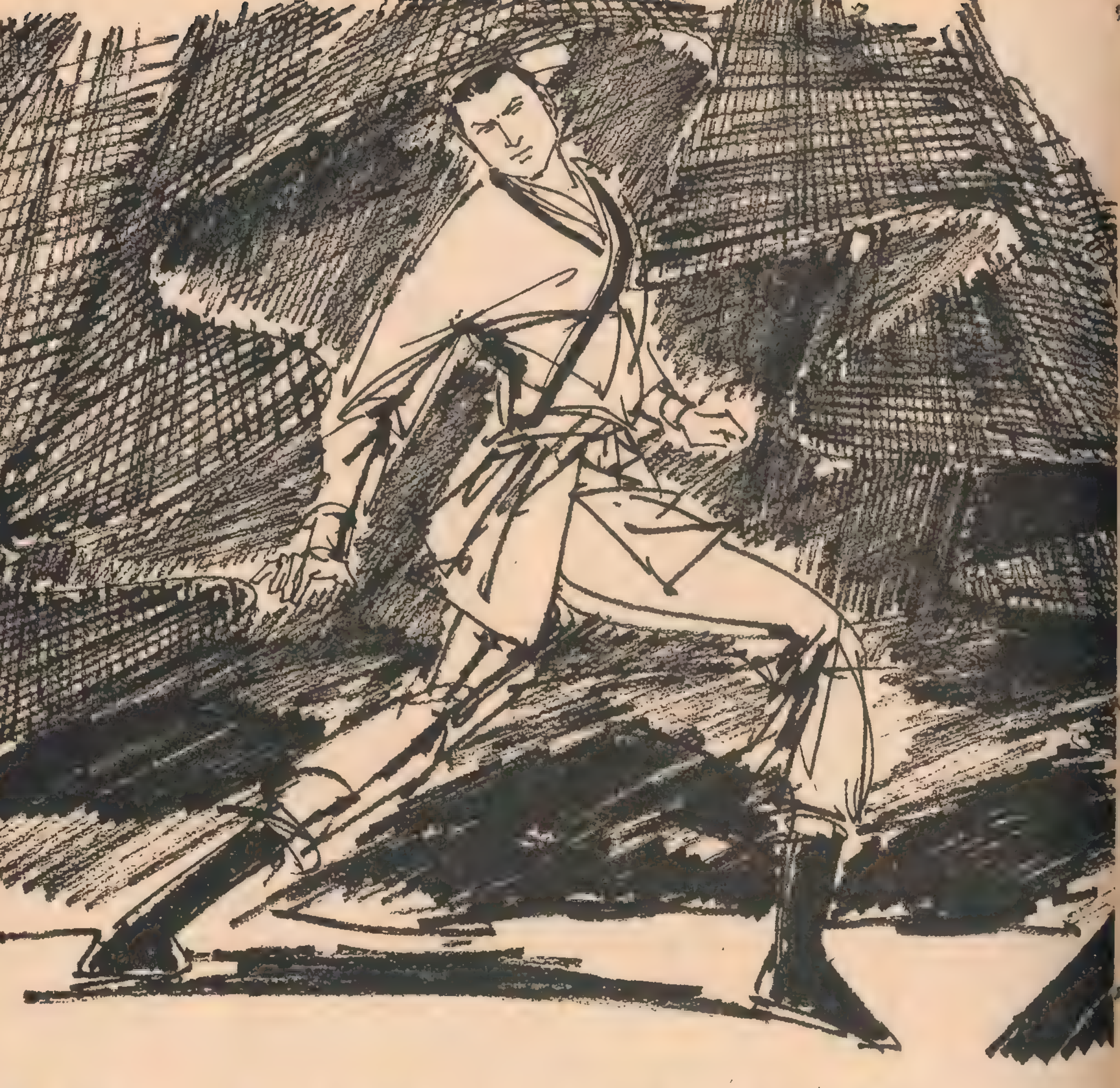
「我年年陪你到這兒來，你年年總是賴在這兒，不肯回去，」哥哥有點不耐煩。「你看嘛，天快黑啦！」

忽然，在遠處的花叢中出現了一個銀鬚白髮的老叟，手裏提着一隻沒有燃點蠟燭的燈籠，正邁着龍鍾的步伐，迎面向他們走來。

「噯喲，你們兩位可是古鰲鄉的孔師傅與秀姑娘嗎？」老叟走近他們後，站定了脚步，笑容滿臉地問。

孔四全並不認識這個陌生的老叟，但看了他身上的打扮，知道他是大戶人家的老總管，用着詫異的聲調問：「老伯伯，你怎麼會認識我們？」

「你們不認識我，我却常常往古鰲鄉去，所以早已認識你們了。」老總管邊笑邊說，「這幾天我本來想去找你們……」



孔秀娟用手扭絞着身上的一條綉着薔薇花的汗巾，儘對老總管痴望。

孔四全却急躁地截住他說：「你找我們有何貴幹？」

「噢，我找你們非爲別事，只因爲我家小姐即將出閣，我家少爺要給胞妹添置妝奩，既要精工細打許多日用銅器，又要繡製許多新衣。久仰你們兄妹兩人的手藝出類拔萃。所以我正想往古鰲鄉去找你們談談。誰知竟在這兒遇見你們，眞是再巧也沒有的巧事。」老總管解釋着，「我家主人的住宅，離此不遠，請賢兄妹立即隨我同去。我家少爺素來慷慨，你們要多少工資，他就給多少。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倘然路不太遠，我們隨你同去，亦無不可。」孔四全欣然同意了老總管的邀請。他們一向依靠手藝過日子，既有工做，那有不去之理。

「路並不遠，拐幾個彎，就到了。」老總管說着在前引路，兄妹兩人在後跟隨。

他們在花叢中穿來穿去，在曲折的小徑上七轉八繞，不知走了多少路，還沒有看見任何屋子，儘在花叢中兜圈子。

「老伯伯，還有多少路？」孔四全開始懷疑遇到了兇惡的歹人。「你說拐幾個彎就到，現在我們至少拐了幾十個彎，怎麼還沒到啊？」

「我數着呢，」孔秀娟接着說，「我們至少已拐了七十七個彎。」

「噢，噢，噢，其實路不算遠，再拐幾個彎，就可以看見我家主人那幢華麗的住宅了。」老總管狡猾地回答。

他們又走了不少路，至少又拐了幾十個彎。

這時，夜幕遮蔽了整個天空，一切都陷入墨樣的黑暗中。

老總管用火刀火石打火，燃旺了燈籠裏的蠟燭，燭火映出燈籠上「平陽王」三個篆體字來。他帶着一點抱歉的聲調說：「你們走得累了吧？好在我們立刻就要到了。」

孔氏兄妹疑慮重重，懷着極度不安的心情，默默地跟着老總管走，也不知甚麼樣的命運在等待着他們。

當他們在暗淡的燈籠光下，走出密密麻麻的薔薇花叢，來到一片平坦的場地上時，果然依稀看見了兩棵高入雲霄，葱翠的柏

樹掩映着一幢巍峨的住宅，它像一頭可怕巨獸似的，在那兒等待着他們。

「到了，到了，來，來，來，你們隨我來。」老總管說着，首先跨上了住宅的階石。

孔四全隨着老叟走上石階，孔秀娟却一級一級數着石階的層數，一共跨了十三級才到了寬廣的門階上。

他們看見兩扇掛着白銅大環的朱漆大門，緊緊關閉着，門旁還有一對莊嚴威武的大石獅。不言可喻，這是一幢豪門巨富的住宅，或者是高官顯爵的府第。他們不安的心情，格外不安了。他們怕强盜與歹人，但是更怕豪門與官僚。

老總管把他們引領到一扇黑漆邊門之前，隨後，輕輕地敲了敲門上的小銅環，清脆的噹噹聲，震破了黑夜的靜寂。

不久，黑漆邊門，像巨獸似的血盆大口那樣張了開來，從裏面走出了一個年輕的僮兒，對孔氏兄妹掃視了一眼，問老總管道：「他們是誰？」

「古鰲鄉著名的銅匠師傅與刺繡能手。」老總管說，「你到裏面去，向公子爺稟報一聲吧。」

僮兒抽身往裏去了。

老總管招呼孔氏兄妹走進屋子，並在一間小巧的起坐室內，用香茗和糖果欵待他們。

半晌，那個僮兒出來傳話。

「公子爺，請他們兄妹到書房裏去相見。」

老總管陪同着孔氏兄妹越過一條曲折的廻廊，來到一間燈燭輝煌，佈置得十分精雅的書房裏。

書房旁邊坐着一位風度翩翩，頭戴紫金冠，身穿對襟灑花繡袍，年約二十上下的公子哥兒。在他背後還站在一個年輕的青衣婢女。

他看見孔氏兄妹進來，微微向他們點了點頭說：「請隨便坐。」

孔氏兄妹在靠牆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芸香，你去請你家小姐——薔薇公主到書房裏來，親自跟這位繡花名手談談吧。」

「是，公子爺！」青衣婢女答應着快步如飛而去。

那位公子爺從書桌抽屜裏取出一大卷銅器圖樣，遞給孔四全。

孔四全看過圖樣表示，他可以在六，七十天內，按照圖樣，絲毫不爽地打好這些銅器。

那位少年公子非常高興，很順利地跟孔四全談妥一切條件，並約定次日就在這住宅後園的披屋中開工。

俄頃，先飄來一陣淡淡的薔薇花香，接着那個青衣婢扶持着一位雍容華貴，千姣百媚，天仙化人般的薔薇公主，帶着滿身醉人的芬芳走進書房來了。

她在她哥哥附近一隻椅子上坐定後，把一卷繡花圖樣，遞給孔秀娟觀看，並且柔和地問道：「請告訴我，你繡的是不是顧繡？」

「不，我繡的不是顧繡。」孔秀娟回答。

「噢，」薔薇公主的雙眉微微一蹙，「這要怪老總管的不是了。我以爲你是精於顧繡的……」

由於孔秀娟不精於顧繡，薔薇公主沒有把刺繡工作委託給她做。但是那位公子爺果眞像老總管說的那樣非常慷慨，非但預付五十兩銀子工資給孔四全，還吩咐老總管在那間小巧的起坐室中用豐盛的晚膳欵待孔氏兄妹。

老總管陪着他們一起用晚膳，殷勤地給他們斟酒，殷勤地把雞啊，魚啊，熊掌甚麼的，儘往他們的碟子裏送。

這樣美妙可口的酒餚，孔氏兄妹這一輩子還是第一次嘗到呢！

晚膳後，由於路途荒僻，老總管又把孔氏兄妹留在起坐室裏躭擱一宵。

第二天早晨，暖和的陽光照射在孔秀娟的臉上時，她才一覺睡醒，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睜開惺忪的眼睛，重新再張開來向周圍掃視，她還是感到迷惑。於是，用手揉着眼睛，第三次向周圍凝神觀察，向頭上碧藍的天空與飄浮着的白雲審視，她感到了更大的迷惑。

原來她睡在一隻青石祭桌上。不遠處是一座坍敗了的墓墳，稍遠處是斷垣殘壁，更遠處是一望無垠的荒野，山坳與漫山遍野的雜草與薔薇花叢。

她回憶昨天的遭遇，從欣賞薔薇花起，一直追溯到他們兄妹兩人，與老總管在那幢華麗的大住宅的起坐室裏，用晚膳的情景。

「啊喲，」孔秀娟驚惶地從青石祭桌上跳下來，尖聲銳呼：「我遇見了甚麼啊？華麗的大住宅呢？精雅的書房呢？小巧的起坐室呢？天仙化人般的薔薇公主呢？唉，還有我的哥哥呢？哥哥……哥哥……孔四全……孔四全……」

當孔秀娟的狂呼大喊停止後，無邊無際的荒野又恢復了它那種嚴肅而又淒涼的靜寂。她的哥哥孔四全還是飄飄渺渺杳無蹤跡！

這是一個夢嗎？她問自己。不，這不是夢，這是千準萬確的事實，唉，總究她遇見了甚麼？遇見了鬼魅嗎？

孔秀娟愈想愈迷惑，愈想愈驚慌了。她强迫自己鎭靜下來，仔細觀察週圍的環境。

在青石祭桌上橫着她那條繡着薔薇花的汗巾。她記得昨夜她親手用這條汗巾包裹五錠沉重的銀子——她哥哥的工資。當她拿起汗巾檢視時，却是輕飄飄的五隻錫箔紙錠。

在坍塌了的墓墳前，倒臥着一塊殘缺不全的墓碑。碑上還依稀可辨地刻着這樣幾個大字：「大梁……薔薇公主……墓」與這樣一行小字：「乙卯大同元年春（公曆五三五年）……」

「大梁」二字之下有四個字，已難辨認。「公主」二字之下有一個無法辨認的字，但推測起來，可以知道它是「之」字。那行小字「春」以下之字跡，也已模糊不清。

她挺了挺胸，彷彿依靠這一個動作可以製造大量勇氣來似的。隨後，挪動着戰慄的雙腿，察看了這一塊長方形的石板墓台。她在墓台的南面邊緣上重新見到了昨夜曾經見過的一對非常古老，莊嚴威武的大石獅，還看見了她親自踏過的十三層寬

闊，石階與石階兩旁兩棵高聳雲霄的葱翠古柏。可是朱漆大門，白銅大門環，黑漆邊門，都消逝不見了。

她再一次用尖銳得刺耳的聲，呼喊她哥哥的名字。

「孔四全……孔四全……孔四全……你在那裏？」

她天眞而幼稚地想靠她的呼喊，把她的哥哥從甚麼可怖的地方喊回來。她的喊聲驚醒了沉睡在雜草堆裏的小昆虫，嚇跑了正在早餐的小野兔，驚散了在樹梢上歌唱的小鳥們，震撼了屹立不動的大小山峯。可是，始終沒有把她的哥哥孔四全喊回來。

她開始拾起了繡花汗巾包裹着的五隻紙錠，在荒野裏東奔西跑，一邊漫無目標地尋找他失去的哥哥，一邊繼續瘋狂地叫喊。

本來，她是不相信無稽的鬼神的，但如今她親身的經歷，迫使她相信她遇見了鬼魅，迫使她相信她的哥哥已經被鬼魅攝去了。

遠處有二十幾個古鰲鄉的鄉民，結伴往城裏去購買東西，路過薔薇花叢，聽得這種悲慟欲絕的呼聲，就蜂擁而來。他們認識孔秀娟，見她似痴似癲地在荒野奔跑叫喊，不禁感到極大的詫異。

其中一個四十多歲的壯年漁民——鮑明達攔住了她，問：「孔秀娟，幹麼你在這荒野裏狂奔狂喊啊？」

由於悲傷，激動，恐懼，緊張過度，孔秀娟有點頭昏轉向，神志恍惚。當她看見鮑明達攔住她的去路，就使勁揪住他的胸脯，哭嚷着說：「你還我的哥哥，你還我的哥哥！」

「唉，孔秀娟，你不認識我了吧？」鮑明達驚愕地說，「你總究在這兒幹些甚麼啊？」

孔秀娟定了定神，仔細對漁民端詳了片刻，突然，鬆開了她戰慄的手，頹喪地說：「噢！你是鮑家叔叔……鮑明達叔叔是嗎？」

「是啊，我是鮑明達，你怎麼啦？」

「噯喲，鮑家叔叔呀，我的哥哥被鬼魅抓去了……」她說着，哇的一聲，痛哭起來。

「你是說孔四全嗎？」鮑明達的臉上泛起迷茫的神情。「孔四全怎麼會被鬼魅抓去？」

孔秀娟一邊哭泣，一邊講述她昨夜的遭遇。

當大家聽明白她所叙述的故事後，就紛紛議論了。

有幾個人說，世界上壓根兒沒有鬼魂，也沒有神仙。這故事太荒謬可笑，難以令人置信。多數迷信思想濃厚的人說，鬼魂自古有之，它們修煉成精，就能四出作祟。

也有些人說，孔秀娟瘋瘋癲癲，有點神經錯亂，她講的全是毫無根據的瘋話。但是，鮑明達認爲孔秀娟所講述的故事，並非完全是空中樓閣，其中可能另有蹊蹺。因此他在衆人議論紛紛中採取了實地視察的辦法。

他先跟大伙兒一同察看了孔秀娟那條汗巾中的五隻紙錠，又同往荒廢的墓園中察看了那座坍敗了的古墓。最後，又在墓園週圍二三里方圓中作了一次精細的搜索。可是，除了在一個山坳中發現幾根殘缺的人體骨骼外，甚麼綫索也沒找到。當然孔秀娟的哥哥——孔四全也沒找到，他像一縷青烟升往空中似的，就此消失得無影無踪。

熱忱的鮑明達盡了最大的努力帮助她，安慰她，還放棄了自己的事情，護送她回家。

護送孔秀娟回家去的，還有茶館老闆談永富和鄉長莫祈福的狗腿子谷盤根。

茶館老闆年約五十上下，他是鄉中傳播新聞的中心人物。無論甚麼秘密，他不知便吧，一旦讓他得悉，那末這秘密不消片刻，就成爲盡人皆知的秘密了。其他無關緊要的消息也不例外。由於他年輕時曾經當過捕快都頭，習慣於猜測那些離奇神秘的事情，所以對孔四全的無端失踪，感到無窮的興趣，在返歸古鰲鄉的途中，他頻頻向孔秀娟提出許多問題。

「那個少年公子爺講的是甚麼地方方言？」

「北方口音。」

「北方地方很大，是哪一省的北方口音？」

「我不知道，反正是北方口音。」

「薔薇公主看上去有多大年紀啦？」

「大約十七八歲。」

「美麗不美麗？」

「非常美麗，古鰲鄉所有的女人，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她。」

「她講的甚麼方言？」

「北方口音。」

「跟那少年公子一樣嗎？」

「不一樣。」

「那老總管呢？」

「本地口音。」

「平陽口音嗎？」

「是。」

「那婢女呢？」

「山東口音。」

「那僮兒呢？」

「江北口音。」

「這一家五個鬼魅說五種不同的方言，也是够奇怪的。我是不相信鬼神的，」茶館老闆搔搔自己的後腦勺子說：「你的哥哥失蹤得實在太奇怪。我認爲昨天你和哥哥在花叢中逗留時間過久，被濃烈的花香醉倒了。你嘛，就睡在花叢中做了一個夢，夢見了少年公子，薔薇公主，老總管什麼的，你哥哥却被野獸或蟒蛇吞去了。這樣推測還比較合情合理一些。」

孔秀娟暗暗尋思茶館老闆的言語，的確很合情理。她開始狐疑起來，她總究被花香醉倒在荒野裏做了一個夢呢？還是確確實實遇見了那些鬼魅？

可是那個狗腿子谷盤根却反對這種想法。

「老談，你說野獸把孔四全吞吃去了，爲什麼野獸不把孔秀娟也吞吃去呢？」谷盤根說，「還有野獸既把孔四全吞吃去，爲什麼留下五隻紙錠呢？你對五隻紙錠怎樣解釋呢？」

「這五……五隻紙錠嘛？……」茶館老闆搔着後腦勺，吶吶地一時說不上一個

所以然來。「就是這……這……這紙錠，沒有合理的解釋……也許……」

「也許什麼呢？」鄉長的狗腿子谷盤根駁倒了茶館老闆，渾身的骨頭都輕飄起來。「事情很清楚，孔秀娟確實遇見了死去已有一千多年的薔薇公主的鬼魂。倘然，孔秀娟是精於『顧綉』的話，那末，她也被薔薇公主偪去繡出嫁的新衣了。幸而，她不會『顧繡』，才死裏逃生，逃出了鬼窟。秀娟啊，你還是趕快挑一個合意的郎君出嫁吧，出了嫁的姑娘，鬼就不敢來作祟。」谷盤根輕佻地走到她的身旁，壓低嗓子說：「我的小阿娟，你嫁給我好不好？我可以保護你……」

孔秀娟臉上升起兩朵紅暈，伸出手去，使勁地在狗腿子谷盤根臉上拍的摑了一記。

那狗腿子被打得老羞成怒了，悻悻地說：「你沒有我的保護，遲早要被鬼魅抓去當奴隸。」谷盤根說完，飛一般地溜走了。

「你打得好，」茶館老闆誇讚着說，「這條可惡的走狗，應該打。他幫着鄉長欺壓鄉民，人人都想狠狠地揍他一頓。」

「這狗腿子賊頭狗腦，鬼鬼祟祟，這件怪事或許跟他有牽連，也說不定。」鮑明達說，「孔秀娟，你回到家裏看看，倘然，你哥哥始終沒返家，你就和你母親一同上平陽知縣衙門去告狀。不管你哥哥是怎樣失蹤的，一個活生生的人，忽然蹤跡不見，知縣官有責任查追這一件事的。」

孔秀娟回家後，等待了三天，仍舊不見她哥哥孔四全返家，就跟她母親孔李氏同往平陽縣衙門去告狀。

糊塗昏慵的知縣官聽了她的敘述，捻捻他的短鬚髭，把驚堂木碰得像雷響似的，打起官腔，說道：「忘八蛋，忘八蛋，混帳忘八蛋，妳的哥哥孔四全，旣被鬼魅薔薇公主抓去，就該到陰世去告陰狀。要知本縣專管陽間之事，不理陰曹地府之事。本當將妳重責，姑念妳年幼無知，免打四十大板。快快給我滾回家去，不准再來纏擾！」

孔秀娟和她母親據理力爭，要求知縣查追這件離奇的失蹤案，但終於被公差們攆出了衙門。

告狀，就這樣毫無結果。

這是崇禎七年（公曆一六三四年）春末夏初之時，明朝腐敗的封建統治政權，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時隨刻有覆滅的可能性。

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爲了爭取生存權利，正在西北與少數中原地區跟統治者的軍隊作不屈不撓的鬥爭。關外的淸兵也在展開對中原的侵畧戰爭。局勢呢，是微妙而又複雜的。

古鰲鄉是浙江瀕海的一個小鄉村。儘管整個江南地區包括古鰲鄉在內，還未曾直接受到戰事的威脅。但是，在這個偏僻的鄉村中，有種種迹象顯示出它也已感受到局勢極度動蕩不安的氣息。不管是農民，還是漁民，或者是各種各樣工匠，他們都負担起繳付比往年繁重好多倍的賦稅義務。這些賦稅好像套索一樣緊緊扣住了他們的咽喉，使他們感到窒息。而平陽縣知縣與鄉長莫祈福就是直接把套索套在他們脖子上的人。

此外，自從孔四全離奇地失蹤之後，不到半月，又接連有十幾個工匠莫明其妙地消失無蹤了。雖然平陽知縣親自下鄉來查問了一遍，但完全是敷衍性質，採取不了而了之的態度。

鄉民們惶惶不可終日，每一個人都在担憂他自己也會輪到這樣一天，像一縷炊烟似的消失在看不見的空氣中。

這天下午，始終在被通緝中的起義英雄梁晶奉了起義軍將領史固之命，化裝成一個髮鬚花白，上了年紀，名叫徐立明的舟山漁民，到古鰲鄉來訪問漁民鮑明達。

鮑明達的屋子在古鰲鄉通往縣城的大道旁邊。那是一座用竹籬圍繞着的大院子，共有九間鄉村式的磚瓦平屋，住着三戶人家，鮑明達就住在中間的三間屋子裏。

在鮑明達的臥室中，梁晶取出一封書信給他閱看。

原來，鮑明達有三個兒子，最大的一個——鮑誠參加了起義軍。現在鮑誠親筆寫信來要求他父親允許梁晶在他們家裏躭擱十數天。

這個深明大義的漁民毫不遲疑地把梁晶當作表兄弟留在家裏。

傍晚，用過晚膳後，梁晶向鮑明達打聽了一些村中的風俗人情。

隨後，又問起古鰲鄉一個老工匠方大通的情況。

「啊喲喲，老表哥，你是說那個著名的炮匠方大通嗎？」鮑明達皺皺眉說，「他在十幾天前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甚麼？他失蹤了？」梁晶的臉上掠過一陣悵惘的神色。「他怎樣失蹤的？」

「有一天早晨，他從家裏出去散步，就這樣一去不返，莫名其妙地失蹤了。」鮑明達向梁晶投了一個猜疑的眼光。

「他的三個兒子方信，方仁，方偉呢？」梁晶又問。

「也失蹤了，」鮑明達說，「在方大通失蹤後第二天，方氏三兄弟離家外出找尋他們的父親。可也是一去不返，直到如今消息全無。」

梁晶的臉上又掠過一陣惆悵的陰影，左手幾個手指捻來捻去，不停地捻動着。他靜默了片刻，又問：「方大通平日爲人如何？在鄉村中有無仇人？」

「方大通爲人正直善良，人人都很尊敬他，在這鄉村裏他是根本沒有仇人的。」鮑明達說，「不過，過去他在京都製炮局裏當技工的時候，曾經揭發過炮局督察使的舞弊行爲，結果呢，督察使在官官相護，互相包庇之下，并未因此而去職。但方大通與他的三個兒子却遭到督察使的重重迫害。而且終於被革去職位，攆出了製炮局，被迫返歸故鄉閒居。如果說，方大通有仇人的話，那末督察使就是他唯一的仇人了。」

「方大通不是還有兩個很出色的徒弟嗎？」梁晶繼續問。

「老表哥，你對方大通的情況，也相當熟悉啊！」鮑明達微笑着說，「他的確有兩個心愛的徒弟，都是很有經驗的製炮技工。當方大通父子被迫離開製炮局時，他的徒弟林績與高二發也憤而辭職，一同回轉古鰲鄉來了。其實，這兩個徒弟的技

術，遠遠不及方大通的大兒子——方信，二兒子——方仁那麼高超。而方信與方仁又遠遠不及他們的小兄弟方偉那麼精湛。據說，方偉一個人就抵得上方大通，方信，方仁三個人了。因此，這個年輕的方偉，眼睛搬到額角頂上，變得非常驕傲，瞧不起任何人，也瞧不起師兄弟林績與高二發。當然林績與高二發也跟他面和心不和，心懷不滿了。」

「這兩個人大概還沒失蹤吧？」梁晶的嘴角邊緣掛着一絲極勉强的笑意。

「高二發在四個多月前到杭州一家鐵匠舖裏去做夥計了。」鮑明達長嘆一聲說，「至於林績，就在九天之前，他們家裏突然來了一個平陽口音，銀鬚白髮，總管打扮的陌生老叟，手裏提着一隻寫有『平陽王』三字的燈籠。這老叟要問林績討還五斗白米。但林績從來沒有借過他五斗白米。於是兩人爭吵起來。終於，這老叟氣呼呼地走了。誰知第二天林績也像方大通一樣莫名其妙地失蹤！」

「嗯，」梁晶沉吟了一下，捋一捋他那些花白的假鬚髭，說：「他也是出外散步，一去不返嗎？」

「是，」鮑明達點點頭說，「他失蹤之時，他的老母正在患病。聽說現在他母親的病，有增無減，愈來愈沉重了。」

「除了這些人以外，還有別的人失蹤嗎？」梁晶的眼睛裏閃爍着迷茫而又憤怒的光芒。

「還有我的東隣——銅匠申有基在七天之前失蹤了，我的西隣——雜貨舖老闆的兄弟秦福生在六天之前失蹤了。另外還有三個木匠：邢金虎，程超云，裴阿梧，也在八九天前失蹤了。他們都是從一家小酒店裏喝了酒出來，在歸家的途中失蹤不見的。」鮑明達思索了一忽兒，繼續說：「還有鐵匠尤六根在八天之前，他們家裏也驀地來了一個平陽口音，銀鬚白髮的老總管，手中提着寫有『平陽王』三字的燈籠。向他索取欠欵。尤六根從未向他借過欵子，於是，兩人又爭吵起來。後來，老叟又氣呼呼地走了。尤六根却痴痴呆呆，在椅上獃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却突然從屋裏狂奔出去，他奔得那麼快，他的妻子與兒子都沒有能够追上他。於是，尤六根也一去不返地消失無蹤了。」

「還有誰失蹤了？」

「還有一個，我險些兒把他忘了，」鮑明達摸着自己的下顎說，「銅匠孔四全，他是古鰲鄉第一個失蹤的人。他和他的胞妹孔秀娟……」他轉述了孔秀娟所講述的故事。

「在這許多失蹤的人中，要算孔四全的失蹤最離奇神秘，也最荒唐。」梁晶緊蹙着雙眉說。

「是啊，再荒謬也沒有了，可是孔四全確確實實在這種荒謬的環境中失蹤了。」鮑明達加重語氣說，「最最奇怪的是那個平陽口音，銀鬚白髮的老總管，他出現在孔四全失蹤案中，又出現在林績和尤六根的失蹤案中。如果能抓住這個老總管，我想所有的失蹤案子都迎刄而解。老表兄，你以爲對嗎？」

「這個平陽口音，銀鬚白髮的老總管，固然非常令人可疑。」梁晶思量了一忽兒說，「但是現在還不能證明他就是薔薇公主府第中的那個老總管。至於他向林績討還五斗大米，向尤六根取欠欵，這算不了什麼，并且誰也沒有看見他把這兩個人架走。因此眼前擒捉他的時機還沒成熟。除非孔秀娟能够證明她在薔薇花叢中遇見的老總管，就是這一個專門討債的老總管，或者我們掌握了更多有力的證據，那又當別論。」

「老表兄，你意思是說，這失蹤事件，并不到此爲止，還有許多人將要繼續會失蹤嗎？」

「是，我推測它正在繼續發展下去。」梁晶像一個預言家似的說。

「不到半個月時間，已失蹤了十二個人。」鮑明達情緒激動地說，「這兒的居民幾乎人人自危，個個寢食不安。誰也不能保證他自己在回家的途中，或在街上散步之時不突然消失在空氣中。尤其懼怕碰見莫名其妙的討債人。碰見討債人，已被認爲是將要失蹤的預兆了……」

他們正在談論之時，鮑達明的小兒子十二歲的鮑評從街上匆匆忙忙奔回來，報告：「阿爸，狗腿子谷盤根與地保葛祥生到我們家來了。看樣子，爲了我們家裏來了一個陌生人，他們來調查，來訛詐銀子了。」

「沒關係，」鮑明達說道，「家裏來了一個親戚，這是極平常的事。這兩隻要錢的烏龜，要敲詐銀子，就給他們詐一點去吧。」

「不，」梁晶說，「老表弟，即使一分一厘的銀子也別給他們。那地保有沒有父親？」

「他的父親已死去二年了。」鮑明達詫異地回答。

「好，讓我來對付他們吧，」梁晶神秘地笑了一笑。

這時，院地上傳來了一陣咳嗽聲與脚步聲。

少頃，地保葛祥生，狗腿子谷盤根大模大樣闖進屋子來了。

「喂，老鮑，你家裏來了陌生人，怎麼不到我那兒去呈報啊？」地保現着滿臉公事氣色，傲慢地說。

「我的表兄剛剛到這裏，我還來不及向你報告，你這個性急鬼倒已來了，」鮑明達陪着笑臉說。

「這陌生老頭到了已有好幾個時辰。」谷盤根插嘴說。

「老鮑，你該知道，家裏來了陌生人，應立即向我報告。遲報一個時辰，罰銀一兩，遲報一日，監禁一月。你遲報幾個時辰啊？這個暫且不談，我跟你也總算是老朋友了。現在，你說吧，這個陌生老頭是誰？他從怎麼地方來的？到這兒來幹什麼？」

「他是舟山漁民，我的表兄，到這裏來探我，」鮑明達回答。

「時勢這樣緊張，遍地皆是歹人與奸細，你能够担保他不是歹人，不是奸細，也不是梁晶三喜白鶴童嗎？」

「我當然能担保，」鮑明達響亮地回答。

「那你懂規矩嗎？」地保說着兩隻眼睛盯着鮑明達死瞧，一隻手攤開着，等待

銀子。

他說的「規矩」就是銀子。

鮑明達還沒開口，梁晶捋着假髯鬚，冲着地保說：「喂，葛祥生，你這小鬼，怎麼連我徐家老伯伯也不認得了？你的父親借了我二十兩銀子，一直沒有還。我本來也要來找你。你父親死了，這筆債該你還了。來，把銀子拿來吧！」

「甚麼？」地保葛祥生的一對眼睛瞪得像銅鈴似的，怔住了。

「別裝聾作啞，我有你父親的親筆借據，父債子還，天公地道，你若不還，我跟你到平陽縣去打官司。」梁晶一本正經說着對狗腿子谷盤根瞅了一眼，「啊喲，你這小子也來了，我記得你也欠我五斗大米，快快還米來。倘若不還，我到城隍廟去告你陰狀……」

谷盤根渾身好像被澆上了一盆冷水，身體不住哆嗦，一邊拉着地保葛祥生往外跑，一邊囁嚅地說：

「走，走，走，我們快到觀音堂裏去燒香，免免晦氣。」

兩個專門欺壓鄉民的壞蛋，被梁晶這一捉狹的妙着擊中要害，嚇得抱頭鼠竄而去。

鮑明達一家人，却笑得前仰後翻，嘴吧也險些兒笑歪。

次晨，天際微露曙色，突然，從遠處飄送過來一陣斷斷續續，模糊不清，像叫魂一般的呼聲。

這呼聲漸漸自遠而近，并且依稀可以辨聽它的字眼。

「申……有……基……回來……了…申有基……回來了……申小基……快……來……申……」

鮑明達一家人和梁晶都從床上竄跳起來。

東隣申有基的父母，妻子，兒子小基也聽得了，他們失蹤已久的親人的呼喊聲，十五歲的申小基和他的祖父首先穿好衣服，向屋外奔去，迎接他們的親人。西隣秦家的人也被這種意想不到的呼聲，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大伙兒在院子門口歡迎失蹤脫險回來的人。

申小基和他的祖父，飛快地向那條蜿蜒如帶的黃土路上，一個搖搖幌幌的黑影猛奔過來。

灰藍的天空，正在漸漸明亮起來，路上搖幌着的人影與小基他們的距離也漸漸縮短了。

終於，他們看見失蹤已七天的申有基重新回家來了。但他一句話也沒說，就昏厥在親人們的懷抱中。

他們把他抬到屋子裏，躺平在床上。人們七手八脚地給他灌薑湯，灌米湯什麼的，也有人在他耳邊窮喊，也有人用指甲掐他的人中（人中，是嘴上鼻下一個經穴），那種忙亂的情景，簡直難以描繪。

梁晶走到床邊，在他腕上診了一忽兒脈，退出屋子對鮑明達說：「這鄉村有藥材舖嗎？」

「有一家很小很小的藥材舖。」

「有人參賣嗎？」梁晶問。

「沒有，但是，這兒有一位薛醫生，他家裏可能有人參。」

「你去問薛醫生商借二兩人參，愈快愈妙，」梁晶匆匆急急說：「這個申有基雖然回來了，但立刻就要動身走了。如果給他灌下一點人參湯，也許能挽留他在人世多躭待片刻，從他嘴裏探到一些失踪案的綫索。」

鮑明達飛一般地往薛醫生家裏去了。

在古老的，傳統的民間急救法急救之下，昏厥過去的申有基突然甦醒轉來了。他睜大着一雙黯淡無光的眼睛，掀動着兩片乾燥的嘴唇，可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終於他耗盡了全身的殘餘力量，說出兩個字來：「喝……雨……」

「喝……雨……怎麼樣？」他的妻子問。

申有基闔上眼睛沒有回答。永遠沒回答了。

之後，是一片非常悽慘令人心酸的哭聲。

當鮑明達在薛醫生家裏借了人參回來時，申有基已斷氣很久了。

「老表兄，申有基說出甚麼綫索沒有？」鮑明達問。

「他說了兩個字：『喝……雨……』」梁晶回答。

「這是什麼意思呢？」

「天曉得這兩個字有什麼意義！喝嘛，要末喝酒，要末喝茶，雨怎麼喝呢？」梁晶現出一絲惆悵的微笑。說：「他的家屬給他換衣服時，發現他渾身上下都是皮鞭抽打的傷痕。此外，還有許多被石頭擦傷和撞傷的痕跡。」

「這很明顯，申有基是遭受到了私刑拷打。」

「是，他遭到了皮鞭的毒打，但他非常勇敢，沒有向拷打他的魔鬼屈服。經過頑强的鬥爭後，他終於逃出了魔窟。遺憾的是，他受傷過重，竟因此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魔窟？在哪裏？」鮑明達激動而憤慨地問。

「魔窟在何處，我無法肯定。」梁晶習慣地捻着手指說，「不過，可以推測它是在山上。因爲勇敢的申有基是從山上滾下來的。」

「你怎麼會知道，他是從山上滾下來的？」

「他身上除了皮鞭抽打的傷痕以外，其他的傷痕，就是在上滾下來時所造成的。」梁晶說，「我想和你一同去看看薔薇公主的墓地，再去訪問一下老炮匠——方大通的家屬，如果時間有多餘，還想看看整個古鰲鄉的風光。」

「這幾天，我不出海捕魚，正閑得無聊，」鮑達明欣然地說，「你要到哪裏，我就陪你到哪裏。我希望你能協助我揭穿這失踪案的內中黑幕，否則，古鰲鄉居民的寧靜生活，將被妖魔鬼怪破壞得不堪設想。」

「老表弟，不瞞你說，我就爲了方大通父子四人而來的。既然他們已經失踪，我就必須把他們找尋回來，」梁晶的臉上閃過他那種堅定不渝的神色。「一天不把他們從魔窟中找尋回來，我就一天不離開古鰲鄉。」

整整一個上午，鮑明達陪同着梁晶視

察了薔薇公主的墓地，訪問了方大通的家屬，遊覽了整個古鰲鄉的大街小巷。午膳後，他們來到了海灘邊上。

遠處沙灘上擱着數十艘大小不一的破舊漁船。藍色的海水一陣又一陣地冲上沙灘，濺起了無窮無盡的銀色水花，這些水花又好象連接成一條長長的，銀光閃爍的絲帶，把那些滾動的波浪給攔阻住了。

在遙遠的波濤中，隱約起伏着若干小黑點。有時好像被海水吞沒了，有時又好像被海水輕輕地拋了起來。

「那是島嶼嗎？」梁晶指着海中那些小黑點問。

「那是鹿兒島，那兒大大小小的島嶼至少有二、三十個。幾個比較大的島上，也住着些漁民，至於那些土墩似的小島，那就荒無人跡了。」鮑明達告訴梁晶。

「老表弟，你的漁船在哪裏？」梁晶問。

「一艘最小的船——東邊第五艘，就是我的船了。」鮑達明指着淺灘上那些漁船說，「我第二個兒子鮑誼，這幾天正在船上修補漏洞。」你想到那些島嶼上去看看嗎？」

「暫時不想去，」梁晶和鮑明達一邊沿着沙灘上漫步走去，一邊若有所思地談論着。「老表弟，你有沒有感覺到，方才我們去訪問方大通的家屬時，除了方大通的老妻，臥病在床，我們沒有見到外，他家二房的兒媳對我們的訪問，并不表示歡迎，甚至非常冷淡。那二媳婦一言不發，捧着他三歲的孩子瑰寶，好像捧着無價之寶似的，那大媳婦則用手帕掩着臉蛋，我們問一聲，她就答一言，顯示出一種很大的不耐煩……」

「我倒不大覺得，」鮑明達說：「也許由於她家的男人都失蹤了，我和你又都是男的，而且你又是陌生人，他們恪守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所以不敢跟我們多說多話。」

從海邊回去，他們走近一條最熱鬧的街道時，碰見了一個青年漁民。

「鮑家叔叔，鄉長莫祈福派人到你船上去找你，要你立刻到他家去談話。」青年漁民通知他。

「好吧，我立刻就去，」鮑明達回答着。

青年漁民匆匆往別處去了。

梁晶輕輕地對鮑明達說：「大概又爲了我這個陌生人的事。你看情況隨機應變吧，我可以立刻離開你的屋子，決不使你爲難。」

「唉，老表兄，你說哪裏話來，你儘管就在我家裏，天大的風險，由我來承担。」鮑明達語氣堅定地說：「你先回家去，我到鄉長家裏去一次，回頭再見吧！」

他兩人分手之後，鮑明達邁着匆急的步伐往鄉長家裏去了。梁晶嘛，悠閑自若，在鬧街上緩緩移動。當他剛走完這條鬧街，拐入一條橫巷時，有兩個奔跑如飛的孩子，在他身上猛烈地撞了一下，梁晶屹立未動，兩個孩子却都跌倒了。

他把他們攙扶起來，對他們一看，啊！不是別人，正是鮑明達的小兒子鮑許和西隣秦家的孩子秦坤。

「撞痛了嗎？」他問。

「喔，徐家伯伯，是你，」鮑許興奮地說，「快跟我們一同去看那個平陽口音，專門討債的老總管。」

「老總管在哪裏？」梁晶問。

「他到鰲尾灣鐵匠孟律的家去了，」鮑許解釋：「秦坤在路上看見他，就暗暗跟隨在他背後，看見他走進了孟律的院子，就奔回來給我送消息。現在我和他就是奔向孟律家去，看看那個逢人便討債的老總管。」

「你們兩人中，最好有一個人去把孔秀娟喚來，讓他認認這個老總管。」

「我去。」秦坤說着飛也似的去了。

梁晶和鮑許便向鰲尾灣奔去。

鐵匠孟律的屋子，跟鮑家的屋子大同小異，也是一院三戶，四週圍着爬滿牽牛花的竹籬。孟律住在中間，左右還有兩家隣居。

梁晶和鮑許趕到時，孟律家的雙扉半開半掩。隣居們懷着矛盾的心理，聚在門旁窺探動靜，他們想逮住這個不祥的討債人，但又怕逮不住他，反而遭殃，因此有點遲疑不決。

梁晶從半掩的門戶中張望進去，看見那個銀髯白髮，手提「平陽王」燈籠的老總管，正在用平陽口音跟鐵匠孟律爭吵，他要問孟律討還四十九斗大米。孟律說，沒有欠他四十九斗米。他要拖孟律到城隍廟去打官司，孟律不肯去。兩個人就這樣在爭爭吵吵。孟律的妻子李氏，抱着一個三歲的孩童，也在分辯，沒有借過任何人的債。

這時，秦坤拖着孔秀娟氣喘嘘嘘地奔來了。孔秀娟的眼光，向那個銀髯白髮，手提「平陽王」燈籠的老總管望去，立刻喚起了她的記憶，她重温舊夢似的，看見了那夜在起坐室裏，慇懃欵待她與她哥哥的那個老總管……

「這個銀髯白髮的老總管是否就是那夜你們遇見的那個老總管？」梁晶輕輕地問孔秀娟。

孔秀娟沒有回答，兩隻眼睛盯住了老總管一霎也沒霎。

「是不是他？」梁晶又問。

突然，孔秀娟像發狂似的，推開擠在門旁的隣居，一邊向屋子裏猛撲進去，一邊銳聲叫嚷：「你這老賊，還我的哥哥，還我的哥哥！」

那老總管看見孔秀娟向他撲去，哈哈大笑地把身子往斜裏一閃，揮動手中的燈籠，朝屋子後邊揚長而去。

後院竹籬門外，是一條溪河的支流。當孔秀娟追到溪河旁邊時，那個穿戴着胖頂羅帽直身的老總管，已駕了一葉小舟渡過溪河，飛快地向北而去。

孔秀娟沒有船可以渡過溪河，便朝南奔跑，從遠處一座石橋上繞到對岸去。這樣一往一返，她跟那個老總管的距離，至少已隔開了一里多路。但是，她還是如痴如癲地緊追不捨。

梁晶深怕孔秀娟被老總管誆去，所以緊緊跟在她的身後。

鮑許和秦坤兩個孩子，也緊隨跟在梁晶的背後。

那個老總管雖然銀髯白髮，老邁龍鍾，但脚步輕疾如飛。沒有多久，他已和追

者相隔三里之遙。孔秀娟等人只能看見他模糊的背影了。

梁晶囑咐鮑評，秦坤保護着孔秀娟回轉家去。他一人加快脚步，追趕老總管去了。

梁晶的輕身奔跑功夫，固然不同凡響，誰知老總管的奔跑功夫，也不輸於梁晶。他們一口氣奔跑了十多里路。路，愈跑愈荒涼崎嶇。不久，就奔上了玉蒼山南山麓那條人跡罕至的，陡削的山坡上去了。兩者之間距離，還有一里光景。

如果梁晶追慢一點，那老頭也跑慢一點，梁晶追快一點，那老頭也跑快一點。他們不即不離地奔跑着，不知不覺地奔到一個山坳裏去了。

這時，夕陽西沉，暮色茫茫，黑夜即將來臨。

老頭似乎顯出了疲憊的姿態，速度正在逐漸減低。梁晶呢，雖然化裝成一個鬢髮花白的老年漁民，但實際上年輕力壯，功夫又深，脚步依然輕快如恆。不消片刻，兩者之間的距離，已縮短爲半里了。

他們是在一條狹窄如帶的山坳中奔跑。兩邊是高峯削壁。如果按孫子兵法來講，梁晶在這種地理條件下，追趕老頭是一件錯誤而又違忌之事。只要老頭在這狹窄地帶，設下隨便什麼埋伏，梁晶就大敗虧輸。假設梁晶是一支軍隊的話，那就是全軍覆沒，片甲不回，正像曹操的軍隊被諸葛亮誘進博望坡，燒得乾乾淨淨一樣。

可是，梁晶一門心思，只顧追趕這個神秘的老頭，什麼危險也沒想到。天色愈來愈灰黯，山坳地勢險惡，到處是雜亂無章的奇樹怪石。黑黝黝，陰森森，看上去好像是一羣羣的魔鬼，攔住去路，要跟人斷殺似的。稍微不慎，就有被絆倒之虞。

當老頭奔到山路盡頭，不能再向前奔時，就拐彎不見了。梁晶使勁趕上去，也拐了一個彎，只見那老頭正在前面奔跑，頻頻嗆咳，脚步也愈跑愈慢，兩者之間距離只有百步左右了。他手裏那盞燈籠不知在什麼時候已點了，發出了黯淡的亮光。梁晶尋思：「夸父逐日，果然有點不自量力。我學了這身了不起的輕身縱跳奔跑功夫，如果追一個老叟還追不上，豈非天大地大的笑話？」

狹窄如帶的山路盡頭，矗立着一座寺院的山門。看樣子，已是山窮水盡，到了終點，再沒有路可供他們兩人馳騁了。

那老頭跑到山門前，猛地揚聲大笑：

「呵……呵……呵……」還用手對梁晶招招說：「來啊，來啊！」

隨後，推開山門，隱沒在門的那一邊了。

梁晶連竄帶縱，轉瞬，追到山門之前，推開山門，一個箭步跳了進去。

他本來以爲山窮水盡，無路可通，老頭逃到寺院裏，也就成爲甕中之鼈。焉料山門之內，柳暗花明，另是一片遼闊的天地。

原來，這是一片扇形山地，山門設在最狹窄的扇柄尖端，山門之內左右縱橫伸展開去的山地，就像一柄展開着的摺扇一般。不遠處，有一座焚毀了的寺院，斷牆殘壁，焦木碎瓦，滿目凄涼。

遠處，橋木茂盛蓊鬱，山坡錯綜，山巒連綿，山峯高聳，一望無垠。

天際繁星點點，一輪明月剛從東面的山峯間露出它的臉龐來。

最使梁晶感到迷惑的是，那個穿戴羅帽直身，手提燈籠的老總管，已在兩里外的山坡上，飛快地向一個山峯奔去。

突然，老頭又揚聲大笑，又對梁晶招手了。

「呵……呵……呵……來啊，來啊！」聲音劃破黑夜山坳間的死寂，從遠處飄送過來。

未幾，那老頭已翻過山峯，消失不見了。

梁晶逗留在瓦礫堆旁，決不定：追？還是不追？那老頭不可思議的奔跑速度，已把梁晶自以爲了不起的奔跑功夫，遠遠拋在後面了。縱然去追，也追不上他。

梁晶正在徬徨，頻頻捻着他的手指時，更高更遠的兩個山峯之間，又出現了手提燈籠的老總管。他正在向一個最高的山峯奔去。梁晶依稀可以望見老頭揚聲大笑，并且對他招手姿態。

「呵……呵……呵……來啊，來啊！」聲音在萬籟無聲的肅穆中，從遙遠的山峯間隱隱約約地飄蕩過來，聽了令人有虛無飄渺之感。

不久，老頭在最高的一個山峯頂上出現了。

如果，他不提着燈籠，梁晶已無法辨認山峯頂上這一小點黑影，就是這個神秘莫測的老總管。

「呵……呵……呵……來啊，來啊！」聲音似有似無地在黑夜的靜空中繚繞。

驀地，提燈籠的老總管離開山峯，竟在空中飛翔起來，就像鳥兒們在空中飛翔一樣，愈飛愈遠，終於消失在黑暗的夜空中了。

這一切情景，宛如濃厚的迷霧，緊緊把梁晶裹了起來。他感到頭腦昏沉，思潮紊亂。終於，心煩意躁地離開了瓦礫堆，跨出了那扇山門，循原路走出山坳去。

當他剛走出山坳的狹窄出口，踏上山坡之時，意想不到地又看見那個在空中飛翔的老總管提着燈籠，在山坡上緩緩地移動着，那種悠閒飄逸，充滿嘲笑的姿態，簡直難畫難描，又令人惱怒難忍。

梁晶撒開腿，向老頭衝刺過去。

「呵……呵……呵……來啊，來啊！」老頭又揚聲大笑，向他招手了。

梁晶跑了沒有多少路，只聽嘎吱一響，整個身體被堅韌的魚網網住了，而且還被高高地懸吊在半空中蕩來蕩去，同時又不停地旋轉着，把梁晶轉得昏頭昏腦，連東西南北也辨認不出來了。再看那老總管時，却又消失不見了。

不知過了多久，那魚網停止了旋轉，也漸漸停止了蕩動。

梁晶發現自己陷落在一隻堅韌的網袋中，失了自由。

× × ×

鐵匠孟律家裏的寧靜生活，由於討債老叟的出現，被攪得六神不安，手足無措了。孟律的妻子李氏抱着三歲的兒子——孟銀寶，儘在屋裏打轉，嘴裏喃喃地自言自語：「現在怎辦呢？怎麼辦呢？這個討債人來向你討債，就是你將要失蹤的不祥

預兆啊！怎麼辦呢？」

孟律愁面苦臉地安慰他的妻子：「沒有關係，只要我足不離戶，就在家裏，我怎麼會失蹤呢？」

「這個莫名其妙的討債人是個魔鬼，」孟妻李氏惶惶然地說。「它在哪家出現，這一家的當戶人就將失蹤，屢試屢驗。儘管你足不出戶，也沒有用，你仍然會像一陣炊煙似的消失不見的。」

左隣販鷄蛋商人常安心，右隣香燭店老闆牛太豐，懷着見義勇爲的好心腸，走進屋子來對他們夫妻倆說：「我們有兩個辦法，可以破那魔鬼的邪法，邪法一破，人就不會失蹤了。」

「邪法怎麼破呢？」孟妻李氏殷切地問。

「到我店裏去購買一對斤通大蠟燭，一股安息香，二十串元寶，五百卷心經，對天祭祀一番，保管就把邪法破了。」香燭店老闆牛太豐說。

「對啊，再殺一隻大雄鷄，把鷄血灑在前後門上，把鷄腿，鷄翅，鷄身分給左隣吃，鷄頭，鷄屁股分給右隣吃，鷄什你們自己吃，這樣就把邪法破了，人也不會失蹤了。」蛋販子常安心說。

「只要法子靈驗，保証孟律不失踪，化掉一些錢，我也情願，」孟李氏說，「我倒怕這兩個法子，一個也不靈驗，這些錢豈不化得冤枉？」

「你採用了這兩個解禳法，保証你的丈夫不會失踪，不靈，一文錢也不要你化。」香燭店老闆牛太豐說。

「對啊，不靈，一文錢也不要你化。」蛋販常安心說。

「這就好了，」孟氏臉上現出了寬慰的氣色。「牛老闆，這些香燭，元寶什麼的，先在你寶店裏賒吧。」

「先賒一賒沒有關係，過幾天你還我就是了。」牛太豐把話講僵了，不得不答應她的要求。

「那個自然，」孟李氏接着說，「喔，還有大雄鷄，常老闆你賒一隻大雄鷄給我吧！」

常安心的話，也講僵了，只好賒一隻大雄鷄給她。

孟律反對這種無聊的把戲，但是在他妻子的堅持下，這兩個預防失踪的措施，立即在孟律的屋子裏實行起來：桌上紅燭高燒，爐中香烟繚繞，紙糊的元寶與心經在盆中焚化，大雄鷄的鮮血灑滿了前門與後門，煮熟了的鷄翅，鷄腿，鷄身送到左隣常安心家裏去佐晚膳，鷄頭與鷄屁股送到右隣牛太豐家裏去當酒菜。

香燭店老闆的妻子牛皮氏，倒是一個非常講究實際的女人，她啃着鷄頭，担憂這兩個荒唐的辦法，不能防止孟律不失踪。她要牛太豐與常安心兩人到孟律的屋子裏去看住孟律，不讓他被魔鬼抓去。否則，斤通大蠟燭什麼的，只換一個鷄頭，一個鷄屁股，豈非損失不貲嗎？

牛皮氏還建議了一個確實有效的失踪防止法：那就是用粗繩索，把孟律捆綁在靠椅上，再把靠椅捆綁在屋柱上。這樣做了之後，如果孟律還會失踪的話，那末就連靠椅，連屋子一同失踪吧。人力已無法挽回了。

牛太豐想想，倒也不錯，他跟常安心提出的辦法，本來是騙人的玩意兒，目的只想推銷自己的貨物，現在經他妻子提醒，就拉着常安心到孟律的屋子裏去做一個確實有效的預防工作了。

孟律竭力反對這種做法，可是他的妻子李氏愛夫心切，爲保証他丈夫不失踪起見，她非但贊成這個有效辦法，還親自把她丈夫結結實實捆綁在屋柱上。這一捆，就使孟律毫無動彈餘地，只剩下兩條臂膀還稍微能活動活動。

夜闌人靜，枯坐無聊，李氏用高粱酒與炒鷄什來欵待客人。孟律坐在中間，牛太豐與常安心分坐左右，他們三人喝喝高粱，吃吃炒鷄什。聊聊山海經，倒也不感到寂寞。

前後門都閂上了雙重門閂。孟李氏拿了一柄切菜刀，看住了前門。牛皮氏拿了一把劈柴刀看住了後門。

時間不停地逝去，夜愈來愈深沉了。

在灶披間裏看後門的牛皮氏第一個坐在椅上打瞌睡了。在客堂裏喝酒的牛太豐與常安心也感到非常疲憊，眼睛裏已凝結了濃厚稠黏的睡意。但是，他們必須看住孟律，也就是說，必須看住自己的利益——斤通蠟燭等與大雄鷄，他們拚命熬着疲倦，不敢打瞌盹。

誰知熬到三更三點，他們看見孟律捆在椅上，睡得很濃，看見孟李氏也靠在椅上大打瞌盹，這使他們的疲倦，更猖獗了。沒有多久，牛太豐與常安心也打起瞌睡來了。

當天際微露曙光之時，牛太豐坐在椅上衝呀衝的微微睜開眼睛對孟律掃了一眼，只見孟律依舊被捆綁在靠椅上酣睡似死，一動也不動。他重新闔上眼睛，又重新睜開眼睛，這時，他看見孟律正在漸漸起變化：首先孟律的腦袋隱沒不見了，接着兩條臂膀不見了，然後，整個身體不見了，終於，孟律消失無踪了。他大吃一驚，用手揉了一揉眼睛，振足精神，睜大眼睛，對中間那隻靠椅上觀看，嘿，捆綁在椅上的那裏是人？它不過是一條有點像人的破棉被！

「孟律失踪了！」他本能地從椅上跳起來叫喊，「孟律失踪！」

這一喊，把常安心，孟李氏與牛皮氏都從瞌睡中喚醒了。

牛皮氏發覺孟律已經失踪，知道斤通大蠟燭什麼的都完蛋了，氣得臉如土色，心痛如絞。常安心也在心痛他的大雄鷄。孟李氏發覺自己的丈夫，在這種嚴密的防衞下，仍舊不能逃避失踪的厄運，而放聲痛哭。

常安心沮喪地追問牛太豐：「孟律怎樣失踪的？」

牛太豐敘述了他親眼目睹孟律漸漸消失無踪，變爲棉被的情景。

之後，他們察看了關閉得很正常的前後門，搜索了整個屋子，派人四出尋找失踪之人，大大地忙亂了一陣，這才死心塌地肯定孟律已在不可思議的情況下消失無踪了。

這件帶有濃厚神秘氣息的失踪案，在小茶館老闆談永富的努力下，不到幾個時辰，已傳遍整個古鰲鄉了。（未完）

精選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自雪山返回二王廟，晤見荆方和齊鴻，知道荆、齊二老已自峨嵋盜得掌門令符，謝雲岳遂改裝中年文士，以謝雲岳師叔岳雲的身份，前往峨嵋，這時峨嵋掌門金頂上人正因失去掌門信符，失去施刑權力，爲曼因師太等迫他讓出掌門職位，交由四長老暫攝，岳雲來到，說明代謝雲岳前來，並宣稱曾盜去掌門令符，如金頂上人能以武功將他折服，當將信符交還，金頂上人約他晚上動手相搏，那晚，岳雲至金頂赴約，知客僧說金頂上人在千佛頂候駕，岳雲出言譏諷，知客僧怒聲相責——

多情空餘恨　火海奈何天（大結局）

岳雲劍眉一挑，冷冷說道：「你倒好大的口氣，金頂這老尙還是膺掌峨嵋掌門麽？」

那僧人不禁楞住，答也不是，不答又不是，這金頂上人失去令符，已失去了掌門之位，是與否却有大不敬不罪。

岳雲見這僧人面色變得難堪之様，故作不知的追問道：「你這是怎麽啦？什麽人使你噤若寒蟬？」

僧人大怒道：「施主無端嘮叨，小僧拚受重責就此告退，請施主自去千佛頂便了。」

岳雲哈哈大笑道：「你道岳某非面見金頂賊禿拚個你死我活不可麽？」說完，轉身就待走去。

那僧人不禁大急，忙道：「岳施主恕小僧鹵莽無禮，小僧前頭引路了。」急掠越在岳雲頭裏，快步如飛行去，不時回首觀望。

岳雲笑了笑，隨着而去，翻過兩座峯脊，到達一座絕頂之上，只見那僧人佇立停身，他回頭望了望，不禁詫異道：「這裏就是千佛頂麽？」

那僧人用手一指對峯，道：「那面才是！」

岳雲循指望去，只見相距廿餘丈外有座高插雲霄的陡峯，星月映照下，只因樹木蓊翳，仍然黑壓壓的一片。

自己立足之絕頂，脚下削壁千丈，危壑塹淵，非但無路可藉以前往千佛頂，而且飛鳥亦難越，遂冷笑道：「你爲什麽不走？」

僧人答道：「千佛頂例爲禁地，小僧不敢妄登。」

「那麽如何走法？」

「岳施主功力超絕，豈不見這絕頂有兩條鐵索直到對嶺嶺腰？」

岳雲不禁一愕，窮極視力望去，果見兩條細如兒臂的鐵索延伸對面峯腰，一上一下，可攀手踏行，然大風勁疾，搖擺不定，暗道：「這內中必有詭謀。」緩緩轉面向那僧人望去。

僧人一與岳雲冷電寒芒相觸，由不得泛出一股寒意，心神爲之一顫。

只見岳雲冷冷說道：「除了這兩條鐵

索外，就另無路徑可資登上千佛頂麼？」

那僧人答道：「另有上得千佛頂陡坡，不過百年來相例爲禁，妄登者死，本門弟子能由此條索道登上佛頂者，除了掌門人外，不得一見，並非本門無人，只緣恐誤犯禁例，是以羣相戒足。」

岳雲輕笑道：「這樣說來，想必你身蘊武功不錯，煩請引路，岳雲保着你安然無恙下得千佛頂。」

那僧人聞言，不禁臉色大變，眼中頓露恐懼之色，惶悚答道：「小僧微末武技，何能攀越鐵索飛渡，岳施主取笑了！」

岳雲冷笑一聲，手出如風，疾點向僧人「氣海」穴，僧人哼了一聲，當即暈死倒地不起。

天風洶湧，萬樹生嘯，宛如怒潮澎湃，呼吼震耳，那兩條鐵索急劇飄蕩，來回上下波動不已。

岳雲打量了這鐵索兩眼，暗暗忖道：「這必是金頂賊禿安排的詭計，自己一攀至中途，兩端暗中伏着的能手，將索砍斷，將自己跌個粉身碎骨，葬送於萬丈絕壑之中，這賊禿主意太以惡毒，幸虧自己識破詭計，把此僧點倒，斷除一端後患，但另端呢？……」

不禁躊躇無計，大感爲難之極，猛一轉念，道：「似此首鼠兩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兩者之距，不過二三十丈，以自己『凌空虛渡』，『天龍八式』精奇無比，不難飛渡，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趁着他們未來及將鐵索劈斷時，已躍登彼岸，豈奈我何？」

忖念之際，目光落向絕壑之下，雖在夜晚，但有濛濛蟾輝之下，仍隱約可辨，只見下臨無地，谷風急勁不禁目駭神搖。

他微生氣餒，舉棋不定，半晌忖道：「其實由別途登上千佛頂還不是一樣，但又何必讓金頂賊禿小覷於我？」不由激發萬丈雄心，暗中默計自己飛渡對岸步驟。

心計一定，突然一式「潛龍升天」斜飛而起，穿空激射，閃電之間，已躍離絕頂七八丈外。

只見他身形一平鐵索，雙足交互一踏，「雲龍翻身」，全身一個急劇滾轉，又自穿出三四丈遠，驀地身形一弓，頭下足上，雙臂伸出，欲待沉落鐵索時，忽聞大風飄來一陣語聲傳入耳中：「好玄妙的天龍身法！」

他不禁大駭，眼角瞥見所離絕頂之上，突然躍起一條黑影，帶起一道光華奪目的青芒，向鐵索劈去。

跟着，另端又是一道光華昇起，這正是千鈞一髮，生死決於俄頃之際。

好個岳雲，臨危不亂，在兩道劍芒剛劈未劈之際，右手五指已攫及鐵索，借力一彈，疾射而出，兩條鐵索頓向茫茫無底深淵中飛落。

岳雲射出之勢，疾如奔電，向千佛頂峯腰一塊突出巨石撲去。

他身離這塊大石兩三丈高時，眼前三道劍芒飛捲而至，寒氣森森，破空輕嘯。

此刻，岳雲已置身危境，顧不得不能殺生之誡，雙掌急揮而出，凌空罩下。

三聲淒厲慘嗥頓時騰起，劍光一斂，只見三條身形翻出石外望絕壑之下落去。

岳雲已飄身落在大石上，想起方才驚險情景，不禁冷汗涔涔。

心驚方定，仰面深深打量一眼，只見斜斜峭壁之上滿山藤蘿小樹，除由此攀登外，別無他途可循，不由暗歎道：「金頂賊禿端的惡毒陰險，欲制自己於萬刼不復之地，攀上未必平安無事，由此距千佛頂上至少百丈高下，這比適才凌空飛越更爲艱險。」

苦苦思索，欲忖出安然登上千佛頂之策，忽然靈機一動，心說：「方才被自己震飛的三人，他們一定有秘徑出入，萬一猝襲自己不成，也可安然而退。」他心想着，銳利的目光四處搜索，藉着朗澈的蟾輝在突出大石方圓十丈之內細心尋視，一絲可疑的痕跡都不放鬆。

一盞熱茶時分過後，突然發現石旁二縷山藤附葉有數處磨脫痕跡，顯然是執手着力所致，可是兩莖山藤垂向石下，不禁起疑，心說：「難道這石下另有秘徑？」

這一起疑念，手如電光石火般向山藤抓去，手攫緊後躍身一盪，目光飛落在石下。

他目光銳利，已瞥清石下有一丈許方圓的洞穴，趁着回盪之勢，疾如鷹隼般飄射入洞，頓時眼前漆黑一片。

岳雲小心翼翼躡步入洞，只覺愈進入愈是逼仄，陰氣森森。

洞徑曲折，地勢似緩緩升高，無疑地通往千佛頂，他進入百餘丈後，忽聽得兩人對話之聲，趕緊停步，貼在洞壁上凝神靜聽。

只聽得有人說道：「他們三人還未見回轉，只怕岳雲是不會取道鐵索了，千佛頂另有蹬道直躋，岳雲又不是不知道，何必輕身犯險，我等在此，似乎有點守株待兔。」

另一人沉聲道：「蹬道例爲禁地，妄登者格殺勿論，百年來無人敢犯禁，岳雲怎敢妄登？」

一聲陰峭的笑聲由先前說話之人喉中揚出，繼道：「這禁例能使岳雲畏懼却步麼？岳雲功力卓絕，既敢孤身前來峨嵋，潛入金頂偷取掌門令符，似此股大無畏的精神，千佛頂縱然是龍潭虎穴，就是你我，也要去上一趟，不過，祇是金頂掌門人揣摸熟透我們武林中人寧折毋彎的習性，岳雲自恃武功，心高氣狂，明知鐵索攀渡有險，他亦要一試爲之。」

岳雲聞言不禁心中一寒，忖道：「自己也犯了武林人心高氣狂通病而不自覺，以後行事尚須三思而行，君子安身立命之道，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瞻前顧後，戰戰兢兢，猶恐有所隕越，恩師在插雲崖嘗謂自己『年少氣盛，躁切激動』，八字當眞一點不錯！」

這時，另一人冷笑道：「照你所說，岳雲一定是由鐵索而來麼，此刻岳雲只是粉身碎骨在萬丈絕壑之下了。」

「這也難料，他們三人武功雖屬時下一流頂尖高手，機智絕倫，說不定尚在守候岳雲到來，否則岳雲必是事先識破詭計不來了，唉，金頂掌門人心情之難過不言而知，棲雲師祖又不允相助，他不禁情急挺而走險，如若此計不成，岳雲一登上千佛頂，棲雲師祖必以岳雲犯門出手，他老人家是本門兩百年來傑出人才，岳雲武功再高，也不是他老人家對手。」

岳雲心中暗驚道：「果然不出東方玉琨所料，這時金頂賊禿必已避匿秘處，誘自己干犯禁例，我何不制住這兩人，問出金頂賊禿現在何處？自去找他好了，免得橫生枝節。」

他察出兩人存身位置不過相距十丈左右，身形一動，向前掠去。

洞中本靜若止水，他掠去之勢迅疾異常，氣流頓生波動，微風颯然逼起。

那兩人立時察覺，低喝道：「什麼人！是……」

言猶未了，岳雲已欺至兩人身前，變手十指疾如閃電飛掣搭攫兩人肩頭。

這「雙龍噴水」本是前古絕學軒轅十八解中制龍手法一記絕招，那兩人怎能讓得開來？立被攫個正着，哼得一哼，筋軟骨酥頹倒在洞壁上，各自瞪着兩眼望着岳雲。

須臾，一人啞着嗓子道：「來人可是岳雲麼？暗算猝襲，我等有點不心服，請放開穴道，一對一拚個高下死而無怨。」

岳雲倏地回撤兩臂，笑道：「不錯，來者就是岳某，岳某不想妄生殺孽，所以才趁隙制住兩位，無論如何岳某不會被激，兩位還是委屈須臾吧！」

那人黯然無語，他只覺身上酸軟感覺逐漸加重，不由暗試行運氣功解穴，那知不如此還好，這一運氣頓感逆血飛竄，嚇得趕緊停住，喘息不止。

另一人亦啞着嗓子問道：「我等還有三人守在洞口，怎麼未見返轉，想必亦遭閣下制住穴道了。」

岳雲點點頭道：「他們三位麼？掄劍突襲岳某，被岳某讓了開去，只緣他們攻勢奇猛，一個收勢不住，葬身於萬丈深淵了。」

兩人吃驚地互望了一眼，默不作聲。

岳雲又道：「岳某有一事相求兩位，金頂上人現下藏匿於千佛頂何處？煩請見告！」

語意雖委婉，但聽入耳中只覺森厲逼人。

兩人抬目望去，只見岳雲目中神光，有如冷電寒霜，如兩把利刃，剜入心胸，不由自主地同時心神一顫。

良久一人答道：「閣下豈不知與人留三分餘地，即是與自己多種一寸仁厚心田，得放手處且放手，金頂掌門又非與閣下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再說金頂掌門武功亦不遜於閣下，到時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依在下相勸，閣下啓步回身正是時候。」

岳雲微笑道：「兩位不知道岳某來時有路去無門麼？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岳某向來行事不爲已甚，二位只管放心，將金頂上人潛匿之處見告，岳某自有區處！」

那人驚道：「鐵索已遭劈斷了麼？」說着啞聲太息一聲道：「掌門人現在萬壽寺東首藏經閣中，閣下自去吧！」

岳雲點頭道：「多謝相告，委屈兩位在此將息一個對時，自會恢復。」飛指迅點了兩人睡穴後，疾逾飄風般向前掠去。

不久，岳雲走出洞穴，只見處身於千佛巘崖房側。

月朗中天，星斗明滅，天風呼吼洶湧，林谷振濤廻應，衣袂摺摺飛揚，岳雲四面望了一眼，萬壽寺就在身前不遠，肅穆寬敞，只是一點燈光俱無。

他長吁了一口氣，兩臂一振，穿空斜飛掠入萬壽寺中而去。

×　×　×

藏經閣上東廂室內，書架林立，架上臚列經卷萬册，室中一老僧端坐在蒲團上，低眉合十。

這老年僧人正是峨嵋掌門金頂上人，胸中愁緒波濤紛湧，積忿難平，不時口中發出低聲喟嘆。

他心想如岳雲中計，葬身於深淵之下，在岳雲屍體懷中取回掌門令符，威望尊嚴得以保全，一切均可順利解決，否則就不堪設想了。

正怔念之間，忽聽人有人冷冷說道：「岳某如命應約而來，上人沉凝若定，不愧爲掌門氣度，岳某望塵莫及。」

金頂上人不禁大吃一驚，他怎麼知道自己藏身此處，只道他在萬壽寺中到處搜索，驚動棲雲師伯出手擒之，如此一來這番心意均付之流水了。

他頭也未回，反臂一掌甩出，迅速無倫，躍身作勢縱出。

就在他掌力勁勢方吐之際，猛感腕脈一緊一麻，眞力逆竄回攻內腑，只覺心神猛然一震，情不自禁地哼了一聲。

岳雲深知金頂上人蜮謀，一掌甩出是欲驚動棲雲禪師，是以先下手爲强，展出軒轅十八解奇絕天下手法之「魁星點斗」一招，電閃星飛攫住金頂上人腕脈，向上一帶。

那金頂上人躍起之勢，經他一帶，身形不由一個倒翻回去。

岳雲是用出巧勁，金頂上人落地悄無聲息，更巧的是，金頂上人與岳雲對面而立，面月對視，一種愧悚惴恐之色在金頂上人目中不禁露出。

金頂上人此時的心情，比殺了他還要難受，此情此景，何以爲堪。

岳雲發出一聲低沉的冷笑道：「上人如此蜮謀險詐，欲置岳某於萬刼不復之地，用心可誅，現在還有何話說？」

金頂上人良久方始擠出一絲苦笑道：「施主徼天之幸，不葬身岩壑，實命授之於天，老僧夫復何言？但施主責斥老僧蜮謀險詐，未免不當，老僧執法本門弟子，並無冒犯施主之處，施主使老衲威望尊嚴一掃無存，情急走險，實有出之，設或施主與老僧易地相處，將亦不致謂老僧做得太過份了一點！」

岳雲淡淡一笑道：「上人，你是說岳某行事未免絕人太甚了一點是麼？」

金頂上人說道：「施主明知，何必故問？」

岳雲語氣突變得沉厲無比的道：「今日之事，誠或如上人之言，倘上人平心靜氣的回想生平所爲，則可知岳某行事，尚存下三分仁恕寬厚。」

金頂上人不禁一怔，說道：「老僧生平缺點只是執拗躁激，自問並無多大罪行，如今落在施主之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岳雲冷笑道：「上人可記得有一追魂判謝文其人麼？當年湘江圍毆，實上人一

力促成，難道上人，對此事不覺得有一絲內疚麼？」

金頂上人面對着窗外，月色映及，閱言頓時面色變得蒼白如紙，强作冷笑，說道：「老僧兩徒，爲謝文剜目除肢，吊屍三日，慘嗥血枯而死，了結恩怨，何謂不當？」

岳雲聽得怒血潮湧翻騰，喝道：「住口，令徒豈無滔天惡行，取死之處？不然謝大俠一世俠名，怎可徒置無辜於死？」

此時，岳雲恨不得立時置金頂上人死命，但想起無量師叔祖之誡，立時將一腔怒氣壓抑下來，但目中仍留有濃厚懾人的殺機。

金頂上人心知難受，也是生不如死，遂冷冷道：「原來施主是謝文至友，替友復仇，義風可敬，老僧當年設下以毒攻毒之謀，無人知得，却被施主偵知，極是難得，不過，謝文當年如將兩徒執交老僧，老僧自是執法無私，湘江圍攻之事，也不會發生了！」

岳雲沉哼一聲，答道：「岳某那裏是爲友復仇，不過是受謝文後人之托而來吧了，你當年之謀，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豈能不讓人知？哼，你到此時，尚巧言弄舌，就拿今晨之事而論，姑息護犢，一如往昔，當年，就是謝大俠親執令兩徒交給你，岳某却也難以相信，你就能够執法無私！」

金頂上人不禁語塞，良久才冷笑道：「施主不要咄咄迫人，當年之事，是非難論，謝文既有後人，何不來此，父仇不可戴天，老衲死而無怨，似施主趁隙制住老僧，非功力不如人，未得一拚，實難以忍受。」

岳雲冷冷說道：「謝大俠後人現在山習藝，自有找你之時，你妄想與岳某一拚，岳某此時可無這種閒情逸緻。」五指倏地一鬆，又道：「岳某就此告別，但願相見有期。」

金頂上人只覺全身宛若癱瘓一般，了無着力之處，身不由主像軟皮蛇般跌坐於地。

岳雲正待穿窗出時，忽然由窗外隨風飄來一縷蒼老低沉口音，說道：「來人可是岳雲麽？千佛頂百年來禁例閒人妄登，你有意觸犯，胆大妄爲已極，你今有何話說？」

岳雲不禁一怔，心說：「終於還是驚動了棲雲禪師，既來之，則安之，有甚麽畏懼的！」探首外望，只見閣外坪中，一株合抱枝葉翳密，高聳霄漢的楠樹之下，立着一個銀鬚白衣清癯老僧。

他匆匆思量了一下，雙足微一用力，人已躍穿窗外，才射出七八尺距離，倏地身形一沉，電瀉墜地。

抬目望去，只見棲雲禪師目光炯炯的望了自己兩眼，大喝道：「你尚敢在老衲面前賣弄身法。」話音未落，五指疾若閃電向前抓來。

迫出潛力，罩壓五丈方圓，岳雲知這種奇詭的手法一出，如影隨形而至，功力，稍遜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無法避得開去。

岳雲「玄天七星步」移宮換位，奥奇絕倫穿隙而出。

棲雲禪師只見面前人影一花，已失去岳雲的身形，不禁怒哼一聲，右臂一環，旋身再度抓去。

又是一式撲空，只有樹枝飄搖，葉影閃動，那有半個人影？

棲雲禪師心中詫異道：「普天之下，能脫出老衲擒拿手外，此人倒是一個武林奇才。」

忽聽身後岳雲微笑道：「老前輩怎不容晚輩解釋，晚輩縱有冒犯之處，也是個不知之罪。」

棲雲禪師緩緩轉過身去，沉聲說道：「你當眞不知禁例麽？」

岳雲恭謹答道：「晚輩從未在江湖行走，識陋聞淺，只在鄉中藉歧黃之術，行醫糊口，實緣這次受敝師侄之托，斗胆前來，應金頂掌門人之命，在此千佛頂交手印證……」

棲雲禪師沉吟了一聲，接口道：「這些老衲俱已知情，藏經閣上你們談話老衲聽得一字不漏，峨嵋之事，老衲已立下誓言永不過問，但妄闖這千佛頂者必死，你眞不知禁例麽？」

岳雲道：「老前輩明見，如疑晚輩所言不盡不實，請問金頂掌門即知！」至此畧畧一頓，望了棲雲禪師一眼，又道：「老前輩當是峨嵋前輩高人，晚輩有幸拜晤，可否賜知名諱？」

棲雲禪師目注了岳雲須臾，才沉聲說道：「老衲禪名已不爲人知，你也毋須多問，不論如何，你登上千佛頂就是觸犯老衲禁例，方才你能脫出老衲擒拿手法，足見武功不錯，老衲也不爲難於你，只要能在老衲掌式走上百招之外，你便可安然離去。」

岳雲沉吟一陣，慨然說道：「晚輩自不量力，謹如所命，望老前輩手下留情一二。」

棲雲禪師冷冷說道：「老衲之有今天，只因從不知慈悲爲懷，多年習性亦不願稍改，老衲一出手就全力施爲，絕不留情，一切只看你的造化了。」

岳雲不禁一凜，暗道：「這位老前輩眞個剛愎自用，看來今晚之戰，非要盡平生所學不可了！」

當下傲然一笑，足踏玄天七星方位，凝神蓄勢，雙掌交叉護胸，微微欠身道：「老前輩請賜招！」

棲雲禪師銀眉一聳，目中吐出攝人冷電寒芒，大喝一聲，道：「你胆敢藐視老衲麽？」

岳雲微笑道：「不敢，是老前輩定欲賜教，言明晚輩能避過百招即可生離這千佛頂，晚輩怎好出手？」

棲雲禪師面孔一冷，哼了一聲，說道：「你要留心了，在這百招內，老衲天下武學奇招，盡都融匯於內，只怕你逃不出百招之外。」說着兩手飛攫而出，迅如電光石火。

岳雲身形左晃，極其詭奇地移出丈外，可是棲雲禪師兩手十指竟然如附骨之蛆般抓到，岳雲心中大駭，足下飛動，把玄天七星步施展開來。

要知棲雲禪師是峨嵋近兩百年來傑出人才，一生武學崇奧博絕，更在千佛頂數十年來潛移默化，又參悟了不少奇奧難測之學。

是以他一出手，即綿綿不絕，手法更是靈櫟武林，宛如魅影滿天，穿飛逐走，抓向岳雲而去。

饒是岳雲身蘊奇絕武林之學，也感銳利指風永遠在耳邊身旁急嘯划過，不禁暗中駭異道：「這棲雲禪師不愧爲武林奇才，一代宗師，倘將一身所學，傳授於峨嵋門下，則今日峨嵋當可在武林稱尊。」

忖念之際，棲雲禪師一式「五嶽吞雲」，手指正觸在自己左「肩井穴」上，只覺微微一麻，不禁大駭，急忙身形一擺，右手五指一式「分水擒龍」迅疾無比的回攫棲雲禪師抓來手掌。

聽聲辨位，拿揑奇準，岳雲身隨臂旋，這一式是「軒轅十八解」中制龍手法最奇絕之招，手出如電，正好扣向棲雲禪師脈門。

棲雲禪師驀然一驚，而且這一驚非同小可，這才認出對方是生平唯一勁敵，右臂倏地上揚，左掌呼地一掌劈出。

掌風勁勢如潮，宛如巨浪排空，狂飈頓生。

岳雲也是適可而止，攫式飛撤，在他掌勢未出之際，已橫跨七尺，一式「金鯉倒穿波」，仰射出八九丈外。

只聽「轟」的一聲巨响，棲雲禪師凌厲的掌力直撞至合抱楠樹上。

但見樹幹撼搖不止，木葉橫飛，激飄如雨，威勢駭人。

岳雲朗聲說道：「請問老前輩可滿百招之數？」

棲雲禪師一掌劈空，目覩岳雲精妙絕倫的身法及蓋世曠代之制龍手法，不禁暗中太息道：「果然上兩代掌門人說得一點不錯，說老衲自認是武林雋才，心高氣傲，難免身入魔道，爲本門帶來一場無邊浩刦，天下之大，奇才能人輩出，大都韜光隱晦，遯隱林泉，不爲所知，那有自己恃才倨傲，暴戾恣睢，一點不似佛門弟子，樹怨太多，不想峨嵋葬送自己之手才禁足於千佛頂。

「老衲曾在上兩代掌門人說下狂言，有生之年，峨嵋有甚危難，老衲決計袖手旁觀。

「掌門人道：『你袖手更好，一參與其事，峨嵋必毀滅在你手中。』如今想來，此話到言之不虛。」

胸中感慨萬千，不禁出神，閒得岳雲問話，怔得一怔，遂冷冷說道：「才得四十九招，你可是心悸了麽？」

岳雲淡淡一笑道：「晚輩功力淺薄，實不足與老前輩崇奧無倫，曠絕天下之武學相抗衡，但老前輩想在百招內取勝晚輩，晚輩自信尚不至於此。」

棲雲禪師目中暴射殺機，大喝道：「這話是你說的麽？老衲……」突然目中神光一斂，凄然嘆息道：「你離開千佛頂吧，老衲不欲妄起殺機，金頂已失去掌門之位，老衲也有個陪伴參解經文之人，聊解山中孤寂，不過金頂師侄他日找你時，就是你生死大難臨頭之日。」

岳雲不禁一怔，緩緩說道：「看來，老前輩要將一身絕學，盡轉授於金頂大師了！」

棲雲禪師沉聲道：「一點不錯，是老衲曾立下重誓，決計袖手旁觀本門危難於不顧，依你所爲，本該磔殺凌遲，老衲不想違背誓言，所以收手，今後光大峨嵋重責，俱都付於金頂師侄了。」

岳雲道：「這是老前輩的事，晚輩無權過問，金頂大師器量不宏，自趨毀滅是指日可期了。」說完哈哈一聲大笑，人已穿空飛起，電瀉飛墜至十餘丈外，躍出萬壽寺，去勢如電，眨眼無蹤。

×　×　×

大乘寺毘盧殿中紫竹，苦修等四位長老端坐在佛像前蒲團上，香烟繚繞，燭火明亮。

此時正屆子夜四更，周遭寂靜異常，突然殿中滴水簷前墜落一塊瓦片，叭達一聲重响。

四位長老眼皮一抬，忽見一物疾射而來，苦修大師伸手捉住，舒掌一瞧，正是峨嵋掌門信符，忙道：「絕不能讓岳雲逃出山外，不然峨嵋威望將蕩然無存矣！」

四位長老坐式不變，平平飛起，由殿簷掠出屋脊。剎時，鐘聲响起，山谷迴應，峨嵋山中人影紛紛飛閃出動……

×　×　×

「紅葉黃花秋又老，疎雨更西風，山重水遠，雲閒天淡，遊子斷腸中……」

成都東郊，武侯祠內參天聳霄，蕭森古柏，仍是一片剝蒼濃翠，不染秋意。

謝雲岳在甬道上徘徊躑躅着，他胸中悵觸無端，獨恨青衫落泊飄零，口中不禁低誦這闋「少年遊」。

夕陽秋風，雲壓雁聲，展翅南翔，他觸景生情，不禁生出南歸之意。

無奈玉鐘島之事，令他欲罷不能，正是馬至懸崖難回首，船到江心難補漏，他心境之沉重可想而知。

前晚，他離開千佛頂後，以峨嵋掌門信符暗中擲入大乘寺毘盧殿中，苦修等四長老爲了峨嵋威望急追而出，怎能趕及他那神奇奥疾的身法，形踪俱無。

四長老追至峨嵋山麓，還是白象大師道：「金頂師兄就是一意孤行，剛愎自用，才有痛失掌門之辱，苦修師兄，我等就算能追及岳雲，又待如何？」

苦修尊者不禁一征，太息一聲，轉回大乘寺而去。

謝雲岳來成都已是兩日，等待喪門劍客返轉，他自隨蒼璽等人下得青城同赴都江堰二王廟中，蒼璽雷嘯天等應他之求趕往玉鐘島，他亦撲奔北天山插雲崖，臨行之際，因思及雙親靈骨分葬兩處，不是人子之道，遂托靈飛前往嘉陵母墳起出靈骨與父合葬，繪就寶華山圖形，鄭重相囑，約好在成都武侯祠見面，不見不散。

算計日期，靈飛該早返轉，暗暗憂慮道：「莫非靈飛途中撞上當年仇家，以致躭擱延誤。」

夜月蒼茫，寒星稀疎——

他正在落寞無耐時，牆外刷的一聲，冲起一條人影，飄閃如電掠在祠堦前。

來人正是喪門劍客靈飛，一見謝雲岳即含笑抱拳道：「幸不辱命，回途遇友正在危難之際，苦求相助，爲此延誤，累及少俠苦候，望予見諒。」

謝雲岳笑道：「靈兄說那裏話來，在下之事實是有瀆靈兄，無以相報，你這樣說眞使在下汗顏無地了。」接着又道：「

靈兄一路風霜勞頓，想必點食未用，你我同去城中大快朵頤一頓，明晨趕去青城邀畢大俠同行。」

兩人出得武侯祠，衣袂飄飄向城中而去。

× × ×

汴京，天馬鏢局局主奔雷劍客司馬仲明與高采烈，設宴與謝雲岳畢曉嵐靈飛三人接風。

少鏢頭司馬長壽與楚明綺出來相謝，楚明綺懷抱着粉粧玉琢一對孿生兒女。

謝雲岳朗笑道：「老鏢頭有此一雙佳孫，可謂老懷彌暢了。」

司馬仲明大笑道：「皆老弟之賜，恨無可相報。」

畢曉嵐聞言大爲驚愕不解，便問其詳，從司馬仲明口中得知其故，不禁詫佩望着謝雲岳道：「怎麼少俠還精擅岐黃之術麼？」

謝雲岳含笑謙虛答道：「在下略知一二，有道是庸醫也有十年運，不過是時來運通，着手成春而已。」

畢曉嵐由衷讚佩道：「少俠奇才博學，術究天人，只是太過自謙了。」

大廳上歡笑洋溢，賓主相歡，忽見一鏢夥由廳外匆匆奔入，湊在老鏢頭司馬仲明耳旁低說了一陣。

只見老鏢頭壽眉一聳，手擺了一擺，道：「知道了！」

鏢夥立即趨出，老鏢頭若無其事般舉杯歡飲。

謝雲岳見狀心料鏢局中又發生了事故，不禁動問。

老鏢頭笑道：「在此酒席宴前何苦掃與，等會再談吧！」

謝雲岳堅欲老鏢頭說出，老鏢頭無可奈何，長嘆了一聲道：「事却爲飛天鷂子裴敬德而起。」

謝雲岳不禁劍眉猛剔，目泛威光道：「是他麼？」

司馬仲明微笑道：「老弟無須動怒，這也難怪裴敬德，他威望河洛三十年，自受老弟那次折辱之後，往昔凶燄盡斂，但他那甘長此寂寂，尤其中原河洛衆鏢局均對他一反昔日恭順之態，心情之難受激動，自不待言。

「不久，卽風聞裴敬德唆請華山派掌教凌霄子與雪山人魔至熊耳山相助，重整聲威，這本是捕風捉影之說，老朽淡然處之，豈料各大鏢局聞信慌了手脚，聚會商議對策，老朽力主持重……」

謝雲岳聞得凌霄子雪山人魔兩人，不禁怒血湃湧，接口道：「這傳聞可是眞的麼？」

司馬仲明頷首道：「顯然是眞的無疑，方才得報凌霄子雪山人魔三日前已到達熊耳山，更有萬勝鏢局昨晚路經熊耳山出了事，鏢貨全部爲裴敬德擄去，數人逃回帶信命各大鏢局限七日內拜山。」

謝雲岳冷笑道：「這事好辦。」遂低聲說了一陣，老鏢頭愉然色喜，匆匆立起道：「只是又要少俠煩神，老朽就去通知各大鏢局，諸位慢用，老朽去去就來。」

離座快步而出。

爽門劍客靈飛與謝雲岳接耳悄聲道：「不怕就擱玉鐘島之事麼？」

謝雲岳悄聲道：「在下也曾思量過，父仇不可戴天，不如一併就此結算，玉鐘島之事有他們在，一時定可無虞。」

靈飛見他這麼說，也就無話可說了。

謝雲岳霍地立起，步出廳門，向鏢局外跟去，日月仙人掌盧堃亦跟着走去。

兩人一前一後走出局門，盧堃卽向馬廐電閃掠去，牽來一匹高頭駿馬，道：「少俠，此是純種血寶馬，千里脚程足可當之，祝少俠一路順風。」

謝雲岳謝了一聲，一躍上騎，得得緩馳出城關，吆喝了聲，長鞭叭叭空中生出脆響，坐騎盪起一縷滾滾煙塵，如風電奔而去。

× × ×

星斗稀，曉月隱，霜露侵衣——

熊耳山似蹲着一隻巨獸，巍然處於萬山叢中，忽地，一處紅光冒起，由於晨風狂疾，轉眼，卽成一片燎原之勢，火光中屋宇隱現，人喝馬嘶，紛亂異常。

積穀糧倉突罹祝融之災，雖經多人撲救，但火猛風狂，整個糧倉均籠罩在火勢之下。

飛天鷂子裴敬德如飛奔至，見狀暴跳如雷，喝命趕救，一面喝問手下，道：「定是萬勝鏢局所爲，趕緊察視，鏢貨未動否？」

兩名盜匪領命竄去，裴敬德目光梟閃，激動不寧。

片刻之後，一匪奔來禀道：「禀當家，鏢貨絲毫未動，起火之時，副當家卽傳令捕索縱火之人，據暗樁明卡報稱並無見得可疑之人。」

裴敬德不禁征住，跟着一名匪徒奔至，神色惶急道：「當家愛孫被縱火之人擄去，留函稱需當家的與凌霄雪山兩位老前輩立卽前往汴梁禹王台接回，限期今晚，逾時則無法保全當家愛孫性命。」

飛天鷂子裴敬德聞言如五雷轟頂，他平生獨珍愛這孫兒，年方三歲，聰明伶俐，不啻性命爽失，面色大變，頓了頓脚，轉身疾奔而去……

暮靄深垂，寒月斜掛樹梢，禹王台外風砂瀰漫，捲起漫天凋枝萎葉，矗立台側繁塔，似在有無之間。

禹王台上臨風屹立三個面色冰寒老叟，朦朧月色映照下，宛若死人面孔，愈顯得陰森駭人。

這三老叟正是謝雲岳畢曉嵐靈飛三人戴上人皮面具裝扮，時已二鼓，畢曉嵐道：「裴敬德怎麼還未來？」

謝雲岳答道：「在下料他必來，尤其雪山人魔凌霄子均是狂傲不可一世之輩，今晨暗被在下戲弄，怎忍得下這口氣。」說着用手一指，冷笑道：「他們不是來了麼？」

畢曉嵐靈飛循看他手指凝目一望，只見蔽天風砂中，十數條人影彈丸星飛疾撲而來。

片刻就撲至禹王台上，爲首三人刹住身形逼視着禹王台謝雲岳等。

飛天鷂子裴敬德目中閃出一抹急憂光芒，乾咳一聲道：「台上三位就是今晨光臨敝寨，縱火留函之人麼？」

謝雲岳三人哈哈一笑，疾振飛起，平平掠下台來，其快若電，相距丈外頓住。

雪山人魔凌霄子目中四道神光，來回掃視謝雲岳等三人，盤索對方來歷，就他們記憶中，從未目睹耳聞對方三人形像，心中暗暗驚訝不已。

但見謝雲岳沉聲答道：「不錯，正是老夫三人，裴敬德，老夫問你勒限中州各大鏢局去你匪巢中心存何意？」

裴敬德此時已是心懷首鼠，憂惶愛孫性命，一時老臉急得通紅，不則一聲。

只聽雪山人魔陰惻惻發出一聲攝人心神的冷笑，道：「好狂妄之輩，當着我面前居然敢自稱老夫……」

叭的一聲脆響，雪山人魔不禁厲哼的一聲，左頰已被謝雲岳迅如電光石火，出手打了一掌。

這掌挨得極重，登時顎骨裂痛如灼，眼冒黑星，雪山人魔穿掌猛出撞去，謝雲岳手腕一翻，迅疾無儔地扣在雪山人魔腕脈穴上，冷笑道：「老夫找的是裴敬德，不是你，急什麼？老夫知你震山氣功自負無敵，稍時老夫自要見識，且前並無你說話餘地。」說時手臂一抖，雪山人魔不由自主地踉蹌倒出數步。

凌霄子不禁目露驚異之色，謝雲岳這一手顯然將匪黨震住，均駭然互望。

雪山人魔脚下一沉，羞愧難耐，不禁發出狂笑道：「好，好，我今宵算是遇上對手了，乘人不防，猝然偷襲，無恥之尤，我叫你見識震山氣功厲害。」說時，喉間奔牛如吼聲，如雷大作。

謝雲岳大喝道：「裴敬德，你難道不要你那孫兒性命麼？」

飛天鷂子裴敬德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忙大喊道：「雪山老前輩且慢出手！」

雪山人魔聞言氣功立時回收，獰笑道：「用人質挾制，你還配稱武林高人？」

謝雲岳哈哈大笑道：「武林高人，你知道老夫是誰？」

雪山人魔不禁楞住，目光流露怨毒之色。謝雲岳又接着一聲冷笑道：「你不知老夫是誰，但老夫却認得你們，不是老夫小覷你們，就是你與凌霄子聯臂合攻，也不禁老夫十招。」

凌霄子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老朽願意見識。」

謝雲岳冷冷說道：「稍待一時，絕不讓你閒着。」轉目望着裴敬德道：「裴敬德，你立卽將萬勝鏢局鏢貨原封不動送回，直向汴梁各大鏢局登門謝罪後解散賊巢，你那孫兒方可安然無恙。」

裴敬德也是威鎮河洛黑道梟雄，怎能接受如此屈辱條件，聞言不由激起雄心，獰笑道：「裴某也是鐵錚錚好漢，寧死不辱，尊駕這般說話，裴某恕不能從命。」

說時，右臂陡地拂出一片鐵袖勁氣，排山洶湧呼嘯，左手倏出，迅逾流星點向謝雲岳「天樞」重穴。

謝雲岳岸然不動，畢曉嵐身形斜欺，雙掌疾吐而出。

勁力一接之下，裴敬德只感一陣猛震，氣血浮逆，倒退了兩步，不料靈飛亮劍出鞘，一點寒星，刺住裴敬德「喉結」穴上。

靈飛以低沉喉音說道：「寧死不辱是你說的麼？我將你十三處筋絡一一挑斷，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裴敬德率來匪黨不禁大驚失色，有心出手相救，唯恐投鼠忌器，反害了裴敬德性命，紛紛亮刄作勢，但又不敢上前。

雪山人魔凌霄子目睹畢曉嵐靈飛迅疾猛辣身手，相顧駭然，謝雲岳虎視眈眈看着自己兩人，勢迫不能相救，凌霄子冷笑一聲，說道：「以二對一，算得什麼英雄行徑？」

謝雲岳寒着一張臉，似若無聞。

這時裴敬德被劍光點住喉結，出聲不能，耳聞靈飛說是要挑斷自己十三處主經，他知這手法慘酷無比，蝕骨酸心渾身抽縮，慢慢折磨得嗥叫氣脫噴血而死，這活罪難禁，不由膽戰心寒，目露悸懼之色。

靈飛向熊耳山匪徒大喝道：「汝等要留得當家活命，急速返山起出鏢貨送回萬勝鏢局。」

一匪苦笑一聲，說道：「尊駕好毒辣的手段。」轉身招呼同黨，疾奔離去，尚有三人立着凌霄子身後，顯示他們爲華山門下。

爽門劍客靈飛飛指疾點在裴敬德「神封穴」上，裴敬德應指倒地。

此刻謝雲岳冷笑道：「現在輪到你們兩位說話了。」

凌霄子身後三人忽疾躍而出，平劍護胸，當中一人道：「有其事弟子服其勞，老前輩請示名諱。」

謝雲岳冷冷說道：「山野之人，無名無姓，你們趕緊出手吧！」

三人一言不發，倏地身形一分揮劍快刺，震出碗口劍花，攻向謝雲岳三處不同部位，雷厲電閃，玄詭之極。

凌霄子心知三人不是謝雲岳對手，無奈阻止不及，眉頭微皺，但見謝雲岳身形奇詭一晃，便讓開三劍劍勢之下，雙掌分襲兩人胸後。

兩人聲都未出，卽應掌倒地，餘下一人劍勢走空，回腕一掄，一招「犀牛望月」寒光疾閃向謝雲岳胸口刺去。

謝雲岳冷笑一聲，五指飛攫而出，一把攫住劍身往後一拉，那人禁不住向前一衝，那知謝雲岳左掌飛快無倫地在他胸後按上一掌，叭噠伏地，三人均已震斷心脈而死。

這不過是彈指間事，凌霄子欲待搶救，已是不及，見三徒慘死，不禁髮鬚根根立起，大怒道：「我那三徒，與你何怨何仇，動手過招，點到爲止，爲何這等狠毒惡絕。」

謝雲岳不理會凌霄子，却雙目凝視在雪山人魔面上，冷冷一笑道：「我知你那震山氣功已蓄滿全勢，怎還不施爲？」

原來雪山人魔目睹謝雲岳一招之下，就將凌霄三徒全數斃命，想起方才自己經歷，已判明對方是一極厲害的人物，忙暗中凝蓄震山氣功，欲趁虛猝然一擊，却不料被謝雲岳窺知道破，聞言吐氣開聲厲喝道：「還不與我納命。」雙掌猛推出去，潛氣山湧，呼嘯如雷。

只見謝雲岳嗖地拔起半空，天龍八式中一個猛龍翻身，掉頭撲下，展出彌勒神功壓字訣，兩掌平壓而下。

謝雲岳心切襲父之仇，展出了十二成功力。

雪山人魔震山氣功一出，忽見對方人

影俱無，心方一怔，念頭尚未及轉，猛感一片重逾山岳氣勁當頭壓下，非但如此，連自己發出的震山氣功亦爲裹束住，不禁大駭，雙掌改式望上推去。

但臨頭壓下那片重逾山岳氣勁，愈來愈重，兩臂酸軟支持不住落下一沉，那片氣勁趁隙貫入，只覺眼前一黑，口鼻窒息，悶嗥得一聲，五官溢出絲絲黑血，倒地不起。

凌霄子陰狡如狐，見狀大駭，急急翻身躍出，電奔逸去，陡聞空中傳來一聲哈哈大笑，道：「你能走得了麼？」只覺後胸被五隻鋼鈎深嵌入肉抓住，痛得牙齒發顫。

只聽謝雲岳冷笑道：「我要叫你死得心服口服，誰叫你當年在江湖上參與圍襲追魂判謝大俠。」

凌霄子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忙道：「貧道有話……」

喪門劍客靈飛一躍而至，一劍分心刺入，血光迸現，凌霄子應劍氣絕斃命。

謝雲岳不禁「怔，靈飛笑道：「凌霄子險狡如狐，喜撥弄口舌，少俠難免爲他所動，倒不如除之滅口。」

畢曉嵐提着婁敬德軀體走來，道：「我們走吧！」

驀聞身後遠處起了一陣急劇步履聲，三人回面一瞧，只見雪山人魔背影晃得一晃，消失於漫天風沙中。

謝雲岳欲待追去，爲畢曉嵐拉住，勸道：「連天風砂，他已走遠，他又善於遁逃，再追也無用，日後再說吧！」

只見謝雲岳站在那裏發怔，似爲着一事困擾，良久，眼內神光逼吐，說道：「雪山人魔這一逃走，必爲汴梁各大鏢局帶來莫大後患，在下爲善不終，於心耿耿難安。」

畢曉嵐靈飛想想也對，不禁焦急搓手道：「這怎麼處？」

謝雲岳微嘆一聲道：「在下只認雪山人魔斃命，想不到他竟裝死如此神似，又急於不讓凌霄子逃逸，才有此失，不過在下臆測，雪山人魔內腑受傷不輕，三二年內不致下山侵擾尋事，在下雖徼倖獲勝，但仍然被他震山氣功震得胸膛隱隱生痛，眞氣岔入肝經。」

靈飛大驚失色道：「聽少俠一說，靈某方才想起，風聞他練有一種極毒的『玄陰黑皆』滲用他那武林獨步之震山氣功內，侵入對方體內，緩緩血竭筋枯而死，對方直至臉孔腐爛猶未能發覺是受了『玄陰黑皆』之毒，因爲至少一年半載後潛毒才能緩緩發作。」

謝雲岳不禁一怔，問道：「難道沒有化解之靈藥麼？」

靈飛沉吟須臾，道：「這個靈某尚未聽說。」

謝雲岳朗聲一笑道：「我命授之於天，豈是他那『玄陰黑皆』所能斷送，若眞如此，也是在下陽壽已盡。」

畢曉嵐正色道：「話雖是這麼說，也不可過於大意。」

靈飛接道：「靈某只是風聞，未能確定實有其事，方才雪山人魔對抗少俠時，究竟是否展出那絕毒『玄陰黑皆』未能知之，但靈某用意亦在防患萬一耳。」

謝雲岳微笑道：「玄陰黑皆就有這等厲害，實叫在下難以置信，靈老師，你我將凌霄子等屍體淸除後，返回鏢局吧！」

靈飛見他淡然置之，不由暗暗嘆息一聲，與謝雲岳走去，分提四具屍體同着無影神掌畢曉嵐消失於風砂瀰漫中。

× × ×

日方中天，汴梁城風沙仍是洶湧侵襲着，天空只是一團暗黃色日影。

萬勝鏢局門首忽亮蹄飛奔來了六騎高頭大馬，騎上人一躍下騎，瞧他矯捷的身法，即知是江湖好手。

六人俱是慓悍驚猛，却眉梢眼角隱泛憂急之色，其中一人望了萬勝鏢局門前一眼，道：「諸位不可意氣債事，咱們還是以禮求見。」

說時，門內忽走出一三旬漢子，英氣奕奕，掃視了六人一眼，抱拳朗聲道：「衆位何來？駕臨敝局有何貴幹？」

六人不禁一怔，面面相覷，內有黃鬚大漢，拱手答道：「請上稟貴局梁總鏢頭，就說熊耳山璧還原鏢，鏢貨隨後就可到了。」

那三旬中年漢子聞言大爲驚愕，久久不發一聲，忽轉喜容道：「諸位且請稍待，待我通知總鏢頭出迎。」說着，風快轉身往內掠去。

黃鬚大漢望着同黨眼含困惑之色，道：「看來他們鏢局還未知實情，昨晚所見三位冷面老者不是鏢局請來助拳的人麼？那麼咱們當家及雪山凌霄兩位老前輩如今何在呢？」

其他五人心頭一震，一人答道：「方才我們來時，曾去過禹王台探視，只以風砂特大，將昨晚留下的痕跡俱都掩沒，但咱們當家被三老鬼猝施暗襲制止總是眞的，我等昨晚不隱在暗處稍延，是大大失着之處。」

黃鬚大漢正苦笑得一聲，眼角只見一團白物向自己射來，忙伸手抓住，舒開手掌，見是一團揉皺白紙，心知有故，展開一視，不由神色大變。

其餘五人目露驚容，飛步相聚欲待同察紙上寫的什麼，黃鬚大漢却已收置入懷，忽聽門內傳出洪亮笑聲道：「貴客駕臨，老朽出迎來遲，望乞海涵。」

話聲中，只見一白面老者，帶着欣愉笑容飛步走了出來。

黃鬚大漢趨前一步，長施一揖道：「在下羅英奉了當家之命，送還鏢局鏢物，只以在下等馬快，後面鏢車，尙須一個時辰，方才在下接當家急命宣召，無暇久留，故先通知總鏢頭，在下等就此告辭，如有短少鏢貨，務望通知敝山，自會照價賠償。」

白臉老者滿臉不捨之色，說道：「六位遠來不易，請入敝局中痛飲一杯，再走如何？」

羅英道：「急命在身不敢逗留，有暇再來叨擾。」略一抱拳，與五人一躍上騎，勒轉轡頭，揚鞭猛揮，六騎亮蹄得得風掣電馳而去。

六騎一逕狂奔向鐵塔寺，風砂狂湧，黃塵漫漫中，但見六人六騎倏隱倏現。

鐵塔高聳雲霄，屹立於無邊風砂中，塔下八角翼亭中靜坐着謝雲岳，畢曉嵐，

靈飛及婁敬德四人。

婁敬德懷抱着三歲稚齡幼童，睜着一對澄黑晶眸立時向四人來回好奇地望着，婁敬德手掌撫摸着幼童臉頰，目中流露慈祥憐惜之色。

一陣急促蹄聲隨風傳來，婁敬德眉梢一振，淡淡笑道：「他們來了。」

蔽天風砂中，六人見形現出急趨而來，見得婁敬德四人默然靜坐亭中，不禁楞在亭外。

謝雲岳緩緩立起，冰冷面上現出一絲笑容道：「婁當家，請率領手下返山吧，謹奉勸一句，惡木垂陰，賢者不息，盜泉飛溢，廉者不飲，利誘薰心，適以自臧，望愼加克制才是，老朽等就隱居在伏牛山中，與婁當家所居近在密邇，有暇當過相往從。」

婁敬德立起面帶誠敬之色，道：「婁某身入盜林，不覺陷溺日深，不克自拔，當謹遵敎益，愧不能知道三位前輩大名，得使末學馨香以祝。」

謝雲岳道：「久居山野，姓名不復記憶，婁當家慢走，恕老朽等不恭送了。」

婁敬德懷抱愛孫欠身作禮，道：「婁某就此拜別。」轉身走出亭外，他似爲一事所觸，呆得一呆，又復轉身走向亭內。

謝雲岳道：「婁當家還有甚麼事要見告麼？」

婁敬德稍一沉吟，道：「有一事三位尙不明實情，此次雪山人魔華山凌霄子實非婁某敦請以壯聲威，年初黃鶴樓雲夢沼澤黑道羣魔喪亡慘重，武林爲之震懾，經此一來，羣邪雖稍歛行跡，但對主謀人則恨若切齒……」

謝雲岳淡淡哦了一聲道：「此事老朽略有耳聞，但不知主持人爲誰？」

婁敬德道：「依雪山人魔凌霄子推憶結論，非怪手書生岳雲莫屬，武林盛傳岳雲此人負蓋世絕學，行事莫測，又詭秘行跡，使人莫知首尾，是以雪山人魔凌霄子確認岳雲是元惡首凶，却又忌憚岳雲，爲此蟄隱半年不敢聞問此事，這次前來熊耳，實有所詭謀。」

畢曉嵐靈飛只靜靜凝聽，不置一詞，謝雲岳淡淡一笑，道：「此事聽來殊覺津津有味，他們有何詭計？婁當家且請坐下細敘，老朽等洗耳恭聆。」

婁敬德步入亭中，欠身坐下，答道：「雪山人魔等羣邪爲了忌憚岳雲，而思出竄侵之計。」

「何謂竄侵之計？」

「爲免打草驚蛇，遣出多人查偵參與黃鶴樓及雲夢沼澤是些何門何派人物，再逐個設下陷穽，誘使入罪無法自辯洗刷，再大興問罪之師，置岳雲於孤立，再安排釣餌誘岳雲於萬刧不復之地，此是預謀，非婁某可以推測究竟。」

謝雲岳哈哈笑道：「以雪山人魔凌霄子二人之力，不過幻夢而已。」

婁敬德道：「不過，據雪山人魔說，來時已與隱世已久黑道妖邪有所勾結，其中尙有一武功出神入化之輩，不知是何許人，現在他倆一傷一死，詭謀雖暫可平歛，但日後雪山人魔傷癒，必追査三位行踪下落，說不定演成武林大變，婁某回山後即解散熊耳幫衆，遁跡化外，但雪山人魔未必不向汴梁諸家鏢局辣手尋仇，婁某謹以先聞奉告，從此一別，諒無再見之期，但大德永銘心底。」說着匆匆起立，欠身爲禮，走出亭外，率領六人走出鐵塔寺外而去。

這時，靈飛道：「婁敬德所說雖甚籠統，但言出有徵，不可不防萬一。」

謝雲岳思索有頃，才道：「武林風波迭起，無日無之，絕不能因事而止，在下對險詐江湖，久已生厭，物物相尅，天演至理，即無在下，尙有繼起之人制止，二位老師，我們即刻起程吧。」

風砂瀰漫中，三人電疾馳去……

途中，謝雲岳卽覺體內不適，知是身罹雪山人魔「玄陰黑皆」之故，忙與二人說知。

二人大驚失色，靈飛忙道：「前途不遠，即抵徐州南關，少俠精擅岐黃，深明葯理，是否可用普通葯物化毒麼？」

謝雲岳微笑道：「時不我與，無能趕至南關，就在此處在下卽運禪功驅毒，有勞二位護法。」說着趺坐於地，凝運菩提貝葉禪功逼毒。

只覺毒氣流竄無定，每竄至一穴道卽生劇痛，不禁大驚暗道：「果然靈飛說得不錯，幸虧我先習有菩提貝葉禪功，毒性入侵卽自動堵遏，體內亦卽生出異感，換在別人，當如靈飛所言，緩緩不自覺血枯筋縮而死。」

他運用菩提禪功逼使毒血聚於三處空穴，然後立起，朗笑道：「暫可無虞，待抵徐州後再行設法吧！」

靈飛讚嘆道：「少俠能事先察覺，當是功力深厚之故，靈某是所難能。」

謝雲岳一笑，舉步前行，畢靈二人隨後趕去。

徐州不愧爲窮山惡水，崗陵起伏，滿眼一片黃湛湛地，樹幹樹葉都染滿黃土，一陣風起處，刮起漫天黃塵，無遜於開封風砂。

時屆申初，西風蕭瑟，天色向暮，三人行在南關外氾增墓，季扎掛劍台處。

此一古跡早盪然無存，但見荒烟衰草，斷壁頹垣，空餘憑弔而已。

三人正行之間，勿聞「嗒」的有人墜地之聲，畢曉嵐突向路側斷垣殘壁躍去，謝雲岳靈飛接踵掠起。

畢曉嵐躍過一座高可五尺之殘垣落下，但見長可掩膝亂草中仰臥一年方二旬四五少年，渾身帶傷，血染重襟，睜着一雙虎目逼視着自己道：「你也是爲虎作倀之輩，要殺要剮任便。」雙眼立卽闔攏。

畢曉嵐大惑不解，謝雲岳與靈飛接踵落下，一眼瞥見那人，謝雲岳失聲道：「這不是葛少俠麼？爲何落得這般情狀？」

那少年聽得語聲，倏睜雙目，深深打量了三人一眼，面現驚喜之色，說道：「三位當是易容喬裝，其中一位口音，在下甚熟……」

謝雲岳却制止他出言，道：「少俠失血過多，暫勿說話。」伸手取出一粒長靑丹餵入少年口中。

這少年正是崑崙後起俊秀葛天豪，此刻葛天豪已知謝雲岳就是黃鶴樓對江相遇之靑衣老叟，不禁喜形於色。

驀地——破空之聲傳來，只見兩條黃

影疾掠而至，身顯處，卻是一雙肥頭胖耳，面像獰惡的黃衣僧人，分執一柄沉手禪杖。

兩僧先瞥了葛天豪一眼，繼又望着三人道：「這人是敝寺强仇，三位施主路過請不必招事。」說時一僧迅如電光石火般左手向葛天豪抓去。

不料靈飛比他更快，右掌橫推，大喝道：「佛門子弟，不持清修，動手傷人也是你們幹的麼？」

掌力雄厚，兩僧不由躍退五尺，神色一變，如罩下一層殺氣。

一僧陰森森笑道：「施主竟敢管出家人是非麼？」

靈飛冷笑道：「清修誦經，一塵不染，那有是非可言，再說，天下事自有天下人管。」手指着葛天豪道：「這人與你們有何恩怨？只要佔住理由，老朽即撤手而去。」

那僧人面色一呆，另一僧獰笑道：「施主可是眞欲與貧僧爲難麼？恕貧僧只好動手了。」禪杖一掄，舞起一圈杖花，劈空而來。

靈飛錯出一步，右臂疾向肩頭一挽，龍吟過處，一道寒光疾閃，篤的一聲搭在他那禪杖上，展出黏字訣，沉力壓住。

要知重兵器對敵短兵器，重兵器佔住上風，靈飛不愧爲邛崍第一劍手，蓄凝眞力壓得杖身一沉後，霍地平着杖身推劍一滑，一式「金蜂戲蕊」，劍來銀芒顫動，疾刺前胸，快如星飛電閃。

那僧人料不到劍勢如此迅快輕疾，大吃一驚，一個「雲裏望月」仰腰貼地平射出去，身形猛起，杖化「八方風雨」，勁風呼嘯，潛湧如山，撲擊而前。

靈飛長笑一聲，展出平生絕學，身如游龍夭矯，劍搖寒星萬點，刹那間，僧人迅猛無匹的攻勢，俱被他輕靈奧絕的劍招化解開去，微露敗象。

另一僧人驚睛滾轉，杖身上提，欲待聯臂襲擊靈飛，無影神掌畢曉嵐冷笑道：「以二對一，你還是少打這歪主意的好，不然老朽一掌生劈了你。」

這僧人獰笑了笑，道：「少發狂言，稍時你便知道厲害。」

畢曉嵐冷冷說道：「何必稍時，不如現在。」

僧人陰陰一笑，杖身一提，倒躍出七尺，注視靈飛兩人一場罕猛無匹的兇搏。

畢曉嵐不敢遠離謝雲岳，知他現逼住「玄陰黑眚」奇寒使它暫不能發作，但最忌妄動眞氣，毒性一時不能遏阻，又流竄全身經脈，是以緊護在謝雲岳身旁，恐謝雲岳一時忍耐不住出手搏敵。

此刻，葛天豪服下長春丹後，漸漸眞力恢復，趺坐調息行功，目睹謝雲岳只靜靜觀戰着，心中大感納罕。

他確定謝雲岳就是黃鶴對江所遇的青衣老叟，以青衣老叟震古爍今的武功，使兩僧落敗，不過是舉手之勞，但他爲何不動。

畢曉嵐忽對謝雲岳笑道：「靈老師劍學卓絕，不愧爲當代高手。」

謝雲岳笑道：「若以劍法而論，尚推崑崙『天羅七式』『乾坤三絕』崇奧無倫，但個人劍學造詣，就在他智慧高低能悟激玄蘊，神與意會，再另闢奧境，食古不化者雖一意浸淫，終必望塵落後。」

一言破的，畢曉嵐大爲佩服，暗道：「此人年歲甚輕，才華高絕，譽之近年武林中第一奇人，實不爲過。」

場中搏鬥之勢大起變化，只見爽門劍客靈飛劍式突變，劍光大盛，爽門劍法迭出詭招，迴環出手，將那僧人圈在一片劍芒之下，雖然僧人杖猛力沉，只是守多攻少，驚險頻頻。

但見靈飛一聲長笑，劍身一滑，反臂挑起一招，迅快凌厲，逕向那僧人脅下挑飛而起。

靈飛長笑未竟，僧人慘嗥之聲接踵騰起，血光迸現，一條右臂仍緊執着禪杖離肩飛起半空，墜落在一方斷壁上，轟的一聲大响，那方斷壁嘩啦嘩啦塌成一片，灰塵揚起半空。

僧人一臂削落，血如泉湧，縱身向後逃去，另一僧人亦神色大變，接踵趕去。

二僧才竄出十數丈，忽見荒烟衰草間，迎着二僧現出四個形像怪惡老人，各着一襲赭黃色長衫，迎着勁風飄飛，悉悉而動……

乍睹之下，宛若幽靈鬼魅，在此暮雲低壓，肅殺秋風之中，使人不由陡生了寒意。

只見兩僧奔在四怪惡老人身前數說一陣，那四怪惡老人只兩肩微振了振，凝立不動，迴視了靈飛等一眼，忽轉身與兩僧閃下崗陂之後。

靈飛大感疑訝，葛天豪忽道：「這四人就是『華夏四惡』，兩僧是雲龍山大佛寺監寺知客。」

謝雲岳點點頭道：「天色已晚，去城中找一家客棧住下，我料他們必不死心，定會去客棧尋仇，葛少俠，你的事去至客棧再說吧。」

葛天豪抱拳施禮道：「兩次相遇老前輩，俱蒙仗義搭救，此恩此德，畢生難忘，老前輩宛如天際神龍，但願示知……」

謝雲岳搖手制止葛天豪再說下去，笑道：「與少俠相遇，該是三次了。」

葛天豪不由一愕，怎麼也想不起來還在何處相見過。

謝雲岳已舉步前行，葛天豪只好默然跟着走去。

徐州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四人進入徐州已是萬家燈火，戶戶炊烟之中。

一投入客棧，就包下整個獨院，謝雲岳搶先進入房中，就着燈下書下一方，字走龍蛇，筆力遒勁沉厚，直透紙背。

靈飛接過，方待飛步掠出。

葛天豪恍然悟出謝雲岳必是受了極重的內傷，才知爲何方才不出手之故。

只見謝雲岳在懷中取出一隻精緻小瓶，掀蓋拈出兩隻金針，長短各一，向畢曉嵐笑道：「此物久已不用，有云醫不能自療，說不得也要逆而行之，有勞在戶外護法如何？」

畢曉嵐對謝雲岳佩服之極，朗聲笑道：「老朽遵命。」立時走出門外，佇立院中。

謝雲岳兩根金針手法迅快刺入左乳下一寸六分「期門」穴三分後，右「鳩尾」穴上針入三分，再緩緩雙目掩簾內視，一

口眞氣，緩緩納入丹田，冲起命門，引督脈過尾閭，而上升泥丸，追動性元，引注脈降重樓，而下返氣海二穴，上下旋轉如圓，前降後升，絡繹不絕，驅使毒氣聚入空穴，逼運本命三昧眞火煉化之。

約莫一個時辰過去，葛天豪目睹謝雲岳兩鼻中噴出兩縷黑烟，腥臭無比，不禁大爲駭然。

靈飛此時已返回，兩手合抱一釉盂，盂內盛有熱氣騰騰濃黑葯汁。

謝雲岳睜開雙目，鼻中黑烟轉白，輕舒兩指起出兩隻金針放入盒內收置懷內，謝了靈飛一聲，將盂內葯汁咕嚕咕嚕一口氣嚥下，又趺坐於榻上閉目行那歸元吐納坐功，心如止水，身似空壼。

靈飛見狀不由寬起心來，嘆息一聲道：「這條命算是撿了回來。」

葛天豪訝道：「却是爲何？」

靈飛方待作答，忽聞院中畢曉嵐大喝一聲，料知有警，兩人縱身撲出。

只見夜月寒輝之下，院牆上，屹立着一個方才所見的怪惡老者，畢曉嵐一掌劈了出去，老者陰惻惻地一笑，倏的飄隱牆下。

葛天豪忙道：「爲了晚輩的事，累及前輩甚爲不安，不如由晚輩引他們去至郊外，決一死戰。」

靈飛道：「老朽還未知道葛少俠與他們結怨經過。」

葛天豪說道：「此事說來話長……」

忽見謝雲岳緩步走了出來，道：「我已知道其中大概經緯，華夏四惡不過是來此探視我等住宿此店否？今晚不必介意，明日途中必有一番拚鬥。」

靈飛趨至謝雲岳身前低聲問道：「你痊癒了麼？」

謝雲岳微微一笑道：「尚未可知，不過三二天內如無異象發作，即可斷定毒性全消。」

這時，畢曉嵐忽一鶴冲天而起，凌空撲向院牆之外，只聽得破空劈風聲中傳出一聲悶哼，數條人影冲霄而起，向櫛比綿亘屋面上逸去。

畢曉嵐翻回院中，冷笑道：「鼠輩鬼蜮，不戰而遁。」

謝雲岳微微一笑道：「三位請至室內稍歇，小醜跳梁之輩理他做甚，我出外去去就來。」說罷飄然走出獨院直向店外走去。

更深人靜，行人寥落，燈火二三點，夜月迷濛，秋風瑟瑟，顯得異常淒涼。

謝雲岳踽踽獨行，忽然停在一間破敗的土地祠外，只見一個中年化子倚在祠外壁上打盹，他故意脚底弄出撥磚石重音。

那中年化子突一躍而起，兩眼怒視，罵道：「三更半夜，擾人清夢則甚？」

謝雲岳沉聲說道：「你即刻往通知分帮主來見我，就說四長老在土地祠內等他，快去！」

中年化子神色駭然，單腿一跪，道：「小的就去。」轉身飛奔而去。

謝雲岳孤寂落寞，胸中只感如潮汐紛湧，千愁萬緒，無由自來。

年來經歷，一一現諸眼簾，恩，怨，仇，殺，無非七情六慾作祟，到頭來仍是一片空白，茫然地不時發出長嘆。

他正在百感交集時，街頭忽現出兩條飛快人影奔來，只見是三絕怪乞孟仲軻及中年化子。

謝雲岳微啊了一聲道：「孟兄原來接掌了江北分帮。」

孟仲軻單腿躬了一躬，垂手笑道：「奉大長老之令，調掌江北，薄暮時分，在南關之外原來是四長老，屬下不知失禮迎接。」

謝雲岳眉頭一聳，道：「孟兄想必知道華夏四惡在此有何異動否？」

孟仲軻怔得一怔，道：「怎麼四長老不知實情？」

謝雲岳搖搖首道：「我一路行來，因行踪愼秘，不想與外界接觸，即是本帮也不知我的行踪，故江湖傳訊並無所聞。」

孟仲軻道：「這就難怪四長老不知，蒼大長老自趕赴玉鐘島前後，不斷與本帮保持聯繫，用飛鴿傳訊，無日無之，但自三日前，即失去音信，看來蒼長老等已遭困禁。」

謝雲岳聞言神色猛變，忙道：「孟分帮主，速將詳情告我。」

三絕怪乞稍一沉吟，答道：「此事說來話長，自大岳一役，武林轟動盛傳『菩提貝葉禪經』爲『怪手書生』岳雲得去，但未知四長老與岳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菩提貝葉禪經西域絕學，武林人莫不夢寐以求，是故紛紛出動探查岳雲其人下落，但四長老形踪飄忽，神龍隱現，即使目睹四長老也不識就是岳雲。

「雲夢沼澤一事震驚天下，消息傳入玉鐘島主梁丘居士耳中，梁丘居士對四長老大爲忌憚，因他久欲稱霸中原，沉研武學尅制少林，事本可如願，菩提貝葉眞經之事不啻對他當頭棒喝，爲此處心積慮相誘怪手書生岳雲去他玉鐘島上，使岳雲畢命在他奇絕奧詭天璣陣中……」

謝雲岳不禁皺眉道：「他怎知岳雲必去他玉鐘島上？」

孟仲軻眼皮霎霎，微嘆了一聲道：「不幸倪婉蘭姑娘失了半句口，她衝動之下不禁說她未婚夫婿就是岳雲的師侄，本想懾伏玉鐘島主，豈料弄巧成拙，反被玉鐘島主囚禁，設下鈎餌釣鰲之計。」

謝雲岳奇怪倪婉蘭大意衝動，道：「孟分帮主怎知道倪姑娘失口……」

三絕怪乞面色莊重道：「是大長老飛鴿傳書才知，據屬下臆測，必是大長老擒住梁丘居士門下刑迫而知。」

謝雲岳不禁憂形於色，但面上套了人皮面具絲毫不露，接着孟仲軻又道：「十日之前，峨嵋江羅二位姑娘到此，尋覓屬下說要趕往玉鐘島去，並說四長老三兩日內即可趕到，屬下苦勸二姑娘暫候四長老抵達同行，二位姑娘只不允，屬下無奈只好遣出得力弟兄七人護送至連雲島登舟渡海，一面傳訊至大長老，接獲回信在玉鐘島西邊島下岩洞內相候，但自此以後，再無接獲大長老信息，信鴿放去，也是有去無回。」

謝雲岳憂心如焚，長嘆一聲道：「看來玉鐘島主早知大長老等潛跡島內，長綫放遠鷂，你們互通信息之事，一切都瞭如指掌，誘使一網打盡。」

孟仲軻一挑姆指，道：「四長老不愧睿智如神，華夏四惡早爲玉鐘島主網羅，原參與雲夢沼澤紅旗帮大會，倖免之後即奉玉鐘島急召，返轉蘇北，暗暗監視本帮弟兄一舉一動，四長老如須赴玉鐘島，必須將華夏四惡等殲除，免得走漏風聲遂使玉鐘島主事先有備。」

謝雲岳焦躁不寧道：「時不我與奈何，華夏四惡等巢穴何在？是否在雲龍山大佛寺中？」

孟仲軻搖了搖首，說：「不是，這數月來華夏四惡與江北黑道人物勾結過從甚密，但他們巢穴流徙不定，四長老放心，雖然如此，決難逃出本帮弟兄耳目之下，四長老您現下榻何處？一個時辰內屬下即查出稟明。」

謝雲岳稍一沉吟後與孟仲軻說明寓處，立時電疾返回客店。

三絕怪乞即向那中年化子道：「你速傳令通知東北兩舵，查出華夏四惡下落報知。」

中年化子應聲轉身疾馳而去，三絕怪乞孟仲軻雙目冷電四掃了一眼，身形亦向南撲去。

一出得南關外，冷月映照之下，但見暗塵漫漫，野草拂空，異常凄涼。

忽聞野草叢中亮起一聲佛號，孟仲軻頓時一驚，抬目望去，只見草中現出兩肥胖僧人走了出來。

一僧人微微含笑道：「孟分帮主，夜深霜濃，尚須作例行巡查麼？未免太辛苦了一點。」

孟仲軻冷冷答道：「原來是弘圓弘明兩位大師，丐帮人物良莠不齊，需防他們爲非作歹，孟某職司所限，不得不爾，只不知兩位大師尚在郊外爲何？」

弘圓和尚突跨前了一步，道：「貧僧欲相求孟分帮主一事，不知可否應允？」

孟仲軻微皺眉頭，答道：「不敢，只要不使孟某爲難，無不從命。」

弘圓微笑道：「好說，昨日薄暮時分，敝寺僧衆追捕一小賊至此附近季扎掛劍台處，竟遇上三個不知姓名的老怪物架樑生事，將小賊救走不說，敝寺知客亦被斷除一臂，據查之下，這三個老怪物與貴帮大有關連……」

孟仲軻不禁怒燄逼射，冷笑道：「二位大師不要血口噴人。」

弘圓一聲長笑道：「貧僧決不出無稽之言，現已查知那三老怪物下落，不過看在貴帮面上，遲遲不予動手。」

孟仲軻冷冷說道：「敝帮不識這三人，既然查出下落，大師就應找他們才是，敝帮決不領這個情，孟某有事在身，不克奉陪。」身形一晃，已竄了出去。

驀覺勁風掠過身側，只見弘明已阻在身前，厲聲道：「孟分帮主，請問你有什麼急事。」鐵掌倏地擊出，勁風凌厲。

孟仲軻鼻中冷哼一聲，掌心外揚，勁力暗吐，厲聲說道：「你也配攔阻孟某的去路！」

「蓬」的大響，勁力相接，突見孟仲軻橫身斜出一步，右臂急舒，疾如電光石火五指飛點弘明胸前五處大穴。

這一手詭異勁急非常，弘明不料孟仲軻身手竟如此矯捷上乘，大感驚駭，眼見指影銳風掃及胸前，慌不迭地移宮換位，那知指風宛若附骨之蛆接踵襲至。

弘圓見弘明讓孟仲軻佔了先機去，形勢瀕危，一躍而到，橫向拍出一掌，迅雷搏擊之勢，凌厲洶湧。

孟仲軻在丐帮中堪稱第一流高手，眼觀四方，耳聽八面，風聲生出胸後，身形一旋，左掌一式「力挽狂瀾」推了出去，一鶴沖天而起，疾飄出三丈落下，大喝道：「兩位大師你這是何意，與丐帮爲敵，無異於以卵對石。」

弘圓大笑道：「貧僧要證實一點，如今已證實了，丐帮雖然遍及天下，好手如雲，但目前江北一帶貴帮已在貧僧嚴密監視下，動彈不得。」

孟仲軻心中又驚又駭，冷笑道：「你們證實了那一點？」

弘明厲聲說道：「你可是要查出尹氏四傑的隱跡所在，好報知那三個老怪物是麼？」

孟仲軻冷笑道：「你們所說的都是捕風捉影之談，丐帮從不管人家是非，你們如懼怕那三個老怪物，也犯不着拿丐帮出氣，至於……」底下之話立時收住，面目一變，暗道：「不好，本門弟兄暗受他們監視，受制於人，看來四長老此行，定是凶多吉少，不如全力搏殺這兩個賊禿，速通知四長老另採行動。」想定，遂放聲大笑道：「憑你們二人微末技藝，也敢在老化子面前猖狂霸道，大言無忌。」雙臂倏的伸出，十指微鈎，宛如虎撲，分向兩僧脅上拍去，欺電逾風，一絲破空之聲俱無，端的快捷玄奧已極。

兩僧哈哈一笑，陡的身形疾分，駢掌如戟，猛力划砍孟仲軻雙臂，各出左掌呼的一聲推出，弘圓道：「孟仲軻，你今晚尚想活命麼？」

三絕怪乞一身功力非凡，激怒得鬚髮飄揚，雙臂飛撤，身形一晃讓開掌力蹈空進身，展開他那獨門武學絕虎掌，腿掌並施，一刹那間攻出了九招七腿，無不是玄奧異常，攻向意想不到部位，出掌踢腿，簡直是一氣呵成，配合得天衣無縫。

他那勁厲的攻勢，而且換招之間快捷已極，兩僧被迫得幾乎手忙脚亂，連連閃退了三步。

但兩僧武功委實不可小視，一經退後，又欺身撲前，各展出一套罕睹莫測的掌法，搶制先機。

俗云雙掌難敵四手，孟仲軻見招拆招，手臂翻腕掄轉如飛，却守多攻少，不由心頭大急，腦際千迴萬轉，猛然心忖：「我居然這麼傻法，一意硬拚，就誤了四長老大事，並置丐門於萬刦不復之地，縱然死在九泉，也愧疚難以瞑目，不如抽身逃回。」心念一定，呼呼連環劈出兩掌，一個凌空倒翻，全身望後躍去。

身在虛空之際，忽聞一聲冷喝道：「回去！」

只感一片力逾山岳的潛勁逼得身形一窒，氣血狂逆中送了回去。

孟仲軻雙足一沉，墜立於地，只見眼前人影一花，現出四個身穿赭黃長衫面像怪惡老叟，必知是華夏四惡尹氏兄弟，面臨危亡之際，猛聚一口眞力橫掌甩出。

掌力堪吐未吐，一老者陡地大袖一拂，亮出手腕，五指揑着一柄豪光奪目的小劍，電閃星飛的劍光點在孟仲軻胸前「鳩尾」穴上，冷森森的說道：「孟分帮主，你此舉眞是愚不可及。」

孟仲軻胸中雖是怒血澎湃，愧恨紛湧，却面現大義凜然之色，冷笑道：「你們要想與丐帮爲敵，眞是自找死路，孟化子不過是一分帮帮主，未免小題大做捨本逐末。」

那老人陰陰笑道：「尹老大並不想與高手如雲，遍佈天下的丐帮爲敵，只想從孟分帮主口中討出一點消息。」

孟仲軻心頭一寒，目光掃視了四外一眼，只見冷月迷濛下，荒丘亂草中分立着二十餘人，僧俗全有，心說：「看來是逃不出去了，與其屈辱求生，不如一死了之。」雙目一瞪，怒光逼射，冷笑道：「老化子是什麼人？妄想自我口中得到什麼？老化子豈是怕死求生之輩。」說着胸口往前一送。

那老人早有戒備，左手疾出，在孟仲軻胸前點了五指，右劍飛撤，陰笑道：「你想死，我偏不叫你死。」

孟仲軻只感全身勁力一洩，暗中長嘆了一聲，仍是堅毅不屈冷冷說道：「你就將老化子剝皮抽筋，用盡酷刑，也別想聞出一句眞話。」

那老叟怪惡的面色上緩緩泛起一種陰險的笑容，輕微的咳了一聲，道：「我尹老大從來不用酷刑逼供，自有方法能使你自甘情願吐露無遺。」說着，右手慢慢向懷中揣去……

孟仲軻雙眼張視着他的右手，猜不出對方要什麼玄虛，但料知是對自己極爲狠毒的手段，不覺由心底升起一股寒意，飛竄全身，手心沁出冷汗。

只見尹老大取出一隻形如橄欖的異果，朱紅燦爛，托在掌心，目注自己微微一笑道：「這種異菓，是寰宇少見之物，只有玉鐘島中絕岩石隙產有三株，每株只生一菓，菓皮雖硬，但經指力一掀，菓肉入口即化，腴美清香，眞是天地之靈氣所鍾……」說着微微一頓，咳了一聲，道：「這異菓功能一經服食，服用之人便神智控制在贈菓之人手上，至死不渝，有問必答。」說時，手掌緩緩送向孟仲軻唇前……

孟仲軻面色激動，眼中閃出一抹憤怨驚悸之色。

尹老大倏地翻掌，兩指揑着異菓，左手五指迅如電光石火般在孟仲軻顎骨上一掀，克察聲響，顎骨卸落，口齒張開，右手山菓一送。

驀地，一條身影電射而來，快得眼力簡直不可瞥見，只聽尹老大一聲悶哼，環佈四周匪徒妖邪均大驚失色。

目光凝處，只見一個黑衣長鬚老叟五指已扣在尹老大腕脈上，那枚異菓亦落在他的左掌心上了。

變起非常，尤其是這老叟身法之快，曠絕武林，令人瞠目結舌。

其餘華夏三惡，目睹長兄受制，不禁駭然變色，身形一動，欲待合擊出手，忽聽那老叟沉聲叱道：「你們不怕兄長沒命了麼？」

三惡一同震住，瞥見兄長面上冷汗冒下如雨，慘白如紙，目中流露出一種痛苦極其難熬之色。

那老叟一張冰冷死人面孔，喜怒憂樂俱無，令人一見，禁不住心頭冒出寒意。

三惡中老二忽出聲道：「你就是怪手書生岳雲麼？」

老叟哈哈大笑道：「老夫如是岳雲，你們早就濺血橫屍了。」說時緊扣着尹老大五指一鬆，尹老大仰面倒地。

三惡面目一變，突感胸後一縷奇寒之氣，透入命門穴下，登時氣凝血凍，動彈不得，不禁大駭，只見老叟冷冷一笑，說道：「你們看看其餘助紂爲虐宵小，如何下場。」

三惡雖然身形定住，但頸項却可顧盼自如，聞言心中大震，目光迴望了一眼，但見黨羽均是目光呆滯無神，僵立原處不倒，顯然已遭非命，並多出兩冷面老叟及葛天豪，不禁臉上同泛出驚怖之色，膽寒魂飛。

原來謝雲岳返回店中，畢曉嵐等已安排了豐盛酒食等他，謝雲岳一言不發，坐下就吃。

畢曉嵐三人只道他心中懸心担憂玉鐘島諸人安危，亦碍難出口相問，均俯首大嚼。

但三人中除葛天豪外，均是見多識廣，老於江湖之人，目睹謝雲岳不則一聲，心料必有緣故，終於畢曉嵐忍不住問道：「老弟，你往何處去了，看你神情定是有着什麼事心憂，可否說出！」

謝雲岳搖首道：「三位快用，稍時再說也不爲遲。」說完情不自禁地嘆了一口氣。

畢曉嵐與甄飛相望了一眼，似是無可奈何，只好匆匆果腹，四道目光逼視在謝雲岳臉上，想從謝雲岳目光舉動中測出一點端倪。

但見謝雲岳用飽，放箸側面望着窗外出神。

葛天豪只覺這三人冷漠得出奇，近乎怪僻，不禁感到自己異常躊躇不安，坐立非是。

畢曉嵐見葛天豪如此拘束，便笑道：「葛少俠，你一定認爲老朽三人冷僻不近人情，其實，我等不過遭遇了極爲棘手之難題，因此冷淡了少俠。」說着轉視謝雲岳，說道：「老弟，憂能傷人，不如吐之爲快。」

謝雲岳緩緩別過臉來，苦笑一聲道：「說出徒亂人意，既然如此，就扼要說出請二位分憂設法。」於是將三絕怪乞孟仲軻的話和盤托出。

三人聞言，均不禁心頭大驚，葛天豪突然大聲道：「老前輩就是太岳相遇晚輩的岳……」

謝雲岳用手一揮，笑道：「少俠知道就好了。」

甄飛嗖地立起，眼中精光逼射，道：「甄某料知孟仲軻不會來了，他亦陷入危險中。」

「什麼？」謝雲岳愕然抬頭注在甄飛的面上，問道：「甄老師卓見如神，可否說出何所而據？」

爽門劍客甄飛道：「梁丘居士突然調遣華夏四惡來到江北，如孟仲軻所言，丐帮一舉一動無不早在他們嚴密監視之下，

方才在土地祠外定是華夏四惡窺知，我料此刻孟仲軻必在生死存亡邊緣上。」

謝雲岳與畢曉嵐聞言不由大急，推究孟仲軻之言，靈飛決非危言聳聽，無的放矢，就是自己亦是如此想法。

畢曉嵐道：「目前不知孟仲軻身在何處，不然我等也好趕去施救。」

院中忽發出落足微音，謝雲岳閃出室外喝道：「什麼人？」

只見院中立着一個年方十二三歲的小化子，蓬頭跣足，一身單薄的衣衫分外顯得他羸弱瘦小。

那小化子道：「是四長老麼？」

謝雲岳方一頷首，小化子長跪於地急道：「孟分帮主在南關郊外遇險，爲華夏四惡大佛寺僧截住，恐有性命之憂，望四長老前往施救。」

這時畢曉嵐等三人早出得室外，靈飛忙道：「救命如救火，這就趕去。」

謝雲岳忽斷喝道：「慢着。」繼又沉聲問小化子道：「你是奉了孟帮主之命來的麼？」

小化子睜大着雙眼，恭聲答道：「不是。」

「那麼你爲何知道我的去處？」謝雲岳聲色俱厲地追問。

小化子張口囁嚅了須臾，口吃着道：「方才四長老要分帮主去祠外說話，屬下適在祠內神案下假寐聽得一清二楚，因屬下心儀四長老學究天人，才華高絕已久，正欲出來拜見，忽見祠內暗中匿藏數人，正凝耳靜聽分帮主說話，屬下一驚不敢現身，待四長老一走，祠內暗藏匪徒亦翻出祠後土墻離去，屬下趕出祠外，只見分帮主撲向南關，是以緊隨身後，因距離較遠，目睹分帮主爲大佛寺弘圓弘明截阻，屬下突發現四外草叢樹後滿佈匪黨高手匿藏着，是以屬下急急趕來。」

他結結巴巴說了半天，雖語焉不詳，但大意可明，謝雲岳回面向畢曉嵐靈飛問道：「二位可會凌空點穴麼？」

兩人頓時一愣，畢曉嵐道：「老弟莫非心存一網打盡之意麼？」

謝雲岳點點頭，畢曉嵐接道：「凌空點穴，老朽勉可試試，但一再施爲，虛耗內力過鉅，難免有疏忽之處，妖孽不無漏網。」

靈飛也道：「靈某尚留存喪門針一囊，發出無聲無息，打中人身亦全無所覺，循血行攻向內腑，遍身酥麻，口噤不能發聲，此物大可一用。」

謝雲岳道了聲：「好，我們這就去。」繼又向小化子說道：「你仗着身形巧小靈速，盡量掩護身形，察視本門各處分舵有無被華夏四惡手下監視現象，速來報與我知。」

小化子應了一聲，旱地拔葱而起，拔上兩丈高下，突然身形一平，如弩離弦般射出院牆，去勢電疾，轉瞬杳然。

畢曉嵐讚歎道：「小小年紀，就有如此精湛輕功，看來江湖傳言丐帮之內臥虎藏龍委實不虛。」

謝雲岳微微一笑，低喝一聲：「走」字，人已飄過牆頭，畢曉嵐三人接踵騰起，趕撲南關郊外而去。

秋風狂湧，夜寒瑟索，四人電疾雲飛撲近孟仲軻被截擊之處，冷月濛濛之下，果然瞥見三絕怪乞被弘圓弘明捨死忘命兇搏，場外周近分佈着甚衆匪徒。

謝雲岳要靈飛分出半囊喪門釘給葛天豪，對外圍匪徒暗中施爲。

靈飛依言分出半囊喪門釘給葛天豪，兩人陡地身形一分，鶴行鷺伏蹦向匪徒身後。突見孟仲軻生出逃意，兩招劈出翻出場外，半空中被華夏四惡逼回場中，尹老大制住孟仲軻危言恫嚇。

畢曉嵐不禁怒冲眉髮，即要出手，被謝雲岳阻住，低聲說道：「且聽聽他說什麼？」

直待大惡取出形如橄欖的異果，並說出此菓妙用後，忙向畢曉嵐附耳說道：「在下從空搏下，只待在下制止尹老大後，煩畢大俠凌空出指點向三惡胸後『命門』穴下七分之處。」

說後，身形疾閃在一株參天聳幹楠樹之側，嗖地一鶴冲天而起，落在橫枝上，揉上樹巔。

畢曉嵐目睹謝雲岳由樹巔騰空上縱，斜轉身形以雷厲萬鈞之勢下搏尹老大時，身形亦自一閃而出。

三惡見兄長爲謝雲岳鬆開腕脈倒地，身形一動，正要搶救出手，但爲謝雲岳出言取其兄長之命震住，突感後胸一縷奇寒之氣透入命門穴下，只覺體內立時氣凝血凍，動彈不得。

其他匪徒亦經靈飛葛天豪一一施爲，全被制住。

此刻，謝雲岳望着三惡冷笑一聲，將手中形如橄欖之異果收置懷內，疾舒猿臂將孟仲軻卸落的顎骨閤上，翻腕出指解開受制穴道。

孟仲軻陡地抓起尹老大，拍拍甩摔了兩下耳刮，謝雲岳笑道：「孟分帮主且慢出氣，我還有話要問他。」

三絕怪乞立時退在一旁，尹老大砰的摔在地上。

靈飛與葛天豪已現身走了過來，謝雲岳望着靈飛問道：「喪門釘是否要了他們的命。」

靈飛道：「只神智迷混，一個對時自解。」

謝雲岳道：「那很好，除華夏四惡弘圓弘明六人之外，將他們廢除全身武功，並點上昏穴七日後醒轉，相煩靈老師葛少俠兩位代勞。」

靈飛葛天豪聞言躍出，謝雲岳抓起尹老大，解開兩處穴道，僅留下一處使他遍身麻酸，冷笑一聲，正待發問，忽聞夜風飄送過來數聲清嘯，播迴不絕，目中神光疾變。

孟仲軻忙道：「是本門人物。」

只見西向丘陵間湧飛而來七八條身影，轉瞬即至，方才小化子亦在其中，孟仲軻走在他們一處，匆匆見禮，略致數語後，反身掠在謝雲岳面前禀道：「華夏四惡派遣監視本堂分舵手下均被殲除，現魯省本門三堂四舵及贛北分堂主求見四長老，請候定奪。」

謝雲岳用手一揮，道：「待我此間事了，再爲相見，令他們暫候。」

孟仲軻道：「遵命。」轉身走去。

此刻，華夏大惡已驚得面無人色，只

見謝雲岳冰冷地一笑，道：「你現在當已知道我是何人了？速將玉鐘島一切秘密說出，尚可饒你一條死命。」

尹老大心知說出是也是無幸，何必畏懼，胆氣陡壯，冷笑道：「玉鐘島並無生心離叛之人，你這算是白問！」

謝雲岳怒極冷笑一聲，忽伸手向他懷中揣去，又取出一隻形如橄欖的異果及豹皮革囊一隻，望了一望，靈機猛生，遂將革囊擲向畢曉嵐接着，從自己懷中取出方才奪自大惡手內的異菓，冷冷說道：「我知道算是白問。」說着將手中一對異菓在大惡眼前晃了晃，沉笑了聲道：「兩隻異菓用來對付怪手書生岳雲未免暴殄可惜，你自食惡菓吧！」

大惡不禁魂飛胆落，悸懼道：「閣下手下留情，尹某有問必答就是。」

謝雲岳冷冷一笑，回面向畢曉嵐道：「分出一枚異菓，在這三惡中任餵服一人，其餘掌下斃命。」

畢曉嵐接過異菓，走在三惡身前，這時三惡只感全身冰冷，毫髮畢立，死亡的恐懼佈襲飛湧，面色慘白。

只見畢曉嵐一隻蒲扇大小巨掌，迅如電光石火般往一人面門掀去，「克登」一聲顎骨卸落，口齒張開，一枚異菓已伸入口中，但覺一股酸澀液漿由口腔順着咽喉流入，神智立時感到一陣迷糊。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下期定當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畢曉嵐微微一笑，將他顎骨閤上，迅捷無比斜身出掌，將其他二惡及弘圓弘明一一震斷心脈，口噴黑血斃命倒下。

謝雲岳亦已將一枚使神智昏迷的異菓迫服入大惡腹中，用手向孟仲軻一招，道：「孟分帮主，傳他們來見。」

丐帮七八人聞聲走前，躬身施禮，自報名號。

贛北分堂主歐振禀道：「屬下來時，振泰鏢局張姑娘帶話，說夏侯局主夫婦染上血癆痰喘重症，及天南門下尋仇，命屬下遇上四長老時務請趕去救治。」

謝雲岳聞言一愣，大感爲難之極，憶起夏侯局主夫婦相待自己恩深義厚，即應立時趕往救治，無奈分身不得，腦中思念電轉，須臾長嘆了一聲道：「只好如此了。」轉面向靈飛說道：「我口授兩方請靈老師謹記於胸，請葛少俠同往相助，玉鐘島之事有我與畢大俠已够。」

靈飛走了過來，謝雲岳口述治血癆痰喘兩神效葯方，反覆重述之後，又對歐振道：「贛北分堂弟兄全力維護振泰鏢局安全，戰守之計共商與靈大俠葛少俠，你們離去吧。」

丐帮人物星散離去，靈飛葛天豪兩人作伴歐振撲奔贛省而去。

× × ×

萬里丹楓奪朱錦，陣雁驚寒送晚秋。

秋意已濃，寒透重衣，謝雲岳畢曉嵐率着渾渾楞楞的華夏二惡趕至連雲島海口，但見軸轤連雲，東晃西擺。

天際彤雲壓垂，海天茫茫，波濤掀天，黃浪濁湧，寥風嘯狂。

謝雲岳濃眉稍皺，向大惡叱道：「由此去玉鐘島多遠？」

大惡目光呆滯答道：「風平浪靜乘舟駛去，只消三個時辰，如此狂風巨浪之下，時刻難計。」

謝雲岳沉吟須臾，向海邊走去，找上一個船主出金買下一艘平底寬艙小舟，抬頭招畢曉嵐與華夏二惡登乘，各操一槳揮搖離岸。

四人離岸三個時辰，舟身因風浪太大之故不能保持平衡，上下傾倒不定，四人袍衫盡濕。

謝雲岳苦笑道：「乘風破浪這滋味不好嚐，北人馳馬，南人未必能操舟。」

畢曉嵐方待作答，忽聽大惡高聲叫道：「玉鐘島已在望了，奇怪山嶺怎會冒出濃烟。」

兩人不禁凝目神注，只見海平線上隆起一小小山丘，山頂上冲起一蓬濃烟，隱隱可見濃烟中不時閃出暗赤火光。

畢曉嵐驚呼道：「不好，這是火山噴發，老朽幼年流落海外，到過東瀛倭島，曾目睹火山迸發慘景，溶流傾瀉，人畜俱亡，地動山搖，土面寸寸龜裂，屋宇陷沉，慘不忍睹，莫非玉鐘島本是一火山島，定期噴發，倘若持續噴發，玉鐘島定將崩塌陸沉。」

謝雲岳聞言不禁心顫，忙道：「畢大俠，我們趕緊駛去，遲則無及。」

畢曉嵐暗歎一聲道：「天命有定，豈是人力所可挽回。」

四人奮力搖槳，但越是逼近玉鐘島，風浪也愈大，只見烈焰騰空，燻炙逼人，轟轟隆隆之聲不絕於耳。

小舟相距玉鐘島約莫五里之外，浪潮猶若噴柱，大惡驚呼一聲，道：「海水沸騰了。」其餘三人都感覺到了，浪潮撲面襲身滾燙，熱氣炙人，玉鐘島情狀更是駭人，整島已沒入一片火海，赤紅溶流貫瀉入海中。謝雲岳此時人如瘋虎，神智不受控制，一勁揮槳，畢曉嵐大喝道：「回轉船頭，人力不可逆天，於事無補……」

聲猶未了，突從舟底噴出一股沸柱，將舟身冲起半空落下，四人分向震出艙中，墜入沸騰海水中，轉眼沒頂，不知是生是死……

昏暗暮色中，天際紅光閃閃明滅，玉鐘島逐漸向海中下沉，一分，兩分，終至爲無情沸騰海水吞沒。（全書完）

作者啓事

謝雲岳是生是死，盡在續書中披露，筆者公餘之暇，提筆杜撰此不經之談，每感力有不逮之意，加以夙罹高血壓重症，體力疲乏不支，爲不負讀者諸公雅望，盡速完成終篇。

邇來迭奉讀者諸公交相函責，有斥脫稿大遲，或責有始無終，筆者只有領責不置一辯，所責甚是，未敢推諉，但事實又不得已之處，筆者非不欲克盡終篇，此中苦經，不足於向讀者諸公道，只好「打落牙齒和血吞」，諸公均是明智卓見，個中隱情，不難察知。總之，望求讀者諸公垂諒。

武陵子謹啓

單拾兒故事續篇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浮玉風雲（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十二化解了言必信跟隨黃衣丐門五聖返回師門領罪，送走五聖，一令一幡變魔也爲了單十二的義行，深受感動而化干戈爲玉帛，各人一齊返回草廬歡聚一宵後各自離去。翌日，單十二發現簡雲留條出走，因時隔太久，無法追尋，只好作罷。簡雲厭倦風塵，決心往找一靜避之處隱居下來，詎知離開草廬不久，便爲一對潛居古墓二十年的兄弟所擄，簡雲擬探問彼等究有何企圖，故意說出一幡井氏兄弟，及變魔公孫子良夫婦已來到浮玉西峰，那對怪人兄弟急急追問可知他們來此作甚——

＊＊＊＊＊＊＊＊＊＊＊＊＊＊＊＊＊＊＊＊＊＊＊＊＊＊

掌出鐵牆碎　劍削石壁穿

簡雲沒有答話，臉上却現露出哀傷的神色，他明知對方兄弟皆能於暗中視物如見，這神色自是有些矯作。

對方沒能明察秋毫，上了當，沙啞嗓音的老大，突然沉聲道：「簡朋友，就憑你這個身份，井氏兄弟似乎還不必費那大的事將你擄走吧！」

簡雲聞言暗喜，作出負氣的樣兒道：「也許，設若他們的消息，閉塞如你們的話，我就不會遭殃被擄了。」

「簡朋友話裏有話，可能說的明白些？」老二叮問一句。

「過去的多言何益？」簡雲欲進姑退，道：「況且和我們的事毫無關聯，兩位不是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嗎，那該走了。」

沙嗓老大道：「倘若簡朋友能夠說的詳盡些，也許今天這場試驗，你可以免掉！」

簡雲無可無不可的說道：「其實我到不願意失去這場試驗的機會，話也很簡單，井氏兄弟擄刦我去的原因，是爲了祗有我一個人，知道浮玉西峯寶藏的下落！」

沙嗓老大聲調不自主的激動起來，道：「你……你知道寶藏下落？當眞？」

老二接上一句道：「這多年來你爲什麼不取？」

簡雲冷冷地答覆道：「譬如寶藏在深淵懸崖處，門戶衆多，

埋伏重重，則簡某量力雖有獲寶之心，惜無取寶之力，再譬如兩位所說，當眞所練絕技已是天下莫敵，何不就去了斷昔日恩怨，怎生遲遲不行！」

沙嗓老大不知是別有感慨，抑或是暗懷權詐，竟哈哈一笑道：「二弟，這位簡朋友滿有意思，吩咐他們點個亮兒，弄點兒酒菜，深切的談談。」

老二似乎和老大業能心靈互通，應聲道：「應該如此，小弟就去。」

簡雲心裏有數，對方突然調個頭尾，只因那句「祗有我知寶藏下落」的話，反正是「除死無大災」，何不索興來個「騙到底」，於是神色一正道：「且慢，當眞拿我簡雲作朋友看，就請停止今天的試驗，把那三位順便招呼過來一道飲上幾杯，讓我們大家結個『死前緣』！」

沙嗓老大哈哈的笑道：「二弟，好朋友的吩咐不能不聽，就這麼辦，二弟快去。」

老二應聲哈哈大笑着去了，移時，雜亂的步聲自外而入，人不少，全摸着黑，簡雲知道墓室的門沒關，否則步聲不會聽清，正思忖時，霍地三點鬼火自簡雲身旁分三面飄飛而出，冉冉升高約爲三丈，倏忽一斜疾射牆上，「砰」然三响，爆開斗大火花，火花消失，石壁高處憑添三盞壁火油燈，奇亮，墓室內頓成光明世界！

簡雲有心人，自是十分注意，首先入目的是一位身穿血紅衣衫的姑娘，另外一男一女，男的看去有些面熟，但已想不起在何處見過。

再看主人兄弟，不禁毛髮皆慄，那擄他前來的老二，業已見過，時雖夜深，總有些許輪廓，那沙嗓音的老大，比乃弟還要修長乾瘦，臉上像是一張灰敗的人皮包着副死人骨頭，深森的眼眶，雙目射發着霧芒般的陰光，殘眉，鬚髮雙脫，尖腦門，緊狹的下巴，顴骨高聳，兄弟二人都穿着一身極薄似乎透亮的長衫，顏色難說出是灰中畧夾淡紅，抑或是極淺極淺的一種怪怪紫色，更看不出是種什麼質料製成。

這間墓室，高有五丈，寬廣約四丈，長方型，中間一口烏黑閃亮的壽棺，門在左側角落裏，窄而長，另外三個角上各有一張

石台。

適才那沙啞嗓音的人，就是坐在石台上面。

石台高矮齊桌，十分潔淨，那怪人老二，兩手平向棺木一抱，看去並沒費力，輕飄飄的將棺木舉起，放到石壁邊上，又將一對石台，一手一張搬到中間，兩張對合，恰好是個正方的石桌！

外面幽長的石甬道上，這時起了步履聲音，一排走進來了四個人，每人端着兩隻石墩，放於石桌四邊，刹那間酒菜擺滿，熱氣騰騰酒香四溢，一切來齊，沙嗓老大對四名手下道：「喚大師兄前來陪客，爾等退下……」

四人恭應而退，不久，進來了一個人，年已花甲，蓬頭亂髮，臉上冷冰冰的不帶絲毫神色，面色蒼白，對任何人都漠然視之不發一言，簡雲曾經見過此人，恍悟這古墓中兩個怪人的來歷，手心冷汗滲出驚駭萬分！

簡雲雖然沒有見過那紅衣女子，但心裏有數已料到八成，在驚駭下思定方策，故意作出沒話找話的樣子，對那紅衣女子道：「妳可是紅娘子？在下簡雲。」

簡雲料斷的不錯，紅衣女子正是琴姑娘所謂的「閨中好友」紅娘子，也被擄進古墓，她本就認識簡雲，聞言有些羞澀的點點頭，簡雲提醒了她，道：「姑娘繡的絹素帕，我那兩位盟妹曾給我看過，此間主人，江湖異客，姑娘有暇應該繡兩條相送才是。」

紅娘子雙頰泛緋，暗中感激簡雲，自己身藏好多條特製的素帕怎生忘記利用，簡雲這時舉起滿酒銀杯，說出了驚人言語，竟使古墓雙怪人因之走向錯誤方向，他含笑道：「除此間主人外，我們四個能得主人垂青，約試一種奇異功力，實是千載難逢的機緣，讓我先把主人的來歷向三位介紹一下……」

他話鋒故意一頓，兩個怪人不由以奇特的眼光互望着。

老大嘿嘿兩聲道：「簡朋友當眞能說出老夫兄弟的來歷？」

簡雲沒有答話，接着未完的話鋒道：「兩位主人是昔日曾與一令一幡齊名的人物，其實武技功力似尚駕乎一幡雙魔之上，三十年前人稱『陰風黑手活無常』，也正是威震江湖『黑煞幫主獨孤兄弟』，大先生獨孤宇，二先生獨孤宙，坐在我對面的這位，是獨孤前輩的開山弟子，童大年童爺，三位諒記清楚。」

獨孤兄弟聞言，心中凜然不下於剛剛簡雲記起他弟兄時一樣，不能不對簡雲的一切重新判斷。

獨孤宇正想加以試探，簡雲敬酒已畢含笑而問獨孤兄弟道：「血手令主名獨孤倫，因爲多年前有人曾言前輩與彼實爲同胞，志趣不投遂分途而創『血手』『黑手』二令，不知眞假？」

獨孤宇殘眉一皺道：「是同族，非兄弟，傳言失眞！」

簡雲仍不算完，又道：「如此說來，前輩當然也是『青海』人氏了？」

他越釘越緊，頓令獨孤兄弟難以招架，童大年看出不妥，在旁冷冷地接了話道：「有關家師一切，非三言五語可盡，他日再談不遲。」

獨孤宇借機接話道：「簡朋友，我兄弟正在等候朋友一談所知寶藏之事。」

若在當年，簡雲雖是英雄但無目下胆魄，一者現在他已淡漠生死，再者已知事態反正難以善了，才得放胆暢言，豈料獨孤宙竟不避忌的當着三個外人直問寶藏事情，已料到這一問以心黑手辣歹毒萬分的黑手令主，是存着事畢不留半個活口的心意，略加思索，坦然答道：「假如我知道地點，喪門幡主早將寶藏覓得而去，又何致遲遲沒有動手？」

獨孤宇勃然變色，厲聲說道：「簡朋友，是你自己說，祇你一個人知道寶藏地點……」

「不對，我是說祇我一人知道寶藏下落！」

「下落和地點有何不同？這明明是簡朋友你……」

「前輩太過武斷，下落是下落，地點是地點，兩者大是不同！」

獨孤兄弟知被簡雲戲弄，但因不知簡雲眞否獨獲寶藏秘密，遂暫忍心頭。

童大年突然一聲陰森的獰笑，道：「看來簡雲你是不願意被當作貴客看待！」

這話簡雲自是明白何指，神色一正，說道：「童爺若這樣想，簡某又有什麼辦法……」

「童某請教地點和下落不同何在？」

「簡某所說『下落』，明顯的表示出我知道如何能夠得到寶藏，令師所說『地點』二字，却是含有可以立刻說出寶藏所在的意思，這太不一樣了，這差之千里，道……」

「够了，童某再問，簡朋友你的意思，可是說你並不確知寶藏地點，要假手他人，對嗎？」

「可以這樣說，但事極確實，並且除我之外誰也休想辦到！」

「若當眞，井氏兩老鬼又怎肯放你脫身？」

「放我？童爺您這是聽誰說的？哼，是我那師弟找上他們，互證功力技藝，使他們口服心服，進而交成朋友，我遂被釋歸，爲此我才深覺羞恥難雪，毅然退出江湖，不再談及武事和名姓！」

這番話是眞的事實，簡雲說來自然而充滿激動，不由獨孤兄弟和童大年不信，獨孤宇仍有些許懷疑，道：「令師弟既有那高的功力，當非無名之輩，姓什麼？」

簡雲神秘的對童大年一笑，道：「令高弟童爺見過他！」

獨孤宇目光盯向童大年，童大年怒聲對簡雲道：「你是信口開河，胡說……」

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出，簡雲已接口道：「是在毛家菜園！」

「單十二？」童大年駭然起座道：「是他？」

「正是他！」簡雲含笑頷首。

獨孤宇正要開口，童大年已肅色說道：「若是他的話，弟子認爲有可能以一敵二戰勝井泫兄弟！」

獨孤宙雙目連霎，臉上漸漸現出詭詐的陰笑，似是已獲決策，遂轉對簡雲說道：「很好，目下天已大亮，酒也差不多了，簡朋友該休息一下，醒來之後咱們再談

寶藏的事！」

話聲中手一揮，童大年步出墓室，剎那有人進來帶了紅娘子等三個，並送來枕被等物，老怪兄弟熄燈告別獨留簡雲一人而去。

簡雲明知無路可逃，反而坦然安臥，醒來不知是何時辰，但壁燈已亮，石桌旁備有飲食，簡雲飯來張口，剛吃飽，燈火已熄，心驚獨孤兄弟心計之深，料知夜間獨孤兄弟必將去找二弟，萬幸雙魔正在，一令一幡已成朋友，兩怪此去絕難討好，又轉忖紅娘子是否已用過了那種迷人的手帕，結局怎樣，正不安間，突聞一聲鬼哭般幽嘆起自室外甬道遠處，接着一陣疾厲的夜行風聲閃過所居墓室，投向古墓更深更黑的遠處！

驀地又有一陣夜行風聲傳來，簡雲聞聲知人，心頭一凜，不由脫口狂呼道：「二盟弟留步，快退回來。」

果然被簡雲料中了，夜行風聲突止，甬道中傳來呼聲——「大哥你在何處？大哥你在何處？」

「二弟往回走，走近時我再出聲呼喚你！」

「好，大哥留心聽我的脚步聲！」

單十二眞的到了，故意脚步沉重的往回走着，步聲已近所居墓室，正待揚聲招呼，身後突然傳來獨孤宇陰森的話聲：「你太多事了！」

簡雲知道不好，霍地飄身欲避，突覺身後三處大穴一震，不但難以出聲，更無法舉步，門外沉重步聲已慢慢遠去，焦急下，古墓深處傳來一聲嬌呼，沉重步聲一停，化作一陣疾風，射投而去，自此再無動靜！

簡雲幾乎急瘋，兩眼直冒金星，耳邊適時送來獨孤宇一聲狂笑，道：「你那二弟，此時已入牢籠，不久你們就能相見，老實點自有好處。」

接着簡雲背後一痛，穴道禁解，已能行動並開口說話，他却僅是摸索着走回臥處，沉坐不發一言！

他自是萬分想念二弟的安危，本應闖將出去，因知老怪陰險刁詐狡猾異常，這時一定仍在室內逗留，所以才裝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尤其是剛才老怪突然出現，雖說制住了他，無心中却讓他發現了一件秘密，在沒有十分把握證實老怪實已不在室中時，他當然不會有所表示。

他在等待，等待……不知過了多久，室外甬道極深遠的地方，傳來獨孤兄弟特殊的厲叱聲，簡雲不再猶豫，摸向從來不見兩老怪挪動過的石桌，向上搬，不動，向上推，不轉，右旋，石桌輕輕他移，小心操步，有階可通，緩緩順下，當踏到第五級石階時，墓室石桌自動還原，發出一聲極爲輕巧的卡簧聲！

簡雲步下第十級石階，足臨平地，摸索石壁順之而行，左轉有路，並逕見微弱燈光，脚步加上十分小心。

燈光是從一間開着的石門墓穴中透出，輕悄摸近，先找到避身凹處，才暗窺燈光透出墓穴中一切，人未行近，已聽到獨孤宇怒道：「那丫頭被擒時，我就疑心她不實不盡，祇是以我的身份，不能去搜查一個女人，你們都是死人，竟也想不到這些？」

獨孤宙却解勸的說道：「大哥發火還有啥用，丫頭雖然狡猾，躲在秘穴，但無食無水怕她能藏身多久……」

獨孤宇哼了一聲，接口道：「二弟也糊塗至此，什麼叫『怕她藏身多久』？大年成了俘虜，那單十二絕非你我一般練有『玄門陰功透視』之能，竟也可以飛縱如電不懼沉暗，必然懷有奇異功力或辦法，如今同處秘穴，秘密遲早會被發現，那時豈不前功盡棄，況香期已近，寶藏下落不知，井老兒兄弟及雙魔夫婦果然早已到來，簡雲所說不假，他們和那輩小娃兒都打成了好朋友，我們雖然不怕，人多總是纏手惹厭，大年被擄也在秘穴，同樣無食無水，眞沒想到一切皆告如意的安排，會被個小丫頭攪的亂了章法怎不叫人發火？」

獨孤宙搖頭道：「這怎能說徒兒們無能，丫頭暗藏那種東西，就我兄弟事先不知亦難逃暗算，那單小兒功力雖高，料仍不是我們敵手，騙出秘穴擒下他正好和大年互換！」

獨孤宇哼了一聲道：「不容易，萬幸簡雲平安，來，你去找來簡雲，我先去秘穴外監視，以簡雲交換大年。」

獨孤宙應了一聲，邊走邊道：「若到萬難，大哥，咱們破出毀了古墓一網打盡這些東西！」

兩老怪業已步近墓門，簡雲迅捷的藏身凹壁之間，適時甬道深處突地傳來一聲凄厲慘嗥，獨孤宇聞聲急急的說道：「二弟，秘穴那邊出了事，有徒兒們受了重傷，強敵業已闖入古墓，頭前似乎還有奇異的物件開路，快接應上去！」

話聲中，兩老怪閃如幽靈疾射遠去，簡雲接着一名怪徒，手持燈籠隨後疾追，簡雲暗喜，小心的追躡着怪徒形藏。

燈籠在疾飛下步步登高，倏忽暗淡下來，簡雲全力追上，前面已是石階甬路，右轉，直行，再左轉計約半里路程，迎面一間大石屋，裏面明亮無比，簡雲一橫心，飛撲進入室中！

人搶進入室，頓即呆然而立，四壁燈光下照，如同白日，室內正中地上，停放着一座石棺，棺蓋斜落地上，棺中冲射出耀眼的光芒，石棺左側站定獨孤二老和幾名門下高手，石棺右面出現了使簡雲驚喜若狂不敢相信的人物，人還不少，他們是喪門幡主，陰陽雙魔和言必信。

地上倒着三具屍體，全都是皮色薰黑，死後猙獰可怖，一望即知是中毒而死，簡雲立刻明白死者是着了言必信的道兒。

敵我雙方無人開口，石棺下雷聲隱隱，莊靜宜脾氣火爆，當先怒叱道：「活無常，你兄弟兩個再不止住秘穴埋伏，可別怪雙魔無情！」

獨孤宇陰冷的回口道：「憑妳夫婦還不配，最好少開口，老夫兄弟要聽井老大說一句話！」

莊靜宜白髮飄揚，雙掌已起，井泫相攔道：「弟妹有所不知，剛剛我兄弟先到一步，獨孤老兒曾提出一個較搏的辦法來，作爲釋放單哥兒的條件，祇爲老兒兄弟的辦法太過偷巧，所以我正在考慮尚未答覆。」

莊靜宜迫不急待的向獨孤宇道：「活

無常，老娘不管你那辦法有多偷巧，幹啦，老娘打這頭陣！」

獨孤兄弟臉上不由現露出喜出望外之色，正要接話，簡雲突然揚聲說道：「請前輩千萬莫上老怪物兄弟的當，什麼也別承諾，他們一時還不敢奈何單二弟！」

簡雲適才突然出現，曾使獨孤兄弟十分不安，猜不出簡雲是怎生逃出被禁的墓室，如今一聽簡雲接話，不由同時厲叱，簡雲不理會這些，朗朗說道：「有位人質叫紅娘子，以出奇的方法制住了老怪的開山弟子童大年，乃救了二弟，老怪一時無力對付……」

井泫有多深的經閱，立即冷笑一聲對獨孤宇道：「我說你為什麼一再催着答覆，原來作賊心虛，如今咱們可要另說另講了！」

獨孤兩怪暗中驚詫簡雲怎會獲知眞情，驚怒下忽然說道：「明明是畏懼老夫兄弟，又何必找些藉口！」

莊靜宜沉聲道：「老娘晚到一步，沒聽到你老兒較搏的辦法再說一遍聽聽！」

井泫搶先道：「是這樣的，獨孤老兒兄弟，自被閉石穴，十數年如一日，練成一種特殊功力，能於暗中視物，他兄弟約鬥我等，以二敵衆，熄滅燈火各憑所學一分生死！」

莊靜宜好半天沒回出話來，論功力，雙魔的是相差獨孤兄弟半籌，若再在極暗中動手，更是有輸無贏，獨孤宇不閑莊靜宜答話了，立即一聲狂笑道：「假如你們不敢，另外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凡是已經來到這古墓的人，全從這石棺中下去，可以自動和單小子會合，若能自覺退路，我兄弟決不阻攔！」

井泫等人明知獨孤宇此舉暗藏陰謀，然不如此，卻苦無良謀以對，在略以互商後，正要答應，黃衣丐言必信，獨排衆議道：「諸位多等片刻，咱們似乎不必忙在一時！」

獨孤宇冷哼一聲道：「莫非憑你還能另有高明的辦法？」

言必信不答此問，雙唇一呶吹竹聲起，石棺下面立刻傳來咕咕之聲，言必信這時才含笑對獨孤兄弟道：「你兄弟的那點鬼心機，休想瞞過我去，雖然單兄是在下面，但已遭到隔絕，連我那靈兒都找不到入口，可見我們下去也沒有什麼用處，反而正中你弟兄一網打盡的陰謀，很抱歉，咱們不下去了，還是換個辦法大戰上一場吧！」

獨孤宙聲厲色變道：「原來是你豢養的毒物，嚙殺老夫的三個門徒？」

言必信冷冷地說道：「就算摸黑動手，你弟兄也未必保勝，除非有辦法制住我那靈兒！」

獨孤兄弟互望久久，驀地齊聲怒吼撲向言必信，井泫兄弟和雙魔不由橫身踏步防護言必信，詎料兩老怪是欲退始進，當井氏兄弟和雙魔移步時，兩怪倏忽暴退，投身疾射入石棺之中，一閃無踪，棺中光芒立斂，四壁燈光亦熄，衆俠追已無及，空呼奈何！

簡雲有心，當燈光乍熄時，很快的將地上三具屍體上的火熠子取出，一支遞給井泫，一支遞給了公孫子良，自己留用一支，並立即低沉的說道：「等會兒老怪物們準會自暗中暴下毒手，那時請前輩們施展功力靜心窺聽，倏忽打亮火摺子，自知通道何在！」

井泫低應一聲，簡雲又低聲道：「言老弟請即喚回你那靈兒，有牠潛伏身旁，老怪行動再輕亦必難逃牠的追蹤。」

言必信也低聲答說道：「牠已經回來了！」

在互商中，羣俠摸黑移步一角，靜待發展。

言必信在丐幫中習得不少奇特技藝，趁此片刻時機，脫落衣衫撕成條條，打狗棒當作火把柄心，以衣衫條而密密緊裹，剎那紮成一支極大的火把，接着悄沒聲的摸向適才壁間燈處，將八支壁燈中的存油滿澆火把之上，於是完成了一支可燃三個時辰的大火把，有了它，則不懼兩老怪摸黑暗算了！

再久等老怪卻無消息下，羣俠決定冒險自石棺中降下，孤獨兄弟既敢投落其中，可見必有通路，祇要小心仔細，也許會找出脫身門戶，並救出單十二和紅娘子，於是在幌燃一支火熠下，羣俠魚貫自石棺飛落下面。

落足後，頓知不對，下面似乎十分狹窄，四壁無門，活像一座乾枯的石井。欲待回程，頭頂石棺上已傳來孤獨宇的獰笑聲道：「感激諸位自投牢籠，咱們來世見了！」

話聲乍止，雷鳴聲動，石棺已闔，四壁緊縮，本為五丈長方的井狀石室，已變作丈許高矮，並依舊緩緩縮小，四壁內擠不停，再遲霎眼間，祇剩了六尺見方，看來羣俠即將被壓擠作肉醬骨粉而死！

又片刻，上下相距祇剩五尺，左右寬窄卻僅餘三尺之地，而這三尺空隙仍在緩慢收縮，眞是叫天不靈，呼地難應，羣俠至此反而沉着下來，靜靈中等待天命的當兒，他們腦海中無不電旋般回憶着個人的往事，一生善善惡惡，齊湧心頭，就在這一幕幕往塵如幻自心頭腦海映現而過時，三尺空隙只剩了尺半不足！

尺半空隙，頓使羣俠無法由心轉側挪動，咸知大限將臨。雙魔之一的老陽魔公孫子良，突然笑對井泫兄弟道：「小時候我喜歡聽名家說書，如今我到想起一個很合說書先生脾胃的故事題目！」

井泫哦了一聲道：「說說聽。」

公孫子良朗朗唸道：「本書的回目是，生葬陰陽魔，活埋喪門幡！」

井氏兄弟哈哈大笑道：「雖極不工正，但頗能引人，祇是老陽魔你忒煞自私了些，對簡老弟及言老弟怎麼說呢？」

言必信笑嘻嘻地接話道：「恕晚輩斗胆放肆，目下我和簡雲老哥僅是『搭頭』，像購物而得的附屬品，但等一會兒大家被擠成血水骨粉肉醬時，祇怕誰也難分明白那是你又那是我了！」

羣俠聞言均豪放的笑出聲來，武林中人就有這點好處，在明知必死時，樂天安命慷慨赴之！

笑聲停落，空隙只有尺許，羣俠已擠成單排，勉強尚可呼吸轉頭，莊靜宜突然笑罵井泫道：「井老大，是誰出的這個自尋死路的好主意？」

井泫道：「不必怨誰，來生這主意由妳出好了。」

羣俠又笑，莊靜宜揚聲道：「放屁的話，誰說我在抱怨，我這是感激，能使我雙魔夫妻同年同月同日死，這太值的欣慰了。」

井應驀地一聲長嘆道：「大哥，看來咱們吃虧了，人家夫妻作伴，咱們都是兄弟同命，等見到閻老五時，看不先賞他一支喪門幡才怪！」

空隙縮成了八寸，羣俠，若非功力高超，時已喪命，待斃當兒，驀聞一聲巨响傳來，祇震的停身石室顫動不已，咸認大刼已到，人人閉口禁聲，詎料巨震聲停後，隆隆之聲亦停，四壁竟不再收縮，羣俠絕處逢生焉能不喜，但是誰也沒有開口，似是生怕微弱的話聲引使埋伏再發，由喜轉悲！

陡地公孫子良開了口，道：「俗話說『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老乞婆祇說了一句願意和我共死的話，竟使石壁中止擠壓，婦人的口連頑石聽到都怕，心就不用提了！」

莊靜宜怒叱道：「老不死的，老娘若能抓住你，不咬你三口才怪！」

羣俠剛才就想笑，這下子更忍不住了，原來雙魔恰被擠佔兩端，誰全抓不到誰，否則大概早就打上了。

四壁雖已不再收縮了，但也沒有復原，羣俠仍是被其困住無法脫身。更無法料斷適才那聲巨震是怎麼回事。

驀地！一聲清脆微响自角落上傳入羣俠耳中，井泫耳目特聰，立即低聲道：「這聲音像自右壁傳來！」

莊靜宜道：「不錯，難道壁隔雙室，那邊有人？」

公孫子良笑道：「反正發昏難當死，敲他娘的三五聲試試！」他說敲就敲，以拳作錘，透傳眞力，擂在牆上發出隆隆震聲，如同悶雷。

莊靜宜正要罵他枉費氣力，隔室已有了回音，竟也是以拳作錘擂響如雷，公孫子良不由大喜道：「哈，果然有人……」

莊靜宜澆起了冷水，道：「你敢保証隔壁那人是朋友？」

公孫子良牛眼一瞪道：「妳敢保証不是朋友？再說就算冤家，也比這樣困在夾牆不死不活好！」

莊靜宜沒話可說，隔壁又發出三聲雷响，井泫沉思剎那之後道：「公孫弟說的對，來，咱們全力攻牆！」

井泫搖頭道：「沒辦法，尺許空隙，根本用不上力。」

噹！噹！噹！隔壁這次傳來了三聲脆响，似是以銅鐵器具或是兵刃敲擊石牆。

公孫子良低沉的說道：「一再擊牆，業已証不是孤獨老兒門下，咱們要想個辦法才行！」

莊靜宜冷哼一聲道：「仔細聽聽，這三聲脆响是由另一面牆外傳來的！」

公孫子良剛才沒聽清楚，不由側耳注意，吱喳嘩沙的聲音適時傳入耳中，莊靜宜說的不錯，這聲音是從另一方傳到。

井泫突然說道：「簡老弟請點起火把來。」

簡雲猶疑說道：「大幡主，這狹窄石牢無門無窗，晚輩功力淺薄，已然有些呼吸不暢，若再點燃巨大火把，祇怕……」

井泫接口道：「不要緊，外面來了接應，那喳吱聲音，是有人以寶刃挖掘石牆，嘩沙聲响為碎牆石粉墮地，我曾以內斂靜視神功查聽，牆外朋友功力甚高，所用寶刃更是無堅不摧，計算盞茶光景必可挖通碗大洞口。」

莊靜宜恍然而悟，大喜而笑道：「井老大，若是你神功可恃，牆外是誰老身已然知道。」

「誰？」羣俠由不得齊聲追問。

「是我那玉丫頭！」

一聲「玉丫頭」，除井泫外都知道牆外是來了誰。

不會錯，也祇有玉姑娘手中那柄「錕鋙神刃」，才能摧枯拉朽般挖通這座堅厚無倫的石牢。

察的一聲，簡雲幌着火熠子，點燃了火把，咕咚，咕咚！怪哉！另一面又傳出似扔重物的聲音！

公孫子良正要開口，突見井泫雙目微閉，知又以神功視聽動靜，遂示意大家噤聲，而兩壁外嘩沙、咕咚，之聲依舊聲聲入耳。

剎那，井泫圓睜雙目頻頻搖頭，狀甚詫愕！

井應道：「老大，怎麼樣？」

井泫又把頭一搖道：「這眞是怪事！怪事！」

「怪到何等地步？」莊靜宜釘問一句道。

「太怪了。」井泫道：「神功視聽所得，左隔牆果是有人以寶刃挖削石壁，右方隔牆，似為方室，故有廻聲，咕咚連連，應為有人以無比神功徒手五指抓落石壁，投石於地的聲响，但此壁堅逾精鋼，乃『小寒山』鋼岩星石，天下除金頂和尚外，就我兄弟亦無如此功力……」

「是我單二弟，決沒有錯！」簡雲在旁接了話。

井泫一楞，略加沉思道：「有此可能，也但願是他！」

莊靜宜關心玉姑娘，悄聲對公孫子良道：「左牆外若眞是玉丫頭，她是怎麼進入古墓的？」

簡雲此時似是心靈智開，接口道：「三妹四妹都來了，這不會錯，也許是三弟的『笑老哥』所指引，也許又有高明朋友降駕，總之單二弟是福星，遇難成祥逢凶化吉！」

這番話等於空話，卻有安人忐忑心神之能。

井應一笑道：「現在判斷兩牆外面是友非敵，但孤獨兩個老兒，又豈肯任人救我們，為何久久不見他倆發動埋伏？」

公孫子良一聲哈哈道：「井二兄，現在我們也不好過呀，若再有變化，豈非必死！」

談說間，右牆外抓石扔地之聲突停，接着傳來有人以佛家「獅子吼」透以眞氣的話聲道：「外面的朋友請報名姓，在下單十二！」

聲音自堅石中穿出，仍如雷鳴般震耳欲聾，井泫臉上出現駭然佩服之色，並提聚眞力答覆道：「單老弟，是我井泫弟兄

，老魔夫婦和簡老弟！」

「噗」！緊隨話聲右牆被穿破海碗般大一個洞孔，露出單十二的五指，接着掌下如雨，石牆崩碎，刹那成一二尺巨洞，單十二抓着仍在昏迷的童大年，背後紅娘子，閃身進了難以轉動的石夾牆。

衆人見面喜出望外，不必再問遇合，馬上共商出困之策，驀地！言必信一聲驚呼，硬生生和簡雲擠作一堆，再看左側石牆上，已透穿出金色寶刃的利鋒，利鋒劃割，頓成巨孔，玉姑娘、琴姑娘雙雙現身，她倆立處正是甬道，於是一行魚貫而去，終脫石壁之困！

相見喜擁一起，玉琴和紅娘子初則互愕，繼則緊緊抱住，小一輩的祇顧暫脫危厄，竟忘了該辦的事，薑是老的辣，井泫早有發現，悄悄一碰簡雲道：「老弟，快通知單哥兒莫要失禮，兩位姑娘是有人相伴而來的。」

誰說不是，在火把照明光焰閒灼下，一位年約六旬白髮白鬚身量適中的老者，靜悄立於一側，面含微笑，青衫一襲如同宿儒，簡雲不識此老，看樣子井泫兄弟陰陽雙魔也不認得這人，簡雲不能失禮，緊行前去拱手施禮道：「在下簡雲，被困於此，致盟弟犯險，前輩……」

話沒說完，已使相擁作堆的單十二、玉姑娘、琴姑娘和紅姑娘倏地分開，琴姑娘咯咯一笑，接上簡雲的話鋒道：「大哥，這是家父。」

簡雲先楞後喜，再次施禮道：「小侄拜叩金安。」

老者慌不迭扶住了簡雲，單十二已微紅着臉恭敬為禮道：「侄兒不知天王降駕，失儀失態……」

一句「天王」，說明白了大家伙，簡雲更是恍然而悟琴妹之父就是天下綠林巨魁，正要重新見禮，甬道遠處極暗地方，適時傳來一聲長笑，接着話聲送來道：「單哥兒嬌，該稱岳父才對！」

聞聲知人，單十二揚聲道：「令主老哥你……」

血手令主接口道：「身處凶險之地，客套全免，獨孤兄弟已被我引入寶庫，單哥兒速與羣俠穿行此條甬路，盡頭處右轉，黑鐵門降下，自有發現！」

話罷人寂，血手令主如同神龍而去。

於天王一聲哈哈，道：「小弟夢想不到在這裏會見到大哥，大哥留步，小弟來了！」

他更是話出口人已動，「來了」二字尾音未停，人已追沒了影子。

羣俠更不多待，相聯飛身疾縱而行，果如令主所示，盡頭處右轉，又十丈黑門迎面，不猶疑穿檻而過，石級三十，兩縱而下，遠處已見火光，撲行近前，一間石室，入室，除四壁燈明火亮，正中架一丈高巨大古鼎爐外，竟再無一物，先一步追來的於天王，和繼之到達的單十二，全不在室內，古鼎爐蓋斜依地上，可容二人平行的鼎口，自底部上映出萬道霞光，井泫兄弟雙眉緊皺，互望一眼，才待相商取何行動，言必信已搶先衆人抖手將蠶兒投於鼎中，身形隨之而起，射入鼎口！

莊靜宜驀地回顧玉、琴、紅娘子道：「妳們留在上面，別認為守護簡單，不許擅離！」

她沒等三位姑娘接話，向公孫子良一揮手，夫妻雙雙疾投入霞光萬道虹影中！

井泫和井應微微一笑，井泫道：「老莊婆好氣性，老二，別叫她看咱們是貪生怕死的，下去！」

「去」字吐口，人化雙影一閃無蹤。

琴姑娘星眸一掃玉妹妹和紅娘子，道：「我不放心家父，非下去不可，玉妹妹妳……」

「對，我打頭陣！」玉姑娘明知琴姊心意，要自己留守，竟搶先接口飛縱而下鼎爐。

琴姑娘無奈的向紅娘子道：「紅姊請留下吧，不管怎麼說，上面得留個人！」

紅娘子一點頭道：「小姐妳千萬小心，上面交給屬下就是！」

紅娘子份為天王府巡監之職，一聲「屬下」表明了一切。

琴姑娘一笑拔身，微閃無踪，她提聚真力飄飄而下，雙足着地，祇見老父、令主、井氏兄弟及心上人等，已攻破三丈外一道石門，找到了寶藏地點。

玉姑娘迎上前來，低聲道：「琴姊，令主剛剛解釋過，這處寶藏是宋時兩淮豪傑所募，本為充備岳帥軍餉之用，押送途中，適獲岳帥父子被召回臨安消息，遂暫為隱藏以待岳帥，後岳帥慘死風波亭上，神僧雲蒙攜岳帥神刀、寶笈及佛門至聖『玉血蓮』，與羣英相會，策劃藏寶於此上古宮陵，如今都成了單哥哥的東西了！」

琴姑娘愕然道：「這怎麼講？」

玉姑娘嬌聲笑道：「他是所有老前輩的『單哥兒』，內中六般武林至寶，他不留不行，其餘金珠珍玩，將携出變值充為善舉。」

「哦！」琴姑娘恍然，道：「那獨孤兩老怪現在何處？」

玉姑娘突將聲調壓低道：「妳猜兩老怪是令主的什麼人？」

琴姑娘搖頭，玉姑娘接着說道：「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簡雲在旁接口道：「所以當年聖僧才網開一面，神尼也祇將他們禁封古穴。」

琴姑娘道：「他們人呢，令主不是說已經用計使他兄弟進入此處了嗎？」

玉姑娘道：「令主要再試試他這兩個兄弟的心性，有心預留一條秘徑，使他們能够逃出此地。」

琴姑娘突然變色道：「糟了，紅姊一個人留在上面，豈不危險？」

玉姑娘含笑搖頭道：「有好戲看，琴姊放心，令主保證紅姊平安！」

說平安，那知此時紅娘子已遭遇到極險，她一個人正在處處留心暗自戒備，驀覺身後一絲寒意透穿身軀，倏忽回頭，獨孤宇、宙兄弟相隔已不足尺半，紅娘子大驚失色，縱身急退，獨孤宇嘿嘿一笑，看似出手極慢的抓向紅娘子左肩，紅娘子雖應變奇疾，竟難躲過，被實生生抓個堅實，獨孤宇獰哼一聲道：「拿來！」

紅娘子語難成句道：「拿……拿……拿什麼……什麼來？」

獨孤宙接口道：「解藥！童大年至今仍在昏迷！」

原來羣俠祇顧急追令主而入鼎爐，單

十二隨手將童大年放甬道之上，如今自是已為兩老怪救去，以兩老怪之能，竟也無法救醒愛徒，祇好轉向繫鈴人紅娘子，索討解藥。

紅娘子不取解藥不行，但她仗胆說道：「解藥現成，但有條件！」

獨孤宇厲聲道：「丫頭妳聽清楚，壞我大事，早該一死，妳當老夫不能探手自己掏取？」

紅娘子咯咯一笑，說道：「當然能，解藥迷藥一共六種，你知道用那一種才對嗎？」

獨孤宙道：「不難，一樣樣試試，在妳丫頭身上試試！」

「請便！」紅娘子若無其事的說道：「我希望也能和童大年一樣，那時候看你們有什麼辦法！」

獨孤宇沉思刹那，聲調稍見和緩道：「說吧，你有什麼條件？」

紅娘子道：「簡單，你鬆手，我取葯，遠隔三丈將葯扔給你們！」

獨孤宙冷笑一聲道：「妳怎不要求逃生……」

紅娘子嗤笑着說道：「人貴自知，我明白逃不掉！」

獨孤宇似乎害怕夜長夢多，很快的接話道：「那也未必，現在老夫兄弟對付的是一幡雙魔，妳一個弱質女子，和老夫又向無怨仇，若能救醒大年，老夫保證放妳逃生！」

話聲中，他鬆了手，紅娘子邊退邊伸手入囊，看似要取解葯，詎料當退至背距鼎爐二尺時，突然一聲嬌叱道：「要解葯跟姑奶奶到下面來！」

話聲未止，人已雲翻而起投入鼎中，獨孤兄弟阻截不及，祇氣的暴跳如雷却難奈其何！

獨孤宙怒火下，一足蹴起鼎爐千斤銅蓋，猛地扣死鼎口，一連右向三旋，將整個鼎爐封死，獨孤宇適時一閃而到室右一角，壁間懸垂一支鋼環，他一拉到底，將鋼環拴於地下凸出的另一支扣環上，這才如釋重負般拍拍手道：「現在總可放心了，秘門皆已封閉，鼎爐扣合，不出半月鼠輩等全要飢渴而死，那時再啓開秘門，寶藏就皆為我兄弟所有了。」

獨孤宙恨聲道：「我認為還是立刻打開水門，使底層變作水牢，先淹死這些東西的好！」

「不！」獨孤宇肅色道：「但有一步地，不行此險，別忘記秘穴中還有關係我們生死的東西在，若水淹底層，物件失效，豈不前功盡棄？」

獨孤宙恨恨地說道：「我可不管這許多，二十年陰寒之苦，竟迫使我們有生之年難見天日，如今眼見一絲希望即將出現，却橫裏生出是非，我……」

獨孤宇道：「冷靜點老二，咱們另外來想辦法！」

「什麼辦法！」

「不能用水，但可用火！」

「火就不能毀掉咱們一生無法缺少的那些東西了？」

「水與火不同，我們用火烟……」

「好辦法！」獨孤宙懂了，很快的取到不少乾柴枯枝，他們久居此處，清楚各個通氣穴孔，一連點燃上十幾處，火勢將成時澆以冷水，烟由氣孔中穿入，刹那整個的鼎爐下方為濃烟佈滿，他弟兄仍不算完，召齊門下，不停加薪，一連灌了兩個時辰，打量下面羣俠就算不被薰死，也八成昏迷難醒，方始暫罷休息。

休息下來，兩老怪計算時光該是清晨，揚呼門下準備酒桌，詎料十數門下竟無一人應聲，連喚數次，仍無動靜，大驚之下雙雙撲向門下守護的孔洞所在，祇見門下弟子一個個俱皆昏迷不醒，看出穴道被封，細查之下，面色立變，霍地雙雙厲聲沉喝道：「獨孤倫，你滾出來！」

怒聲暴叱話聲方停，一聲哈哈起自門際，接着一朵光焰飛釘石壁之上，正是血手令主不傳的「天星神火」，火光下，誰說不是飄逸如仙的血手令主獨孤倫！

孤獨宇怒吼聲中疾射而前，獨孤宙雙足猛登竟先一步撲向血手令主，那知通道暗處人影驟現，這人右手微挺，竟將盛怒疾射快似電掣的獨孤宙，自空中震落，獨孤宇時已到達，揚掌即欲抓向這人，血手令主閃身而至，右袖一拂將獨孤宇震退兩步，哈哈一笑轉對這人道：「沒想到老弟業已脫險，那好極了，咱們各戰其一，祇是還望老弟手下留些情份！」

獨孤宙厲聲喝道：「獨孤倫，當年是你壞我兄弟大事，今朝又是你破我兄弟埋伏，這舊債新恨今日正好作次總結！」

令主神色從容，面含微笑道：「老三，不管怎麼說，我是大哥，作大哥的雖然沒能力約束兩個兄弟幹那些不該幹的，遇事若能先一步阻止的話，也强差人意了，至於你和二弟，兄我仇我，我全沒放在心上！」

獨孤宇冷哼一聲道：「少往臉上貼金，那個是你的兄弟！」

話聲乍止，暗影裏腳步聲雜，出現了一幡雙魔兩位姑娘和簡雲及言必信，紅娘子黛眉怒揚，全都怒瞪着兩個老怪。

井泫接話好快，揚聲道：「獨孤宇，有你這句話那太好了，否則冲着令主的面子，井老大還眞不好意思用煞手對付你們，現在沒這些顧忌了！」聲調一頓，轉向井應和雙魔道：「老二，公孫老弟，這可不是印證功夫交好朋友，別忘記，若非老天爺帮忙，現在咱們早就擠壓作肉骨醬了，老二和我宰這獨孤宇，賢夫婦剝了獨孤宙的皮，上！」

井泫話聲餘音未歇，人已猛撲過去，手臂一挺，一聲怪响，掌中已握着支粗如嬰兒臂膀長有尺八的雪白「喪門幡」，但見他手腕微抖，幡前捲着五寸橫柱的銀筒兒暴然鬆墜，原來正是幡巾，巾繡赤紅大字，是「魂兮歸來」，看，手腕又是一抖，叭叭連响，尺八喪門幡伸長成了六尺，顫巍巍，抖颼颼發出「唰！唰！」嘯鳴！

唰！唰！又一連嘯鳴下，井應的喪門幡也抖揚高空，甬道高數十丈，寬七丈有奇，正是施展的好地方。

喪門一幡井氏雙老，成名天下足有六十餘年，生平雙戰僅有一次，是對付金頂聖僧單十二的恩師，但那次却未取用兵刃，以兵刃對敵，六十餘年來這也是第二次，他兄弟向有慣例，喪門幡出現，有死而已。

獨孤宇一聲鬼哭，左手微捺中腰，一聲金鐵交鳴串响，手中多了支「哭喪棒」，棒兒通體烏黑，以千百烏鋼鋒利三角鎖片密裹而成，若貫以眞力，頓成逆鱗狀之千百刺棒，中人身軀必死無疑，獨孤雙怪仍嫌其不够歹毒，竟淬以「腐屍」之汁，於是他弟兄這兩支喪棒，遂爲武林中人稱爲「天下第三毒兵」。

陰陽雙魔自不後人，雙雙搶出奔向獨孤宙，詎料他夫婦仍是慢了一步，香風吹襲麗影雙雙，玉姑娘和紅娘子已阻住了獨孤宙，紅娘子連話都不說，抖手處丈八紅綾如蛇矛挺成筆直，刺向獨孤宙前胸，玉姑娘一身是胆，看似徒手無刄一縱而到，左手五指揮奔獨孤宙面門。

驀地叮噹兩响傳出，獨孤宇以一敵二格開了井氏兄弟的喪門幡，他身形如幽靈拔空而起，鬼嘯聲中左手連彈，血手令主釘於石壁的「天星神火」化作千點星屑散滅！神火一滅，甬道頓成黑漆一團，時正玉姑娘挺身犯險近攻獨孤宙，莊靜宜關心則亂，一聲「玉丫頭速退」，不顧伸手難見五指的黝黑和可能遭遇的死難，湧身撲去！

「呼！」丈八紅綾擊空，發出巨大的聲音，哼！獨孤宙的陰寒獰哼已送入玉姑娘耳邊，嘩啷啷……，好個陰狠歹毒的獨孤宇，乘此時際內力透傳「哭喪棒」，猛摔右腕，千百奇毒的三角烏鋼碎片，自哭喪棒上甩脫出去，如「漫天花雨」般以電掣之疾射罩向井氏兄弟及一干英俠，通道筆直，碎片充佈整個空隙，況又漆黑一片，羣俠着實無法防護和躲避！

一邊是面臨奇毒的千百暗器，另一邊獨孤宙却將哭喪棒交向左手，挺直而對猛撲而到目難見物的莊靜宜，要讓老陰魔如撲火飛蛾般自投死路，右掌提聚十成「蝕骨黑風陰手」，錯肩避開丈八紅綾，矮身使玉姑娘暴撲成空，黑風陰手挺向玉姑娘丹田，雙怪以己之長（極暗中可以視物），攻人之短，在事實上任憑兩面作戰的羣俠有多大本領，也是死多活少！

一支禿筆兩家春秋，寫時自有前後，事發却爲同時，就在一方是漫天花雨飛毒鱗，一方是巧張煞網捕怒龍的當兒，倏忽一聲地動山搖天崩般的巨震自上方傳來，接着一道無與比倫的晶亮熱光由半天斜射進來，恰好照罩到兩邊動手的羣俠及獨孤雙怪兄弟，獨孤宇震散飛射羣俠的千百烏鋼毒鱗，已及羣俠三尺身前，突然，血手令主探手暴揚，一支金華閃灼的奇尺，脫手緩緩飛入千百烏鋼羣中，怪事來了，千百烏鋼竟有靈性，如獵艷逐臭之輩之見美女，蜂蛹而集，一連串叮叮聲响，無一走失，掃數釘牢於奇尺之上，令主一聲哈哈探手招之，奇尺和那千百歹毒的烏鋼鱗片，皆一閃隱入令主那肥大的衣袖中。

另一邊的莊靜宜，正好趕的上沉氣急落，就這樣那哭喪棒僅差寸許挺入胸腹。

玉姑娘空手猛撲獨孤宙，時已暴擊出那無堅不摧鋸鋙神刄，刄尖已抵上獨孤宙的咽喉，獨孤宙的黑手也貼上玉姑娘前胸，怪的是玉姑娘神刄竟未刺下，妙的是獨孤宙黑手也未傳力，仔細看，雙怪一動不動，但五官四肢似有着極大痛苦般自縮，縮！縮！縮……羣俠的臉色變了，血手令主轉過身去，兩滴從未流落的英雄淚，突自頰上滾下，就祗霎眼光景，獨孤宇、宙兄弟已變了形，萎縮如敗花，最後縮成了一團，終於變化成一灘奇臭無比的黃水，令主咽呻着近乎自語的說道：「腐屍之氣而成陰煞，終生不能見日，今朝適逢三奇之日，於大俠救人心切，埋下了『天王府』的『霹靂』，蒲公佐以死懺罪，引身自焚，一爆之威卒使日光下達，陰煞之功頓毀，腐屍之氣散盡，塵歸塵土歸土，舍弟們業已去了來處！」

雙怪天罰，寶藏已現，天王降臨，琴、玉雙歸，單十二浮玉風雲一篇，就此結束，筆禿識淺，難免漏誤錯出，祈讀友時加鞭策教正，此敬並頌快樂。

下期預告

五大巨著·一齊推出！

二期完中篇故事：「辟邪劍」李漳鴻·著

新派俠情長篇精選「魔劍恩仇」林非·著

二期完中篇故事：「攝魂鈴」醉仙樓主·著

奇情俠義中篇巨鑄「今宵月下劍」蕭逸·著

俠情新派一期完中篇故事「一夜風雲」朱羽·著



要想知道！
最現代化實用拳術！
最現代化自衛散手！
各門派各流道創出！
最新中西拳擊招數！
請留意購閱！
快將出版！
武俠世界 叢書
現代武林英雄譜
現代武林英雄譜
武俠世界
叢書
保證你得益不少！